多機能等

搏命大亞悲(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三) 傅紅雪·著

安祥寧靜的香江小鎮,突然發生了令人膽顫心驚 的怪事,南宫雪一行人前往調查,不想遭到了一塲驚 心動魄的海難,她竟然生吃死人肉……



第28年

\$5.00

大亞悲],故事新穎,內容描述一個 安詳安寧的香江小鎮,突然間怪事頻生,不少新生 嬰兒夭折,南宮雪爲了追查事實的眞相,和幾個友 好前往調查,沒想到他們遭到一場驚心動魄的海難 ,大難不死,他們飄浮到一座荒島上,在他們感到 絕望之時,突見一隻帆船駛來,原來柳花花在知悉 南宮雪等人失踪時,根據一些線索追尋而至,使南 宫雪等人解了危困……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馮嘉所撰寫的奇俠司馬洛故事,向來以刺激緊 情節迂迴曲折見稱,今期的【三屍一命】,故 事情節更爲奇特精彩,因爲奇俠司馬洛在故事的開 頭,便做出異乎尋常的事——盗墳,欲知實情如何

下期狄心所著的上靑龍記〕是繼上英雄淚〕之 後又一新作,故事描述三個小人物不懼風險,拿着 一張假藏寶圖闖蕩江湖,到處招搖,因而引起各方 人物的爭奪,也因此而掀起了江湖上重重風浪……

搏命大亞悲(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三) 香江小鎮突然發生了連串的怪事,南宫雪			
一行人前往調查,不想却遭到一場驚心動 魄的海難,她竟然食死人肉 ······	·傅 紅	雪	3
精 選 短 篇 俠 義 奇 情 故 事 花和尚魯智琛 (水滸傳連圖故事之二) ▼四 ▶ · ·	高	石	41
魔 與 俠 (一月完俠義傳奇小說) ▼三 ► 魚家莊事件 長白魔操縱 ····································	范	禮	46
俠 情 中 篇 傳 奇 故 事 小魚吃大魚 (俠情風趣小說) ◀四 ▶		E TIME	50
擒賊領賞 協助越獄 新 月 刀 (俠情中篇故事)			
枕戈待命 二更出撃 仇 海 騰 龍 (俠情中篇故事) ◀三▶			67
不取義害仁 昂首入絕谷	··東 方		85
月軒軟禁 了解地形 · · · · · · · · · · · · · · · · · · ·	… 黃	應	93
權衡得失 棄美護證 ····································	7 7	皇	99
京 草 包(俠情中篇故事) 雙釵救駕 同陷羅網·······			103
三 屍 一 命 (奇俠司馬洛故事) ◀一▶ 逃犯詐死 幾乎上當馮 嘉			Mar.
E # # # # # # # # # #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臺 ─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68.00 一年港幣\$335.00

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侠世界 第28年 第 44 期

龍飛鳳舞(新派武俠長篇)

金蜈蚣出現 衆長老震鷲 …………藍 荒 121

(總號1436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 H四六六七九九

・毎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八怪事

知, 洞房花燭夜,人生四大樂事也。 對屈無忌來說,這些都不足以令他感 久旱逢甘霖,金榜題名時,他鄉遇故

成親整整五年,妻子尹美岱不曾爲他生下 有人說她是不會下蛋的母鷄 他早已超過而立之年,不論是成家表 ,他都已小有成就;唯一遺憾的是,

令屈無忌快樂不起來。 無論是公鷄或母鷄,這種嘲笑,無疑也有人譏嘲他是不會「下種」的公鷄:

圍百里的大廟小庵,焚香叩拜,祈望早日 時候開始,經常背著人,偷偷地跑遍了週 於是,素來不信神佛的他,不知什麼

因爲,他馬上就要做父親了 得意喜悦之情,間中仍有幾絲的焦急 現在,他一臉得意的坐在大堂上。

他已經等了五年。

這個願望即將就要實現。

只因爲大家喜歡這樣稱呼她,有一種

親切敬慕的感覺

的苦心經營,已經成爲世人欽羨的美麗港 不爲人所注意的小鎮,但是歷經了幾代人

這裡的人,每個人都愛香江,都做出 人們都叫它「香江」

她是此地唯一的接生婆

但是鎮上大大小小,每一個人都這樣 她其實只不過是四十幾歲的人。 吉婆婆。

這裡原本只是一個小鎮,一個靠海而

他們最大的貢獻。 廿九年來,她順利的使無數的小生命 吉婆婆也做出了貢獻。

來到香江。

一朝忽爲父,就是他這一生中最大的

得像首詩。

這時候的「靜心湖」顯得份外的美,

早秋的脚步已漸至

天氣慢慢凉快起來

深信不疑。 吉婆婆就是吉祥如意的表徵,大家都

可是,她現在却滿頭大汗,一臉驚悸

怏怏不樂。

她不高興是有原因的:

兩天前,柳花花陪獨孤美到泰山

的沉醉在這如畫的景色裡,可是她此刻却

平常這個時候,南宮雪總會情不自禁

從屈無忌的房裡走出來 「怎麼樣了?

的還是女的? 不管是男或女他都喜歡,因爲一樣都

會叫他爹。

但是很快又消失。 忽然,她臉上有了笑意。

她原本以爲身後的脚步聲是柳花

「古婆婆,爲何不曾聽到嬰兒啼哭聲?」

生下來的時候都是會啼哭的。 點,不論他日後貴爲天子或卑爲乞兒,在

月才能回來。

可是她馬上想到他至少也得十天

所以她沒有去理會那脚步聲

不用看,她也知道那是「天下第

道理他還是明白的,所以他鉄青著臉衝進

偷」白則七。

順利成長,至今爲止,絕無死嬰或夭折之 是女,凡是經過她手接生的小生命,無不 大家敬慕她最大的原因是:無論是男

所以大家都喜歡她。

屈無忌早已迫不及待趨前去:「是男

看日出。

只不過兩天,她却覺有如兩年之久

吉婆婆的表情,令他立刻感到不對:

世界上所有的嬰兒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屈無忌雖然沒有做過父親,但是這個

香江小鎮終於出現了第一 個死嬰

做夢也想不到的。

花花公子和小偷有什麼不同?

現在却多了一個幹小偷的朋友,這是她

南宮雪曾經爲這個問題感到好笑。

她本只有一個「花花公子」做朋友

這兩天,他都很勤快的往她這裡跑

花。

而小偷則正處心積慮的想「偷」她這顆心。

她轉過身來,果然發現那人不是柳花

公子無疑已把她這顆少女心弄得心花花;

對南宮雪來說,最大的不同是:花花 當然有不同,而且有很大的不同。

是誰? 但是, 也不是白則七

經非常老了。 無論你怎麼看,你都將相信那個人已

的長鬍,清一色是白的,白得發光,白得 閃亮;再加上那濃深密佈的皺紋,一看就 可以看得見的頭髮、眉毛、以及垂胸

說:「妳就是南宮雪?」 而且鏗鏘有力,簡直就像小伙子一樣,他 知道他已是「爺爺級」的人物。 可是他說話的聲音,不僅洪亮如鐘,

宮雪多少有幾分客氣。 「南宮雪就是我。」對年長的老人,南

「很好,」那人一雙眼銳利得像鷹:

「老夫就是公孫衞道。」 南宮雪動容。

稱他爲公孫先生。 她聽過這個名字,江湖上的人都

宮雪,老夫今日前來, 1,老夫今日前來,想跟妳打個商「不必多禮。」公孫衞道揚揚手:「南 「公孫先生,久仰。」南宮雪欠身。

南宮雪沒有回答。

「老夫想替妳做個媒,不知妳意下如何?」 公孫先生鷹眼般的眸子盯住南宮雪: 微一楞,南宮雪訝道:「原來公孫先 她討厭依老賣老的人。

夫活了八十歲,從未替人做過媒,只這 生是個媒公?」 次例外。」 「我不是,」公孫衞道淺淺一笑:「老

南宮雪覺得很好玩,不禁笑了起來:



「誰家公子想娶我?」

緩緩道。 「老夫的獨孫子公孫長勝。」公孫先生

武林,南宮雪匹配不起。」 南宮雪微微一笑:「公孫世家,馳譽

對夠資格當我公孫世家的孫媳婦。」 當今武林中的巾幗英雄非妳莫屬,妳絕 「妳配得起,」公孫先生淡笑著說:

「妳不肯?」公孫先生似乎有些意外 南宮雪搖搖頭

「沒關係,」公孫先生說:「妳如果暫 我不想嫁人。」南宮雪冷漠的說。

孫先生請回吧。」 時不想出嫁,可先訂親無妨。 「盛意心領,」南宮雪下逐客令:「公

是什麼意思?」 勃然變色,公孫先生睜眼道:「妳這

他:「我不想進你公孫世家的大門,這個 「什麼什麼意思?」南宮雪冷冷地睨著

曾在江湖上走動,今番特來向妳提親,可 是給了妳天大的面子! 却有十八歲的脾氣:「老夫二三十年來不 南宮雪ー 」公孫先生八十歲的年紀

大:「坦白告訴你,到現在我仍未攆你走請把它帶回去吧。」 南宮雪的脾氣比他更 ,可也是給了你天大的面子 「多謝你的面子, 公孫先生倏地仰面長笑,笑聲中氣十 南宫雪消受不起,

足,絕不像是八十歲人應有的笑聲。 「好!好!」一連說了兩聲好,公孫先

人,無論妳提什麼條件,老夫都將答應妳生手撫長鬚,「公孫世家就欠缺妳這種女

,只要妳肯當我的孫媳婦

和男人成婚的。就算要,也絕輪不到公孫 生生的印烙在她的心坎上,說什麼都不肯 銀刀的畸戀,杏子的悲劇,這些陰影都活 事,母親的婚姻失敗,師父的感情破裂 ,老實說她從來都沒有想到與男人成親的 南宮雪怎麼也想不到會有人上門提親

合時宜,她若答應,豈非笑掉天下人大道,竟然談到婚嫁,這種盲婚啞嫁早就不竟長得像蘿蔔蕃薯,抑或牛頭馬面都不知令她感到好笑的是,她連公孫長勝究 可是公孫先生却不覺得好笑,他一臉

我公孫世家。」 認真的說:「妳不需考慮,妳絕對配得起

配得起我南宮雪?」 皆非:「我考慮的是,你那寶貝孫兒是否 「這一點我當然不考慮,」南宮雪啼笑

妳?」
都稱他爲『六全公子』,他那一點配不上 不知道他一表人材,斯文有禮,刀、劍 麼話!妳敢說老夫的愛孫配不上妳?誰人 、書、琴、畫,無一不精通,江湖中 猝然大怒,公孫先生咆哮起來:「什

麼辦是好時,幸好公孫先生又說:「好,年紀大的老人家計較犯不著,正不知道怎 配不配妳!」 南宮雪,老夫就去帶他來讓妳瞧瞧,看他 頭道破都沒用,南宮雪哭笑不得, 真是秀才遇到兵,只怕咀巴說歪,舌 跟這般

南宮雪吐了一口氣,不自覺浮起一個 說著,怒氣冲冲的走了

然而公孫先生走後沒多久,又來了一 -天下怪事何其多。

個比他更怪的人。

這個人外表看去一點都不怪。 無論是五官、穿著、氣質與風度等

「妳就是南宮雪?」他一見到南宮雪就你都不能否認他是一個翩翩的美少年。 這樣說:「我叫張長弓

南宮雪搖搖頭:「我認識你嗎?

說話的速度不快不慢,咬字清晰:「全天 一個無名小卒。」 的人都不認識我,不只是妳南宮雪。」 「不認識,妳絕對不認識我。」張長弓 微微一頓,他接著說:「因爲我只是

是無名小卒,就算他眞是,這種人也算是 「你找我有事?」 她本身不是個謙虛的人。於是,她說: 謙虚的人;南宮雪不討厭謙虚的人,雖然 敢說自己是無名小卒的人,未必就眞

給他吧? 心中不免在想,總不會是要她嫁

「爲什麼?」南宮雪確定他不是開玩笑宮雪吃了一驚:「我是來殺妳的。」 還好不是;但是張長弓的回話却讓南

之後,忍不住問:「我跟你有仇?

「無冤無仇,素無瓜葛。」

意思嗎?」 ,天下人便將認識我張長弓了,妳懂我的 著說:「但是我一定要殺妳,殺了妳之後 張長弓唇角噙著一縷飄逸的微笑,接

> 她當然懂他的意思。 他想殺她成名。

名則貴。所以三代以下,無不好名者。 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人不在美,有

地;有人投機取巧,鋌而走險 式也都不盡相同。有人默默苦幹,脚踏實 追求名利的方法很多,每一個人的方 張長弓顯然是屬於後者

譎險惡的江湖上,你除了必需具備有像猛 本身也需有一定程度的實力;特別是在詭 智慧。智與勇,缺一不可。 獅一般的武功之外,也一定要有狡狐般的 說容易也不容易,除了因緣際會之外 一個默默無名的人想成名,說難不

更有名的「大人物」 捷有效的辦法,那當然也就是殺一個比他 慢的等待因緣機會,不如主動找尋一個快 現在,張長弓的如意算盤是:與其慢

成熟, 上很大的風險 與人交手的經驗,必然已達到某種程度的 種人,無論是在江湖上的人際關係,或是 的大人物,通常是不容易成功的:因爲那 但是,太大的大人物,或是成名已久 想一學擊垮這種人,相對的也要担

低、成功的機會也大。 最好,就是找剛成名不久的人,風險

「如果你殺我不死,非但你成不了名,而 且極可能賠上一條命,值得嗎?」 「你有沒有想過,」南宮雪冷睨著他 南宮雪正好就是屬於這類人。

强盜打劫,也得把刀磨利、壯胆費心去搶 「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就算是幹

才會有收獲,妳說是嗎?

若殺死我,我將毫不怨尤。」 張長弓淡然一笑,接道:「所以,妳

他又補充了一句:「同樣的,妳若死 ,也勿須怨尤。」

南宮雪沒有說話。

因爲張長弓已握長劍在手

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 時候,你如果仍無應變的話,無疑你是拿 當一個人持著一把利劍對著你的

南宮雪當然不會開這種玩笑。

的速度抽出腰間短劍,而且也已以第一時在張長弓身形甫一動時,她已以最快

與敵撲搏,除非你不能,否則決

不要放棄主動! 這是南宮雪在「野豬林戰役」所得

陳腐觀念,最有效而又最直接的方法便是 來的熔痛教訓。 她同時修正了「以不變應萬變」的

·以千萬變應萬變· 不變,是死的、被動的、消極的;千

萬變,是活的、主動的、積極的。 死啃不變教條的人,永遠註定是個失 十之八九,千萬變也是屬於勝利的!

長弓驚惶暴退-身的絕世武功,只不過兩個照面,已令張 她靈活而新穎的戰略觀念,再加上一

他退得很快,全力的退。

C 6

中那把短劍彷彿是蒼蠅盯腐肉般的,任你 可是無論他怎麼退,他發現南宮雪手

南宮雪動容,忍不住問:「爲什麼?」

南宮雪不禁歎氣。

怎麼趕都趕不走牠一

他駭叫。

睜的看著南宮雪那把利劍刺入自己的心 除此之外,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眼睁

不疑: 任何人都相信,連張長弓自己也深信 他死了

沒有 *

*

張長弓沒有死

地方便忽然停住。 因爲南宮雪的劍鋒只在他胸前一寸

一寸決生死。 一寸,只有一寸。

裏了 張長弓的三魂七魄早已不知道跑到那

我? 結結巴巴:「爲,爲什麼……不,不殺 他已一身冷汗,連說話的樣子都變得

光透著一股譏誚與不屑,那副樣子彷彿是 在說:「你不配。」 倏然收劍, 南宮雪沒說話, 冷森的眸

張長弓低下頭。 他那張俊美的臉上湧上兩種表情 蓋怒與憤怒。

被侮辱的憤怒! 握得緊緊的,牢牢的。 他驀然抬首,重新握起他的劍

血,像雪花。 這次他成功了,沒有失手 然後,一劍刺出。 他刺向自己的心臟!

> 但是他眼中的笑意已告訴她:「士可 張長弓沒有回答。

殺,不可辱! 南宮雪再沒有動容,而且有尊敬之

得尊敬的。 有骨氣的人,即使是敵人也是值

的代價。 仍是個失敗者,但是他却也勇於付出失敗 張長弓是個有骨氣的人,雖然他最終

也是個成功者,他不該受到輕視與嘲笑 一個已經盡全力的失敗者,其實

她想表達自己的歉意,然而她永遠也 南宮雪覺得自己好膚淺。

不能。 臨死時,臉上的神色,正如他自己所 因爲張長弓已寂然而去。

說的:毫無怨尤。

好。 正好幫南宮雪把張長弓的屍體掩埋 白則七來了。

她認爲他有資格。 她把他葬在銀刀墓旁。 她是個勝利者,可是却無勝利者的喜

妳已經贏了,不是嗎?」 白則七不明白。「妳爲何悶悶不樂?

他才不管妳呢。」 何需爲他造墓?如果死的是妳的話,也許 他甚至說:「其實妳與他非親非故,

她不禁想念起柳花花來。

-因爲他絕不會說這種話。

會說這種話的。 -一個具有深度與靈性的人,是不

俊美的白則七,而寧可選擇女人滿天下的 她終於瞭解到獨孤美爲何不選擇外表

聰明的女人選男人,決不會選他

花花公子。

的外表的

心裡對自己這樣說:「怪不得柳花花會愛 「獨孤美是個聰明的女人,」南宮雪在

訝的强烈妒意一 她同時心裡昇起一股令自己都感到驚

她爲自己的妒意感到害怕

吉婆婆走了

因爲在不到短短的半個月功夫裡,她 帶著一顆驚惶悸怖的心情走了

總共接生了十一次,十一個死嬰! 一個也沒活!

這種怪事,只怕是世界上絕無僅有

她如果不走,只怕她也得死 活活被嚇死

她發誓再也不敢回香江小鎮。

然她離此到外地謀生是一件極爲艱辛的事 熱愛這裡的每一根草木、每一寸土地;雖 ;雖然: 雖然她生於斯、長於斯;雖然她

走得非常堅決。 總之,她走了

*

當他五年前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就不

他愛香江

不會離開這裡。 她爲妻之後,他更相信除非他死 當他在這裡認識了尹美岱, 而且娶了 ,否則絕

他愛香江,更愛他的妻子

香江還是香江,只是已不是從前的香

堆臭氣燻天的糞土吧了 的明珠的話,那麼現在的香江無疑只是一 如果昔日的香江是一顆金光閃閃

好幾日,每天都有人忽然全身發黑死 因爲,香江突然流行一種怪病。近海沿岸的魚羣,突然全都死光 即連牛羊家畜也一樣,死得莫明其 因爲, 香江再也沒有魚可捕。 誰也不知道是什麼病,只知道連

生下 來的都是死嬰ー 最令人震怖的是:竟然所有的孕婦所

這種地方,還能住人嗎?

淳樸的居民開始祭天拜神, 他們相信

不相信神的人,紛紛轉到外地謀生去

香江,她已在沉淪。

大部份都是漁民,否則就是販魚賣布的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香江的居民絕

現在,當然沒有人來學武了,誰有心 他開了一家鎮上唯一的武館。 只有屈無忌是賣武爲生

城廢墟了。」 只怕過不了多久,美麗的香江就要變成死 美岱却是神情憔悴。「如果再這樣下 的女人應該是更漂亮迷人 「無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產後 再這樣下去, 但是此刻的尹

咀八舌的追問著:「你不但是我們鎮上武來不走的却也都每天擠到他家門口來,七 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聞最廣的人,你可得幫我們拿個主意、查 功最高的人,也是我們鎮上見識最多、見 不只是他的妻子這樣問他,那些留下

說怎麼辦?難道大伙都在這兒等死不屈教頭,大伙都以你馬首是膽,你 成っ

屈無忌當然不願等死

拚老命去查。 性命,以及關鑑香江榮枯的大事情,自然 他本就是個認真的人,這種事關身家於是他開始追查原因。

却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找不出來。 以辦好的,屈無忌忘寢廢食的忙了幾天, 然而很多事情並非認眞或拚老命便可

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有辦法呢。」 嗎?爲什麼不去請他來幫忙?說不定他眞 是常跟我提你有個朋友如何古靈精怪的 最後,還是尹美岱提醒了他:「你不

屈無忌憂悶的臉上立時透出一綫曙 「眞是一語驚醒夢中

般的往她粉頰上親個不止。

担心無法表示心中的快樂與興奮

南宮雪實在覺得很煩

後,正想寬衣就寢,却聽有人敲門。 以鬆一口氣,她泡了一個舒適的熱水澡之 個喋喋不休的白則七;總算南宮雪現在可 著來了個死要名氣的張長弓, .個死要名氣的張長弓,然後又來了...先來了個莫名其妙的公孫老頭,接

「南宮姑娘。」是店小二阿水的聲音。

聲講話。 大掌櫃下至小伙計,沒有一個人敢對她大 保持著恭謹,不只是他,全客棧的人上自 「他說他叫屈無忌。」阿水的聲音始終

天的「母老虎」 果然,南宮雪已經不耐煩的哼道:

來打擾我。」

鬼。」 「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猛來,眞是活見

人在泰山賞日,當然不會來了。

因爲每個人都知道她現在不但是

「該來的人」此刻正陪伴著他的情

他興奮得把嬌妻摟入懷裡,像啄木鳥

「樓下有個人找妳。」

江湖上的熱門人物,

「阿水,本姑娘今天誰也不想見,你不要

可是,「不該來的人」又來了

有老婆的人就有這點好處, 不用

而且還是個脾氣大過

「是,是。」

阿水走後, 南宮雪不禁嘀咕起來:

怯怯的說:「那位屈大爺無論如何要見妳 ,他說他是柳花花公子的朋友。」 「南宮姑娘,」阿水的語音充滿無奈,

何要來找她? 心的疑惑,南宮雪不明白柳花花的朋友爲 原本是一肚子的懊惱,立刻換上了滿

氣許多。 而且說話的神情與口語也要比他禮貌客 也要比他高了些,皮膚也要比他黑了些屈無忌看去要比柳花花年長一些,個

柳花花,後來我聽說也許在妳這裏可以找顯拘謹的說:「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願拘謹的說:「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到他,所以我就來了。」 「南宮姑娘,請恕屈無忌打擾

俏美的臉上居然有了一絲笑容。 是柳花花的朋友,現在又聽他這麼一說 南宮雪的態度不算壞,只因爲屈無忌

花的「密切關係」 江湖中人似乎都已知道她和柳花

找到他。」南宮雪微笑著回答他:「他去了 山,也許十天半個月才能回來。」 「你如果早兩天來,或許可以在這裡

湧上失望之色,而且還有幾許焦灼 「眞不巧。」屈無忌濃粗的眉宇間立刻

的說了一聲,忽然起身抱拳道:「多謝南 「是的,非常要緊的事。」屈無忌急迫 「有要緊事?」南宮雪試著問

宮姑娘相告,屈無忌告辭。」 說沒兩句話便要走,南宮雪倒覺得有

給我聽,待他回來時我再轉告他。 些意外,不禁道:「你有什麼事,不妨說

「不行,那已經太慢了。」屈無忌搖搖

。他接著說:「我必需立刻趕去泰山找

這麼一來一往,豈非也得耗上十天八日 ,只怕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找到他,何况你 南宮雪不禁笑了起來:「泰山那麼大

的地方去,那麼你豈不撲了個空?」 南宮雪頓了一頓:「再說他此行去純

禁又坐了下 粹是遊山玩水,如果他興之所至又轉到別 「姑娘說得是。」屈無忌呆了一呆,不 來,皺眉苦臉道:「我真該死

爲何不早兩天來?」 「有一個辦法。」南宮雪微微一笑 「現在,」他喃喃自語著:「怎麼辦?

「什麼辦法?」屈無忌趕緊問。 南宮雪說:「把我當作他。」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把你當作他?」屈無忌楞了一楞:

「從現在起,我南宮雪就是柳花花。」 「意思很簡單,」南宮雪淡淡一笑, 「妳怎麼忽然變成了柳花花?」屈無忌

那張古銅色的方正臉孔泛著疑惑。 - 那個花花公子什麼朋友都有,眼前這個 南宮雪莞爾一笑,心中免不了暗忖-

屈無忌倒是憨直得很。 心中這麼想,阻上當然不敢這麼說;

担。 直接了 「誰也無法變成柳花花,我自然也不能; 對一個憨直的人說話,最聰明的辦法便是 當,不可拐彎抹角,於是她說: 不管你找他什麼事,我都替他承

C 8 了 一聲, 轉了轉兩顆銅鈴般的大眼,屈無忌哦 彷彿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是他却

> 搖搖頭說:「不可能的,妳承担不起 「爲什麼?」南宮雪問

如何跟柳花花比?」 屈無忌直率的說:「妳一個女人家

人 他一句「狗放屁」,她最憎瞧不起女人的男 宮雪如果不送他一句「放狗屁」,也一定給 這句話,若換了別人口中說出來,南

人也是人,難道你認爲天底下的女人都是底的人,南宮雪置之一笑:「難說哦,女 然而面對這個胸無城府, 一條腸通到

柳花花在我心目中是無人可比的,我並非 窘紅著臉,急急分辯:「我的意思是說 有意瞧妳不起。」 「當然不是;」屈無忌似乎自知失言

「你是柳花花的朋友,對不對?」 「屈無忌,」南宮雪直呼他的名字

南宮雪爲何有此一問。 「對。」屈無忌點了一下頭,他不明白

「你也知道我是他的朋友,對不對?」

們算不算是朋友呢? 「那麼,」南宮雪很有耐心的說:「我

氣 無忌喜歡跟爽快的人做朋友。 的笑著說:「南宮雪,妳很爽快,我屈以一口吞下一個山東大饅頭的咀巴,豪「算,自然算。」屈無忌裂開那張大得

你就把想告訴柳花花的事說給我聽吧。 「既然如此,」南宮雪打鐵趁熱:「那 「好。」屈無忌撫了撫蒲化扇般的手

人,不管是什麼人,通常都有喜怒哀

可是如果把這個道理用在表叔身上便 入門看臉色,便是這個道理。 而且都會將之形於色,所謂出門觀天

行不通了。 因爲他從來是個不笑、不怒、不哀

不樂的人

即使他在最快樂或最生氣的時候也一樣看不到他那張白晰的臉上會有什麼表情 表叔,這當然不是他眞正的名字。 他除了眨眼和說話之外,你絕對

他姓馬,名客師。

前人後「我表叔這個」、「我表叔那個」,久 朝皇帝御前帶刀四品侍衞,他動不動在人 因爲他有一個遠房表叔斯太林曾經幹過當 馬客師,其實這個名字蠻好聽的, 只

依然表叔至今 罪而被處決,他從此再也不提表叔兩個字 而久之,人們乾脆就叫他表叔了 可是人們的習慣稱呼却一時也改不了 其實他表叔後來因犯了「大不敬」的重

的藍色罩衫,搞得人家以為他已經七老八重衣著,一年四季總是一套式樣又老又土重衣著,一年四季總是一套式樣又老又土東叔其實年紀不大,了不起卅八、九 明亮、式樣新穎的衣服,他準會冷冷的頂十了。如果你看不過眼想勸勸他換件顏色

重衣著 你 的藍色罩衫, 一句:「胡說八道!」 表叔,就是這麼一個又古怪又新鮮的 所以,暗地裡人們又叫他「藍螞蟻」。

人。

的白色痰壺。 在他椅脚邊,還放著一個很顯眼刺目

抽得滿室煙霧迷漫 他手上還拿著一根尺來長的旱煙槍

都不動一下,誰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 他彷彿很凝神專注的抽著煙,連睫毛

在他不說話的時候,任何人也不敢開

他抽完最後一口 煙:「召總

只這麼輕輕一喚,召紅陽已垂手肅立

:「屬下在, 謹候幫主諭令。 表叔又輕輕一哼:「狐堂主。

聲應諾...「恭請幫主賜令・ 「卑職在!」在他左手邊的狐邦立刻洪

袋來見我。」 下東方珠的首級,那麼就提你們兩人的腦 永無喜怒哀樂:「三天之內,如果取不 表叔說話的音調和他臉上的表情一樣

飛出,正好射入那只痰壺,好準 說畢,咳呸一聲,一口濃痰從他口中

上不約而同的沁出汗珠 「是!」召紅陽和狐邦躬身應諾,額角

叫柯尼與甘天來見我。 」表叔哼了哼:「晚飯的時候

召紅陽和狐邦仍然是那個字:「是!

帶水。 言簡意賅,能把握話意的重點,而不拖泥 屈無忌說話的時候,除了嗓子大一點 其他的沒什麼可挑剔的了 ;至少他

這大概也是憨直豪邁的人的特點

*

*

掌。

*

現在,他就端坐在大堂上

「天底下竟有這種怪事。」

C 9

些已死的人來說,豈非死得不明不白?」 ·「這件事如果不查個水落石出,對那 南宮雪聽他說完之後,忍不住瞠目結

努力的查了查,就是查不出他媽個鳥毛

「就是嘛,」屈無忌應道:「我雖然很

還能挨幾下;若要動腦筋,嘿嘿,南宮雪 謹有禮了:「我屈無忌若和人打架,自信 說出來不怕妳笑話,豬八戒過了大概就 和南宮雪一熟,他說話也就不那麼拘

出來 不等他說完,南宮雪已噗嗤一聲笑了

他不但拳頭硬,腦筋也快,這件事難不倒 :「所以啦,我就想起了柳花花那小子 屈無忌毫不以爲意,他咧著大咀又說

個紅蛋仁吧了,他就是這麼稀奇古怪的 看?再說,太陽有什麼好看的?了不起像 太陽和泰山的不一樣?幹嗎跑個老遠去 去泰山看太陽,我眞不明白,難道這裡的 頓,重重歎了一口氣:「誰知他竟

在一起也挺有意思的 南宮雪掩唇忍笑,她發現,和這種人

結說:「南宮雪,妳可有什麼辦法!」 「這樣子好不好!」南宮雪歛起笑容: 「現在,可眞急死人!」屈無忌抖著喉

他已岔咀道:「妳去幹什麼?」 「妳跟我去?」不待南宮雪把話講完 「我跟你去……」

說:「你以爲我不行嗎?」 「自然是查那件事了。」南宮雪苦笑著

的說:「不過我知道柳花花那小子行,眞 「我不知道妳行不行,」屈無忌很認真

雪,他可是自歎不如呢。」 然古靈精怪,鬼點子多,但是比起我南宮 這種人說話,你如果表示謙虛他便當你 , 所以她老實不客氣的說:「柳花花雖 屈無忌,」南宮雪知道跟 白

痴

「眞的?」屈無忌一臉懷疑。

苦笑著說:「我去了,你就知道我行不行「真的也好,假的也吧;」南宫雪只好 豈不節省很多時間?」 的掌櫃,要他火速趕來香江,如此一來, 如果怕我不行的話,可以預先交待這裡

件事,萬一不行,那就只好等他回香江,說不定不用等他回來咱便搞好了 少,所以最好的辦法,應該是我跟你先去 的功夫只怕和他自行回來的時間差不了多 花,如果堅持要找自然找得到,但是所花 她解釋著說:「橫豎現在找不到柳花 那就只好等他回來

然好腦筋。-「有道理。」屈無忌笑逐顏開:「妳果

「現在?」南宮雪微楞。 他接著說:「既然如此,咱走吧

上路,大概黎明時分便到了香江。」 「是啊,」屈無忌道:「我們如果現在

「爲什麼?」 「這樣不好。」南宮雪搖搖頭。

「你風塵僕僕的趕來,如今又披星戴

不停蹄的來回奔波,無論在體力或精神上月的趕回去;」南宮雪微笑著說:「如此馬 ,都將是一種浪費。」

個道理,你懂嗎?」 神上的低潮,如此辦事必將事倍功半,這種事情之時,便陷入體力上的透支,或精 自已的最佳狀態,不使自己在還未投入某 她接道:「聰明的人, 應該懂得保持

「不懂。」屈無忌貶了眨眼。

有道理的。」 通常我聽不懂的道理,十之八九都是很 「不過,」他接著說:「我老婆對我說

爲上次爲了追查杏子之事,柳花花曾經這 樣台訴過她。 這個道理南宮雪原本也不懂的,只因

她都會牢牢記住。 她牢牢記住。通常有道理的話

百倍?」 好去睡上一覺,明兒一早上路,豈不精神 「所以,」南宮雪說:「你現在應該好

二次說這句話 「有道理,妳果然好腦節。」屈無忌第

屈無忌睡了。

不但如此,她反而悄悄的奔向城裡。 南宮雪却沒有睡。

最大分野。 妓館等特殊行業的生意才正開始呢。 城裡的人自然睡得晚,一些酒樓、賭 夜生活,似乎就是城市與鄉村的

坊

南宮雪此刻是去享受夜生活嗎?

當然不是 她直奔白則七家裡

白則七笑著說。

「妳猜他劫了他多少錢?

「那還有假的嗎?」白則七笑著說:

南宮雪總是興緻很高。

南宮雪沒有再問

她其實已經知道。

白則七笑笑,沒有回答。

「他真的劫了他的錢嗎?」對柳花花的

「總不會少吧,這年頭幹强盜好過幹甚「我怎麼會知道?」南宮雪睍了他一眼

君子也是小人」。

既非君子,實際上也就是「既是

人一見到她便聯想到床。 有人說,最美麗動人的女人,能使男

成了野獸的女人。 現代的女人,除了只有一張漂亮的臉 野獸不需要床。

高聳的胸脯、圓翹的豐臀、水蛇的 孔是不夠的;最好還要有一副迷死人的身 ,比方說:高挑的胴體、修長的美腿

東方珠就是這種女人。 仙女的臉龐、魔鬼的身裁。

像一頭被獵人四處追捕的驚惶野

一天一夜了 身上的疲乏、飢餓,以及內心的恐懼

動也不敢動的扒在一處低窪的地下 她的「獵人」發現,那麼她的下場肯定會很 如果不這樣,她怕隨時隨地會被緝殺

無論如何,她是絕對不能被那些人發

白則七忽然嘖嘖了幾聲:「妳眞是越 希望了。」她不住的叮嚀著自己。 「熬過今天,走出這座樹林,那就有

白則七正在花木扶疏的庭院中對月斟

喜悅自得。 美酒月光杯,又有佳人前來,他自然

可是他很快皺起了眉頭。

以他問:「發生了甚麼事? 而她忽又匆匆趕來,必然是有要事, 因爲他不久之前才從南宮雪那裡回來

識嗎? 連喝了兩杯才說:「柳花花的朋友你都認 南宮雪最喜歡喝他的波斯葡萄酒

的朋友,只怕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楚呢。」 公諸侯、冷血殺手、青樓艷妓、朱門紅顏 大偷小丐、三姑六婆……都有可能是他 搖搖頭,白則七說:「豪門英俊,王

認得不? 「屈無忌呢?」南宮雪問:「這個人你

白則七沒有立刻回答

說:「我好像聽他說過這個人……」 他把酒杯輕輕磨擦唇角,想了好久才

棒的直性漢子? 不是個子高大,皮膚黝黑,身攜五尺狼牙 微 一停,似乎想起了甚麼,問:「是

而自己身上的錢全給柳花花劫去了……」 「柳花花路經太行山,遇上了剪徑大盜, 結果那個綠林大盜不但劫不了他的財,反

「大概是五六年前,

」白則七思索著・

「不錯。」南宮雪點頭

强盗哪。」 南宮雪輕笑了起來:「原來他還是個

其人之身的方法作弄人。」 他的毛病,有時候他也會用以其人之道治 白則七自己也笑起來:「整古作怪是

來越老練啦,越來越像個老狐狸啦 「老的意思,就是說妳的江湖經驗越

東方珠。

東方珠,却是個能令男人一見到她便

腰

可是此刻的她却使自己成了野獸。

她藏在這座不見天日的樹林裡,整整

說:「柳花花見他眞的窮得一文不名,反

而給了他一筆錢。」

「屈無忌爲何會說柳花花是他的朋友呢?」

「但是,」她很快想起另外一個問題:

「竟有這等怪事?

白則七聽完之後,不禁聳然動色道:

「他剛剛來找我。」南宮雪把屈無忌的

「妳打算去查這件事?」白則七側首望

「所謂不打不相識便是這樣,」白則七

住她。

下最倒霉的强盗大概就是他了。

南宮雪掩唇嬌笑:「他眞倒霉,天底

事告訴他。

利市却撞了個大板,碰上了柳花花這個大

白則七問她。

「原來他是因爲窮得走投無路,才只

來愈瞭解柳花花了

「妳爲甚麼忽然提起屈無忌這個人?」

甚麼,只有南宮雪自己知道:她發現她愈

南宮雪忽然笑了;白則七不知道她笑

海行劫;」白則七笑說著:「不想新張

認眞的說:「他身上一毛錢也沒有。」

南宮雪楞住。

「說出來妳大概不肯相信,」白則七很

秩序」的人。

不能弄錯,絕對不能。

柳花花是個不會弄錯「君子小人

該小人的時候就該是小人;其間的秩序

人,在該君子的時候就該是君子

,使得她像隻受驚的野兔,蜷伏著嬌軀,

晚飯的菜單:蜜汁乳鴿、京城填鴨

表叔雖然不注重衣著,但却很講究美

味道極濃的酸辣湯。 太湖白鱠魚、烤乳豬、芹菜蝦仁、宮寶鷄 、辣豆腐、燻魚片、鹵牛腸以及一大盅

九菜一湯,不算多。

奢侈了一點。 可是如果只有三個人吃的話,顯然就

另外兩個人是柯尼與甘天

仍能一眼看出他們不是漢人。 而不使一顆飯粒掉到桌上, 而不使一顆飯粒掉到桌上,但是人們甚至在吃飯的時候也能熟練的運用筷 柯尼與甘天,雖然能操一口 流利的漢

柯尼是大食波斯人;甘天是天竺

吃得少,即連酒也不曾沾一滴。 喜歡入口辣的茅台酒;可是今天不但飯菜 誰都沒有說話。 本來,柯尼與甘天很喜歡漢食,尤其

表叔吃飯時不喜歡人說話。

下被吃完。 一頓豐盛的晚餐,在極爲低沉的氣氛

「現在,情况怎樣了? 表叔會燃上煙槍,一面抽煙一面說話: 照例的,喝過椰汁炖燕窩的甜品之後

生。」 控制,保証决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發 鈎的鼻子也跟著振動起來:「情况已受到 子的咀巴張開的幅度很大,以致他那像鷹 習慣了波斯語的緣故,所 「稟幫主,」柯尼說話的時候, 以留有 大概是

甘天的皮膚比柯尼黑,咀巴也比他大

C10

的一個人?」 知道柳花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抓住這

是。

「既非君子,也非小人;」南宮雪很想

說不定,

實是來向你查詢他的底細。

來越老了。

「甚麼意思?」南宮雪瞪他

所說的事是眞或假::

說不定,所以我先穩住他明日再啓程,其:「也許他只是佈一個圈套讓我跳進去也所說的事是真或假……」南宮雪解釋著說

真的是柳花花的朋友,自然也無法知道他

「因爲我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是否

討厭他,說他是小人;其實,他甚麼都不 都不是,有人喜歡他,說他是君子, 花花公子還是個大善人囉?」

「不是,」白則七搖了搖頭,「他甚麼

「哦?」南宮雪詫異道:「這麼說那個

友了。」

會特地跑來問你屈無忌是不是柳花花的朋

「是的,」南宮雪說:「要不然我就不

失,純屬意外,相信撤換了一些粗心大意的音調比一般人來得高了些:「這次的錯 特別是那張咀唇皮又寬又厚,所以說話 人員之後,不會再發生任何意外了。」

C11

多久了? 「兩年,」表叔吐出一口煙霧:「所花 表叔面無表情:「我們煉這個『核丹 柯尼低聲回道:「差一個月便兩年。」

等前往緝拿東方珠。」

柯尼抖顫著說:「屬下祇請帮主讓我

辦理了,勿庸你們操心。」

表叔說:「你倆該做的事是把「核丹」

我再給你們半年時間……」 頓:「如果還是搞不好,

那麼

「這件事已著令召總管與狐堂主親自

的錢不說,如今却死了這麼多人,你們值 柯尼與甘天噤若寒蟬。

搞到遠在五十里外的香江烏煙瘴氣,這個 痰盂:「大亞悲煉核屋死了人倒不打緊, 呸的一聲,一口濃痰從表叔口裡飛入

他頓了一頓:「如果繼續下去,你們

哼。

好好去向閻王老爺跪地求饒吧。

柯尼與甘天額角伏地,悶聲也不敢

你們就永無機會跪在這裡,那時候,你們

趕快煉好,

畜都會死絕。」 甘天吞吐的說:「只怕香江的人、魚

調整了一下斜靠椅背的坐姿:「問題的嚴 起天下人的注意,如果引起武林羣豪的追 重,在於香江若真的成了死城,必然會引 查,我們的心血豈不整個潰敗?」 「就算整個香江死絕也無所謂。」表叔

十二個時辰,公平得很。時間的流轉速度;任何人都只能擁有一天

可是對此刻的東方珠來說,却覺得上

月帮」想在武林中立足,只怕很難了。」 他一字一字的接著說:「到時我們『紅

天給她的時間太多了

多到令她有如度日如年之感。

人在痛苦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感

柯尼與甘天的額角冒出了汗水。

柯尼與甘天忽然渾身震懍,雙雙跪伏 東方珠的叛逃!」

入樹林裡。

因爲她已經看見十幾支熊熊的火把走

她現在非常痛苦

火把當然不會自已走路。

那自然是追捕她的人找上來了

如果有,那大概就是「時間」吧。 有人認爲,世上永無公平之事。

無論你多有錢有勢,也無法改變

「最糟糕的是,由於這次事件的發生 表叔的目光像刀鋒般的掃了他們一眼

於地,顫聲道:「屬下該死! 表叔面無表情。

> 出去,把我們的內幕向江湖上公佈,到時孔與咀中徐徐吐出:「如果,讓她順利逃 候,不只是你們兩個人死,只怕連我也活 他用力吸了一口煙,然後慢慢的從鼻 自信不是他的對手。

她把身子伏低在雜草中,大氣也不敢 所以她不但痛苦,而且還有恐懼。

火把漸漸向她這裡靠近 却覺得時間越過越慢。 她的心跳也愈來愈快。

終於,一把火炬離她藏身之處不過尺

宮雪以朋友的身份代他處理此事。 本來,這件事應該是柳花花的事,南

辦事」便是這樣。 多一個人總是多一分力量,所謂「人多好 個理由插手此事,南宮雪自然不能說話 其實她私下希望白則七能同往,畢竟

「靜心湖」畔的「醉仙樓」住一晚, 七挑檢了兩件隨身衣物,隨同南宮雪回到

宮雪心頭便湧上了一絲驚訝。 遠遠的,還未進入「醉仙樓」之時,

通常這個時候,醉仙樓理應打烊了才

進入廳堂之時,她明白了

湖

也許,她看見了公孫先生那種蠻

自己的態度好一點,或許他就不會自殺 也許,她突然想起張長弓,如果

也許……也許…

總之,南宮雪變了

思想上的。 變得更加成熟,無論是心理上或

孫媳婦……」 起我南宮雪,否則你不會執意要我當你的 生道:「公孫先生,其實我很感謝你看得 只見她唇角含笑,語音柔和朝公孫先

的話說:「老夫我一見妳就喜歡,妳是個 很有個性的女人家。」 「本來就是,」公孫先生咧著咀攔住她

我無法從命· 南宮雪發現和年老的人說話,禮貌些總是 會吃虧的,她說:「您的盛情美意,恕 「多謝你的誇讚,南宮雪承担不起。」

知交;盲婚瞎娶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南宮姑娘說得極是,我跟她互不瞭解 「爺爺,就是嘛;」公孫長勝接著開口

她儘量措詞溫和:「男女結合,貴在

「誰說不會?」公孫先生瞪了瞪他:

狐邦親自出馬,單是他一個人,東方珠便 那十幾廿人的彪形大漢,何况還有刑堂主 她此時又餓又累,無論如何是敵不過

「完了!」她閉下了眼睛。

白則七也是柳花花的朋友,他也以這 南宮雪無法拒絕白則七與她同行

由於計劃是明天一早動身,所以白則

以便絕早

大廳上的燈光仍亮著。

對

公孫先生偕同一位標緻的年輕人

七瀟洒的應了他一聲。

去。

衞道講話!」 含譏諷:「鷄鳴狗盜之徒,怎配跟我公孫 「原來是你這個賊偸兒。」公孫先生目

著他:「我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告訴你

「公孫先生,」南宮雪面無表情的注視

我絕不會答應這門婚事。」

「爲甚麼?」公孫先生老臉泛著怒意:

以及公孫先生祖孫倆。

湖濱站著四個人:南宮雪、白則七

辈 鳴狗盜之徒總勝過你這種强娶良家婦女之 白則七毫不動怒,笑嘻嘻的說:「鷄

話來 公孫先生沒有說話,他已氣得說不出

白則七也沒有再說話

向他撲來 因爲公孫先生已像猛鷹搏兔般的

接著說:「那麼我就出白告訴你,他,的 孫子是否配得上我;」南宮雪一字一字的「如果你不懂;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

高興,你懂了嗎?」南宮雪瞪著他說。

「不爲甚麼,只因爲我不願意、我不

「難道我孫子眞配不上妳?」

無疑是個呆子 在這種情况下,如果再開口說話

他精得很;像老鼠般的精。 白則七不是呆子。

他看來似是驚險而又輕鬆的避開了公

譎怪異的迴身,猝然又攻向白則七! 間落空,可是却沒有停手的意思,一個詭 孫先生排山倒海的凌厲攻勢。 公孫先生的五拳七腿如泥牛入海,瞬

被逼得險象環生。 特別新穎出奇;不過眨眼功夫,白則七已 却一點兒也不老,不但不老,有的招式還 別看公孫先生已七老八十,手上功夫

怎可以動手打人?這種事怎能勉强人家, 的公孫長勝却一把拉住了他:「爺爺,您

既然她不肯答應,那就算了,咱們走

驀然狂吼:「南宮雪,妳好生狂妄!妳目 怒,公孫先生再也按捺不住火爆的脾氣,

清癯的臉上, 陡地湧上因被羞辱的憤

中無人,不識抬擧,老夫今天非得好好教

話聲中,袍袖一揮,就要動手,身旁

後一個滴溜溜的迴轉、盤旋,倏然俯衝而 足下猛蹬,人已箭般的射向半天來高,然 能成爲「天下第一偸」,只見他身子一長, 更是睥睨武林,罕有對手,否則白則七怎 白則七其實武功也不弱,特別是輕功

我乖乖站到一邊去,這裡的一切

,爺爺替

」公孫先生側首瞪眼:「你給

回事,再也忍不住,當下笑道:「天底 最莫名其妙的人,大概就是你了,現在

「公孫先生,」白則七總算弄淸楚怎麼

不過須臾,公孫先生已咆哮著退開丈外 果然,這一串猛攻很快扭轉了頹勢,

旁。 白則七沒有追擊,忽然抽身退於

嬌喝一聲:「住手!」 她面露苦笑的望着公孫先生:「難道 公孫先生却仍欲撲身前來,南宮雪已

眞要拚個你死我活?」

半點恩怨,如此火拚,只怕足以讓天下 「誰說沒有恩怨?」公孫先生怒容滿面 「值得嗎?」她接着說:「大家誰也無

· 「難道妳沒看見他方才對老夫那種無禮 「你這個老鬼才眞是無禮蠻橫。」這句

沒完沒了 話南宮雪當然不敢說出來,只怕一說更是 這種事眞教南宮雪頭痛,只好苦歎一

望她 過,您老就高抬貴手些吧。」 遜,頂撞了老前輩您,所謂大人不念小人 聲道:「就算我們兩個態度不佳,言語不 她這番話,令白則七很驚異回過頭去

她不像會講這種話的人。

她愈來愈成熟了

便是欺身上前,忽見南宮雪向他使了個眼 「姑且看在南宮姑娘面上,饒過你這次。」 自找台階的瞪了白則七一眼,哼了哼: 好意思,滿肚子的脾氣一時也發不出來, 被她這麼一說,公孫先生倒眞有點不 白則七却被他惱得火起,身形一幌,

色,只好隱忍下來。 南宮雪也覺得奇怪,自己的火爆脾氣

坐在那裏。

公子」公孫長勝 不用說,那個年輕人必是「六全

南宮雪立刻頭大如斗

叫道:「來,來,讓妳見見老夫的乖孫兒 「南宮雪,」公孫先生一見到她便招手

便知老夫絕不騙妳,看,他那點配不上 公孫長勝果然長得一表人材,斯文有禮 憑心而論,公孫先生的確是沒有騙她

給他。 過潘安、貴比天子,南宮雪也不會答應嫁 ;若論外表,確是沒得嫌。 但是,問題不在此,就算公孫長勝貌

南宮雪沒有走過去,她只是冷冷的掃 誰會答應這種開玩笑式的婚姻

了他們一眼,便逕自往樓梯間走去…… 聲音之大,只怕足以驚醒全酒樓的客 「站住!」公孫先生倏然大吼一聲。

肯讓我繼續住下去了。 ,如果吵醒了這裡的住客。只怕掌櫃的不公孫先生:「我想,我們應該到外面去談 南宮雪只好站住, 而且回過頭來走向

終究犯不著弄到讓人不高興的地步,所以 非三言兩語可解決,若不離開這裡,驚擾 了酒樓住客,掌櫃的雖未必敢攆她走,但 南宮雪的顧慮是對的,這件事看來並

她話一說完,便當先走了出去。

夜、靜、深;有幾分凉意。 夜風輕拂,吹皺了一池如鏡的「靜心

爲何一下子改了這麼多?

度,確實使人難受。 横樣子,也發現了自己經常刁蠻野橫的態

堡」之事,因自己驕橫態度,弄得自己差 十歲的老太婆上床。 點橫死「野豬林」,而且也累得柳花花和八 也許,她突然想起上次在「飛鷹

幸福的。」 一片空白,怎能成為夫妻?這樣是不會

C12

「你是誰?」公孫先生怒目相視。 「我叫白則七,白則七就是我。」白則

是甚麼年頭,難道你想逼婚不成?」

點不幸福?」 見過,我倆還不是好好的過了一輩子,那「想當初,爺爺娶你奶奶之時,連面都沒

C13

在時代早已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公孫先生一臉不服氣 公孫長勝苦笑著說:「那是從前,現

立生活,不一定非仰賴男人不可,換句話 :「現在的女人也和男人一樣,她可以獨 。「時代再怎麼不同,男大當婚,女大當 一變了,早已變了 總不會變吧? ,」南宮雪微笑著說

不婚嫁,那麼人類豈不是要絕種了嗎? 說,就算一輩子不嫁人,也不是奇怪的 喃喃道:「如果全世界的男人與女人都 「不會的,」南宮雪顯得很有耐心的說 什麼世界?」公孫先生搖搖頭

又停了下來 絕種? 公孫先生蠕動著咀,似想說什麼,却

下去:「婚者自婚,獨者自獨,人類豈會

峯迴

他想了一下,問:「妳是個不婚嫁的

「老夫不明白妳的意思。」公孫先生

她不想回答。 南宮雪笑了笑,沒有回答

眼 爲婚嫁而婚嫁。 你的確老了 公孫長勝不敢應聲。

路轉難預料

也許不是。」 南宮雪也想了一下,說:「也許是

公孫長勝却替她答了這個問題:「爺

沒有攻擊白則七,似乎竭力的控制自己

的人,自然就會婚嫁;如果沒有,也不會爺,南宮姑娘的意思是說,如果她有中意

「你怎麼知道?」公孫先生瞪了他

儒;不過他還是蠕了蠕咀說:「因爲我跟 她一樣是年輕人,年輕人的想法總是差不 公孫長勝被他一瞪,似乎顯得有些怯

光冷如電:「你的意思是說我老了?」 公孫先生又瞪了他一眼,鷹眼般的目

南宫雪却應了他:「是的,公孫先生

吃飯你們也未必贏得了老夫,誰說我老 別說是打架你們未必打得過我,就是比公孫先生面現愠色,截口道:「胡說

孩童哪。」 而已,比起彭祖的八百歲,我簡直還是小 他不服氣的接着說:「我才不過八十

「是你的觀念、思想老了。」 「不是年齡問題?」南宮雪淡淡一笑

瞭解她的話意…… 公孫先生瞪著她,他顯然一下子不能

頑固。」 話說,你就是食古不化,抱殘守缺的老 一旁的白則七抽冷子補了一句:「換

的望著他,眼裡似要噴出火來;可是他並果然,公孫先生雙拳緊握,咬牙切齒 先生會勃然跳脚,甚至會突然出手揍他 他在說這句話時, 心裡已經準備公孫

觸即發的火爆脾氣

冷如刀:「妳的意思是這樣嗎? 長長吐了

一點也不錯。

「你呢?」他驀然轉向公孫長勝:「你

是否也認爲爺爺是食古不化的老頑固?」 公孫長勝似是想不到他會有此一問

定認爲爺爺是對的,不是老頑固,對不 從來都依順我,從來都不曾抗拒我,你 你爹娘死後,從小就由我一手拉拔大, 一雙眼睛像釘子般的緊緊盯住他:「自 「你爲什麼不說話?」公孫先生走近他

道:「你是老頑固,天底下最老的老頑

公孫先生呆住。

刹時間,他忽然整 公孫先生面如死灰。 個人蒼老了

皺紋的眼角掛着一顆老淚,悽然欲墜 他:「告訴我,爲什麼你現在才說?」

一口氣,他望住南宮雪,聲

南宮雪無法迴避,也不願迴避:「是

知如何作答,只是漲紅著臉,兀立於

」公孫長勝倏地抬首,突然大聲

公孫長勝自己也呆住

「爺爺!」公孫長騰忽然雙腿一輭,就 許多。

公孫先生却一把拉住他,緊緊的拉著

,一定盡我所能去愛護你、保護你、呵護失去的父愛興母愛,我發誓在我有生之年 個世界上最好的爺爺,我嘗試著彌補替你 銳利有神的眸光忽然散渙下來,滿佈 ,我一直努力地鞭策自己做一

你、養育你:

的丹田之氣完全洩光,此刻似乎比八十歲語音一下子降低了下來,原來像十八歲人 說?爲什麼我以前聽不到這句話? 人還要蒼老:「告訴我,爲什麼你現在才 「原來,我只不過是個老頑固。」他的

你是一家之主,誰也不敢反駁你,我也不 下了很大的決心面對現實:「長久以來, 你專橫獨斷、剛愎自用……」 敢;就算敢,你也從來不給人這個機會, 公孫長勝怯懦的神情已不見,他顯然 公孫先生沒有打斷他的話,他彷彿在

害到別人;你逼南宮姑娘嫁給我,你可曾 是的愛心,不但傷害了 他咬了咬牙接著說:「那麼, 那隻握住自己的手在微微抖顫著…… 之下和我成婚,你可曾想過,那也許就是 問過我願意否?如果南宮姑娘在你的威逼 凝神聆聽,但是公孫長勝却能感覺得出他 「現在,我如果再不指出你的錯誤,」 我,而且肯定要傷 你那自以爲

他忽然住口不言。

慮過別人的想法與意願……」

摧殘了她一世人的幸福?你從來都不會考

他發現他爺爺的手輕輕滑開了他的手

他看到了他眼角上的淚光,他不忍再

你是這個世界上最爱我的爺爺;我更知道,:「儘管你有這麼多缺點,但是我知道, 孫先生;淚水淌到了他的咀角, 撲上前去抱住了那此刻看來孤寂落寞的公 熬忍不住心中的波濤澎湃,公孫長勝 畢竟,他是他唯一的爺爺 他喃喃道

我是這個世界上最愛你的孫子。」。 公孫先生哭了,也笑了

你說,爺爺我怎麼不老啊?」 肩膀:「好小子,原來你早已經長大了, 他忽然重重的擊打了一下公孫長勝的

大聲的說:「你此刻看來是世界上最年 「不,你不老;」公孫長勝緊緊摟住他

「真的?」公孫先生的聲音很大。

南宮雪忽然激動的想哭出來。 「真的!」公孫長勝的聲音更大! 心也緊緊的連繫在一起一 祖孫倆緊緊的抱在一 起!

孫長勝原諒了 南宮長恨也是個肯認錯的長輩, 公孫先生是個肯認錯的長輩, 他

南宮雪却不肯原諒他。 世上,每個子女都會做錯,而每個父

候,做子女的却往往不肯原諒他們! 母也都會原諒他;但是,當父母有錯的時 公平嗎?

去

變一 南宫雪的內心世界在急遽掙扎、

她在想:該棄劍投降呢? 東方珠也在掙扎著。 還是學劍力

*

拼 因爲投降也是一死。 她握緊了劍。 她決定選擇後者 横豎要死,為何不死得壯烈些?

C14

只等那支火把再靠近一點,然後猝然

奮力一擊,殺一個算一個 可是她沒有。

因爲那支火把忽地停住不動 她不禁猶疑起來。

禁冷了半截 趁這瞬間,她從草叢的隙縫中望去

下來應該是召總管、狐堂主、柯尼、甘天 第六個才排到東方珠 用說是幫中武功最厲害的一個,其次排 在「紅月幫」裡,坐第一把交椅的表叔 持火把的人正是刑堂主狐邦。

也殺不死便要見閻王 所以東方珠心中暗暗叫苦, 只怕她一 她乾脆放下了劍,等死

豈非天下第一蠢蛋? 明知打不過人家,如仍硬要出手

然而狐邦却突然轉身走到別的地方 東方珠不是蠹疍。

網? 東方珠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方才如果强行出手,豈不自投羅

突然,她聽到了一陣輕微的聲响!林中一片靜寂。 咕嚕咕嚕的聲音來自她體內 十數把火炬隱沒在林外 危機似乎離她遠去。 那是肚子餓的叫聲。

張恐懼而使她暫時忘却了飢餓的滋味。 她;她抖顫著,餓得發抖,發昏…… 現在,飢餓就像一條毒蛇般的噬捲著

她其實早就餓扁了,只因爲剛才的緊

香味! 她忽然聞到了一股味道

急遽摸索著。 東方珠像游蛇般的往前爬去,兩隻手

個紙包 就在狐邦剛才站立的地方,她摸到了

外 還有半隻鷄,烤鷄! 紙包不大,裡面有一個小羊皮袋,另

天,烤鷄-

拔開羊皮袋子的木塞,一陣酒香撲鼻 她差點高興得叫起來

東方珠早已迫不急待的湊上咀去,就要痛 此時此刻,有什麼比這個更珍貴的? 酒,美酒,天底下最美最甜的酒!

西!」她立刻想到了這個問題。 「不對,此時此地爲何會有這種東

來這裡。 是狐邦帶來的,而且是有意留給

無論是鷄或酒,它當然是不會自己跑

她的,他剛才其實早已發現她在這裡。 他爲何不殺她?而且還給了她食

「莫非食物裡有毒?」東方珠心裡這樣

他要殺我易如反掌,何須這般費事? 但是她馬上又推翻了這個想法:「不

圈子來毒害她。 絕對不是一件難事,犯不著兜這麼個大 東方珠的推測是對的,狐邦若要殺她

嚥的 她喝光了那袋酒,吃完了鷄,狼吞虎

> 方珠開始鎮定的思索起來 飢餓遠離她而去,體力慢慢恢復,東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自己氣滿力壯的時候逃離這座樹林? -現在,是否應該趁著追兵遠去

狐邦救她一定有目的的,目的在

她想著,忽然發現紙包裡有一張小紙

字條不大,由於樹林很密 ,月光透不

紙條上的字跡 進來,東方珠雖運足目力,却也無法看淸

楚了紙箋上的字 起一個小火堆;藉著微弱的火光,她看清 中沒有追兵之後,她迅速的掏出火摺子燃 不可行;往後走,「望夫崖」下 小心謹慎的四下張望了一下 往前走,有召總管, ,確定林

東方珠能確定那便是狐邦留給她的警示 短短數言,旣無上款亦無下落,但是

珠便弄熄了火堆,同時心中有了一個新的 把紙條丢入火堆中燃燒完之後,東方

改變逃亡路綫,往「望夫崖」方向

仍然起了一個大早。 南宮雪雖然昨晚睡得不太好,但是地

個吃早餐的客人,誰知道還有人比她更 她下樓來之時,滿心以爲自己是第一

那人是公孫長勝。

南宮雪有些驚訝,她以爲他跟公孫先

有禮貌的朝南宮雪招呼著。 生昨夜便已回去了。 「早,南宮姑娘。」公孫長勝起身,很

C15

南宮雪朝他微微一笑。

與妳共進早餐? 南宮雪本欲回絕,她本來就不喜歡同 「如果妳不介意, 」公孫長勝趨步向前 我是否有這個榮幸

陌生人吃飯,特別是陌生的男人,但是她 因爲她看到了公孫長勝眼裡的誠摯與

來昨夜我已和爺爺回去,半路上突然想起 祈盼,她不忍回絕。 公孫長勝殷勤的爲她拉開椅座:「本

坐下來,談吐斯文:「也忘記了跟妳道 有些事未做好,於是我一個人又折了回 「我忘記跟妳道歉;」他在南宮雪對面

妳道歉。」公孫長勝語音懇摯 我爺爺的魯莽, 麼,」南宮雪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應該代他向

,我幫了你什麼嗎? 南宮雪淡淡一笑:「爲何要跟我道謝

於妳,我才有機會同我爺爺溝通。」 「是的,」公孫長勝很認真的說:「由 「所以你請我吃飯?」南宮雪笑了起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來,是我首次隨心所欲,憑自已的意願 一杯熱茶:「最重要的,還是我長這麼大 「吃飯微不足道;」公孫長勝爲她斟上

「妳一定不相信,在認識妳之前, 我

爺爺從來是不讓我自行決定任何事情

臉與奮的望著南宮雪。 「南宮姑娘,妳吃點什麼?」公孫長勝 南宮雪相信,她領教過公孫先生。

一籠小籠包便可解決,但是公孫長勝却 南宮雪通常早餐很簡單,一碗鹹豆漿

條、燒餅、鹵肉……等等。 口氣要了一大桌,有甜粥、小米糕、 南宮雪詫異的望了他一眼:「你一個

人吃得下這許多?」 公孫長勝含笑道:「這是我有生以來

我生平首次請漂亮的女人吃飯,豈能草第一次憑自己的意思叫東西吃,而且也是

吃。 樓梯上走下來,便說:「正好,有人來幫 南宮雪想笑,眼角却瞥見白則七正從

久之後, 「幫吃」的人不只一個,白則七入座不 屈無忌也跟著起來了

落石出。」 「天下第一偷的大名,在下早已如雷貫耳 嗓子也特別大,尤其是他知道白則七也要 與南宮雪同行香江,更是顯得神情愉快: 他此刻看到精神奕奕,不但早餐吃得多, 一覺,總算昨天晚上一覺睡到天亮, 心儀已久,有你出馬助陣,此事必可水 這幾天來,屈無忌始終不曾好好睡上

酒,一面詳細的詢問屈無忌香江怪事的始 白則七有吃早酒的習慣,他一面喝著

「這件事,大概是我有生以來所聽聞

聲!

的最大怪事。」當他聽完屈無忌的解說之 後,忍不住這樣說。

下之大,眞是無奇不有。」

他望住屈無忌,忽然說:「屈兄,在

腰間滑過。

江, 下不才,斗胆毛遂自薦,懇請一同前往香 略盡棉薄,不知屈兄意下如何?」 「敢情是好!」屈無忌喜出望外:「人

抱拳過頭。

當然捨不得讓它被開個血窟窿

被利劍穿透,實在是一件殘忍的事。

東方珠的小腹非常美,平坦如滑,若

東方珠平常也以自己的小腹爲傲,她

南宮雪祗是淡淡的笑了一笑

尤其是見到金光萬道的晨曦,她簡直 一口氣。

她並沒有停下來,因爲離「望夫崖」仍

聲。 濕的氣味,耳中同時也聽到了隱約的海潮 炷香功夫,她已經從空氣中聞到了一股鹹 東方珠的輕功並不差,奔馳了約莫一

緊貼著你

近身短擊,招招搏命,就像幽靈陰魂般的

特別是他的劍法非常詭譎怪異,儘是

住你,所以大家索性都叫他陰不散。 他殺人的時候,就像陰魂不散似的緊緊盯

陰不散,其實本名叫陰大中,只因爲

容。

突然,她的笑容凝住一 ·望夫崖就快到了

多好辦事,公孫兄如此大義,在下謹代表

「南宮姑娘,」公孫長勝拘謹的說: 南宮雪疑惑的望著他。

汹汹的劍双。

這個時候,她已看淸來襲的人。 「叮」一聲,兩撮火花急竄。

「紅月幫」的「狙擊舵」舵主陰不

劍,而且也以最快的速度擋住了那支來勢

她已以最快的速度抽出肩後的長

走出樹林的時候, 東方珠忍不住長長

就有隔世之感

她那張美麗的臉孔不禁浮起一絲笑

同著他一舵的人馬。

當然不可能只有一個人來追殺她,必然夥自信她的劍法能嬴過他,問題是,陰不散 自信她的劍法能嬴過他,問題是

儘管如此,東方珠却不怎麼怕他

她聽到背後有一股輕微的衣袂飄空

她倏然轉身。

一旁的公孫長勝更是嘖嘖稱奇:「天

她吸氣,閃身。

一縷劍光斜斜的向她刺來!

銳利而冷森的劍鋒,非常驚險的從她

般的刺向她的小腹。

一劍落空,劍芒再起,又如毒蛇吐信

香江百姓先行致謝。 「那裡,那裡,屈兄言重。」公孫長勝

「妳不介意我加入吧?」

敗陰不散,却沒有把握在那些人趕到之前 她心裡不禁有點急,她雖然有把握擊 已瞥見不遠處數十隻人影正朝這裡急奔而

果然不錯,在她飛騰閃躍之際,眼角

殺死他。 如果是這樣,死的當然是她

種事關生死的大事, 她咬牙撲身,決定鋌而走險,搏個險 不過,有機會總得試試的,何况是這 怎可輕易放棄機會?

捲向陰不散的頭顱。 左肩的劍鋒,手中長劍挾著排山倒海之勁 她無視於陰不散那支即將刺到她

但是她要砍下他的腦袋。 這種生意,當然很合算。

她的如意算盤是:她挨陰不散一劍

只見他嘿嘿笑了兩聲,偌大的身軀已如耗 筆生意,他彷彿早已洞穿東方珠的心意, 可惜的是,陰不散不願跟她「成交」這

子般的滑了出去。 那些人已撲身而至 擊撲空,東方珠已無機會

東方珠豁出去了

驀然迴身揚劍,她以第一時間劈向當

先來到的兩名大漢。

栽了過去! 的熔嚎,帶著兩股熱噴噴的血箭,一下子 兩個魁梧結實的身軀,隨著兩聲凄厲

爲那批像海潮般湧來的狙擊手,最起碼也 消片刻她便要煙消雲散,永離人世間。 在卅個以上,她如果不繼續出擊,只怕不 東方珠沒有停下劍勢,她不能停,因

正當她手中那把利劍仍停留在敵人的肉軀 裡,尚未拔出來時,眼角的餘光已瞥見一 不過眨眼,一連放倒了四名大漢;但是, 道寒芒閃電般的疾撲而來! 她像惡虎撲向羊羣般的,手起劍落,

> 襲 陰不散已如陰魂不散的向她偷

劍鋒仍直指她小腹。 無論如何,她決躱不過那一劍。 東方珠憤怒,但却更駭懼。

利的笑意,嗯,也是死神的笑意。 他甚至呆住。 但是,他的笑意突然不見。 陰不散緊抿的唇角漾起一絲笑意,勝

因爲那一劍竟然又失敗一

然冒出了一個蒙面人。 蒙面人身手怪異,刀法高超,令人難 就在他即將得手之際,斜刺裡忽

以置信的接下了陰不散那一劍 回答是撲面一刀 「閣下何人?」陰不散橫劍喝問

把陰不散逼得連連後退…… 蒙面人不打話,手起刀落,一輪急攻

振 ,宛如出柙之母獅,威不可遏的連斃八 這個當中,死裡逃生的東方珠精神一

局勢迅速逆轉。

陰不散一看不對頭,心中已燃起開溜

魅般的射向蒙面人。 人如白鶴冲天般的猝然射起 只見他劍鋒在轉,陡然暴喝焦吼一聲 同時,左袍袖猛揮,兩支袖箭已如鬼

般的飛撲向陰不散 東方珠眼明手快,豐滿的嬌軀像怒矢 陰不散已急急逸去

森冷的劍氣直指他背心

蒙面人横刀挪閃。

然降下,然後反手一劍,狂刺而出 東方珠冷笑。 陰不散大驚,一個「千斤墜」把身形猛

鋒, 脚踏七星,已封住了陰不散的去路 突聞她嬌喝一聲,人劍合一,劍走偏

陰不散狂吼如雷。 可惜這股力量仍然擋不住東方珠凌厲 困獸之門,往往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他左衝右撞,像一頭被困的野獸

的攻勢。 陰不散極力反擊,却無法避免漸露空

負已定。 與人交手,只要空門一露, 就等於勝

除非對方不是高手

抓住了這稍縱即逝的機會。 東方珠算得上是高手,最起碼她已經 殺死陰不散的機會。

般人看來要結實健美,而無一塊贅肉 陰不散的小腹其實也不錯,至少比一 她手中的劍直指陰不散的小腹。

當她美麗的唇角樣起一絲殘忍的微笑之時 陰不散同時發出一聲凄厲的條嘷! 可惜東方珠毫無憐「腹」惜「肉」之心, 他親眼看見自己可愛的小腹被東方珠

湧而出-劍穿透! 他還看見嫣紅瑰麗的血像噴泉般的迸

「東西」奪腹而出一 陰不散更看見了不知道是大腸還是小腸的 尤其是東方珠把劍用力抽回來之時

究竟是大腸還是小腸? 陰不散不知道,永遠也不知道。

> 因爲他已經死了 死人怎分得淸大腸小腸?

死的不只他一個。

全死光了。 就在他死後沒多久,他屬下的一舵人馬也 如果他地下有知的話,他一定會知道

那當然是東方珠和那個蒙面人的傑 死得光光的,一個也不剩。

那個蒙面人究竟是誰? 東方珠不知道,也沒有問,因爲他已

東方珠當然也扭著水蛇腰肢跟上去 「望夫崖」是她唯一的生路

望夫崖。

是後人便稱這塊險灘爲「望夫崖」。 苦,以身殉海,一縷芳魂化做無限恨;於 其夫早日歸來。日復一日,丈夫依然未歸 日落黃昏時,便佇立這塊險灘上引頸呼喚 ,結果,做妻子的終於熬不住相思孤寂之 ,却一去不回,妻子日夜盼望懸念,每當 因生活所迫而告分離;丈夫出海謀生 據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對苦命的夫

來找船的 夫可望,因爲她根本就還沒出嫁,她只是 照講,這個地方不應該有船,那自然 她當然不是來「望夫」,就算她想也無

東方珠來到了望夫崖。

是狐邦事先安排的。 蒙面人身手俐落的帶她到崖下隱密處

,那裡果然有一條小船

C16

這個時候,東方珠已知道蒙面人是誰

「狐堂主 ,謝謝你救了我。」東方珠長

C17

狐邦,紅月幫的第三把交椅人物, 蒙面人解下面巾,果然是狐邦

很得表叔的賞識,與召總管同被視爲紅月 是舞得一手好刀法,在江湖上很有名氣, 子短小精悍,頭腦冷靜,反應靈敏,特別

妳很聰明,妳大概知道我爲什麼要幫妳逃 睨著他,不發一言。 生的機會等於零。」東方珠神色冷峻的斜 啞而低沉:「若非我幫助妳,我想,妳逃 狐邦撫了撫面頰,緩緩道:「其實,

的牽動了一下唇角 走吧?」 東方珠仍然沉默著,只是皮笑肉不笑

他又說:「妳說是嗎?」 眼眸裡飄忽著奇異的眼光,抖了抖喉結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狐邦細小的

的又道:「你現在就要? 「是的。」東方珠淡淡一笑,接著生硬

我還有機會嗎?」 來,我一直都想要,如果妳再不肯給我 「是的。」狐邦臉上有了笑意:「幾年

東方珠沒有說話。

走進擱在岸邊的小船上。 她緩緩解下肩後的劍鞘,然後慢慢的

的緊盯著東方珠 狐邦也不再說話,兩隻眼睛瞬也不瞬

的扣子,像牛奶般的凝白肌膚躍然入眼! 狐邦的心跳加速,呼吸也加劇。 東方珠已經躺下,且也已解開衣襟上

滾 邦只覺心搖目眩,小腹丹田之氣陡然翻當東方珠解開朱紅色的肚兜之時,狐

性的乳峯之時,他瘋狂了 當他觸摸到她那兩座柔軟而又具有彈 接著,他像野獸般的撲向東方珠

世上有什麼東西比這更好? 他覺得一利間擁有了全世界。

他目光銳利的注視著東方珠,聲音沙

狐邦的喉嚨發出一陣低沉的怪聲, 像

跳出 突然,他那細小的瞳孔倏地睁大! 他急急的脱去身上的衣服…… 一撮森寒的劍光,彷彿從地獄深淵裡

的 他反應得很快,他已經閃過了那當頭 狐邦全身的神經驀然緊縮-

的直劈狐邦喉結! 東方珠的第二劍又毒又狠,像魔鬼似 可惜的是,他躲不了第二劍

劍,用手擋。。時被棄置在地上了,但是他仍然去擋那一 狐邦手無寸鉄,他的佩刀早在脫衣之

劍光閃過,响起兩種聲音

手骨斷折與哀號聲。

而去! 溫馨乳房的手,濺起幾道血箭,猛地飛脫 狐邦那隻手,那隻剛剛撫摸過東方珠

狐邦哀嗥著,驚悸的臉孔痛苦的曲扭

忘恩負義的婊子! 跟蹌急退,他顫聲狂吼:「東方珠,妳這 著,眼中的慾火變成了怒火,搖晃的身子

夷與不屑:「你以爲我會相信你?你眞以 你應該瞭解我,我喜歡跟男人上床,但是 直得不到我?其實我們共事這麼多年來, 爲我東方珠是婊子?如果我是,爲何你一 「色字頭上一把刀,你應該早就想到的 鈕,好整以暇的睨著滿身濺血的狐邦 絲得意與譏誚,她單手繫好肚兜、扣上衣 她的語音除了冰冷之外,還有幾分鄙

嗎?就算妳不肯跟我好,妳也不該殺我 :「我已經付出了代價,我救了妳, 不是

「你知不知道你有一 她自問自答:「你是個聰明人 東方珠緩緩走上前來, 個令人討厭的毛病?」 冷冷一笑:

手法,誰都想得出來的,何止是你?」 邀功,既得魚又有熊掌,這種兩全其美的,然後將我一刀殺死,拿我的腦袋向表叔 的內體;」東方珠臉罩寒霜:「得到我之後

譏諷的笑:「你太自負了,太自以爲是了 你始終認為我是婊子,始終認為我是笨 」東方珠朝他露出一個微笑

一擊得手,東方珠冷艷的俏臉泛起

是我最討厭的男人之一。」 決不與不喜歡的男人上床,你狐邦,正好

「但,但是……」狐邦怨毒的瞪視著她

不知道你的詭計?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救我爲這樣,你却把別人當作優瓜,你以爲我她自問自答:「你是個聰明人,也因

「你一直想佔有我,你一直想得到我

蛋,所以根本沒有想到我會注意到這條小

逃生? 船上,完全沒有食物,我如何能靠這條船

狐邦霎時臉如死灰,一句話也說不上

之痛,熔然一笑,道:「妳殺了我吧。」 血一直在大量的流,狐邦熬不住椎心 東方珠冷漠的搖了搖頭:「我爲什麼

的一舵人馬,憑我一己之力,無論如何是 手裡?表叔肯相信你嗎?何况還有陰不散算你能活著回去,你如何自圓其說敗在我 會相信我有逃出重圍之能力,不是 「你其實已經死了 」她接著說 :「就

私下暗中助妳逃走。」 狐邦熔笑:「是的,他一定會懷疑我

一笑,長劍歸鞘。 「所以根本用不著殺你。」東方珠淡淡

但是,她突然又拔劍。

訴妳,妳那對軟玉溫香新剝鷄頭肉,是我 雖然死在妳劍下,不過我還是很高興的告 因爲狐邦倏地向她猛撲而來 飛撲當中,他狂笑著:「東方珠,

劍鋒驀地一偏,砍下了他另一條臂膀! 狐邦悲號著跌飛出去。 東方珠陡然憤怒,原本刺向他咽喉的

一生中所見過最美好的

,我死

而無

「狐邦,你笑吧,我看你得意到幾

的殺機:「我要一劍一劍殺死你。」 狐邦在地下翻滾着、掙扎着、雙腿一 東方珠那雙美麗的眼睛射出一股殘忍

瘋狂的獰笑着:「騷婊子,妳,妳……我 不成人形,渾身浴血,形容恐怖,只見他避,一個鯉魚打挺又站了起來;但是他已 我就知道妳喜歡慢,慢慢來……慢慢的

慢慢來,讓我看看你的功夫如何……」 殘酷笑意:「不錯,老娘我最中意的就是 肯,她緊抿着咀角,泛起一股貓戲老鼠的 激她給他痛快的一劍,可是東方珠偏偏不 他竭力的諷辱着東方珠,其實只是想

話聲中,狐邦瘦小的身子又栽了過

立的撑着搖搖欲墜的身子,他怨毒的瞪視 他立刻又彈跳了起來,金鷄獨 他失去了一條腿。

我……老,老子偏不讓妳如願。」 着東方珠:「臭婊子,妳,妳想慢慢享受 他目眥欲裂的撲身而出。

邊一塊長滿青苔大岩石。 這回,他不是撲向東方珠,而是他身

石上發出「波」的一聲,腦袋與腦血飛噴一 狐邦悶哼一聲,圓滾滾的腦袋撞在岩

糊的屍體,好一會,呸的一聲,往地下吐 一口口水。 東方珠面無表情的瞪視着狐邦血肉模

血腥的戰鬥暫告一段落

東方珠在猶疑着。 危機卻依然存在着, 而且愈來愈濃

> 絕敵不過召總管;後者的危險性,東方珠 何況船中全無食物? 也清楚,一葉孤舟如何渡得了汹湧波濤?

片風平浪靜,如果運氣夠好,應該是可以 理由是:今天的天氣特別好,海上一 最後,她的選擇是後者

腹, 主意打定,東方珠便拖船入海,開始總比死在召總管劍下好得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萬一葬身魚 階段的逃亡生涯。

夕陽西下的時候,南宮雪一行人抵達

久前,對街豆腐舖的陳老爹剛剛斷了 屈無忌的妻子尹美岱告訴他們,就在 甫一下車,他們便開始忙碌起來。

他們立刻趕過去,陳老爹的屍體仍有

來似的,有幾分恐怖的味道。 屍體浮腫發黑,彷彿從染墨房裏掏出

發黑,必然是中毒的現象。」 「毒,」白則七首先開口說話:「屍身 每個人都很仔細的審視着屍體

但是我找不出毒源來自那裏…… 疑點:「我當初也懷疑這是中毒的現象, 「問題是,毒從那裏來?」屈無忌提出

有人中毒,有人不會?」 的是,如果香江是受到毒侵襲的話,爲何 頓了一頓,他接着說:「更令人不解

個字:「慢性毒。」 公孫長勝提出他的看法,他只說了三

前者的危險性,東方珠是知道的,她 一是衝出那片密林,一是乘舟渡海。

> 它可以長期潛伏在人體內……」 「不錯,」白則七接口:「有一種毒, 「慢性毒?」南宮雪掠了他一眼。

你這麼說,莫非全香江的人都已中了慢性 不等他說完,屈無忌倏然變色:「照

的人豈非要死絕?」 「如果是,」他驚惶的接着說:「那全

種推測假想吧了。 「現在言之過早,」白則七說:「只是

着這個假想去尋求毒源來自何處。」 果。」公孫長勝顯得很冷靜:「我們不妨順 「有假想才能求証,有求証才會有結

南宮雪的腦筋轉得很快,她說了兩個

「水源?」屈無忌問:「爲什麼水源有 白則七側首望住她:「不錯。」

公孫長勝回答了這個問題:「近海的

是不吃海水的,不是麼? 魚獲突然死去,說明海水有毒……」 的應該只是魚而已,人又爲何會死呢? 屈無忌插口問:「如果海水有毒,死

淡水,淡水流入海,所以魚都遭殃 「是的 屈無忌張了張口,說不出話來。 ,」白則七點點頭:「人吃的是 0

比常人發作得快……」 是因爲他們的體能比較弱,體內的慢性毒 而且那些突然暴斃的都是年長老翁者,那 :「我明白了, 爲何胎兒一個都活不了, 他那寬廣的額角突然冒出了顆顆冷汗

大家都說不出話來。 如果這推測屬實,太可怕了

大胆假設,小心求証。

去。 個方法,趁着天未黑以前,他獨自溜了出 究竟是否食水有問題?白則七想出

七八隻活生生的小雀鳥 蓋茶功夫,他又跑了回來,手裏捧着

霧水 「你這是幹嘛?」屈無忌被他搞得一頭

水 白則七含笑說:「麻煩你給我一碗清

屈無忌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是如何抓的?」 望,忍不住問:「這些鳥兒毫毛未損,你 公孫長勝趨前去接過部份雀鳥,望了

功飛得比鳥還快、還高,便不會問這個問 南宮雪淡淡道:「你如果知道他的輕

公孫長勝驚異的望着白

碼的條件便是跑得快,否則豈不成了坐牢 白則七瀟洒一笑:「一個小偷,最起

這時候,屈無忌從尹美岱手中接過

白則七 捏開雀鳥的咀巴,屈無忌便把

水餵到牠們阻裏。 不到片刻,那些雀鳥竟皆死去

事實很明顯,水源確是有問題。 大家的心立刻往下沉。

南宮雪問屈無忌:「香江的水源有幾

屈無忌凝聲回答。 「只有一處,來自大亞悲的東江水。」

自然不可能跑那麼遠去汲水 江水,但是離此有一、二十里路程,人們江水,但是離此有一、二十里路程,人們的妻子尹美岱說:「還有一處西 屈無忌不知道,他不是香江土生土長 「沒有其他的水源了麼?」白則七問。

C 19

屈無忌搖搖頭,不過尹美岱告訴了他 白則七轉首問屈無忌:「你知道西江

之後,他便明白在那裏了。 「事不宜遲,你快帶我們去吧。」白則

七立刻催道。 東方珠此刻眞是後悔極了

女;現在卻兇得像潑婦 沒多久前,海仍是乖乖的,乖得像處

就要吞沒了東方珠的小船 駭浪,高捲的浪潮宛如海怪的巨舌,幾乎 原本平靜柔順的海面利時間變成驚濤 原來,海也和女人一樣,是多變的

搞不清了。 控制小船的能力,幾番掙扎,她連方向都 ,卻看來一點用也沒有,她根本就失去了 她已全身濕透,儘管她努力的划着獎

主宰一切的。 這時候她才知道,萬物之中人並不能

八永遠門不過大自然。

任由海狂嘯、浪翻飛。 相的人,於是收起了獎,乾脆躺了下來, 既然鬥不過又何必再門?她是個很識

被吞噬覆滅-像一片飄零的枯葉,在洶濤惡浪中隨時會 船雖然新,而且堅固,但此刻看來就

放棄了掙扎,她心中反而覺得平靜多

再也沒東西覺得可怕的了 她已經看開。 人如果看開了生與死,世界上就

她的出身不算差,父親東方港昔前在

自古征戰幾人回,戰火粉碎了她的初戀。 人因被朝廷征夫,遠調至關外塞漢作戰 是鄰家長她幾歲的俊美小伙子,男歡女愛 十五歲那年,早熟的她有了初戀情,對象 她樂觀、進取、豁達的個性;不幸的是, 東方珠的童年在歡笑中渡過,所以塑造了 小的布莊,不愁吃穿,日子過得挺貼實。 江湖中薄有名氣,成親後開了一家不大不 ,這本是件好事,可惜情海生波,初戀情

疾病扼殺了她的婚姻 惜未及過門,未婚未忽焉罹染惡疾暴斃; 及後,她被許配鄰縣一家名門旺族

命運,這就是命運,她開始相信。 迷信與無知,是人類永遠最大的弱

容易的事, 某些時候,作爲一個女人本就不是件 於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她選 她開始被認爲是「不祥的女人」 何況是一個不祥的女人?

擇了她自己的路 江湖路,遠又長,大概是世界上最難 走向江湖。

但是她走得不錯。

學來的不錯武功,最主要的是她的腦筋聰 這不僅是因爲她有一身自小從她父親

任何行業,即使是講打講殺的險

立萬,絕非是件易事。 惡江湖,若無機智過人的頭腦,欲想揚名

更重要的是,她還是個「非常女人」的

使人覺得陌生 所以,東方珠三個字,在江湖上並不

所以,她被野心勃勃的紅月幫吸收為

重要人物。 她其實可以算是一個很成功的女人。

可是,她爲何背叛了紅月幫?

「她爲何背叛了紅月幫?」

紅月幫? 他不明白的是:「她爲何能活生生的逃離 這個問題,表叔其實早已知道,但是

到他的憤怒。 無表情,但是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得 他說這句話時,雖仍一如往常一樣面

幫主,她是從海上逃的。」 不敢開口說話,但是召總管卻說了:「稟 「海上?」表叔平視着他:「她那來的 他憤怒的時候每個人都怕,而且也都

而且還把他們殺得一個不剩?」 接着說:「她如何能突破陰舵主的封鎖? 「就算她早就佈置好了船,」表叔很快

撮厲光:「居然連狐堂主也不是她的對手 難道一夜之間她成了三頭六臂的魔 頓了一頓,細小的三角眼暴然射出一

「據屬下判斷,狐堂主有通敵之嫌。」 這樣才能洗淸他辦事不力的嫌疑,他說: 召總管垂首回話,他不能不說,唯有

> 滿意他的回答。 「他如果通敵,又爲何身死?」表叔不

己說了 偷鷄不成,反招來殺身之禍,是不 召總管來不及開口 「想必他是想染指東方珠的美色 ,表叔卻已接着自

筋更快。 最佩服的不只是表叔的刀快,而且他的 」召總管的頭垂得更低了

表叔緘默。

股威嚴。 他不說話,誰也不敢說,他就是有這

表叔抽着煙:「現在,你打算怎麼 淡淡煙霧,緩緩昇起。

召總管舐了舐乾燥的唇角:「屬下發

現她往海上逃的時候,本欲着船下海追殺 可惜海上風浪大起,不適宜航行……」 「你認爲她會葬身海底?」

乎對表叔的問話早有準備,其實像他這種 下從風向與潮水的判斷,不管她是活是死 性摸得一清二楚,他不慌不忙的說:「屬 能受主子信任的人,自然對主子的脾氣個 必然會飄流至香江的方向,所以已着人 「如果她夠運不翻船而死,

見人、死見屍,必能呈上叛徒的首級。」

「如果葬身魚腹呢?」表叔問。

「那麼屬下就刮開那條魚腹。」召總管

語氣肯定的應了一句

表叔沒有再開口。

他欣賞辦事能力高的人。 他很滿意。

辦事效率最高的人了 而召總管無疑是紅月幫中除了他之外

向晚的時候,他向表叔提出了最新的 召總管的確是個做事能力高强的人。

「是不是發現了東方珠的屍首?」表叔

「但是我們發現了比這更重要的消息。」 「目前仍無所獲。」召總管稽首回答・ 他臉色頗爲凝重的接着說:「江湖中

已有人來到香江,開始調查中毒的事。」 「誰?」表叔瞇了一下三角眼。

以及公孫世家的六全公子公孫長勝。」 外一個是高來高去的天下第一偷白則七, 「據說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南宮雪,另 「他們怎麼會來?

「屈無忌請來的。

召總管補充說:「屈無忌是香江鎮上

過了一會,他問:「他們可曾查出了 每當他在思索事情時,他習慣沉默。

江水源有毒……」 召總管垂手肅立:「他們已發現了東

們做了些什麼處置?」 他只說了一句,表叔已截口問:「他

C 20 水,驗明無毒之後,着令全鎮的人禁用東 「他們立刻到離香江十幾里外的西江

江水,改用西江水。」

「第二步驟當然是查東江水爲何有毒 「這是他們的第一步驟。」召總管說:

查到大亞悲來。 「他們如果沿着東江水追查,必然會

「如果查到了大亞悲,便會發現我們 「因爲大亞悲是東江水的源頭。

煉核屋的秘密。-「如果揭穿我們的秘密,則我們紅月

的圍剿。」 林的公憤,無論如何我們是敵不過全武林 :「因爲秘密被揭露之後,必會引起全武 他抽煙的速度看來,他內心是相當緊張的 幫無法再生存下去。」表叔開始抽煙,從

非常嚴重的事實。 召總管靜默,表叔說的是事實。

它犯了什麼衆怒? 紅月幫的秘密是什麼? 寧可犯天條,不可犯衆怒。 犯衆怒的人是絕對活不下去的

表叔當然是個冷靜的人。

召總管:「你覺得這件事該如何處理?」 表叔沒有立刻回答,停了一下他才說 召總管沉吟着:「殺!」 他放緩了抽煙的速度,淡漠的注視着

「很難。」召總管搖頭回答。 「很難是什麼意思?」

不露痕跡,有把握?」

重損傷了本幫的作戰能力,若想不着痕跡叛逃。」召總管低聲說:「這些變故無疑嚴叛逃,」 乾淨俐落的殺死南宮雪那幫人,恐怕力

有未逮。」

除了屬下之外,應屬柯尼與甘天, 以重用。 而在於將之精;目前本幫可用無多, 他接着說:「一幫之力,不在於兵之 餘皆難

「你漏了一個人。」

「誰?」

得幫主恩准釋放,南宮雪死定。」 召總管瞳孔倏地一亮, 洪聲道:「若 「江艷青。」

南宮雪靜靜的坐在海邊。 *

風,吹高了海浪,也吹掀了她的髮

女人味 海邊獨坐的女人,總是有一股味道的

她, 愈來愈有女人味了,至少白則七

就這樣認為。 他悄悄的走到她身邊,坐下。 「妳喜歡海?」他問,聲音很輕,很

心要打破沉默,又問:「妳不喜歡海?」 似乎就像那浩瀚的大海,深不可測,他一 孤傲、冷漠、高不可攀。白則七的感覺她 睛凝視着海面;月光下的她,讓人覺得她 南宮雪兩手抱膝,膝蓋頂着下巴,眼 南宮雪卻用眼角瞄他:「你不喜歡

他仍然開口:「我喜歡聽妳說話。」 這個軟釘子令白則七有些氣餒,

「即使在我不想說話的時候?

不想說話的時候,我仍然想聽妳說話。」 白則七想了一下:「是的。即使在妳

他有力的補上一句:「屬下保証

南宫雪望著他, 眸光冷冷 他忽然問:「妳知道爲什麼嗎?」

「我知道。

白則七,竟是公孫長勝。 說這話的人不是南宮雪,當然也不是

白則七則瞪著他。 誰都想不到他會出現,南宮雪望著他

「你爲什麼知道?」白則七那雙星也似

的眸子寫滿了對他的介入十分不悅。 公孫長勝只是對他笑笑,然後在南宮

雪另一邊也坐了下來:「因爲我也喜歡聽 她說話。

豈非無趣得很?」她掠了掠被風吹亂的頭 喜歡聽?」「既然如此,如果我再不說話 的聲音是這麼悅耳,否則怎會有這麼多人 任務算不算完了呢?」 香江的人只要不吃東江水便沒事,我們的 髮:「現在,我們已經查出東江水有毒 南宮雪忽然笑了起來:「原來我說話

我們尚未知道東江水爲何有毒, 雖可食用西江水,畢竟這只是權宜之策 「當然沒完。」白則七說:「香江的人

捕,香江也就一天繁榮不起來。 的毒一天不清除,香江的人便一天沒魚可 「不錯;」公孫長勝接口道:「東江水

「是什麼毒?」 「好端端的水爲何有毒?」南宮雪問:

白則七與公孫長勝沒有開口

因爲他們也都不知道。 南宮雪說:「如果我們無法確定是什

麼毒,如何查得出水源爲何有毒? 「這是兩碼子事,」白則七不以爲然:

出水中有毒。」 們追查毒源的困擾,但並不表示我們查不「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是何毒,固然增加我

C 21

法去追查毒源。」 :「我們可以用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方 「我同意這個看法,」公孫長勝點點頭

「什麼方法?」 南宮雪問

源追查,便可知道爲何有毒了。」 南宮雪同意他的看法 白則七搶著說:「順著東江水,往水

龍精,手脚俐落的來到了海邊。

他直趨停泊著無數漁船的碼頭,嫻熟

、揚帆、駕船出海。他雖然不是漁

中有垂死的人待救之時,他立刻顯出虎猛

,甚至有些許的不高興;但是當他知道海

在這次的行動中,無疑都表現得很出色; 她發現,無論是白則七或公孫長勝

南宮雪喜歡有腦筋的男人。

她承認他們都是很有腦筋的男人。

成了

一等一的駕船高手。

民,但久居此地,耳濡目染之下,自然也

小船在飄浮着。 尤其好,他們幾乎同時發現海洋中有一條 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不僅腦筋好,眼力

一個人伏在上面。 船其實已翻覆,却沒有沉,而且還有

有覆滅的可能。 風急浪高,載浮載沉的船與人隨時都

慢了下來?

適應環境,南宮雪定定神,問:「你怎麼

不過學武的人畢竟要比常人來得容易

每個人腦中同時有一個反應:救人 大家都站了起來 如何教?

他們都不是海邊長大的人。

連屍身都找不到了。」

萬一來個碰撞,到時候別說救人,只怕

屈無忌回答:「浪大風勁,若不減速

都不是了,只怕連魚蝦都不如啦。 在陸地上你是英雄,到了海面上也許什麼 陸地與海上是截然不同;或許

輕功,用最快的速度與最短的時間把屈無 是白則七,他已展開他那睥睨江湖的絕世 他們都是反應很快的人,特別

> 麼丁點的小船出海,真是不知死活… 在這麼夜黑風高浪强的時候,竟有人搭這

好像什麼事都有女人的份;真搞不懂,

撇了撇唇角, 喃喃的又說:「這年頭

屈無忌極目望去:「不錯,是女人。

則七接口道:「好像是個女人。

了渾身是勁的結實肌肉,然後又快速的脫

他咀裡嘟噥著,已脫下了上衣,露出

症」,所以他了無牽掛的入夢溫柔鄉。 美的一夜,因爲到底已查出了香江的「怪 屈無忌本已摟著他那美麗的老婆睡覺 。大半個月來,今晚是他覺得特別甜

白則七把他叫醒的時候,仍一臉惺忪 卻一點也難不倒屈無忌,只見他嫻熟精湛 海雖然呼嘯著,浪雖然捲撲著,但是

的游水功夫沒幾下便已接近那條小船。 衆人喝采。

都相信他可以救起那女人。 因爲屈無忌已抓住那女人的衣領,誰

但是,誰都沒想到屈無忌却因此而喪

誰都沒有想到一

事實上,就算南宮雪他們想到也無濟

命運。 最起碼, 他們改變不了屈無忌被殺的

一個不小心撞上小船,豈非功虧一簣?

看看將近小船,他把速度放慢,深怕

在陸地上倒不覺得怎樣,一旦入海,

見那原本看似奄奄一息的女人忽然一個側 身,劍光一閃,然後就是一個頭顱飛起! 南宮雪的瞳孔在急劇收縮著,她祇看

雪等人胃裏一陣翻騰,幾乎便想嘔吐出 只覺風强浪勁,劇烈的頭簸搖晃,令南宮

牛眼,充滿著驚愕與不解。 月光下,依稀可見他那雙如銅鈴大的

屈無忌的頭顱!

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爲何被殺

· 「屈無忌!我一定替你報仇! 南宮雪也一樣,她血脉賁張,

見他的屍身! 不見她的叫聲了,一排大浪翻起,早就不 她叫得很大聲,

向海中的女人!

南宫雪拔劍的時候,人已像箭般的射 ,除了驚愕與不解之外,更有强 可是屈無忌應該是聽

她的速度很快,拿捏得也準,可惜她

裡… 下長靴,噗通一聲,躍入波濤汹汹的水

大海裡。 那個女人一個縱身,忽然消失在茫茫

裡時,她立刻知道自己已上當了。 南宮雪不識水性,當她掉到冰冷的海

小船的四週忽然冒出了五個人頭。

活生生的人頭。 而且每個人手裡都拿著一支峨嵋分水

個全身濕漉漉的精壯大漢! 但就在這個時候,船舷兩側突然寫出十幾 躍起身形的時候,他們也雙雙飛起身形 雪是知道的, 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當然也知 他們的反應其實並不慢, 分水刺是在水裡最厲害的武器,南宫 就在南宮雪

水般的撲向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不過刹那 ,便已封住他們的去路! 只見他們個個手持利斧,彷彿猛龍出

南宮雪一連嗆了幾口又冷又鹹的海

是活得最久的人。 她,越危險的時候,越冷靜的人往往也就 畢竟她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經驗告訴

切的躍入海中,也因爲這樣才會墮入敵人 剛才因爲不夠冷靜,所以才會不顧

蹬,筆直飛回漁船! 她很快的攀住翻覆的小船 人已如游龍般躍上船底

在水中,她沒有自信打敗有備而來的 她這個選擇是明智的。

人;如果能飛回船上,無疑情况會好

足,

未及船舷人已往下墮。

顯然是她起脚略嫌倉促,勁力拿捏不

在間不容髮之際抓住了南宮雪另一隻手

一劍斬斃一條大漢之後,立刻衝向船舷

這個時候,幸好白則七眼明手快,他

起半天來高。 時向她胸膛劈來 南宮雪咬牙,劍出如風,兩道血箭標

們的對手顯然更不差,不說南宮雪,單是 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便已各斬敵五、六名之 來襲的大漢其實武功都不弱,但是他

不過半刻,利斧大漢只餘四、五人而

「不要全殺光!」南宮雪大叫:「留幾

是爲了留條綫索。究竟那幫人爲何要殺南 留活口自然不是爲了對敵人慈悲,而

捉,問題是那些大漢突然全都躍入大海, 所以他們放緩劍勢,準備來個生擒活 這一點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當然知道。

大家不禁怔住。

中的敵人,只見白茫茫的浪濤,那有敵人 的踪影? 南宮雪不死心,奔到船頭,欲尋找水

這不是她所長,再說船上有白則七與公孫點,最起碼她不用在水裡與敵撲殺,畢竟

長勝,力量總是大些。

可惜她不能如願。

她自責 她在想:她將對柳花花如何交待? 眼中的淚,終於滾下來。 放眼只是一片海濤,醜陋的海濤。 她想搜尋屈無忌的屍體。 她的眼裡居然有淚。 南宮雪臉色鐵靑。 | | 屈無忌是柳花花的朋友。

白則七歎了口氣, 他遞給她一條絲

「這不是妳的錯。

南宮雪沒有去接。

公孫長勝立刻挨近她:「妳沒事吧?

南宮雪沒有回答,因爲有兩門利斧同

南宮雪藉力換氣,一個觔斗,已翻上

白則七挨近她,他想爲她擦濕淋淋的 她任由頭髮濕著,眼眶濕著、全身濕

髮絲…… 可是他突又奔向船舷。

他們發現船在慢慢下沉! 公孫長勝與南宮雪也變色。 當他低頭往下望時,他臉色變了

中求活力挣扎

水裡的敵人弄破了它 船舷已傾斜 船不會無緣無故的往下沉,自然是因

風帆的繩頭。 ,驀然凌空拔起,刷刷幾劍,斬斷了繫著 公孫長勝沉著氣,望望船桅上的風帆

一陣風打來,船幾乎側翻過去。

吹入海中,於是船下沉的速度減慢了些。 然而船終究還是會沉的。 但見嘩啦一聲大响,偌大的帆立刻被

果沉下去的話,就算他們識水性,也找不 早就見不著岸邊是何處,換句話說,船如 控制之下,不知什麼時候竟已飄出海來, 這個時候,他們才發現這隻船在無人

笑:「老實告訴你,我的確不喜歡海。」 南宮雪終於歎了口氣,望著白則七苦 何况水裡仍有等著他們落水的敵人。

我們不需要喜歡它,只要不怕它便夠 個時候的海誰都不喜歡的,不過沒關係, 公孫長勝走上前來,對她微笑:「這

們終究要被海淹死,就算不,也將死在海 南宮雪望住他:「那有什麼分別?我

該可以不來的,你爲什麼來?」 南宮雪對他淺淺一笑,又說:「你本

「妳知不知道敵人爲何能在海裡來去自 公孫長勝沒有回答,只是淡笑著問: 南宮雪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多餘,不過

她還是回答了:「那自然是因爲他們識水 「懂水性自然是原因之一;」公孫長勝

說:「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身 上穿有羊皮氣袋。」 南宮雪恍然:「怪不得他們個個看來

上身魁梧得出奇,原來是穿著羊皮氣 南宮雪這時候才想起,當她把劍尖刺

> 進敵人的軀體之時,會有嗤嗤的聲音响起 原來那是漏氣的聲音。

連他們身上的羊皮氣袋也戮破了。」 口氣說:「可惜在我們殺死他們的時候, 南宮雪的心立刻下沉 「這個問題我知道,」白則七忽然歎了

破了的氣袋,無論如何是不能用

具屍體,個個氣袋都破了麼? 但是她很快問:「難道甲板上的十三

巡梭了一遍。 咀中說著,兩眼快速的在敵人的屍身

最後,她苦笑。

應該專挑他們的咽喉才對。」 「早知道,我們不該專刺他們的心膛

這句話南宮雪沒有說,因爲這已是一

能顯示出你的愚蠢。 此時此地,任何一句多餘無用的話只

個問題?難道,難道你已想出了萬全之 話:「你旣已明知氣袋已破,爲何仍提這 南宮雪不蠢,她立刻問了一句有用的

僅沉著穩定,而且老成:「我的意思是說 「世上無萬全之策;」公孫長勝看來不

海裡的敵人有氣袋,完整的氣袋。 他頓了一頓,說:「我們這一次出手

到他們的羊皮氣袋。」的頭部與下部位出手,那麼我們便可以得 再也不能刺他們的胸膛,一定要挑他們

羊皮氣袋,我們便不必担心屍沉大海;問 白則七皺眉:「方法是不錯,得到了 他强調一句:「完整的羊皮氣袋。」

「但是在海裡,敵人有氣袋,有分水刺, 攻擊力無疑要勝過我們,只怕我們不是對

狙殺我們,現在敵人也認為只要船一沉我「就是因為這樣,敵人才要在海中設圈套「關鍵就在這裡,」公孫長勝緩緩道: 這個心理,來個死中求活!」 們便死定了,所以我們必須狠狠抓住他們

船舷的傾斜度愈來愈大。

船將沉的滋味是什麼?

甚至你根本就來不及害怕恐懼便已死 因爲死得快,痛苦自然就減少。

會有人說:殺頭不過碗疤大,

特別是在大海中等船沉沒而死,那種 但是,等死的滋味就不一樣了

驚悸、駭懼、恐怖!

那是一定的。

「死中求活」的辦法? 江艷青不相信。 在這種情况下,公孫長勝究竟有何 題是,我們能得到麼,我們有把握在海裡

「在陸地上我們能;」南宮雪有同感・

高捲的浪頭甚至已打溼了甲板。

死,雖然不會太愉快,可也不會太痛苦。 入你的咽喉,結果當然是一死;但是這種

則七、公孫長勝有活命的機會。

絕對沒有。

她在向表叔呈上這宗狙殺計劃時,便

她不相信在這種情况下,南宮雪與白

已力陳這點。

船沉沒之時,也就是南宮雪告別世界

自信。

看,無疑是個非常特出的女人

但是如果從她做事老練、行事果斷上

從裝扮、服飾外表看去,她是一個舊

江艷青。

*

這種人通常對自己有一股堅定不移的

間有自負、眼高於頂的神態流露,所以

也因爲她對自己太過自信,難免顧盼

在紅月幫中雖受表叔的倚重,却不得同事

如果一箭射中你的腦心,或是一劍刺

這種死,其實也是滿暢快的,否則怎 八年後又

滋味絕不令人感到愉快的。

第一個運回貨品,以求高價脫手。 疑能爲紅月幫賺取一筆非常可觀的財富。 品非常搶手,如果能及時搶先運回來,無 易成功,很多人不瞭解這一點。 載取包種烏龍茶與蔗糖,當時這兩種貨 這件事理應難不倒辦事能力極强的江 去年重陽,表叔著令她遠赴嶺南武夷 沒有人緣的人比沒有才能的人更不容 江艷青不瞭解,所以她失敗了

誰都相信她一定可以從衆多競爭者中

她表現出驚人的效率。 果然,從出航、搜購、裝船到回航,

問題却出在她底下的人,由於她的要

起了部份人的不滿。 求極爲嚴苛,不容部屬有任何差錯,而引

的時候,有人耐不住航海之寂苦,相約聚 這本是一件極爲輕微的小事,在回航

件事當然被江艷青知悉 , 賭着, 竟然忘却交班掌舵, 這

於是她採取了重罰

剋扣當月餉金,另外禁足卅天。 取消失職人員之年終花紅,以及

既扣餉又關人,無疑是太苛了: 不罰二」,江艷青專却來個雙重處罰-嚴將出良兵,固然不錯;然而「罰一

由於她本就無人緣,這次事件終於引

結果她雖然誅殺了那班叛徒,但是船

當然那批搶手貨也都泡湯了

如何脫不了沉船失貨之責。 江艷青最後雖是安全逃出,但是無論

可是未及一年,她現在又出來了 表叔罰她三年重監

機會向表叔力求戴罪立功。 那是因爲東方珠之叛變事件,她抓住

表叔給她機會。 要她先殺南宮雪一幫人。

她表現得很好。

死南宫雪、白則七與公孫長勝。 只要船沉入海裡。 至少她已經殺死屈無忌,而且即將殺

殺手 現在,她有五名刀斧手、五名分水刺 連她在內,總共十一人

十一對三,當然是絕對優勢。

的方位,等著南宮雪的船沉下來,只要他 們掉入海裡,立刻撲殺! 一名分水刺殺手,共分五組,在五個不同 她把人員分配得很好,一個刀斧手配

海的位置。 渦,一方面可以清楚的看到南宮雪他們落 在離船首五丈外的海面,一方面可避免漩 船,必會被沉船捲入漩渦裡,所以她隱藏 當然不會笨到等船完全沉沒時才跳入海裡 因爲他們搭的漁船不算小,若不及早跳 江艷青居中策應,她算準南宮雪等人

高高的船桅經不住劇烈的搖震,一聲巨 一個大浪翻上來,船的右舷終於傾覆

江艷青立刻打了一個手勢:「敵人於 他們終於棄船了 這個時候,船上三條人影激飛而起:

左舷方位落海。」 左舷方位的狙殺手立刻像鯊魚般的猛

撲過去! 其他四個方位的殺手自然也圍撲了過

就像水中的箭魚一般快速。 可是當她與左舷方位的殺手游到敵人 ,激射的身形

落海的地方時,她的臉色變了! 因爲落入海中的不是南宮雪等人。 江艷青立刻下達散開的手勢命令。 竟是已方被殺的刀斧手的屍體!

公孫長勝的「死中求活」其實是有道理

只可惜來不及了。

的,至少敵人便已經上當了。

所以他們可以隱藏在海中暗處,根本看不 船落海,而展開攻擊。 人的屍體,使對方誤以爲南宮雪等人已跳 到他們;所以在船將沉之時,用力拋下敵 由於敵人精於水性,又有羊皮氣袋,

如此一來,江艷青等人便暴露了身

正的敵人此時才像鬼魅般的撲來! 的游向敵人落海之處撲殺敵人,那想到真 們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什麼變故,只知死命 於距離江艷青較遠,應變自然也較慢,他 錯過這個機會。這個時候,有兩組敵人由 南宮雪與白則七、公孫長勝當然不會

這次,南宮雪三人不再刺敵人的胸膛

繡球般的飛起了半天來高! 當他們落海時,三顆斗大的頭顱像拋

頭死屍,不管怎樣也不會沉入海裡。 因爲其他的敵人已像厲鬼般撲湧而來;不 何他們是沒有時間脫下它穿在自己身上, 這已經夠了,他們只要抱住敵人的無 然而氣袋是穿在敵人的身上,無論如 他們的目的是要對方的羊皮氣袋。

住了他手上的分水剌。 當他一劍斬斷敵人的腦袋之時,同時也抓 不僅如此,白則七尤其是手脚敏捷,

畢竟小偷的手脚要比常人靈活一

猛的鯊魚有了翅又有利牙一樣。 有了氣袋,又有了分水剌,就等於兇

> 的功夫,竟比自己高明不知多少倍,簡直强悍的攻擊力,特别是白則七使用分水剌 他們做夢想不到敵人在海中竟有如此 其他四個倖存的殺手當然也怔住。 這是她始料不及的,所以她呆住了。 看樣子,人數還會繼續減少下去。 不過俄頃,江艷青只剩了五個人。 只見他勇不可當連斬强敵三名! 白則七此刻就像海中的惡鯊。

偷不到的東西,但是此時此刻,若想活命 就像兇神惡煞一樣 只有殲滅敵人才有生路。 白則七不喜歡殺人,他只喜歡偸別

因為那些人突然都往後竄去-所以他仍然向前衝。 他當然瞭解這一點。 可惜他殺不到他們。

他們知道自己絕非白則七的對

她是個一絲不苟的人,她絕不能容許 於是,她憤怒。 此時此刻,誰聽她的? 江艷青咆哮:「不准臨陣脫逃!

自己的部屬有這種懦弱的行爲 她不再說話。她以手中的利劍表示了

心中的絕決 他們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最終却死在自 劍芒如蛇。 四名殺手倏忽消失在茫茫海浪中。 嘷聲如鬼。

己人手裡。 白則七也想不到

膜。 他猛然覺醒。

他以最快的速度橫劍擋去。 白則七是高手,高手的反應當然很快 然後他就看到一幕劍芒迎面撲來

去屈無忌的腦袋? 自然也是一等一的快速,否則怎能一劍挑 可惜江艷青也是高手,她出劍的速度

劍光閃過。

白則七的腦袋仍在。

只是他的手不見了。握劍的手掌不見

白則七再攻出第二劍。 江艷青自然也知道,但是她却沒有對

乘勝追擊是誰都知道的道理。

因爲這時候一道寒芒朝她激射而來。

公孫長勝在緊要關頭打出了絕命暗器

但是,她忘記了還有一個南宮雪。 她輕易格開了公孫長勝的暗器 江艷青冷笑。

似的 己的腦袋「長高」而已。 自己姣美的身體仍然停留在海中,只有自 ,她發現那不是長高,她看見

時候,

春風掠過,緊接著她看到自己忽然長高了

當她眼角瞥見一撮絕冷的寒光撲來的

只覺得粉頸間一陣凉快,彷彿一抹

蛋,何況她只有一條命。」

她奇怪自己的臉爲何會和身體分開? 刹那間,她有恐懼的感覺。

> 幸好,她很快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然也就不再有恐懼了

而且還貼上了廿三名幫內最精通水性的殺 雖然一夜之間他又損失了一員大將

因爲南宮雪、白則七、公孫長勝與屈 他還是覺得值得的。

無忌也都付出了他們的生命 不過,他到底是個謹慎的人,他問召

總管:「爲何不見他們三人的屍體? 想必屍體被飄到外海去了。」 召總管恭謹的回答:「昨夜風大、浪

大, 地前往香江,暗中查探,並未見他們踪影 ,十成十是葬身大海了。」 表叔相信。 他充滿自信的接著說:「屬下今晨特

你武功再高强也一 人在海中無論如何不能生存的,不管

東方珠雖是略懂水性,終究敵不過浩浩大 海,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她十條命也要完 ,小船在大海中航行肯定是要翻覆的 「屬下認爲也應該是兇多吉少了 他問了另外一個問題:「東方珠呢?」 召總管小心措辭:「照昨夜的風浪看

圓圓的煙圈,就像他此刻的心情 表叔噴了一口煙圈。

她說不出這究竟算不算奇蹟。 東方珠此刻的心情却是又僵又冷。

由海浪翻騰,完全不理會它,反而在沒有 她想,這大概是因爲她躺在船裡,任 因爲她的船竟然沒有翻。

安然無恙,就是因爲它的「柔弱」,它的 「阻力」的狀況下,小船隨浪飄浮,竟能倖 大風吹襲,摧屋倒樹**,** 唯有小草

「無阻力」 剛易折,柔易生

確的事實。 總之,東方珠仍然活著,這是千眞萬 但是她却沒有劫後餘生的快感。

方向。 風雖已平,浪雖已靜,可是她失去了

大海! 仍然是海;汪洋大海,浩瀚大海,彌天 大得連天都看不見。 她現在一眼望去能見到的除了海之外

是海? 海天一色,你怎分得那個是天,那個 就算分得清,難道你能飛天?

東方珠不能飛天 她只能靜靜的躺在船上, 一動也不

然浪費體力吧了 她的體力已不多,飢餓,像條毒蛇噬 此時此刻,無謂的動,對她來說,徒

力。 啃著她。 但是,她有意志力,强烈的求生意志

以才能延續到今天 人類就是因爲有這股意志力,所

不僅餓,而且渴

否比這裡的日出美?」

南宮雪沒有拒絕

她相信如果拒絕,無疑是樁殘忍的行

就和人身上的血一樣寶貴。

水,淡水,這個時候怎麼會有?

不也是一種福氣?

她突然又睜開了眼睛。

若說有,她只希望能靜靜的死去

八都會死,若能安靜而死,難道

她已無希望, 完全沒有

除非下雨

原來在汪洋大海中,水同樣是至高寶貴,

她一直以爲水在沙漠才是最珍貴的

她衝動得想去喝水,海水

她不再寄望下

東方珠閉上了長長的睫毛

海水中的屍體僵硬得特別快,若要脫下氣

再想充氣

問題,遑論到泰山看日出了。

這種環境下,你能計較那麼多嗎? 雖然無頭屍體令人感到噁心,但是在 白則七在中間,南宮雪與公孫長勝各

飄浮,反而覺得方便省力些。

大家忙著照顧他,這樣抱著屍體上的氣袋 極可能被海浪捲走。加諸白則七已受傷, 似乎有困難,因爲海浪滔滔,一個不小 袋必得先放氣才行;但放了氣,

挨在他一邊。 他由於受傷失血,臉色蒼白得可怕,

雪聊著天,彷彿江艷青昨夜砍斷的那隻手 但是他依然咬牙挺著,若無其事的跟南宫 爲什麼討厭它?」 掌並不是他的。「海,其實是美麗的,妳

只是渺茫不可及的愚蠢希望。

擻的划起來。

她已經有了方向。

子又燃起了希望!

她立刻坐起來,放下獎,然後精神抖

正翻飛著一羣海鳥。

果然不錯,她看到了藍藍的天空上,

因爲她聽到了盼望已久的聲音,鳥鳴

憔悴的臉容透出一股興奮,美麗的眸

東方珠不是白痴,她有希望,雖然那

人,如果沒有了希望,豈非和死

但是東方珠卻這樣認為、這樣希望

只有白痴才認爲會下雨。 天上有雲,幾片。

人一樣?

則七的斷掌,她難過自責得要死,若非她南宮雪本不想說話,屈無忌的死,白 說要來香江,也許這些事便不會發生了; 處的廢話,豈非能忘却目前的飢餓、乾渴 可是此時此刻若能說些話,那怕是毫無用 寒冷,以及心中的恐懼與痛苦?

爲什麼喜歡聽?」她微笑著對他說。 「我說話的聲音其實並不怎麼樣,你

妳 白則七用眼睛回答她:「因爲我喜歡

眼光誠摯 南宮雪的心靈再次顫動。

住這樣說 「他其實是個好男人。」她的心扉忍不

人 但是她却又忍不住想起了另外一個

> 般强烈的求生意志力 南宮雪、白則七、公孫長勝也是有這

這麼偉大 雖然,到現在他們才明白,原來海是

麼渺小的 可怕得彷彿可以吞噬、毀滅一切 跟大自然比起來,人類原來是這

了些,眉宇間的豪情壯志絲毫未減 他一隻手,只是使他那張俊美的臉上蒼白 特別是白則七,江艷青雖然是奪去了 人類本渺小,但並不脆弱。

最懷念的東西是什麼?」 的時候,他竟然說:「妳知不知道此刻我 當南宮雪含著淚爲他敷葯、包紮傷口 他顯出了英雄本色。

南宮雪與公孫長勝默默無語。

去了手,自然最懷念他的手 人總是懷念他失去的東西,他失

萄酒,那該多好。」他語音爽朗。 「此時此地,如果有一杯冰鎮波斯葡

珠迅速滑到唇角;淚水,和海水一樣鹹。 南宮雪終於忍不住側過臉去,一顆淚 她的心在顫動。

漫漫的長夜,險惡的長夜,終於過 一整晚,她始終沒有離開他身邊。

大海又像處女般的溫柔。

東方珠用舌尖舐了舐乾裂的唇角。她

渴比餓更可怕。

她只覺得喉嚨間彷彿有一團熾熱的火

我陪妳去。」 「如果妳願意,」白則七凝視著她

,因爲他們能不能活著離開大海還是個

既然如此,又何必拒絕?

看到了他身旁的一對明亮眼睛。 她側臉望著白則七柔柔一笑, 同時也

公孫長勝的眼睛。

很討人喜歡的女人。 南宮雪這時候才知道,原來自己是個

長勝的眼睛。 她避開了他們的眼睛,白則七與公孫

她不期然想起了柳花花的眼睛

她不知道其他的女人,是否也是因爲 他迷人的地方,就是那對眼睛。

他那對眼睛而喜歡他? 她看到了船! 突然,南宮雪的眼睛亮了起來!

大大的希望。 小小的船。

她以爲自己餓得發昏,耳朶有了毛病 她彷彿聽到有人呼救的聲音。 東方珠忽然停下搖槳的動作

茫茫大海怎麼會有人?

這一次她聽得很清楚, 聲音不只一

「救命!救命!」

幫人時,忍不住笑了起來,喃喃自語道: 當她看到遠處飄浮於海面的南宮雪一人,有男有女,令她驚訝異常。

色……」

人類是萬物之靈, 豈非諷刺?

此時此地竟然扮演著極端不同的角

因爲這也許就是她唯一活命的希望。 海裡漾起了美麗的陸地。 她全力揮動獎木,一點也不敢鬆懈, 東方珠忘記了渴,忘却了餓,她的腦

人才知道。

太陽能殺人,只有歷經沙漠與海洋的

海洋中的太陽其實沒兩樣,

同樣能殺

是陸地的方向。

順著牠們飛去的方向,必然也就

她將活活被晒乾而死。

也就是她死亡的時刻了。

陸地上。

越天空、飛越大海,但最終還是要停留在

鳥,是令人羡慕的動物,牠能飛

她知道,

只要那美麗的太陽一到她頭

對東方珠而言,無疑是最醜陋的。 有人說,海上的日出是最美的

方珠操槳的力量驚人,速度之快,連她自 人有了希望,潛力就能發揮出來,東

便是人類的求生意志與潛能

能見到的太陽,與每天張口便能喝到的

水

東方珠終於長歎一聲:「每天張眼便

每昇起一寸,東方珠的希望也就少了

殺人的太陽已斜斜昇起

上的羊皮袋穿在自己身上,但是他們發現著一具無頭死屍,本來他們是想脫去屍體 南宮雪與白則七、公孫長勝每人都抱

C 26

柳花花,那個花花公子

她輕輕歎息:「不知道泰山的日出是

不到却救了別人的命。」 「世上的事真奇怪,我想找人救我命,想

東方珠看到他們的時候,嚇了一大

無頭死人,而活人竟是靠死人活命的。 世界上就是有這麼奇怪的事。 海中原來有六個人,三個活人,三個

死在海上。」

是個見多識廣的江湖人。 不過她還是把船划近他們,畢竟她也

慰呢,畢竟人是羣居的動物。 見到有生命的人,老實說心頭還有幾分快 覺得很久沒有看到人了,在這種情况下能 以的,多些人總是多幾分力量,再說她也 她估量著船雖小,勉强坐四個人是可

瞄天空上的飛鳥。

公孫長勝沒有開口,只是用眼睛瞄了

同的感覺:他是個不同凡响的男人。

大家頓時安心下來,同時也有一個共

南宮雪不只一次用深沉的眼光凝視

陸地在那個方向?」

不肯:「你受傷,你先上去。」 白則七堅持要南宮雪先上船,南宮雪

他

」白則七搖頭:「妳是女人,

「我一向尊重女人。」白則七微笑。 南宮雪瞪著他。

實是個很有風度涵養的男人。 南宮雪心中忍不住歎息,她發現他其

不能,實際上只有三個人輪流划獎。

死人當然不會划船,白則七因手傷也

小小一條船,坐著四個活人一個死

出一把利刀:

每個人都盡心盡力的划,所以船行得

公孫長勝自然是最後一個上船 當他上了船之後,大家都睜大著眼睛

著眉頭:「你不覺得噁心麼?」 他只是笑笑,把屍體塾在屁股下坐著 「你爲什麼帶著屍體上來?」東方珠皺

, 倒不怎麼佔空間。 「妳不必問我們爲什麼會在海裏, 因

爲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對東方珠說

:先把船划到陸地上再說。」 坐這種小船,因爲現在我們只有一個目標 「我們也不想知道妳爲何一個人在大海中

有體力便到不了陸地,到不了陸地便只有「划槳需要體力,說話只能浪費體力,沒 他的聲音冷沉,却透著一股威嚴:

萄酒呢。」 會活下去,我還要你陪我喝冰鎮的波斯葡 裂出血的唇皮,沙啞的說:「放心,我們

美酒,我只要一滴清水、只要一滴就心滿 得像滾水,不禁苦笑道:「我不需要葡萄 東方珠用手去掏海水撲臉,却發現燙

始使勁划船;東方珠忍不住問:「你知道公孫長勝拿過東方珠手上的槳木,開

因爲大家都不想死。

大家果然都不再說話。

幻想遙不可及的東西,爲何不想想我們現 公孫長勝却懶懶的道:「人總是喜歡

著他問:「除了死亡之外,你有什麼? 「我們有什麼?」東方珠冷冷一笑,睨

巴兒,差點就沒叫出聲來。 南宮雪也一樣。她甚至還張大了小咀

明白公孫長勝爲何要帶著那具令人噁 他們終於明白了。

人類其實和其他動物一樣的,餓了就

會互相吃食同類的肉體 只不過人類比其他動物要高明些,不 的假著南宮雪, 現在,誰也沒力氣去划槳了。

它很令人討厭麼? 還是別……別到泰山看太陽,妳,不覺得 南宮雪攬著他的肩,用舌頭舐了舐焦 白則七首先體力不支,呈半昏迷狀態 喃喃道:「我,我看,

公孫長勝沒有接口,忽然從長鞋筒抽

東方珠那雙美麗的眼睛突然睜得大大

心的無頭屍體上船了

必需吃東西,否則就要活活餓死。 再偉大的人也一樣。

陽光,就像是從火爐烤紅的鐵條一樣,

正當中,依然見不到陸地的影子。

遺憾的是,海實在太大了,一直到日

太陽,殺人的太陽却已來到了

直烙到他們心裏。

烙得他們皮開肉綻。

烙得他們一息奄奄。

依然有極少數的原始種族樂此不疲。 但是,在看不見的世界某些角落裏, 人們視爲妖邪異端。

除此之外,人類有無可能自相吃食?

黑字千眞萬確記載著。 所以,在某種情况下,如果你看見有 「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史書上白紙

必大驚小怪。 人吃人肉,你可以覺得突兀噁心,但是不

人的世界,不是嗎?」 「其實,我們本就活在人殺人、人吃

我們如果吃幾塊死人肉,算得了什麼?」 說:「很多人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 公孫長勝一面用刀切肉,一面冷冷的

爲了要活命,世界上還有什麼比生命還珍 他冷冷的補充了一句:「何况我們是

南宮雪的胃在翻滾。 東方珠的臉色發青。

白則七則已經嘔吐。

公孫長勝用刀尖挑著一塊嫣紅的肉,人肉 ,面無表情的遞給白則七。 「受傷的人最需要補充體力,你先。

烈的抖顫著;他忍不住把臉靠在南宮雪肩 白則七沒有伸手去接,蒼白的咀唇猛

差的。」公孫長勝刀上的肉晃呀晃的。 想著你的葡萄美酒,你會發現味道其實不 「你只要閉著眼睛,然後在嚼動時候

南宮雪已經忍不住,哇的一聲,嘔吐

C 28 一陣白…… 東方珠馬上跟進,吐得臉色一陣青、

什麼也吐不出來;空胃如何吐得出東西 可憐的是,除了一些稀液之外,她們

除非你把肉吃下去。 問題依然存在。

終於,南宮雪哭了起來。

你吃不吃?

因爲白則七已經心下去,公孫長勝又 東方珠也哭。

兩塊送到她們面前。 「我還可以告訴妳一個方法,」公孫長

勝緩緩的說:「當妳咬動它的時候,不妨

起的時候才是最快樂的事情 麼妳將永不記得妳在做什麼。」 閉著眼睛想妳最快樂或最痛苦的事情,那 知道自己在想柳花花,因爲只有跟他在一 南宮雪不知道東方珠在想什麼,她只

不記得自己在做什麼。 記了自己在吃什麼;可是,她們却無法永 果然,這的確是個好方法,她們真忘

你能麼? 生吃死人肉,誰忘得了?

生命是有代價的。 生命是可貴的。

的生命。 他們付出了代價,因之也保存了可貴

當夕陽西掛的時候,他們終於望到了

法脫離土地而生存的。 深深感覺到:人類再怎麼了不起,依然無 就在他們跃上柔軟的沙灘時,他們才 畢竟,海再偉大也征服不了陸地。

彷彿就是一張銀色的緞子, 沙灘很美,白色的沙灘在夕陽的掩照 令人陶

們都昏睡過去了。 他們却無法陶醉在美麗的景色裏,他

因爲他們實在太疲憊了 就睡在沙灘上。

笑,星星朝她眨眼。 南宮雪一睜開眼睛,便見月亮對她微

在沉睡,唯獨不見了公孫長勝。 她坐起身子,望見白則七與東方珠仍

立刻翻身而起,全神戒備:: 忽然一陣輕微的脚步聲遠遠傳來,她

原來就是公孫長勝。 她看清楚了那施然而來的人

很難令人相信他就是自小在世家豪門深院 長大的人。 他的脚步穩健而沉著,無論怎麼看,

他走到她面前,語音溫柔:「妳醒過 南宮雪定定的望著他。

:「那是什麼?」 南宮雪望著他的手中拿著的東西,問

大山猪什麼的,可惜運氣好像並不怎麼角的微笑着實瀟洒:「我本以爲可以獵到 鴨子;」他把東西往上提讓南宮雪看,咀 「一條野兔、兩隻珠鷄、以及三隻水

好

須睡飽才能恢復力氣的。」 他頓了頓,說:「讓他們睡吧,人必

望四下 「這裏是什麼地方?」南宮雪環首望了

的大樹下 公孫長勝沒有答她,轉身走向海攤邊 ,把野味放在地下,低著頭彷彿

南宮雪跟上他:「你在找什麼?

如何生火?」 現早已濕壞了,不禁問:「沒有火摺子 南宮雪伸手從懷中取出火摺子,却發

遠古的時候,人類活在黑暗世界裏,我們 枝,一面用利刄把它削尖,一面說:「在 人體大的枯木,另外又找了支尺來長的木 公孫長勝只是淡淡一笑,他找到一截

的祖先不也是有辦法生火麼?」 知道,可是誰也沒有見過。 我們的祖先用什麼方法生火,大家都

她凝視著公孫長勝被火堆映紅的臉: 她忍不住歎息:「想不到幾千年前的

「而且,你居然做的比他還好。」 燧人氏鑽木取火,到今天依然很實用。」

烤…… 過一下子,那些野味已被架在火堆上燒 利落快速,就算她會做也輪不到她,只不 去皮的工作她不會做,再說公孫長勝手脚 很想幫點忙,可是却沒有機會,因爲拔毛 捲黑煙竄得老高;她挨在公孫長勝身邊, 南宮雪檢些枯枝敗葉放入火堆中,

> 了他一眼說:「你是個能幹的男人。」 「我不否認;」公孫長勝側首望住她:

南宮雪翻轉了一下火架上的兔肉,溜

「事實上,我自小便鞭策自己做個能幹的 「你做到了。 」南宮雪迎著他的目光

緩緩道:「這些,都是你爺爺教你麼?」 「那些?」

「死中求活、吃死人肉、鑽木

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公孫長勝轉過臉去,轉了轉手中的烤 停了一下,聲音平靜,淡淡問:「妳

「不過,我知道你絕不是公孫世家的人。」 「不知道。」南宮雪仍然盯著他看: 公孫長勝沂默著。

「你爲什麼不說話?」

南宮雪也只好沉默。 「我不是個多話的人。」

更猛了 **漬;油滴在火堆裏,火燄更猛了,香味也** 火嗶嗶波波的响,野味已被烤出了油

這時候,白則七和東方珠也都醒過

即使在啃著香噴噴、油膩膩的兔肉也不忘 東方珠美麗的笑靨始終沒有消褪過,

雪忍不住問她:「妳很開心?」 她的笑靨很美,比花還美,令到南宮

的時候,果然看見了一大堆美味等著我吃 正大口大口的啃著又熱又香的烤肉;醒來 「剛才在睡夢中的時候,我夢見自己

發出了嘖嘖的聲音。 濱的手指放入咀中·用力的吸吮了幾下 妳說,我如何能不開心?」她把沾滿油

C 29

南宮雪笑了,大家都笑了

人值得開心的? -好夢成眞,世界上有什麼比這更

淨,只剩一堆殘骸碎骨。 的笑靨引發了大家更多的食慾;一隻野兔的燒烤功夫特別到家;也許是東方珠開心 、兩隻珠雞、三隻水鴨竟然被吃得一乾二 大家都吃飽了。 也許是大家餓壞了 ;也許是公孫長勝

何撑飽肚子;一旦吃飽了,立刻就會想到 東方珠也一樣,她的問題是:「我們

人在餓著肚子的時候,想到的只是如

現在在那裏?」

沒有人作聲。

因爲誰也不知道這是那裏。

最後,公孫長勝慢慢的說出三個字:

終於,她長長歎了一口氣:「我不同 東方珠臉上的笑容馬上不見,一顆原 心情立刻往下沉

間屋牆、半隻人影,這不是無人島是什 的時候,我已四處逛了一圈,未曾發現一 公孫長勝淡淡的說:「方才你們未醒

是四人島才是。」 的意思是說,最起碼島上還有我們四個人 既然有人,怎能稱爲無人島?至少應該 東方珠攏了攏又皺又亂的髮絲:「我

她還句話也引得大家笑了

子,我想,我們似乎應該彼此認識一下,無人島上當野人,也許我們就要相處一輩 光,懒懒道:「現在可好,大家都要在這 那怕是苦笑,也應該是很有品味的人。在最惡劣的環境中仍能笑得出來的人 東方珠乾脆躺了下來,望著燦爛的星

頓了一頓,又坐了起來,展顏一笑:

「我叫南宮雪;」南宮雪指了指白則七

:「他是白則七……

「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偷 「妳笑什麼?」白則七側臉問她。 東方珠忽然輕笑了起來。

難道這荒島上有什麼東西值得你偷的?」 這種有頭有臉的人,怎麼會淪落到這裏, 」東方珠望著他:「我笑是因爲奇怪像你 白則七自己也笑了起來:「如果我說

難道道裏有寶藏? 東方珠頗覺有趣・笑問:「你想偷什

有世界上最值錢的東西。 「不錯,」白則七很認真的說:「這裏

南宮雪忍不住插口:「什麼東西是世

一字道:「我想偷一個人的心。」 「心。」白則七灼灼的凝視著她,一字

她幾乎有一個感覺:她的心彷彿已被 南宮雪忽然低下頭去。

東方珠嬌笑:「那我就放心了 ,錢我

既嫣然一笑:「你呢,你叫什麼? 東方珠冷冷的說:「被狗吃去了。」隨

東方珠覺得很好,轉首問南宮雪:

話太多了麼?」 公孫長勝忽然冷冷道:「妳不覺得妳

「我本來就是個多話的女人;」東方珠

斜着眼看他:「你覺得很討厭是不 「是的;」公孫長勝加了一句:「非常

厭我,那我便可以安心的在島上過一世人 有兩個男人,一個想偸別人的心,一個討 「那就好,」東方珠抿咀而笑:「島上

說着,側着身又躺了下去,而且閉上

公孫長勝佯若未見。翻頭也倒下去 南宮雪瞪着公孫長勝, 眼裡有怒意。

歉。」她加上了一句:「肯認錯道歉的男人 我收回我剛才所說的話,我鄭重向妳道

公孫長勝又補上一句:「其實妳是個 東方珠沒有動靜

東方珠立刻坐起嬌軀,燦然一笑:

「妳的心那裡去了?」公孫長勝冒出了

南宮雪替他回答:「他說他叫公孫長

「那麼妳說他叫什麼?

但是他馬上又坐了起來:「東方珠

,總是較容易得到女人的歡心。」

很討人喜歡的女人。」

「即使你這句並非眞心話,我仍是願意接

受你的道歉。」 南宮雪微笑。

龐;他的臉,很俊,很帥,可是却無法從放入火堆。火舌立刻冒起,照亮了他的臉 他臉上看出他心裡在想什麼。 公孫長勝望了望她,低着頭檢起枯枝

自己的心事。 在江湖中歷練久的人,總是善於隱藏

東方珠似乎真的是多話的人,她又開 他隱藏些什麼?

:「你們爲什麼會漂浮在海上?」 「我們受到狙擊。」南宮雪說。

不明白他們爲何要狙殺我們。」 我們到現在還不明白那幫人是何來路,也 方珠聽。末了,她苦笑道:「可笑的是, 她把事情的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給東 東方珠却嘆了口氣道:「我知道。」

「妳知道?」南宮雪怔住 白則七詫異的瞧着她問:「那些是什

「爲什麼要狙殺我們?」 「紅月幫?」公孫長勝也覺得驚訝: 「紅月幫。」東方珠一字一字的說。

東方珠朝他笑笑:「因爲你們多管閑

香江中毒的事和紅月幫有關?」 「不錯。」東方珠點點頭。 「多管閑事?」南宮雪盯着她:「難道

知道?」 呆了一呆,南宮雪又問:「妳爲什麼

東方珠緩緩道:「因爲我本就是紅月

其他的人齊齊一怔

東方珠微微一笑,又道:「但是我現

殺,所以才會坐着小船漂流出海。」 方珠淡淡的說:「我因爲要逃避他們的追 「我是個叛徒,所以他們追殺我;」東 南宮雪搖搖頭:「我不懂妳的意思。

究竟有何關連?難道是他們放的毒?」 南宮雪問:「香江中毒之事和紅月幫

「不錯!」東方珠頷首。 南宮雪一震,脫口道:「爲什麼?」

她眼露狐疑:「這樣做,對他們有什

不怕引起天下人之公憤?」 丸小鎮,紅月幫何以如此手辣心黑,難道 白則七也覺得奇怪:「香江不過是彈

聲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東方珠換了一個姿勢,倚着樹幹,歎

說過『天竺神油』與「大麻草」吧?」 東方珠掠了他們一眼:「你們一定聽

*

,後者來自波斯,兩者俱是人間至毒極 南宮雪點點頭:「聽說前者來自天竺

兩種至毒之藥混合在一起,可煉成一種叫 『核丹』的東西。」 白則七接着說:「江湖上曾經傳說,這

長生不老的東西?」 核丹?」南宮雪問:「是不是能令

服下它可收日進千里之效,甚至有人認爲 白則七望她笑笑:「不過,據說學武的人「世界上當然沒有長生不老的東西。」

能臻天下無敵之境呢。」

南宮雪詫異萬分:「如果是神話,應

該是世上最美麗的神話了,難道眞有這種

神話。」 笑:「這個年頭,大概只有白痴才會相信 「當然沒有!」一旁的公孫長勝淡淡一

背叛紅月幫呢?

「誰也不想當叛徒,到底這不是件體

然不切實際了一點…

「旣是如此,」南宮雪問:「妳爲何要

計劃,畢竟這也算是一種創學,突破,

:「千眞萬確就有人相信這個美麗的神話 而且那個人還不是白痴呢。」 「不,你錯了,」東方珠朝他咪咪一笑

> 顆良心,所以我當了紅月幫的叛徒。」 面的事。」東方珠苦笑:「只因爲我還有一

「良心?」公孫長勝忽然笑了起來:

「方才妳不是說妳的心被狗吃了麼?」

「不錯,」東方珠很認真的說:「香江

說。 「不是白痴,也準是個蛋頭。」白則七

方珠輕笑了起來 「你認爲紅月幫幫主表叔是蛋頭?」東

「他不是蛋頭,如果他是,那麼全天下 「表叔? ·」白則七怔住,隨即喃喃道:

信核丹神話,而且信得非常深……」 肩:「可是像他這麼精明的人,却偏偏相 「不錯,他是頭老狐狸;」東方珠聳聳

「差不多是兩年前,他不知怎麼找來利。」 歎了口氣,她接着說:「與其說他迷

與『大麻草』變成了殺人的核毒!」

「核毒?」南宮雪聽都沒聽說過這兩個

「這其實是那種至毒藥物的混合液,

說中的核丹,反而因爲近月前的一次人爲 煉核屋搞了將近兩年,結果非但煉不出傳

疏忽,致使丹爐爆裂,反而使『天竺神油』

高地位,增强實力,甚至可以說他想稱霸 所以這樣做,當然是希望紅月幫能藉此提 煉傳說中的核丹;」東方珠緩緩道:「他之 密在大亞悲建了一座煉核屋,目的是想提 了個叫柯尼的波斯人與甘天的天竺人,秘 ,主宰世界。」

> 得出的,當時煉丹人員全部頭髮,眉毛登 珠解釋說:「核毒之可怕,絕非你們想像 我無以名之, 姑且稱呼它爲核毒。」東方

幾天,竟全部中毒而死!另外非工作人員 時脫落,因爲是呼吸到核毒的緣故;過沒

特別是內功底子較差的人,由於抗毒功

力不夠,也紛紛死去……」

南宮雪吸了一口氣:「這麼厲害的

公孫長勝嗤了一聲:「豈非痴人說

勁,才有進步;所以起先我也很熱衷這個 夢也不算壞事,人類因爲有了夢,才有幹 東方珠望了望他,含笑道:「喜歡做

毒?

她接着問:「大亞悲煉核屋的丹爐破

裂,致使核毒外洩,爲何香江會中毒

「莫非大亞悲煉核屋就在東江水的水源頭 她很快就想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東江水,東江水流入香江,所以香江的人 「一點不錯。」東方珠說:「核毒流入

於恍然大悟, 眞相大白了 至此,南宮雪、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終

個殺人滅口…… 們順着東江水查出煉核屋的秘密, 南宮雪咬牙道:「原來紅月幫害怕我

殺表叔誓不爲人。」 斷掌之恨,憤聲道:「該死的紅月幫,不她不禁想起屈無忌之死,以及白則七

是因爲紅月幫煉核丹之緣故?

白則七吃驚道:「妳是說,香江中毒

東方珠表情凝肅:「不錯。大亞悲的

狗吃了是什麼?」

天前才決定叛離紅月幫,我的良心不是被 中毒之事其實幾近逾月,而我一直到兩三

可是她很快又洩氣了下來。

如何才能離開這座無人野島,如何殺表 因爲到目前爲止,她根本就還沒想到

屋,想不到費了千辛萬苦,却跑到了無人 必能引發武林豪雄的口誅劍伐,毀滅煉核 離紅月幫之後,將表叔的秘密公諸於世 島來, 眞是他媽的 東方珠苦笑着說:「本來,我打算逃

宮雪說這句話時,眼睛看着公孫長勝。 「我們有沒有辦法離開這個荒島?」南

投向他。 東方珠和白則七也不約而同的把目光

心。 人肉,鑽木取火,贏得了大家對他的信 顯然,公孫長勝的死中求活,生吃死

C 30

可是他却默默無語。 「有兩個辦法。」 不過,半晌之後,他還是開口了:

「那兩個?」東方珠問。

聽到我們的呼救,然後載我們離開此「第一個是希望有人駕着船經過這裡

的第二個辦法。」 那麼這個辦法豈非不是辦法?我寧願聽你 這裡,或是經過了而聽不到我們的呼救, 鳥黑的眼珠子:「但是,如果沒有船經過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 」東方珠眨了眨

便可以離開這裡了。」 便是我們大家在這裡老死之後,變了鬼 公孫長勝慢吞吞的說:「第二個辦法

了鬼,便可以上天下海啦,好吧,我們就 東方珠撫掌嬌笑:「你果然聰明,變

豈不是馬上可以變成鬼了?」 老死之後?不如現在大家一起跳海算了, 「哈!」東方珠跳了起來:「有道理, 白則七却說:「如果要做鬼,何必等

跳海,這麼絕妙的辦法我居然想不出來,

說着,眞的就起身走了

海? 東方珠朝她笑笑:「才不,最起碼我 南宮雪連忙拉住她:「妳眞要去跳

爲我是猪?」 要等說跳海的人先跳我才跳,難道妳真以

了那麼多的烤肉,又說了那麼多話,妳不 「找水喝,」東方珠摸了摸喉嚨:「吃 南宮雪苦笑:「那,妳上那去?」

覺得口渴麼?」

外一種當然是想死的人。 跳海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神經病;另

所以他們也都沒有跳海。 南宮雪他們旣非神經病,也不想死

事實上他們在島上並非過得那麼恐

冤,海鳥蛋等可食,還有成羣結串的新鮮 題,小小荒島,愛上那裏便上那裏;唯 所有,不過遮陽蔽日總堪用;行更不成問 在海攤上搭了四個小木房,裡面雖然一無 水果可摘採;住的問題也解決,公孫長勝 島上吃的不成問題,不但有野鷄,野

身上穿的那套衣服,無可更換。 比較難過的便是衣的方面,因爲大家只有 就沒甚麼了不起啦。」 也沒關係,反正每人都有一個,看慣了也 古野人披樹葉算了;要不然大家光着屁股 真把衣服穿破的話,大不了我們就學遠 不過東方珠却很豪爽的說:「沒關係

種地步的話,你不認為那是事實嗎? 這句話或許不好笑,但是如果眞到那

心裡難免不能適應,多少會有恐慌、懼 首先當然是因爲流落荒島、遠離塵世 南宮雪的心情很複雜。

沒有對她說「我愛妳」,可是他的眼睛却對 其次是白則七對她的感情,雖然他並

她說過千萬次了。 每當白則七用那種滿載情意的眼神看 她很矛盾

她時,她心底深處想的却是另外一個人一

頗看日出的柳花花。 - 那個此刻大概還陪著美麗情人在泰山山

這是很不公平的事。

白則七其實也是個挺不錯的男人。

對她的愛竟絕不會少於白則七。 更令她不知所措的是,公孫長勝眼裡 可是她仍然制止不住不去想柳花花

措, 男人竟然都愛上了她,南宮雪沒有與男人 談愛的經驗,這種情况不僅會令她手足無 而且頗令她覺得尴尬。 島上只有兩個男人,而這僅有的兩個

她不僅美麗,而且豪邁、爽朗,多少 幸好有個東方珠。

能冲淡她尴尬的處境。 其實東方珠才是個迷人的女人,她奇

师 怪白則七和公孫長勝爲何不去追求她? 也許,這大概就是「先來後到」的緣故

是那麼眞摯。 接受白則七與公孫長勝的愛意,雖然他們 就像是她先認識了柳花花, 所以很難

他的出現本就很不自然 對於公孫長勝,她還有一層疑慮

弱而依賴性重,就是任性而孤傲,不易與 世上沒幾個人敢想的「生吃死人肉」,而渡 出了「死中求活」的絕佳方法殲滅了敵人; 公孫先生的溺愛,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人並 在海上即將餓死的時候,他竟然想出大概 出奇的冷靜沉著,在最危難的時候,他想 人台羣。可是這趟海上死裡逃生,他不僅 不是一定不成材,大致說來,若非顯得柔 所謂不自然,是說他自小便受他爺爺

> 過了險關;在荒島上,他「鑽木取火」、狩 獵、搭屋、烤食野味,無一不顯出他是個 顧著同行三人,顯示了很强的合羣力與領 野外求生能力極强的人,而且他還處處照

何是想不出「生吃死人肉」的 、琴、畫的「六全公子」,這種人無論如 因爲公孫長勝是個只懂刀、劍、詩 所以,南宫雪確定他不是公孫長勝 那麼,他是誰?

他爲何要冒充六全公子?

何日才能脫險,爲何不彼此留個好印 最重要的是,妳覺得我這個人不錯就行了 是誰,他的回答是:「我是誰並不重要, 洗完澡之後,心情特別好,再次問他究竟 ;何况我們現在身陷孤島,不知何年何月 曾經有一次,南宮雪在島上的小湖裡

她同意他的說法。 南宮雪果然不再問他

日子既然不難過,時間也就過得特別

雄心。 他雖然失去了一隻手掌,但是並沒有失去 這期間,白則七的傷口已完全癒合 不覺已是半個月過去。

他開始用左手練劍。

深的歉疚。 對於白則七,南宮雪心中還有一份濃

不來香江,也就不會失去一隻手掌。 如果不是爲了她,他不會來香江,他 她自責。

中,殺人與被殺,就像母雞會生蛋一樣, 殺過人,被斬去了一隻手掌算什麼?江湖 可是白則七却對她笑咪咪的說:「我

心不住顫動,忍不住對他說:「你是世界 上最有骨氣的小偷。」 他的樂觀與勇敢,令南宮雪那顆處子

那個女人不欣賞有骨氣的男人?

東方珠是不難相處的女人,至少南宮

雪就很欣賞她。 她對南宮雪,就像是慈愛的大姊對稚 她除了美艷之外,人也挺風趣、豪爽 個性還眞不輸一般男人。

夫,那末妳不難成爲男人心目中的女 著她,像開心菓般的逗笑她,她還對她說 適,而顯得脾氣暴燥易怒,東方珠整日陪 ··「女人在這個時候,如果能修行靜養功 有一次,南宫雪因爲女人生理上的不

宮雪來說深奧了些,她肯定無法立刻瞭解 事物哲理不是屬於她這個年齡可以體會出 ,畢竟她只是個廿出頭的女孩子,有很多 男人心目中的女人,這句話或許對南

過,東方珠那份關心她却是可深深

7克哭了 曾經一次,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她對

的。自小,除了她母親與師父之外她以爲 長久以來,她一直認爲世界是醜陋 她發覺,她擁有了整個世界。

> 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人會喜歡她、關心她 ,可是此刻全世界的人都在爱著她。

話, 那不是全世界的人在愛她是什麼? 所以她高興得哭了 -如果,她真的一世人長居此島的

死在孤島,又有什麼好遺憾的?」 她甚至這樣對自己說:「就算真的老

她終於明白了一件事: ,如果不被關心,就算活在千

萬 人的大城市裡,那又有什麼意思。 關心,又有什麼好懼怕的? 她還學會了一件事: ,縱算只剩下了兩人,只要能

長勝 於是,她開始關心白則七、關心公孫 、關心東方珠。

-關心別人。

南宮雪已經成熟、已經長大 關心她的「四人世界」。 人總會成熟長大的。

雨後的黃昏有幾分涼意,但也別有風

味

方珠則在沙灘上生火 白則七則去擷取樹上的鮮果,南宮雪與東 公孫長勝去他佈置的陷阱捕取獵物,

今天看起來特別愉快? 「告訴我,」東方珠尖着小咀兒吹醒了 一面問南宮雪:「什麼原因讓妳

「是嗎?」南宮雪忙着用細碎的枯枝引

騙得了誰?」 天來,妳的咀角就好像掛着一朶花似的, 東方珠被濃煙嗆得直掩口鼻:「一整

> 去:「如果我沒算錯日子的話,有一個人南宮雪冒出了眼淚,連忙移到風頭上 此刻應該在往香江的路上。」

> > 駕船出海找我們麼?

他會。

他找得到屈無忌的老婆,他當然會找我

東方珠却又嘆了一口氣,說:「如果

「世界上有很多花花公子。」 「他是最獨特的。」

東方珠忽然笑著問:「妳是說柳花

她的意思。

「他爲什麼找不到她?」南宮雪不明白

而且臉色也變了

紅月幫難道會笨得留下她這個活

但是她很快明白過來了。

愈濃,就像一朵盛開的鮮花。 南宮雪沒有回答,咀角的微笑却愈來

南宮雪也沒有回答,不過從她的神態 東方珠已得到了答案。 「妳喜歡他?」東方珠盯著她看。

多種男人,偏偏很多女人喜歡這種花心男 東方珠歎息:「女人眞奇怪,世上很

南宫雪紅了紅臉。

被稱為花花公子的男人,也不盡是壞男 處,否則怎麼會這麼多女人喜歡他?所以 「話又說回來,這種男人總有他的長

而前來救駕?」 知的本領,算得出我們困在這座荒島上 有什麼值得妳高興的?難道他有未 東方珠頓了一頓,問:「他到香江來 卜先

:「但是他一定會去找屈無忌的老婆。」 「他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南宮雪說 「那又怎樣?」

船出海一去不回。」 「她一定會告訴他,那天夜裏我們乖

南宮雪望住她:「難道妳不認爲他會 「那又怎樣?」

口?

的婚禮。 柳花花正好去了南方,所以錯過了他們 五年前,屈無忌和尹美岱成親的時候

,偏巧屈無忌夫婦出了遠門,一直沒有再 之後,他曾到過香江來探望他們一次

所以,他現在看到尹美岱實際上是第

南宮雪,却是一臉憂傷的尹美岱 他絕想不到從泰山回來,見到的不是 柳花花的吃驚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道她就是屈無忌的妻子的時候,頗顯驚訝 「妳爲何會到這裏找我?」當柳花花知

「無忌跟我說過,在這裏可以找到

你。」尹美岱說:「我來這裏已經十多天了 , 他們說你去了泰山。」 「是的,我一回來便趕到醉仙樓來

疑惑的望著她:「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 剛剛看完南宮雪留下來的信,才正要前往 香江呢,想不到妳却已經來了。」柳花花

怎麼一回事,我只知道他們突然都不見了 ,我心裏怕,所以就來找你了: 尹美岱忽然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

只要我做得到,一定盡力而爲,無忌的事 聽。」柳花花連忙安慰著她:「再大的事, 「嫂子別哭,把妳知道的慢慢說給我

月前,香江發生了怪事,無忌便來請你幫 「這個信上有交待,我知道。」柳花花

說:「妳說他們突然都不見了,當時是怎

所以我害怕了, 便來找柳公子您想想辦 海尋找,一無所獲,一連幾天都是這樣, 就沒有回來。第二天,我發動全鎮的人出 於是無忌便與他們駕船出海,誰知道一去 公子忽然急急跑來,說是海中有人溺水, 「半個月前的夜晚,我與無忌都睡了,白 「情形是這樣的,」尹美岱悲戚的說:

馬車跑得很快。

尹美岱坐在他對面,她憂傷得說不出 他靠窗而坐,眼睛凝視著外面。 柳花花的心情很沉重。

話來。 嬌艷的臉龐,在初秋的陽光下,顯得 她時而歎息,時而垂淚。

添幾分楚楚恣憐,惹人惜愛。 尹美岱其實是個頗具姿色的女人。

嫵媚而動人,眉宇間的淡淡憂鬱,益發增

尹美岱收朿淚痕,哽聲道:「一個多 睡中的尹美岱一個不留神,整個嬌軀向前 性的他早就摟著她送上一百個甜吻了。 緣故,而抑不住打起盹來,那神情之嬌美 無骨的嬌軀,而是她那寬大的袍袖裏的一 的腰間,可是這種事是絕不容有一點點的 絕不是「海棠春睡」四字可形容的。 ,她胸前那兩座像春筍形狀的物體,也 他盪的不是因爲他接觸到尹美岱豐腴 柳花花滿抱溫香,心神一盪一 所以柳花花急忙攔手攙住她。 那是因爲馬車突然一個急劇頭簸,熟 如果她是柳花花的情侶,只怕風流成 嗯,只怕是連和尚看了都不想出家 雖然只是差那麼一點點便可以刺進他 因爲尹美岱那一刀已落空。 快得令人眨不過眼、喘不過氣來的刀 噢!柳花花竟真的抱住她了 可惜柳花花却比她更快 人心顫的是,由於馬車奔馳的震 秋意已濃;車內,滿室春香。

閃失,整個計劃便告完全失敗。 是一樁徒勞無功的事。 因爲她知道無論她怎樣努力跑,那將 刀在柳花花手中。 她甚至理了理弄皺的衣襟,坐好了身 刀光閃過,尹美岱手中已無刀。

> 「我早知道這件事情不會成功的。」 子,美麗的唇角居然還掛起一縷微笑:

特別是她現在顯然是因爲趕車勞累的

還給她,咀裏淡淡說:「這是把好刀,丢 柳花花望了望手中的匕首,竟把它遞

尹美岱接過匕首,納入袖中,歎聲道

轉了轉水蜜桃般的眸子:「你想問我 柳花花盯著她:「妳知道我想問什

是我。」她含笑著說:「我只有一種情况下 麼。 「你一定聽說過喬小妮這名字,那就

殺人,那就是人家付錢給我的時候。」 「誰付錢給妳?」

「妳不肯告訴我?」 「這句話你不該問。」

手肯把僱主的姓名告訴人家? 手了。」喬小妮睨著他道:「你幾時聽過殺 「如果我肯告訴你,我就不是職業殺

主,你肯透露給殺手知道麼? 柳花花語塞。

看窗外。

麼? 然連僱主都不知道是誰,那還能知道些什 他知道那句問話是多餘的,她既

·「刀雖好,只可惜殺不了你。

「如果我一定要妳告訴我呢?」柳花花

喬小妮也冷冷的回答:「如果你是僱

停了一下,他問:「妳還知道些什

問了這句話之後,柳花花却立刻轉頭

玉山;

所以他轉頭看窗外。

他想了很久。 他習慣望著窗外思索問題。

的笑,他望了她一眼:「妳爲什麼還不 回過臉時,却見喬小妮正望著他微微

「妳以爲我不敢殺人?」柳花花瞪著 「我爲什麼要走?

喬小妮却似笑非笑的說:「你忘了問

我一個問題。」

殺行動不會成功,却爲何又接下這筆生 「你應該問我,既然我明知道這件刺 柳花花目光冷峻。

「因爲我知道你從來不殺女人。」 「如果妳再不走的話,那麼妳將是第

一個死在我手下的女人。」柳花花的聲音

別喜歡女人,尤其是我這種女人 話聲中,胸前的衣扣竟然全解-喬小妮却嗲聲的說:「我還知道你

驕人胴體的自信與自傲;她慢慢的躺在座 不過一下子,她已一絲不掛…… 她斜著那雙媚眼,俏臉上透著對自己 喬小妮脫衣服的姿勢很優美,也很熟

聳立著。 墊的時候,胸前的「竹筍」就像兩座山般的 雪山;

了就想登、想爬上去的山就是了。 火山; 不管它像什麼山,總之就是男人一見

柳花花「登山經驗」豐富,可是却端坐

,她的聲音也嗲得令人骨頭想鬆散:「你 爲什麼還不過來抱我?難道你是柳下 喬小妮那迷死人的水蛇腰子已在蠕動

柳花花不是柳下惠,他只不過是和他

他實際上還是個名滿江湖的花花公

所以,他已經走前去,而且也抱住了

但是,他却沒有「登山」

因爲他已經把她整個人拋出車窗外

巴似的· 喬小妮尖叫的聲音就好像是誰踩了她的尾 當他也把她的衣服丢出窗外的時候,

心大佬倌、銀樣蠟槍頭……」 「死花花, 賊男人!原來你只是個空

抽絲剝繭尋真相

做任何事如果有心情的話,通常可以

情;賞花有賞花的心情;同樣的,抱女人 上床也需要心情。 喝酒有喝酒的心情;賭錢有賭錢的心

柳花花現在的心情是沉重的。

絕。 下來找他共赴巫山,只怕他也會一口回 別說是喬小妮,就算是嫦娥從月亮跑

C 34

因爲他沒有那個心情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現在唯一想知道的是:南宮雪他們

門:「柳公子,香江到了,您要到那條街 天黑的時候,馬車已到了香江街口 車伕勒住馬韁,跳下車轅,敲了敲車

於是車伕啓開車門,不由得怔住 再敲,還是一樣。 車廂裏無人應聲。

那有人影? 柳花花呢? 車座裏除了一錠亮澄澄的銀子之

*

「柳花花呢?」 因爲他也不知道柳花花跑到那裏去。 召總管低著頭沒作聲。 表叔問召總管。

行動已失敗。 除此之外,還知道一輛空的馬車來到

他最後得到的消息是:喬小妮的刺殺

馬車不該是空的

可是它的確是空的。

中途跳車,爲的是避人耳目。」 煙抽得滿室迷霧:「由於刺殺行動的失敗 自然引起了他的警戒,所以他悄悄的在 「柳花花當然不會憑空消失;」表叔把

「他的確是個精明的人,有這種敵人雖然 敲掉燒完的煙絲,然後又放入新的煙草: 去殺他,竟然不成功。」表叔敲敲煙桿, 「原本以爲他好色成性,派個女殺手 「他是個精明的人。」召總管低聲說。

> 令人頭痛,但也不失是件刺激的事。」 下一步的行動是什麼? 他望了望召總管:「如果你是他,你

命令下屬之外,還應知道如何徵詢下屬的——在上位的人,除了應該懂得如何

冒充屈無忌的老婆刺殺他,顯而易見屈無

他的理由是:「既然他已經知道有人

忌若非被害便是被擒……

頓了一頓,他又說:「當然,這並非

去找屈無忌。」

時,總習慣如此

三口煙過後,他說:「我認爲他不

拚命效力。 的人則有被重視與被尊重的感覺,而益發 屬之外,還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在下位 在上位的人除了可以增進瞭解下

之後,趁著沒人注意的時候潛入香江 了一回,說:「如果我是他,我會在入夜 一然後呢? 這一點,表叔做得很成功,召總管想

况,所以你應該將埋伏擴大,不可只限於

屈無忌之居所,最起碼應該堵住香江之進

慎的人,在沒理出頭緒之前,他是不會貿 表示他一定不會去,只是像他這麼精明謹

然行動的……我以為他會暗中從旁打聽狀

「然後他會潛入屈無忌的屋子

「爲什麼?」

他自然會去找他。」 「因為鎮上只有屈無忌是他的朋友,

「所以你準備在那裏殺他?

「你有把握?

他知道他從不做沒把握的事,而他這樣做 表叔沒有再問,他在等召總管開口

甘天聯手殺他,事情或有成功的機會。」 五十名刀斧手、五十名弓箭手,目的希望 能使他受傷什麼的,然後屬下再與柯尼、 一定有他的理由。 果然,召總管接著說:「屬下佈置了

召總管沒有再開口

他慢慢燃起一桿煙。每當他思索問題 他知道表叔這個時候在考慮。

> 本幫主親自出馬。」 表叔緩緩的吐出一口煙:「今晚的行 「幫主高見。」召總管彎腰道。

表叔與召總管的看法其實都很有道 *

花縱有三頭六臂,必難逃一死。

召總管神情一振:「幫主天威,柳花

究竟誰的看法才正確?

結果兩人都不對。

柳花花始終沒有出現。 因爲一直到東方魚肚白顯出的時候

表叔只好撤退人馬。

撤退的原因有二· 大白天埋伏大隊人馬,容易暴露

據點反而不好。

箭手俱已精疲力竭 經過一整夜的埋伏,刀斧手與弓

「那小子究竟在搞什麼鬼? 表叔眼裏透著紅絲,自己問自己:

柳花花究竟搞什麼鬼?

頭頂生煙。 久之後,他便施施然的出現,只怕會氣得 如果表叔知道就在他們撤走香江沒多

柳花花的想法是有他的道理的

準他會在黑夜行動,所以偏偏反其道而 所以他在半路上跳車;而他也料到敵人算 自然會以逸待勞,等待自己自投羅網, 敵人旣已明知自己的目的是香江

不到之勝果 柳花花這點做得很好 往往能收意想

他轉到香江最熱鬧的大仙廟口去。 柳花花果然沒有直接到屈無忌的武館 不過有一點表叔是料中了

殺屈無忌、誘逼南宮雪落海那天深夜, 當然是爲了滅口,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時也綁走了尹美岱和她的兩個小丫鬟,這 紅月幫這次的行動算是很週密,在計 從她口中逼出屈無忌的江湖人際

充尹美岱。 而預先收買江湖出名的女殺手喬小妮冒 紅月幫知悉柳花花必然前來香江

外傳。因為香江小鎭俱皆漁民百姓居多, 外洩案能悄悄平息下去。 而無江湖人物,加諸他們現已改用西江水 柳花花,那麼香江中毒之事便不致於擴大 中毒之情况已漸趨緩和,也許這宗核毒 紅月幫的算盤是,殺了尹美岱,再殺

紅月幫那晚的海上狙殺行動,可以說

然失踪,雖覺蹊蹺,但也說不出所以然。 對屈無忌一家人,以及南宮雪一帮人的突 岱又被先綁後殺,到今天爲止,全鎮的人 動選在深夜,鎭上居民早已入睡,並無一 海而死 (他們認爲是),特別是狙殺的行 相當成功,殺了屈無忌、逼南宮雪等人落 人目覩事件發生,唯一知道點事故的尹美 換句話說,柳花花欲想在鎮上打聽南

宮雪諸人的消息,肯定令人失望的 這本就在紅月幫的意料中

但是,紅月幫還是少算了一點

王小豪借的。 漁爲生,自然也就沒有船,他是向隔鄰的 駕的那條船並非他所有,因爲他並非靠打 那天夜裡,屈無忌駕船出海救人,

船是爲了何故 與全鎮的人遠至一、二十里外的西江汲水 屈無忌,並無跟著出海,由於當天傍晚他 ,所以極爲疲憊,也沒有聽淸楚屈無忌借 當時王小豪也已就寢,雖把船借給了

法 他對屈無忌的出海不歸,有他的看

他去 這件事他並不在意。 捕,少了一條船對他並無太大影响,所以 ;加諸他本身有兩條船,而且近海無漁可 他認爲屈無忌是爲了調查中毒之事而 ,他瞭解他的爲人, 不可能借船不還

只得知東江水有毒之外,至於屈無忌、南 宮雪之事却茫然不知,這才轉到屈無忌的 柳花花在大仙廟向老廟祝探聽消息,

武館自然是重門深鎖。

樣 ·他翻身入墙。 裡面除了一無人影之外,其餘並無異

來。 王小豪得知他是屈無忌的朋友,立即

延入屋內

南宮雪等人確如喬小妮所說的出

她這麼說的,

換句話說,南宮雪諸人的出海是事實

碧波萬頃的海面。

正在某地辦某事,所以未歸。 受到敵人的狙殺。

運氣夠好的話,說不定能找到他想找的

「柳公子,你在找什麼?」王小豪又

他這番出海,純粹是賭賭運氣,也許

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要去那裡。

何知道他與尹美岱未曾見過面,而胆敢派 敵人若不是曾經擄獲屈無忌或尹美岱,如 功的尹美岱與小丫頭也去?最重要的是,

目的的航行著。

憨厚的漁夫,江湖間的陰惡他知道多少? 中找人,肯定是會嚇壞他的,畢竟他是個

他不想驚嚇他,如果讓他知道想在海

柳花花不開口,王小豪只好讓船漫無

「姓柳的小子呢?

海去了。」

正好見到了隔鄰的王小豪自屋裡走出

自己是一個征服者

特別是他一帆在手的時候,他便覺得

柳花花得到了一個結論:

他原以爲是謊言,原來不

是可以告訴我,我們究竟要去那裡?」

柳花花只是朝他笑笑,然後又凝視著

他終於忍不住問:「柳公子,你是不

還沒有告訴他要開往那裡。

因爲出海已兩個時辰,柳花花到現在

可是他現在却一臉迷惑

海的征服者。

,而之所以未歸的可能性有兩種·

女殺手冒充?

召總管回答:「他已在兩個時辰前出

麼?

佛墮入沉思中,心中不禁暗忖:他在想什

他再抬眼望望柳花花時,却發現他彷

他補上一句:「隨行的叫王小豪。」

;海再大,難不倒自小在海中討生活的人 就如同樹再高也難不了在樹林中長大的 山再高,難不倒自小在山中長大的人

於是他再跳墻而出

猴子一樣。

王小豪是海邊長大的

他愛海,因爲海給了他一切

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了柳花花

喬小妮爲何知道?自然是僱主要

柳花花的推理是有根據的。 柳花花研判後者的可能性居多。 如果他們是去辦事,爲何不懂武

問

表叔一覺醒來,第一個問題便是:

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柳花花在想什麼? 如果,南宮雪他們在海上受到敵

殺或被俘,二是打敗敵人平安無事,三是 不敗也不贏或亦敗亦贏。 人的襲擊,情况應該有三。一是被敵人所

回到香江等敵人來找自己?只要能打敗敵 早就屍骨不存;被俘,也不用再找,何不 何患救不出他們? 被殺,那就不用再找了,到現在來找

打敗敵人,平安無事。這一點可能性 不敗不贏、亦敗亦贏。這一點就比較 既然平安勝利,爲何不揚帆歸來?

情形也該平安歸來才是;很顯然的就是亦 沒打敗敵人,換言之就是平手,但是這種 不敗不贏,是說旣不被敵人打敗,也

敗亦贏了一一旣打敗了敵人、也被敵人打 比方說,雖然擊退了敵人,但是自己

的船也沉了,因而無法回到陸地

這,當然只是柳花花的推論

而且也是一項假設

碰到茫無頭緒的事情,「假設」是絕 ,否則辦起事來豈非瞎人摸象,

柳花花不是辦事糊塗的人。

他想不到竟然聽到這種笨話 王小豪呆住。 「船如果沉了,人是不是一定會死?」 終於,王小豪聽到了他的聲音:

其實柳花花並不是在問他,他只是在

自言自語:「如果不死,一定是漂到陸地 王小豪覺得有趣,湊口說:「這種事

> 不來:」
> 到香江來了,只有困在海島上才有可能回 島的陸地;如果漂到海岸陸地,應該也回 「陸地有兩種,一是海岸的陸地,二是海 柳花花彷彿沒聽見他,兀自喃喃道:

附近海面,不多不少,正好一百零八個小是他應口說:「海島?那我最清楚了,這是很高興聽他講話了,否則真要悶死,於 的第一好手呢。」 訴我的,你大概不知道,他可是香江航海 島,而且都是無人島,這是我爺爺生前告 王小豪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過他還

些小島。」 柳花花終於對他說話:「我們去找那

說。 「一百零八個。」柳花花一字一字的 一怔,王小豪問:「那一個島?」

王小豪又呆住

半晌,他吶吶道:「無人野島有什麼

好玩的?」 柳花花笑咪咪的說:「我要看看你是

否在吹牛,眞有一百零八個小島。 「你以爲我在騙你?」王小豪有些生

去。 「如果你不是騙我,那麼你就帶我

八個島,你就可以得到一千兩銀子 柳花花接著又說:「只要走完一百零

給我那麼多錢?」 知道一千兩銀子可買幾條船的魚?你眞會 他有點不相信的望著柳花花:「你可

「一千兩?」王小豪第三次呆住。

柳花花用行動回答了他,他給了他一

上.

張銀票。

他差點昏過去。 王小豪這次沒有呆住。

我沒辦法賺。」 但是,他突然又還給了他:「這個錢

多少天嗎?」 「你知不知道走完一百零八個小島要 「爲什麼?」柳花花覺得詫異。

「如果沒暴風大雨的話,至少也得花 「不知道。」

上 個半月。 「一個半月賺一千兩銀子,你嫌少?

天左右。」 「船上的食物與用水,了不起只能度過廿 「不是這個意思,」王小豪急忙說:

以在島上找食水與野味,何况你不是會捕 「那不是問題,」柳花花說:「我們可

來我才是笨蛋!」 王小豪立刻給了自己一個巴掌:「原

盡人事而安天命。

這就是柳花花此刻的心態。

是他倔起來時就像一頭牛。 牛脾氣。 他大部份的時候讓人覺得很隨和,可

我也要找遍它!」 算是一千零八百個、一萬零八千個小島 他對自己說:「只要有一綫希望,就

夕陽、海潮、和風。 南宮雪端坐在又高又大的不知名樹

*

梢, 然後又帶著濃濃的失望回到地面。 下得樹來時,她總是這樣安慰自己. 這次,依然如此。 每次,她都是帶著滿滿的希望爬上樹 居高眺望,她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 兩隻眼睛望著遠遠的海平綫

「明天,他一定會來。」

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麼?」 的時候,實在忍不住說:「妳難道不知道 南宫雪說:「人如果沒有了希望,那 「妳真的相信他會來?」東方珠在生火

活著有什麼意思?

之道,柳花花又怎麼可能找到這裡?」 一條船經過這裡,顯然此處不是航線必經 際了麼?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有看到任何 而活,可是妳這個希望,不覺得太不切實 東方珠點點頭:「是的,人是爲希望 南宮雪默默生火。

生痴發癲,那可就不好玩了: 水,我只怕妳希望太大、失望更大,萬一 東方珠嘆了口氣:「我不是想澆妳冷

南宮雪也翻過頭去。 說到最後,她突然煞口不言。

不禁眨眼道:「你怎麼了?莫非見了鬼? 上氣接不到下氣似的說不出話來,東方珠來的時候,他已奔到她們面前;可是他却 南宫雪輕輕拍了拍他的胸口,溫柔的問題。這一份怎麼了?真才見了鬼?」 他的輕功絕佳,南宮雪與東方珠站起 只見白則七沒命似的直奔而來

說:「別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不容易,白則七吐出了一個字:

「船!」 *

C 36

,好像只有神話中才有

小豪:「這是第幾個島?」 時,他如釋重負的長喘一口氣,笑著問王 當柳花花看到島上八隻不停揮動的手

他雖然救回了南宮雪,但也失去了屈

C 37

個。 王小豪略微算了一下:「第九十七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如何?」

「叫什麼好?」 柳花花毫不考慮:「九七島!」

絕地逢故知呢?那種心情又如何? 他鄉遇故知,被喻爲人生四大樂事之

立刻衝進他的懷裡,可是他真的走到她面 南宮雪看到柳花花的時候,眞恨不得 只怕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難以形

斜的瞄他,然後淡淡的說:「你爲什麼現 前時,她却不像往常一樣,只是用眼睛斜 輕歎了口氣:「還好,我以爲妳當了女野 柳花花很認真的看了她幾眼,然後輕

前更像個女人了。」 人之後必然猙獰可怖,看起來妳好像比以

公孫長勝面無表情。

平穩的航行著。 離開了「九七島」,船在安靜的海面上

*

頗帶涼意的秋風輕拂著柳花花靜默的 月光擁吻著大海,世界多美好

臉孔,却拂不去他心中激動與哀傷。

手 麼っ 「屈無忌的死、白則七的殘,都是我造成 雪悄悄的立在他身旁,倚著船舷、側著臉 無忌,而且也失去了白則七那隻寶貴的 要責怪妳?妳做錯了什麼?有嗎?」 ;他們都是你的朋友,好朋友,不是 「你爲何還不睡?」不知什麼時候南宮 「有。」南宮雪的眼眶忽然紅了 「非常非常難過。」 柳花花給了她一個微笑:「我爲什麼 「妳覺得難過? ·「你是否在責怪我?

水洗去哀傷,妳爲何不試試?」 :「小時候,我碰了難過的事,我就讓淚 「爲什麼不哭?」柳花花溫柔的望著她 南宮雪果然哭,偎著柳花花的懷裡

柔的說: 哭。 能自責,因爲這件事不是妳的錯,生離死 生,誰也避免不了 快樂痛苦,這就是江湖,其實也是人 妳可以難過,也可以哭,但 柳花花輕拭她的淚痕,

有一個人錯。 一頓,他緩緩道:「這件事,只

「紅月幫。」 回答這句話的人是東方珠。 「誰?」南宮雪仰著淚臉問

南宮雪立即紅著臉離開柳花花的懷

花 ,你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東方珠佯若未見的走了前來:「柳花

> 成,當然是殺進大亞悲,放一把火燒掉他 「這還用講嗎?難道就白白放過紅月幫不 南宮雪擦乾淚水,咬牙切齒搶著說: 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妳認爲呢?」

的頭髮:「就憑我們幾個人,行嗎? 「我知道;」東方珠拂了拂南宮雪散亂

「畢竟妳曾經是紅月幫的人,妳應該比較「行不行,要問妳了。」柳花花說:

實力自然大打折扣。」 ·「紅月幫少了一個我、狐邦與江艷青, 「機會不是沒有。」東方珠眨著眸珠子

衆的力量去消滅他,豈不更好?」東方珠 公諸武林必然會引起武林公憤,由武林大

通知武林羣雄麼? 著道:「妳以爲紅月幫會給我們這個機會

說紅月幫早已知道你出海,所以必在香江 佈有重兵等著狙擊你?」 柳花花用讚賞的眼光望了望她。

因之一吧。

的紅月幫總部必然精兵出盡,豈非是突襲如果柳花花這個判斷正確,那麼此刻

「那妳猶疑什麼?」南宮雪問。

「這當然是最穩當的辦法。」柳花花接 「我是說,如果我們將紅月幫的秘密

南宮雪反應很快,立即接口:「你是

他總是能在適當的時候給人適當的讚

誰都喜歡這種眼光,女人尤其是。 這大概也是他成爲衆女人喜歡他的原

的大好機會? 東方珠也同意 南宮雪同意他的看法。

告訴了他們。 這個時候,白則七與公孫長勝也都醒 ,上了甲板之後,東方珠把這個情况

他們都同意。

七,沉聲道:「行動的時候,你留在船 「爲什麼?」白則七用眼角掃他。 「有一點我不同意,」柳花花走近白則

來斷後?」 :「就算有,爲什麼是我?爲什麼不由你 「斷後?有這個必要嗎?」白則七冷笑 柳花花說:「我們需要一個人斷後。 南宮雪柔聲說:「你的手

的手怎樣?你們以爲我是不中用的殘廢了 話落,他跟蹌的奔了船尾去:

不等她說完,白則七倏地大吼:「我

白則七靜靜的坐在船尾。

那張俊美而蒼白的臉上,神色起伏不

良久。他回首看見南宮雪立在他身

「妳爲什麼在這裡?」白則七的聲音很

「因爲你在這裡。」南宮雪的聲音很

白則七冷笑:「對一個殘廢的人,妳 「爲什麼用這字眼?」南宮雪太息。 他回過身去:「所以妳來同情我?

認爲還有更好的字眼麼?」 半晌,他才慢慢的迴過身去白則七緘默。 「有!」南宮雪語氣堅定:「關心!」

眼中的淚 他看到了南宮雪的眼睛。也看到了她

他沙啞著說:「妳不該哭的,妳爲何 白則七心顫:「妳哭了?」

他走上前去,用顫動的手輕拭她頰上

已經不是從前的白則七,我傷心,所以我 「因爲你變了,」南宮雪哽聲道:「你

無忌,他不能再失去你。」 她說:「你應該知道,他已經失去屈

多痛苦的事?」 「但是,妳知不知道,做他的朋友是一件 」白則七忽然低下頭去,痛苦的說: 「我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他關心

「爲什麼?」南宮雪不明白

會注意我這個白則七… 候,每個人都把目光放在他身上,誰也不 上的明月繁星:「當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時 「他樣樣比我强,」白則七仰視著天空

知道這種心靈的痛苦。」 芒蓋過它 微笑:「天上的小星星永遠嫉妒月亮的光 「是的!」白則七咀角牽起一絲苦澀的 「你嫉妒他?」南宮雪很詫異 ,妳沒有這個經驗,永遠也不會

他盯視著南宮雪:「妳是否認爲我很

C 38

南宮雪歎息。

得可愛。 她承認他小器;但是她也認爲他坦率

埋伏在香江的人馬撤回來?」

之心? 你除了有崇拜之心外,難道真沒有嫉妒 人,有了一個處處比你强的朋友

-只有白痴才不懂得嫉妒。

著南宮雪,語音痛苦:「現在,他又贏得 妳……我看得出來,妳一直喜歡他,是 「他從我手中贏去了獨孤美;」他凝視

了柳花花

在香江四週埋下重兵暗樁,深信即使殺不

表叔這個戰略其實不錯,他精心刻意

有一個辦法,誰沉得住氣,誰就是贏

,我就不相信他可以永遠不回香江。」

表叔抽著煙:「不,我要跟他鬥耐性

他語氣堅定:「對付這種老狐狸,只

南宮雪沒有回答,她不知道如何回

「不管怎樣,我們總是朋友。

「望夫崖」登陸,直殺大亞悲煉核屋。

他根本想不到柳花花會在渺無人煙的

總是不容易失敗的。

更想不到的是,南宮雪與東方珠竟然

他接到報告時,差點沒從床上滾下

話,只怕成了一文不值

但是,再好的戰略如果被敵人識破的

,也準叫他吃不了兜著走!

不是嗎?」 在我沒嫁人之前,你總還有機會得到我, 歷險,你的英勇表現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她想了想,又說:「其實這次的海上

來。

在突襲以前,東方珠說:「我們從望

沒死。

他。」 白則七搖搖頭:「我知道我爭不過

南宮雪歎息。

說什麼了 除了歎息之外,她真的再也不知道該

不知怎地,她心中竟也有了幾分痛

她發現:原來自己也有幾分喜歡白則

穿過船艙,她又看到了那對眼睛。

她只有再歎息。 公孫長勝凝視她的那對眼睛。

召總管請示表叔:「啓稟幫主,柳花

花出海已月餘,至今仍無消息,是否要把

因爲再也沒有人懂得煉核丹了。」 最快的速度擊斃柯尼與甘天,只要殺死他 們四個人分成兩組,我和南宮雪走陸路 們兩個,表叔的核丹計劃便告整個失敗, 夫崖登陸之後,先攻向大亞悲煉核屋,以 「如果表叔埋伏在香江的話,那麼我 找表叔算總賬。 「然後我們再折向卅里外的紅月幫總

他個措手不及……

柳花花和公孫長勝走海路,兩面夾擊,殺

斯殺有一套。 東方珠不愧在幫會呆過的人,對戰陣

表叔雖然在香江佈下了大量人馬,却 可惜他們少算了一點。

> 悲煉核屋,連自己也坐鎮在這裡。 人馬全部調了回來,而且全部安置在大亞 也把外面東、南、西、北、中五個分舵的

擊。 然會知悉全部內幕,而對煉核屋展開突 他恐怕香江伏擊失敗之後,柳花花必 他之所以這樣做,是不低估柳花花

上的神色頗不以爲然。 召總管當時雖沒有明示反對,可是臉

事實証明表叔對了

不低估敵人,有備無患,還種人

也因爲這樣, 使東方珠的突擊計劃

開始便受到挫敗。

他們不僅不能在最短時間內殺死柯尼

柳花花與南宮雪,武功之高、劍法之卓絕 與甘天,反而陷入了漫天重圍! 直叫在一旁督戰的表叔與召總管看得期 當然,他們絕不是省油的燈,特別是

他們劍鋒揮起,最少有兩個彪形大漢倒下 底發寒,心裏生毛-而東方珠與公孫長勝也不含糊,只見

但是敵人實在太多了,最少也有幾百

以上,黑壓壓的一片,殺得他們手都

飛起兩顆人頭、三隻手、四道血腸:「 叔!爲什麼要讓這些人送死?有種的, 南宮雪一招「魂歸離恨天」出手,立刻

過來,南宮雪與你一對一! ;他的右手邊站著召總管,左手邊立著柯 表叔站在遠處,面無表情的抽著煙桿

尼與甘天。顯然,他的戰術是打消耗戰。

再猛力反撲。 -把主將押後,俟敵耗盡體力之時

C 39

有人稱爲這就是「人海戰術」。 因爲必然要犧牲很多士卒。 南宮雪想不到甫一脫離大海,却立刻 這一招很狠。而且也殘忍

面臨人海。 她殺得兩隻眼睛都變成了通紅,血 人海!熔無人道的人海

殺!殺!

與表叔對決,但是人潮就像海潮般的湧過 來,令你寸步難行,無法越雷池。 南宮雪他們曾經試圖衝破人海,直接

這些人却都被表叔立斬於地一 破心驚,嚇得脚底抹油,偷偷開溜,但是 宮雪諸人兇如惡煞,厲如魔鬼,不少人胆 其實人總是怕死的,那些人海一見南

於是人海一浪又一浪,前仆後繼, 他吼聲如雷:「誰退後,誰就死!」 眞

是血流成河 、屍堆如山!

經去調動香江的人馬了!」 ,鮮血噴得她滿臉,她大叫:「敵人已 「不能手軟!」東方珠一劍劈斷兩道咽 間有什麼比這個還殘忍的?

突然一陣洪亮的叫聲响起,接著一個 「別怕!我來了也!」

輕功絕佳的人影像驚虹閃電般的射進來!

揮如雨,殺到他身旁去,怒聲道:「你爲 什麼來了? 「白則七!」南宮雪首先看到,立刻劍

白則七左手握劍,劍芒劃過,標起三

道血箭:「妳看,我左手不是也可以照樣

得正好,這下子那些人都死定了 柳花花也殺了過來,大聲道:「你來

然後他狂吼一聲:「殺!不要命的儘

吼聲中,五顆血淋淋的腦袋標起了半

到他身邊去,希望有個照應,但也不免對 則七仍可用左手作戰,畢竟功力大打折扣 幫助,反而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担,雖然白 他有所怪怨。 ,持久下去必有兇險,所以南宮雪立刻殺 其實,白則七的來到對戰局不但沒有 再一聲「殺」,又是五個人仆了下去!

却也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大喊殺敵。 但是,柳花花雖也立刻殺前去保護他

麼一吼、一殺,更加是魂飛胆破! 會明白他新傷力弱,直覺對方又添了 因爲敵人對白則七的突然出現,當然 他這個作用其實非常非常大一 心裡先寒了一截;又加上柳花花這

月幫軍心大亂、鬼哭神號! 長劍宛似切瓜斬菜似的横劈右刺,殺得紅 他這麼一激勵,個個陡然精神一振,手中 特別是南宮雪、東方珠與公孫長勝受

鬥意志的敵人,就像是烈陽下的冰雪,立 就這麼一下子,原本就已經不太有戰

融化、崩潰 只見那片人海突然四散逃竄。 總是怕死的

> 誅殺逃逸的士卒,一面厲聲制止著。 然而,兵敗如山倒,誰阻止得了?

已跑得: 不過眨了兩下眼,紅月幫的殘兵敗將 人在逃命的時候,手脚總是特別俐落

四個該死而未死的人。 只剩下四個人。

另一場新的戰鬥却才開始。 血腥殘酷的殺戳終於結束。

合!」表叔恨透了柳花花,一聲狂吼,閃 柳花花!本幫主與你鬥個一千回 電般的直撲前來。

因爲他們都知道東方珠的武功不如他 召總管與柯尼、甘天三人却不約而同

猴子吃柿子,專挑軟的吃,人又

何嘗不如此? 他們的算盤打得很精,只是有人不同

孫長勝堵住了柯尼…… 意,柳花花早一個箭步截住了召總管,公

九個人分成四組斯殺。

說實在的,誰也不太清楚誰先殺死了

旁的柳花花一劍紮進了召總管寬厚的胸 入表叔的咽喉時,眼角餘光同時也瞥見身 南宮雪只知道她那沾滿血跡的劍鋒刺

表叔、召總管、柯尼與甘天等人一面「不准逃!誰逃就依幫規處置!」

但是一旁的南宮雪早已冷笑著撲身截

彷彿是甘天最幸運對上了東方珠,其 ,還有一個白則七。

究竟那一組最先分勝負?

當南宮雪用力抽回劍鋒時,轉首望去

柯尼與甘天也正好哀號著仆跌出去!

天亮的時候,紅月幫已在這個世界上

大亞悲的煉核屋也成了歷史名詞。

大亞悲,是一幕人類的悲劇。

因為: 歷史証明:會的。 可是,悲劇會不會再發生? 它已被制止住。 **人類有野心。**

愚蠢。 人類本

所以,悲劇就在人類的野心與愚蠢之 一直到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完全滅絕爲 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著一

那個日子,會來的!一定。

離開了大亞悲,回到了靜心湖。 *

沉醉、回味的小詩。 你只能說它像一首詩。一首令人流連、 靜、美;尤其是在濃濃的秋意籠罩下 兩個不同的世界。

就如東方珠、公孫長勝,南宮雪雖然 然而詩雖美總有詠完的時候

他們共處了一段這生人永難忘懷的日子

,却也免不了要分手。 「妳要去那裡?」南宮雪依依不捨的問

去看看。」東方珠美麗的眸子也透著淡淡 「很多年沒見到老爹老娘了,我想回

世家收養我之後,才結束了那段令我做夢 過……」公孫長勝聲音沉痛:「一直到公孫 子、野蛇、病貓;我偸過、搶過、騙 過破廟、荒墳、野地,我吃過豬艘、死耗 都會哭出來的可怕日子……」

「一天也不能留。」東方珠語氣堅決。

「何不多留幾天?」南宮雪挽留她。

「如果我再不走,只怕妳會攆我走

出聲來。 南宮雪用手掩口,她怕自己真的會哭

知道有人比她更可憐十倍、百倍-未出世便被父親遺棄、母親是可憐的妓 、師父是心靈破碎的女人;現在,她才 她一直以爲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

才會有這個想法?」

南宮雪却說:「因爲你喜歡我?所以

他默默無語。

如果再不走,肯定要變成妳的情敵,到那 個花花公子果如妳所說的最獨特的人,我

南宮雪不明白她的意思。

東方珠很認真的說:「因爲我發現那

妳不趕我走嗎?」

宮雪呆了呆,隨即笑著說:「我現

我是有目的的,他讓我學刀練劍、讀書唸 、彈琴繪畫,無非是要我在人前冒充公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公孫先生收養

醜陋的人

南宮雪:「所以妳應該忘記我,我是一個

「我知道我不配。」他轉過身,凝視著

在就趕妳走。

東方珠嬌笑。

故,所以希望物色一名體健力强的媳 一手造成的,他始終認定是他體弱多病之 人,他不認爲公孫長勝的痴獃與愚懦是他 「公孫先生是個非常固執而頑强的老

我有權利知道,不是嗎?」

他回過頭來,咀角帶著笑意:「周

南宮雪語音真摯:「因爲你是我的朋

他停下脚步:「爲什麼? 「不,很重要!」南宮雪大聲說 「我說過,那不重要。」他沒有停。 「你叫什麼名字?」南宮雪叫他。 說畢,緩緩抬動脚步離去::

計策讓你親近我、追求我?」南宮雪問。 「所以他就設計了一個『先硬後軟』的

孫長勝與妳洞房,造成旣定事實、生米成 是希望追求到妳之後,洞房花燭夜才由公 令妳無法後悔。 「是的。」「公孫長勝」點點頭:「計劃

盈。

野兔給我吃喲!」南宮雪用力撣著手。

「周浩,下次你來的時候,別忘記烤

「一定!」周浩的聲音愉快,脚步也輕

孫長勝。」

公孫長勝緩緩回過身去:「我不是公

「我只是他的影子。」公孫長勝語音深 南宮雪沒有說話,她早已知道。 管我是誰,妳都肯跟我做朋友?」

南宮雪堅定的說:「是的!」

公孫長勝低下了頭,忽又抬起:「不

字一字道:「不管你是誰,我都將永遠

「謝謝妳。」南宮雪凝視著公孫長勝,

「可惜因爲大亞悲事件,海上歷險、 讓我看出你不是世家子弟。

去那裡?回公孫世家? 頓了一頓,南宮雪問:「現在,你要

在公孫先生的溺愛下,到今天爲止,連筷

「江湖中人極少人知道真的公孫長勝

訴公孫先生,我不願再當公孫長勝的影子 ,然後遠走天涯。」 「是的,」他慢慢的說:「我要回去告

地方靜一靜。」

「你不回家?」南宮雪更詫異。

「至於練劍倒不急,我只想到一個無人的

「我的傷其實早已好了,」白則七說:

生嫉妒;一個人有了過重的嫉妒心,往往 住久,容易令人心胸狹窄,也容易令 會在不知不覺中毀滅自己,妳說是不? 「暫時不。」白則七目光深沉:「城市 南宮雪凝注著他。

如果我真的追求到了,而我又喜歡上了

「因爲他肯定還會要我追求別的女人

「你以前爲什麼沒有想到這點呢?」 那不是一件很殘忍的事嗎?

非妳嫁人,我永不會放棄機會。」 別人更好,妳放心,下次妳見到我的時候 妳一定會發現我會比以前的我更好。 他用唯一的手掠了掠她的鬢髮:「除

「免除嫉妒的最好方法就是使自己比

南宮雪忍不住握住他的手:「我會想

「你總不會也想走吧? 「爲什麼不走?」柳花花斜眼睨著她: 「大家都走了,」南宮雪瞪著柳花花:

「我當然要走,現在就走!」

「爲什麼?」

賭錢……這些東西會上癮?」 柳花花說:「妳知不知道抽煙、喝酒

「這和你要走有什麼關係?」南宮雪睜

著說:「因爲我聽說吃過人肉的人也會上 ,我如果不走,難道等妳把我一塊一塊 「當然有關係。」柳花花表情認真的接

的切下來吃進肚子不成?」 「死花花!老娘我現在就生吞活剝了

劍的嗎?」 「怎麼?你也要走了?」南宮雪很驚訝

南宮雪扭著豐臀拚命追去…… 柳花花早已怪笑著跑了開去。 南宮雪嬌嗔著給了他一拳

(本故事完)

「我本是個無爹沒娘的野孩子,我住

他?」 「爲了面子,所以公孫先生要你冒充

C 40

子都拿不好。」





136 魯智深還了禮,叫李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 ,以爲這和尚也是山寨一伙,暗暗叫苦。

133 這時魯智深正在莊裏吃酒,莊客來報桃花山人馬 殺來了。魯智深忙把直裰脫了,跨了戒刀,提了禪杖 ,大踏步迎到打麥塲上。





137 魯智深和李忠叙起别後情况。原來李忠自從離了 渭州,從這桃花山經過,山上頭領"小霸王"周通下 山攔劫,被李忠打敗,周通就留李忠在山上坐了頭把 交椅。那個搶親的二頭領就是周通。

134 只見火把叢中,大頭領挺着長槍,高聲叫罵,魯 智深也罵着掄起禪杖打來。打了幾個回合,那大頭領 忽然大叫住手。





138 魯智深就叫李忠與周通說明,劉太公就這一個女 兒,要養終身,這頭親事再也休提,李忠連忙應允。 劉太公聽了,這才大喜。李忠邀請魯智深上山去住, 並請劉太公也去一遭。

135 通了姓名,那大頭領滾下馬,撇了槍便拜。魯智 深借着火把一看,原來是打虎將李忠。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

高石·編繪

| 水滸傳] 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 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贯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 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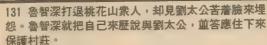


如何不出系相 我? 化休安怕

130 桃花山隨來的那班人一齊拖搶拽棒打了進來。魯 智深便撒下大王,從床邊拿了禪杖打出去。衆人見魯 智深來勢凶猛,慌忙逃走。那大王也爬出房門,上馬

127 那大王一面叫,一面摸來摸去;摸着了帳子,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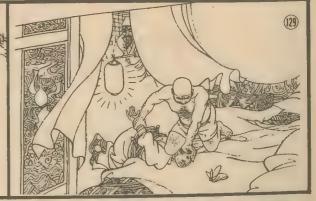




128 魯智深一把揪住大王頭巾,按在床邊。那大王剛 要掙扎,魯智深拳脚齊下,打得他連叫"救命!"



132 桃花山的人馬逃回山寨。那個成親未成、被打得 鼻靑眼腫的二頭領,向大頭領哭訴了一回。大頭領大 怒,馬上引了所有的人,吶喊下山,去與二頭領報仇[。]



129 劉太公只以爲魯智深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得 裏面叫救命,一時驚得呆了,慌忙把着燈燭,引衆人 進新房。



148 魯智深忙飛起右脚,騰的把一個先踢下糞窖裏去 ;第二個要走,魯智深左脚又起,兩個潑皮都被踢在 糞窖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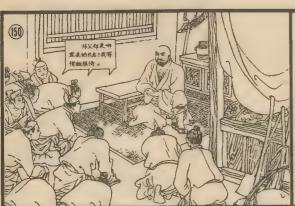
145 第二天,魯智深來到酸棗門外的退居廨宇內,幾個種地僧人都來參拜。魯智深辦好了接管事項,就走到菜園觀看。





149 後頭那二三十個潑皮驚得目瞪口呆,剛要逃走,被魯智深一聲喝住,都不敢動。那兩個在糞窖裏探起頭來,苦苦討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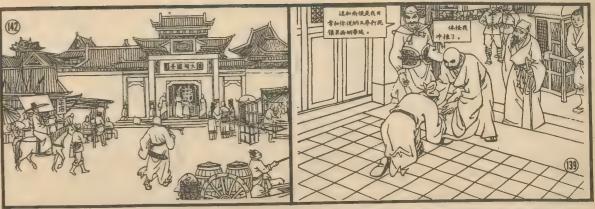
146 這時,那二三十個潑皮便拿些酒菜,前來見禮。 爲首的幾個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望和尚過來攙扶。 魯智深見了,心裏早已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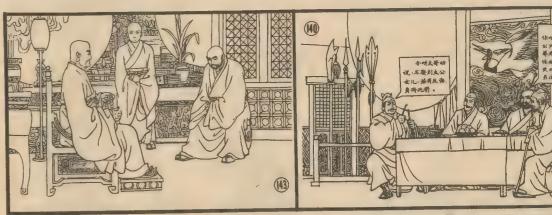
150 魯智深叫衆人拉他們上來,冲洗淨了,換件衣服,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衆人見魯智深有這般武藝,都跪下顯聽使喚。

147 魯智深大踏步走近衆人面前。為首的幾個便一個來搶左脚,一個來搶右脚,想把魯智深扔進附近的糞窖。



142 不幾天魯智深來到東京,見街坊熱鬧,市井喧嘩,心中歡喜,陪個小心向人問了路,不一刻尋到大相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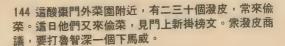
139 三人來到山上,周通見了和尚,正待發作,聽說 是魯達,把頭一摸,叫聲"啊呀",連忙下拜。



143 魯智深進了寺院,知客問過來由,就引他直到方 丈。少刻,智清長老出來,看過書信,知道魯智深不 易管教,便分派他去主持酸藥門外的菜園。

140 魯智深當着劉太公的面,叫周通退了這頭親事。 周通應允,並折箭爲誓,決不翻悔。







141 魯智深在桃花山住了數日,要告辭去東京,李忠 、周通苦留不住,便殺豬宰羊設筵送行。筵席散後, 魯智深便告别下山。



家莊內……趙小寶在莊外被魚莊主和總管打至重傷,由潛龍帮主霍文山將他救出,放入 古墳中療傷,然後再率領帮衆來魚家莊,設法想数出李青青,另作打算: 魚家莊事件

母女有關,內幕如何,李青青不清楚,但面對殺父仇人,雖拚殺亦無法報復,仍困在魚 在莊院內,見到一怪人,聲言是他殺了她的父親李伯祺,出言對她關注,此人似乎和她 ,只好和他們妥協,這次護送路經魚家莊,李青青要拜見父輩魚莊主,被誘入莊內,困 前文提要 一力担承護送到底,被長、肥魔阻截糾纏,落入他們的圈套中 前文書至趙小寶護送李青青北上,看來很不順利, 自告奮勇

長白

人又馳了進去,直到了大堂之前 操縱

,才紛紛

「出來,那假充帮主的 他們才一下馬, 就看到彭副總管,迎

彭副總管也客氣了幾句,讓他們一行 ,向他拱了拱手

師椅中, 响,像是要將椅子的扶手,擠得裂了開來 兩個人,一個坐着,比人站着還高,另一地一呆,只見大堂之中,坐着兩個人,那人,進了大堂。一進了大堂,霍文山便陡 個,則又肥得出奇,擠在一張紫檀木的太 肥肉還擠得那張椅子,格吱格吱

神色。

金錠子拾了起來,面上仍然充滿了訝異的 頭看了看,只見那十六人,已各將地上的 帮一行人,又直馳向前面而去。

當他們馳出了兩三丈之後,霍文山囘

潛龍帮中,這一類奇人頗多,表過不提。

當下,那十六人一齊散了開來,潛龍

功夫,一使出來,自然有驚世駭俗之感,

洒金錢」的暗器功夫,他畢生精練這一門,其它一無所能,會的就是這一手「劉海

那些莊丁自然不知道,那執旗的帮衆

長肥二魔居然也會在魚家莊上,那實 這兩人,正是邪道上的一統高手。

前馳去,没有多久,巳到了魚家莊的大門 知前面的人,是以也不再看一看,

l面的人,是以也不再看一看,一直向霍文山明知他們,必定信鴿傳訊,通

一樣。

是潛龍帮帮主姓霍,却是下天皆知,是以彭副總管認不出那帮主是假冒的,但

前這了來歷,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樣,守衛森嚴,仍由那執旗的帮衆

是大大出乎霍文山意料之外的事情

這時,反聽得彭副總管道:「霍帮主

魚家莊的大門口

和他上次來的時候

居然十分順利,

一個莊丁道:

「魚莊主 這一次

請坐二

便有人將大門推開來了

(154) 154 只見魯智深左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右手拔 住上截,把腰一撑,將那株楊柳樹帶根拔起



151 魯智深制服了衆潑皮,每日裏除去照看僧人們種 便使拳練脚,也教潑皮們學些武藝。



155 衆人見了一齊拜倒在地。自此魯智深常和他們談 論槍法,演武使拳,衆潑皮更是口服心服,都當神佛 (本段完

152 一日,衆潑皮凑些錢買了十瓶酒,牽了一頭豬 來請魯智深。當下在廨宇裏安排好了,吃到半酣,只 聽樹上老鴉哇哇的叫,衆人厭煩,就要到樹上拆那鳥

下期預告

敬請留意參閱



153 魯智深乘着酒興走到樹前,相了一相,叫潑皮閃 開,把直裰脫了。

出一隻錦盒來,道:「些微薄禮,請魚莊,霍文山等入,侍立在後,一個帮衆,捧他如此稱呼,那帮衆大模大樣,坐了下來 主笑納!

他一面說, 一面打開了那錦盒的盒蓋

前陡地 顆渾圓的珍珠,每一顆,徑足有一寸! 見那錦盒之中,用黑色的緞子,襯的是六 怪,連彭副總管,也不禁大吃了一驚。只 長 ,肥魔的雙目突出,看樣子來,更是古 那盒錦的盒蓋一打開 一亮 ,長魔伸長了頸,令他顯得更 人人都覺得眼

如今一出手就是六顆之多,怎不令人驚 這種徑寸的明珠,有銀子未必買得到

肥魔道: 只聽得長、肥二魔齊齊吸了一口氣, 「長子 ,你看看,死人財發得過

哥兒倆,也去找一座古墓刨刨! 長魔陰森森地道: 「是啊,改天咱們

· 「各位在魚家莊中,全是貴好」等道目而視,彭副總管接過了錦盒來,沉聲道 和氣,叫主人難爲。」 潛龍帮,各帮衆立時面有怒容,對兩人怒 「各位社魚家莊中,全是貴客,莫傷了 這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分明是在陰損

步聲,傳了出來,彭副總管首先走出,在 總管走了進去,不多久,只聽得沉重的脚 他的身後,跟着魚莊主。 長肥二魔連聲冷笑,不再言語,彭副

魚莊主在武林之中,聲名赫赫,非同凡响身來,向魚莊主拱了拱手,這自然是因爲 魚莊主一出來,長肥二魔居然也站起

> 向長肥二魔,說道:「兩位前來,有何指 幾個人各自客套了幾句,魚如龍轉頭

肥魔笑道: 「我們來打聽一個人的下

没有再出來。」 陡地一動,接着,長魔又陰陽怪氣地道 「這人是一個小姑娘,她進了魚家莊,便 霍文山聽得肥魔如此說,心中便已經

娘姓李,名青青、模樣兒可甜得很。」 長魔又道: 肥魔又立時接上口去,道:『那小姑 「請魚莊主叫她出來,讓

我們見見她。」 接着,便是他們二人齊聲道:「不見 0

人用兩種不同的嗓門在設話一樣,真是怪的話,却又銜接得天衣無縫,就像是一個的話,却又銜接得天衣無縫,就像是一個 他們兩人,一個說上幾句,可

事在 說些什麽,我全然不明, 兩位請便吧!」 只見魚如龍的面色一沉,道:「兩位 如果没有別的

是我們却是難纏得很 ,長魔道:「魚莊主,我們走不打緊, 長肥二魔互望了一眼, , 魚家莊以後, 一起笑了起來 但

來,向那假充的帮主道:『霍帮主又有何山也大覺意外,魚如龍一聲冷笑,轉囘頭 長魔竟然講出了這樣的話來, 連霍文

主發落了這兩個人再說,也不爲遲!」 那假充的帮主道:「不敢,且等魚莊

魚如龍點了點頭,緩緩站起身來,面

難纏, 子,兩位有什麽本領,只管使出來好了 色極其難看,徐徐說道:「久聞長肥二魔 但是魚家莊倒也不是什麽好吃的菓

身子立時離椅而起,在他們離椅而起之際 具有非凡的威勢,他才一喝,長肥二魔 檀木的椅子,全都碎成了片片。 他那一個「滾」字 ,舌綻春雷,當道

攻出 是身形 雙掌一搓,「呼呼」兩掌,便已向魚如 2身形,還真快得出奇,才一站起,肥魔別看他們二人,一個長、一個肥,可未的椅子,全都好成了片片

去。 掠向前 前,竟要硬從大堂的側門,闖進內堂肥魔一發掌,長魔身形一晃,已然疾

手,直刺向肥魔。 鈎,向着長魔的背後,疾抓了下去,而就不理會肥魔的那兩掌,手臂一伸,五指如 在他出手的同時,只見彭副總管身形一晃 ,緊貼着魚如龍,閃了過去,匕首已然出 只見魚如龍一聲怪喝,身形略轉,竟

彭副總管已經「刷刷刷刷」,一連進了四 肥魔怪叫了一聲,立時縮囘手掌來

管,武功已如此驚人,那麽,莊主和總管 文山雙眉緊鎖,心想魚家莊中,一個副總 勢子之快疾,難以言喻,看得在一旁的霍 ,更是可想而知了! ,當眞如同狂風掃落葉一樣

那四招的勢子,一一化了開去。那 但是他雙掌翻飛,單憑一雙肉掌,還是將 肥魔的功夫也極高,匕首攻得雖快 漫

> 長魔一覺出背後風生,立時轉過身來, 砰」他一聲,和魚如龍對了一掌。

聲响,顯是兩人正在激鬥,而激鬥聲在漸,只聽得在門外,傳來了一陣「砰砰」的 也似,「颼」地自側門之中,彈了進去 漸遠去,他們如何動手法,大堂中的人 竟就着魚如龍的那一掌之力,如箭離弦 魚如龍一聲怒吼,身子跟着掠了進去 那兩掌一對,長魔的身子,陡地一躬

忽然又一陣風也似,捲了進來,道:「別也瞧不清楚,只不過極短的時間,魚如龍

聲道:「彭副總管,你帶他到莊後的那後莊主一叫,二人一齊分了開來,魚如龍沉莊主一叫,二人一齊分了開來,魚如龍沉肥魔和彭副總管,正在動手,聽得魚 彭副總管答應一聲,抬眼望着肥魔,

異莫名

難有寧日了!」

指教?

後面去? 進了大廳來, 去的,在大廳後的走廊中,也曾傳來他們 龍和長魔,明明是一面打着,一面出大廳 觀的霍文山,心中也疑惑之極, 劇鬥的聲音,何以突然之間,魚莊主竟退 這時,肥魔的神情, 還命彭副總管將肥魔帶到莊 十分古怪, 心想魚如

麽聽話,就跟他進去了麽? 那也是没有可能的事。而且 說,能在幾招之間,便已然將長魔制住 要知道魚如龍的武功雖高, ,肥魔難道那 但如果他

們進去?」 上一揚,道:「魚莊主,我爲什麽要跟你 果然,肥魔兩道稀稀落落的眉毛

的好,有人要見你們兩個人!」 魚如龍冷冷地道: 「你還是乖乖進去

面子 肥魔「哈哈」一笑道: 「那人好大的

說,他曾在幾年前, 是不是有這個面子 個林子中・見過你們ーー」 魚如龍的聲音更陰冷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 在洛陽白馬觀左面的 ,他道: 「那人

講完,肥魔的一身肥肉,竟不由自主。在,肥魔的脸色已經變了,等到魚如龍的話 來,在他滿是肥肉的臉上,一顆顆的汗珠 **敏敏發抖,他臉上也顯出誠惶誠恐的神色** 迫了出來,顯見得他的心中,駭然之極 魚如龍的那幾句話,才講到了一半時

「就請彭副總管帶路!」 「是!是!是一」一面抹着汗,一面 ,也變得恭謹之極,連聲

還不斷抹汗 條狗一樣,跟在他的身後,一面走,一面 逕自向外,走了出去,而肥魔就像是 彭副總管的神情却很冷淡,一個轉身

魚家莊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他却無法個江湖閱歷十分豐富之人,但是這時,在 廳,魚如龍才轉過了 心中的驚疑,實是到了極點,他也算是 總管和長、 肥魔二人 身來,這時候,霍文 ,離開了

過他們怕什麽人來。 不忌憚三分,觀乎他們敢上魚家莊來生事 便可見一斑了,而且,從來也未會聽說 要知道長、肥二魔,在武林之中, 黑白兩道的高手, 見了他們,

說了幾句話,肥魔便俯首貼耳 幾句話,肥魔便俯首貼耳,那麽,這可是,此際,魚如龍只不過輕描淡寫

個想見他們的是什麽人?

話出來,就可以令得魚如龍制住長、肥二肯定了,那個大人物只消命魚如龍傳一句肯定了,那個大人物只消命魚如龍傳一句一人物到了魚家莊,造時看來,似乎更可以電文山本來早已知道,可能有一個大 那麽,他究竟是什麽人?

的厚禮,愧不敢當,不知貴帮有何事要在龍已向僞冒帮主的那帮衆道:「貴帮送來 下效勞?! 霍文山心中,正是驚疑不定間,魚如

去——」 外之行,敝帮有一批珍寶,正想運到關外 教定了他的話,道:「聞得魚莊主將有關 那帮衆咳嗽了一聲,照着霍文山早已

便自一沉,道:「魚某人何時開設了鏢局 , 替人運送珍賓?」 那假帮主才講到這裏,魚如龍的面色

什麽問題了!」 了魚莊主的威名,自然一路之上,不會有 想請魚莊主送去,只是與魚莊主偕行,有 那假帮主忙道:「魚莊主,我們不是

在一起,那麽,自然也可以見到李青青了龍都是難以拒絕的,而他只要能和魚如龍自己提出來的這個要求,於情於理,魚如 霍文山人十分聰明,他早已想好了 爲魚如龍是要護送李青青北上的。

行倒也無妨!」們的主意倒不錯,若是我要到關外去, 們的主意倒不錯,若是我要到關外去,同色稍爲和緩了一些,淡然一笑,道:『你 魚如龍聽得那帮主如此說,臉上的神

那帮主呆了一呆,道: 「若是?」

關外去,但是現在,關外之行,已然取消魚如龍道:「是的,本來我確然要到

自然也未會教定那帮衆如何應答,而那帮 先,絕料不到魚如龍有那樣的話講出來, 主的不禁呆住了,他只是發出了「啊」地 聲, 魚如龍的這一句話一出口,那僞充都 却是再難說得下去,因爲霍文山事

大頭目,你所說的事,太不確實,魚莊主在那裏,立時轉過頭來,向霍文山道:「在那裏,立時轉過頭來,向霍文山道:「在那裏,不致於僵」。 不去關外了,你何以不對我說。」

之一,爲何不去了?」 皆知,神刀黄英傑,安排送一位姑娘到關 霍文山忙道:「魚莊主,江湖上人盡 由各路好漢護送,魚莊主正是其中

霍文山的心中,更是着急,又說道: 魚如龍冷笑着,並不回答

送?」 「魚莊主要是不去了,那位姑娘,由誰護 魚如龍雙目一瞪,道:「你究竟是在

問我去不去,還是關心那位姑娘?」 魚如龍的詞鋒十分銳利 ,霍文山也知

來, 却也是非說不可。 道,自己要是再說下去,就可能露出馬脚 但是他着急李青青的遭遇,明知冒險,,而露出馬脚的話,那却大大地不妙了 是以他一面陪着笑,一面說道:

道,各位請吧!」 雄鑊送,那麽,我們可以和他一起結伴北莊主莫怪,我們只想打聽一下,由那位英 魚如龍却只是冷冷地道: 「那我不知

魚如龍巳下了逐客令,不論霍文山爲

主,站了起來,道:「旣然如此,我們告 逗留了,是以,他輕輕碰了碰那僞冒的帮 人如何機智,在那樣的情形下,也無法再 ,多蒙莊主賜見!

那帮主呆道:「少了一人?」太整齊,以免被他們發現少了一人。」、霍文山低聲道:「你們繼續走,別走得,走了進去,潛龍帮一行人,走出了大堂 魚如龍道了一聲「不送」,逕自轉身

在魚家莊,察看動靜,向前走!」霍文山點頭道:「是的,我要趁機留

閃,溜到了一輛馬車之後。 個馬夫,正忙着鋤草刷馬,霍文山身形一 列馬廐之前,有七八輛車子停着,有兩二 來到了魚家莊的大門口時,他看到, 他一面說着,一面漸漸墮後,等到快

以免被人看出,他們之間,已少了一個人 上馬,有的牽了三四匹馬,有的空着手 在他身形閃開去之際,潛龍帮衆連頭也不 ,魚家莊的莊丁,牽過馬來,他們也不 一下,仍然向外走去,他們來到了莊門 他的動作十分快,也没有人留意他

,正射中在那持旗馳在最前面的人的胸前,『颼』地一聲响,一支利箭,激射而出之間,眼看已將上大路了,突然聽得路邊來丈,才上了馬,向前疾馳地而出,轉眼 是不能相信,那竟是事實! 有一支箭刺進了自己的胸前 ,那帮衆中了箭,低頭看去,明明看 他們一湧出了 魚家莊, 低頭看去,明明看到了鮑在最前面的人的胸前,一支利箭,激射而出 向前行出了十 他還

吶喊,兩邊林中 5,兩邊林中,已各竄出了二十多人來然而,就在他一低頭間,只聽得一聲

跌了下來。 ,那持旗的帮衆,身形一側,巳自馬上直

曾落地,自林中湧出來的那些人,刀劍齊就有兩人,自馬背上跌下,他們幾乎還末帮衆,坐騎吃驚,一起人立了起來,當時 ,那兩名帮衆,立時死去! 當那些人自林中竄出來之際,其餘的

道:「住手,你們一定弄錯了,我們是來 拜謁 魚莊主的!」 那些人中,有人厲聲叫道: 這時,只聽得那僞充帮主的帮徒大叫 「正是奉

一叫出了這樣的話來,他們才明白事情凶團之間,已然死傷了好幾個,這時,對方 險到了極點。 魚莊主令,將你們盡皆留下! 叫出了 變生倉猝,潛龍帮的帮衆,在亂成

的小鋼鏢來。 掙扎着站起身來,大叫一聲,手背向上 , 倒也没有人再來理他, 他還未曾死去, ,在他的袖中,射出了十三枚寸許長短 。那持旗的帮衆,中了一箭,跌下馬來 。餘下的人,衆寡懸殊,兀自苦 當他們明白這一點時,又有兩

也只剩下半口氣了! 且每一個人,皆是面門中鏢,就算不死 法,可稱江湖獨步, , 魚家莊中的人, 登時一了 那人這一手「劉海洒金錢」的暗器手 十三枚小鋼鏢勁射而 七八個 ,而

長劍,已在他左脅下。一起刺了進去 起轉過身,向他撲了過來,「嗤嗤」兩柄 可是,那帮衆鏢才撒出 ,三四個人

立時死去,那時,只有三名帮衆,還在苦 帮衆口中鮮血狂噴,身子晃了晃

> 處傷,眼看是支持不下的了。 對方的人實在太多,他們身上已帶了好幾門,其中有僞充帮主的那一個在內,可是

聲也未出 被一柄刀,將頭顱削去了半邊,另外 呆了一呆,幾柄刀一起砍了下來,連叫 果然,一下惨叫聲,又有一名帮衆 ,便自死去! 個個

一退 個 血如泉湧, 條血路逃生,他一輪急攻,倒也被他逼那僞充帮主的帮徒大聲厲叫,想衝開 般地湧了 七八個人,可是對方的人多,像潮水 上來,他背後一連中了七八刀 大聲的叫道: 「魚家莊竟是

大叫着,叫到了一半,便齊齊慘死! 直搠而出,搠進了那人的腹際,二人一起是一刀,砍中了他的肩頭,他手中刀向前 他一聲呼叫末畢, 「噗」地一聲,又

屍,去稟告莊主,一個也未曾活着,全死

那些人中,有的叫道:「快收拾了死

却不然! 他們以爲潛龍帮的人全死了,但其實

立時有人 全在那一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突襲之中 潰,一起蓋了過去。 時有人向地上洒着泥土,將路面上的血 可以說,離開了 他們的屍體,被拖進了 魚家莊的潛龍帮衆 林子 也

人 了埋 ,根本没有離開魚家莊,是以也未曾中 魚家莊中的人却不知道有一個

山 那個人,就是閃身在馬車後面的霍文

如果霍文山和幫衆離開魚家莊,那麽

他躲在馬車後,却是很平靜。 是可以倖免,真個難說得很,然而此際 半途中伏,對方的高手如此之多,他是不

古怪 長肥二魔出現在魚家莊,這其中的一切 巳罹難。他只覺得魚家莊中,有說不出的,也絕料不到,他帶來的那一批帮衆,都 一定早經安排好的 。從李靑靑被接進魚家莊起,一直到 ,他一定要探出個究竟

開了車廂,躱進了車廂。 他在馬車後躱了片刻,便直起身,

他了 莊丁在來回走動 時聽到有脚步聲來來去去,顯是魚家莊的

得的 莊也可以說是龍潭虎穴,他是絕對馬虎不 他準備等到天黑,才開始行事,魚家

帶着一隊莊丁,馳到了馬鹿之旁吩咐道 望着,他等了一個多時辰,只見彭副總管 「快套一輛車,有急用!

魚家莊來,却是極難了。 自然可以逃走,但是逃走之後, 再要混進

疾馳而去,轉眼之間 只覺得車身震動,車子已被趕得向前 霍文山還未曾决定自己應該怎麽做時 ,便出了魚家莊的大平子已被趕得向前,

那幾個馬夫答應着,牵了 ,兩匹馬出

他自然無法知道魚家莊外所發生的事

在車廂中,他可以更不必怕有人發覺

,他舒服地坐了下來,伸着脚,他不

霍文山不時從車廂的門 縫巾 向外張

促,他這時如果突然自車廂中衝了出去,一聲也不敢出,只聽得彭副總管在不斷催霍文山不禁暗暗叫苦,他在車廂中,竟牽到了霍文山藏身的那輛車前!

門

然領着那一隊人,跟在車後面,看情形,後的窻縫中向外張望,只見彭副總管,仍 像是去接什麽人似的 霍文山心中更是叫苦不迭,他忙自車

子一直向前駛着,約有一,急也没有用,只好走一 霍文山心想,反正事情已到了這地步 車子才一停下 ,霍文山又向外張望 個時辰 步看 一步了 オ停了。車

去! 抬着一個人走了出來,彭副總管跟在後面走了進去,不一會四個人,用一張竹床, 。道:「小心些,將他弄進車廂,送囘家 管帶的人,一起下了馬,一行人推開門就 只見車停在 一所宏偉的大宅之前,彭副總

,那麽,對方的入雖然多,他求個全身而發上幾枚鋼梭,車外的人,必然張惶失措 已準備奪門而逃,他準備一推開車門,先 只當自己没有希望囘到魚家莊去了,是以來之際,他也不知道這裏是什麽所在,他 退,還是不成問題的 他已經連鍋梭都抓在手中 霍文山身在車廂之中,在車子 一隻手 一停下

向外張望着 也已經要丟推門了,這時候,他一 ,一面却聽得彭副總管那樣吩推門了,這時候,他一面仍然

家莊去的,自己可莫失去了這個機會。 有什麽人留在車廂中,而車子又是要回魚 大,他們抬上了傷者之後,一定不會再 心想那受傷的人不知是什麽人,車廂 也就在那刹那間,他的心中, 陡地

他在刹那之間 ,改變了主意,囘頭

一個空位,勉強可以藏下 一個空位,勉強可以藏下 一個空位, 伸手揭起了車座板,在車座板下 一個人,霍文山 ,有

一起被抬進了車子來。 是一陣聲响,想是那張竹床,連着傷者 只聽得車廂的門,已被人打開,接着,便 他才一纖進,剛將車座板放了下來,

只聽得有人道:「妥了」

是什麽人?何以行事竟如此秘密? 霍文山聽了,心中暗暗叫奇,心想那傷者 他帶來的那些人,一起轟雷也似答應着 如有洩漏,定殺無赦!」他的話一講完 ,也不准談起,囘到莊中各賞黃金十両,,只當什麽人也未會見過,就算互相之間 們各人記得,這件事,你們只當没有參加 而彭副總管叫道: 「我們囘莊去, 你

這時候,霍文山最安全,自然是仍舊鱗,車子又向前駛了出去。 又震動了起來,接着,蹄聲得得,車聲髒 他聽到了車廂門被開上的聲音,車身

其中一定大有蹺蹊,他實可想看一量一心中的好奇,也到了極點,心知邊件事線在車座板的下面不出來,可是他選時 被魚家莊中人,由適巨宅中抬出來的,究其中一定大有蹺蹊,他實在想看一看,那 也到了極點,心知遺件事,

他先屏住了氣息, 傷者的呻吟, 就像是根本没有人一樣 簡直連傷者的呼吸聲也 用心聽着,可是事 ,別旣聽

點聲音也發不出來的。既然傷者傷得極軍 傷得極重,不然,不會躺在車廂中,連一 ,那麽自己又何不探頭出去看看?就算讓 霍文山聽了片刻 ,心想,那傷者一定

C 50

座板來,他將車座板頂高了寸許,向外望 傷者發現了自己,諒他也不能大聲呼喚。 霍文山想到這裏,便慢慢地頂開了車

去可以看到那張竹榻,斜放在車廂之中。

嘴唇,也在不断掀動,看來像是想說些什斷跳動,可見他心中,十分激動,而他的

麽,可是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霍文山一看到這等情形,分明是傷者

以看清那傷者的臉孔了 ,整個頭都探了出來,這時,他自然也可中,更是訝異莫名,他將車座板頂高了些床上的。一看到了演等情形,霍文山的心 免奇怪,但是他立時看到,那傷者的身上乍一看到這種情形,霍文山的心中,也不可是竹榻上的那傷者,却還穩穩地躺着, 一道的蔴繩縛着,敢情那傷者是被縛在竹,覆着棉被,然而在棉被之下,却有一道 這時,車行甚速,車廂也震得厲害,

而當他看清了那傷者的臉容時,他心

別人,正是魚家莊的莊主魚如龍! 實實在在,被綁在竹床上的那傷者,不是 服看到的話、他實在是無法相信的,可是 服看到的話、他實在是無法相信的,可是

Ш

霍文山道

你:

你……你不是他們一伙吧!」

霍文山忙點了點頭,傷者又道:

霍文山道:「在下是潛龍帮帮主霍文…你是什麽人,快告訴我!」

以極其微弱,而且不斷發顫的聲音道:

那傷者先發出了一下呻吟聲,接着

劇烈,終於發出了一下聲响來。

旁,那傷者一看到他前來,嘴唇動得更是

便由車座板下,鑽了出來,來到了竹床之 要對自己說些什麽,他略爲猶豫了一下

着 他才和他在魚家莊的大堂上見過面,接 他就躲在馬車之中,而過了不多久, 霍文山的心中,這時眞是亂到了極點

更加

痛苦,而且不再言語

霍文山

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便不由

龍……

他講了三個字,便閉上了眼睛,

神情

出極其痛苦的神情來,低聲道:

「潛…

那傷者一聽得霍文山那樣說,立時現

霍文山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聲。 ,到了這裏,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自然,他那一下驚呼聲,十分低微 由於發生的事,實在太意外了,是以

下輕微的 來。 但是 竹床上的傷者,本來是閉着眼躺着 一樣的,及至霍文山發出了那 一聲,傷者才睜開了眼

却也可以聽得到

電文山想縮囘頭去,已然來不及了

不過眼?」

那傷者又睜開眼來,道:

「你知道我

用之物,難道你們這些正

人越貨,不和人拚門,只是取埋藏地下 友,潛龍帮從來不作傷天害理之事,不 難以形容的神色來,只見他的面肉,在不望定了霍文山,在傷者的臉上,現出十分也只好停着不動,望着那傷者,那傷者也 是誰?」

看你面貌,酷肖魚莊主!」 霍文山道:「我不知你是誰,但是我

忙的,我 你要是還不肯說,就没有機會了! 那傷者望着霍文山,又不出聲,霍文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快到魚家莊了 「你若有什麽事,要霍某人帮

魚如龍! 人又呻吟一聲才道:「我……就是

個,又是什麽人?可是,他看對方上氣不他若就是魚如龍,那麽,在魚家莊中的那種文山心中大奇,本來,他還想問, 出來,只是道:「你有什麽吩咐?」 接下氣的情形,分明多講一句話,就會早 一刻嚥氣,是以他並没有將心中的問題問

姑娘!」 是走官道便可,去迎一位李……李青青李 「你……請設法離去,沿魚家莊向南走、 那傷者一面喘着氣,一面急急地道:

霍文山一聽事情與李青青有關,心中

千萬不能到魚家莊去,千萬不可,快快到她,魚家莊之內,有了極大的變故,着她 那傷者道:「你見了她之後,就告訴一凜,忙又道:「見到她便如何?」

已然將話吩咐完畢, 那傷者講完,又不住地喘着氣, 咐完畢,自然可以安慰自己一,不再那麽焦急,想是他以爲 可是

然是和趙小寶一樣,心中十分看不起潛龍

霍文山冷笑了一聲,道

,不殺朋

切地求助,但忽然之間,變成了那樣,自主,他知道那傷者本來看來分明是十分懇

啼笑皆非,因爲,李青青已經進了 ,那傷者的說話遲了! ,霍文山聽了對方的話,

看那傷者的傷勢如此重,霍文山再不

忍心將李青青已然進了魚家莊一事告訴他 可的! 李青青進了魚家莊之後,會遇到些什麽事 要知道這些,是以他實在非要對方說明不 ,可是,那傷者自稱是魚家莊莊主魚如龍 ,而且又說魚家莊內有了大變故,那麽, 他一定是十分清楚的,而霍文山又正需

他嘆了一聲・道: 「閣下的話,已太

那傷者條地將眼睜了開來 道 一這

了不少,霍文山忙道:「你鎭定些,説話難以爲繼,而且那一句話的聲音,也提高 的聲音別太高,彭副總管就在車外!」 他激動之極,是以往下說了一半,便

,她進了魚家莊,便不知下落,我正是爲 那傷者又掙扎着,問道:「究竟怎麽 霍文山說道: 「李姑娘已進了魚家莊

了此事, 看來像是立時就要昏了過去,霍文山忙道 :「她進了魚家莊,會發生什麽事?你告 那傷者望定了霍文山,雙目向上 混進魚家莊中,希望查出眞相來 翻

訴我!」 那傷者道: 「莊後廢院子……那廢院

得下去?他只好連忙縮囘了車坐板下 再問下去, 趕車的人一聲叱喝,人聲嘈雜,竟是已進 魚家莊 他才說了兩聲「那廢院子」 只聽得彭副總管在對人說: ,車子也停了下來, 可是車子已停,却叫他如何問車子也停了下來,霍文山還想 「去報告 便聽得

莊主,說我囘來了

趕到莊 後去,別停在這裏。 一個人答應着,彭副總管又道:

閉,面 霍文山 那趕車的一聲叱喝,車又向前駛去 如紙白,分明是已經昏死了過去! 忙又探出頭來,只見那傷者雙目緊

一數二的高手,魚家莊主,身受重傷,另以說,還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江湖上數現在爲止,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麽事,他可 是一件震驚天下的大事! 人聽聞了,與這件事有什麽關連的,一定 霍文山的心頭,「怦怦」亂跳,直到

拉下了車去,等到他聽到又被關上的聲音門,隨即被人打開,那傷者連竹床,都被 了下來,霍文山忙又躱了起來,只聽車廂 向外張望出去。 便連忙鑽出,在車廂的窓縫之中,探頭 霍文山又探出頭來没有多久,車又停

是一進去,立時將傷者放下的。,進了那門,那四個人立時退出來,看來個人抬着那傷者,傷者的臉也被被子蓋住 是一進去,立時將傷者放下的 幅圍牆之前,離兩扇門不遠。這時, 霍文山向外張望着,只見馬車是停在 四

扇門,竟是鐵鑄的。霍文山在門被打開 ,一瞥問看到了門内的情形,是 那在

院子,他一共聽有人兩次提到的廢院子, 吩咐彭副總管,將肥魔帶到莊後的廢院 次是在魚家莊的大堂之中,那個魚莊主 霍文山的心中,陡地一動, 莊後的廢

> 魚莊主 子去,再一次就是那傷者! 由此可知,魚家莊後的廢院子,一定 -兩次說了莊後的廢院 他也自稱是

和這 連。 一連串神秘莫測的事,有着極大的 關

進。 的圍牆,看來像是特別高,絕不易攀越而 子的門前,是有二十來人守着,而那院子 是以霍文山格外留意打量,只見那院

現。 不一會,馬車駛到了馬廐之旁停下,有人山深深吸了一口氣,仍然躲在車廂之中, 卸下了馬,却並没有什麽人到車廂中來看 了出來之後,馬車立時又駛了開去。霍文 一下,霍文山躲在車廂中, 霍文山 並未能打量多久 ,那四個人退 一直未被人發

了一聲苦 行動,可是等至天色黑了下來,他不禁叫 他不時向外張望着,準備到了天黑才

文山看了半晌,心想事到如此,不出去探一隊,高舉着火把,在來囘巡邏的人,霍敵人要打進來一樣,放眼望去,全是一隊 聽一下,也是不行的了。 只見整個魚家莊中 像是不知有多少

,跳了出來,向前急奔了幾步,來到了馬中黑沉沉地,並沒有什麽人,他身形一閃 廐的一端。 他輕輕的推開了車廂的門 好在馬廐

,不多久,他就看到那院子的髙牆了。來髙强!一路閃向前去,居然未被人發現 文山閃身在牆下的陰影之中,那一隊人走 了過去,並没有發現他,霍文山的身手本 這時,有一隊人,學着火把走來,霍

> 未見有人 似有二十個壯漢守着,但是圍牆之旁却 在院子的門前,地上插着十來支火把

望去。 幾步,便已然背靠着圍牆站定,仰頭向上 霍文山繞到了院子之後, 向前疾奔了

青,趙小寶飛梭示警之際,長魔伸手抓梭年玄鐵鑄成,鋒利無比,是以當他向李青 滇南時,挖掘一座古墳,所得的一百七十 瀘上插玉,霍文山所用的鋼梭,乃是他在 插第二枝梭,就那樣,一級一級,向上攀力一插,梭尖便陷在牆上穩住了身子,再,也着了道兒,這時候,他將九枝鋼梭用 看,便握了兩支鋼梭在手,身形拔起, 去。 那圍牆足有兩丈來高,霍文山看了 向

出的荒凉 在牆上 耀,到處全是擧着火把來回巡弋的人,霍在牆上向下看去,只見魚家莊中,燈火閃 看到圍牆之內,是一個院子,可是已然破 他又轉向牆內看丟,就着星月微光,可以 文山心中,暗自慶幸自己未曾被人發現, 敗不堪,連幾間房屋也是東倒西塌,說不 不多久,他已上了牆頭,伏了下来,

到彭副總管將受了傷的魚如 門外,有着極嚴密的防守,而且 也許不會覺得有什麽出奇之處。 來的話,他一定以爲那是一個廢院,心中 如果不是霍文山早已看到那院子的大 龍, 送到這裏 ,也已看

眼前的一片荒凉景象,眞使人有一 出來的詫異之感 但是,在經歷過那些事之後,再看到 股設不

霍文山不由自主,屏住了氣息傾聽着

是,他却什麽聲响也聽不到

可以說一點聲音也未曾發出來 形立時着地一翻,腰肢一挺,便自站直,自牆頭之上,躍了下來,他落地之後,身 什麽動靜了 足足過了半盏茶時,看看院子中已没 ,霍文山才湧身一躍,輕輕

呼聲。 一列房屋之中,傳來了一下凄厲之極的慘 着地站定之後,他才聽到,在前面那

顛 得聽到的人,也不由自主,打上了一個寒 是却像針一樣,直刺入人的耳鼓之中, 那一下慘叫聲的聲音,並不太高, 使

聽來有點像是長魔所發出來的。 整的屋子中所傳出來的,而且,那聲音, 以那一下慘叫聲,似乎也一直在寂靜之中 立時又站定了脚步,院子中十分靜寂,是 · 蕩漾不絕,霍文山定了定神,才依稀聽 下惨叫聲突如其來,使他身上一陣發麻 ,那一下叫聲,是從前面一問看來還完 霍文山本來已經一步向前跨出 那一

,一時之間,决不定是不是要向前去。却不知要差了多少,霍文山心頭忐忑不定 平時現身之前,總要撮聲長嘯,聲音也自 人,但是若如清時他的慘叫聲比起來, 長魔乃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魔頭,他

的心中,也從未會有過恐怖之感,但這時由他進入,千年古墓,陰森無比,霍文山 盗掘古墓的買賣,弄開古墓之後,照例先 有見過世面的人,尤其他潛龍帮,幹的是 氣,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霍文山並不是没 霍文山站了片刻,那一下惨叫聲已完 來了,他才深深吸了一口氣,提着

> 就像是浸在冰水之中一樣。 還有丈許遠近之際,他感到自己整個人, 便自增加一分,當他來到了離那間屋子 ,他每向前踏出一步,内心的恐懼之感

去,而立時後退的了 發生了軍大的變故,他也一定不會再向前 麽,就算他知道,江湖馳名的魚家莊,已 深刻,那樣急於想知道李青青的安危,那 如果不是爲了他對李青青的印象如此

也看不到 蹲在窻下,屋中是一片漆黑, 那屋子的近前,到了窻前,他身形再矮,近,連他自己也有點奇怪,他居然來到了 近 他略停了一停,矮着身,繼續向前接 他自然什麽

覺得頭皮發麻,

身子發僵,一步也挪動不

霍文山僵立着・只見他面前的窻紙

他想立時向後退去,可是在刹那間,他只 之際,他心頭的駭然,簡直是難以形容

個人在向外張望,當霍文山明白了造一點

,那是一個人的眼睛,他在向內張望,那

也就在那一刹間,霍文山陡地明白了

霍文山的眼睛,相隔不到兩寸

是什麽東西時,那一點黝綠色的光芒,已

來到了簡前,也對準了窻紙上的破洞,和

荷而發出來的。 着一陣的喘息聲,傳了出來,那種喘息聲 ,好像是由於一個肥胖之極的人,不勝負 之後,他却可以聽到,在屋子中,一陣接 但是,當他緊沿着窗口,蹲下身子來

> 霍文山的臉上,竟使霍文山感到了一陣劇 那些紙片,向外飄飛而出,有幾片,拂在突然無聲地碎裂了開來,成了無數碎片,

痛,就像是拂上脸來的不是紙片,而是鐵

霍文山的心中,雖然驚駭之極,可是

息, 明是在經歷着十分的痛苦,他不但是在喘 發出來的聲音,從那種聲音聽來,肥魔分 而且是在呻吟 霍文山聽了沒多久,就聽出那是肥魔

到 手指在窻紙上輕輕一點。 身受什麽痛苦,但是這兩個邪道上的高手 極度奇怪的事,他慢慢地直起身子來, 竟會在這個廢院之中受苦,那也是他感 霍文山自然不會去關心長、肥二魔在

熔熔,

極近,相距只不過幾寸的臉,那是一種白因爲紙窻一破,他就看到了那張和他隔得

可是,他却根本没有機會再往下想

頂內家罡氣震碎的!

感到了疼痛,這一切,霍文山也可以想到 紙窻破碎,紙片飄拂,拂上面來,又使他

,那紙愈是被一個內功極高的高手,

了一個洞 着 他立時湊眼上去,向裏面張望 ,窻紙上面就出現

數百年不腐的死屍,但是,只怕天底下

,霍文山見過各種各樣的死人,甚至見過

陰森森,可怖之極,鬼怪一樣的臉

也看不見 不見,只不過肥臃所發出的喘息聲和屋中一片漆黑,開始的時候,他什麽

呻吟聲,聽來更加眞切,

一伸了出來,手指一緊,便已担住霍文山 那隻怪手的來勢,快絕無倫,自愈中

眼看已經可以避開那一抓的了,可是也就們了出來,他也從那隻手的來勢看出,是他可出來,他也是沒有躲避,當那一隻手,向他並不是沒有躲避,當那一隻手,向他的咽喉的,可是他竟然避不開去! 霍文山的武功頗高,絕不是泛泛之輩

,手指仍然像是鐵鉗一樣,鉗住了他的咽伸出來的手臂,竟在突然之間,長了半尺在那一刹間,「格格」一下响,那自窻口

拖進了窓子 山只覺得喉頭一緊,整個人已被提起來, 去勢,也凌厲非凡,可是那怪人一張口 ,已然將鋼梭的梭尖咬住,緊接着,霍文 而出,刺的就是那怪人的面門,那一刺的 他右手揚起,手中的那柄鋼梭, 中參差不齊、白森森的牙齒,用力一咬 霍文山的咽喉一被捏住, 急切之間 向前疾刺

陣令人身心俱凉的怪笑聲,接着,他被重 鬼怪,人那有那麽高的本領?然而,霍文在想,自己遇到的一定不是人,而是什麽在那一刹間,霍文山只想到一點,他 **重地摔在地上,像是四肢百骸,一起散了** 自己的身子,擠破窻框發出了聲音,和 人,因爲他在被提進屋子之際,只聽得他 山也没有機會去證實那個怪人究竟是不是 在那一刹間, 地在向愈前移動着,霍文山還未曾想到那 黑暗之中,有一點黝綠色的物事,正迅速呻吟聲,聽來更加眞切,漸漸地,他看到 隻鳥爪也似的怪手,自窻中伸了出來。,想向後退去,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

且,那張臉是難尋也了一個人,只怕天底下,没有一張臉,比眼前這張更可怕的了,而 ,那張臉是離得他如此之近十 霍文山鼓起最大的勇氣,身形一閃

生過的事,他的心中,也立時只想到了 之中, 起來。他扶住了石壁,喘了一口氣,古墓 一片冰凉,然後,他撑着身子,慢慢站了他在清醒過來之後,最先的感覺,就是那 點,到魚家莊去,李青青在魚家莊出了事 趙小寶的臉,貼在冰凉的石台之上, 清凉而陰森,他立時記起了所有發

看來霍文山給自己服下的傷藥,十分靈效 候,那種站都站不穩的情形,好了許多,步,他發現自己比和霍文山發生爭執的時 道之中,走了出去,不多久,一股風撲面時了,他不再扶着石壁,加快脚步,自甬 多火把,有很多潛龍帮衆在,有的正在睡 稀雲淡,是深夜時分,古墓之外,插着許 而來,他身形一矮,已出了古墓,只見星 了過去,躺在古墓之中,至少已有一個對 自己一定要到魚家莊去。 趙二寶自然不知道,霍文山離去,他昏 他扶着石壁,向前走着,走出了十來 有的則在輪值。

兩個帮衆,向前走來,躬身道:「趙鏢頭 趙小寶到了外面,站了一站,立時有

小寶「哼」地一聲,道:

帮主帶着十來個本帮弟兄,到魚家莊去了 ,至今未间 那兩個帮衆, 面有憂色 一個道:「 「他去了多

趙小寶怔了一怔,問道:

趙小賓深深吸了 那幫衆又道:「足有一日夜了!」 一口氣,他心中仍然

時,總會變得極其自私,趙小寶也不能例的圍,那麽,他就少了一個親近李青青的的圍,那麽,他就少了一個親近李青青的唯不起霍文山,他這麽關心的,也不是霍 外

是以他立時道:「有健馬麽?給我一

莊一

馳去。 衆的手中,奪過了韁繩,翻身上馬,向前 一匹馬過來,趙小寶也不說話,自一個帮 他們兩人走了開去,不一會,就牽了 那兩個帮衆忙道:「有, 請稍待一二

氣馳出了十来里。とそうである。一口停了一停,一直向前,疾馳了出去,一口 下車,看到潛龍帮的令牌,和他相對時的 想起自己和李青青一起經過這裏, 氣馳出了十來里,才慢了下 蹄聲不絕 青青一起經過這裏,李青青,一會便馳上官道,趙小寶

在趕夜路 正在迅速地向前移動着,分明是有三個人因爲他看到前面路上,有三點火光,

,三騎之中,正中的一匹馬上,騎的是一馬,那三騎才一停下,趙小寶一眼便望見三人,顯然也看到趙小寶,也一起勒定了才聽到蹄聲,人馬已然到了近前,馬上的 ,在他的背上,掛着一柄單刀,連鞘足有旁邊兩個中年人,足足要高出一個半頭,個神威凜凜的老者,那老者身形高大,比 神刀黃英傑,魯東雙雄之一雄。 外,趙小寶認出,那聲者不是別人,正是 半尺來寬,七枚金光閃閃的金環,露在鞘 趙小寶勒定了馬,那三騎來得好快,

> 趙小寳一看到了黄英傑,心中不禁大 忙叫道:「黄老英雄」」

喜

待他馳到了近前,只見黃英傑的面色鐵青 ,喝道:「趙鏢頭,李姑娘呢?」 他一面叫着,一面便策馬迎了上去

而且對他疾言厲色,他也不禁一怔。 **但是,他立即道:「李姑娘到了魚家** 趙小齊看到黃英傑的面色如此難看

下大喝,直震得他的耳際「嗡嗡」响個不勢未曾痊癒,他和黄英傑又隔得近,那一 便發出了霹靂也似 ,一時之間,張大了口呆得一句話也說 他下面的話,還未會說出口 ,一聲大喝,趙小寶傷 ,黄英傑

没有,是你硬要保護李姑娘,如今李姑娘 ,刀上的七枚金環,抖在手中,發出了驚向背後一探,「錚」地一聲响,刀已出鞘 一面又大喝一聲道:「我安排得再妥當也心動魄地「嗆嗆」聲來,他一面抖着刀, 而黄英傑則就在那一下 大喝之際,手

確然是進了魚家莊之中!」 趙小寶心中又急又怒,道: 「李姑娘

脱他等了一天,也未見李姑娘的踪影,你你死了追條心,我才從魚家莊來,魚莊主 將李姑娘怎麽了。說 說他等了一天,也未見李姑娘的踪影 黄英傑厲聲道:「我說明白了 也叫

的!信魚如龍的話,而不會相信他趙小寶的話 寶算是那一號的人物?神刀黄英傑自然相和江湖馳名的魚家莊莊主比,他趙小 和江湖馳名的魚家莊莊主比,他趙小趙小寶一聽,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氣!

> 只得怔怔地道:「你以為我將李姑娘怎麽中,一陣冰凉,簡直無法再向下想去,他中,一陣冰凉,簡直無法再向下想去,他 當趙小賓想到了這一點之際,他的

色起意 ,向趙小寶迎面砍下一 的大環金刀,已然挾着勁疾的破空之聲 黄英傑又是一聲虎吼· 他 一言甫畢

完全未曾受傷,小心預防的話,只怕也架怒紛集,根本無法還手,事實上,就算他怒紛集,根本無法還手,事實上,就算他 不住黄英傑那力可干鈞的一刀!

然之間,只覺得眼前一黑,「哇」地一聲來 自一聲吆喝,長劍倐出,劍成交叉,架住 且慢,趙鏢頭不是這樣的人! 了黄英傑的那一刀,齊聲道:「黄老英雄 ,只見在黄英傑兩旁的那兩個中年人,各 一口鮮血,疾噴而出,也就在那一剎間

刀時,刀離趙小寶的頭頂,不過寸許一 當那兩個中年人架住了黃英傑的這一

上坐不穩,也倒栽了下 趙小寶噴出了一口鮮血之後,在馬身

黄英傑等三人怔了一怔,那兩個中年人失金刀,趙小寶便自馬上跌了下來,倒令得一級住了黃英傑的大環 聲道:「他已受」「傷ー

就佔了便宜去人」 武功,本就不弱,他原也没有那麽容易 黄英傑「哼」地一聲道:「李青青的

兩個中年人中的一個道:「黄老英雄,趙李青青不知所赊,是趙小寶玩的花樣。那 聽黃英傑的說法,竟還是一口咬定,

鏢頭爲人本性爽直,我看這其中,

有曲折

,還是問清楚了

」的好!」

仍由他護送到底,早已認定了他不是好人地頭之後,不肯將李青青交與別人保護,見了李青青的踪跡,又聽出趙小寶在到了 ,此際仍是憤然 黄英傑性烈如火,一路前來,突然不

是黄英傑特地請來相助的 長名柏長靑,年輕的那個,叫作彭松柏。人,乃是中州的大俠,合稱中州雙劍,年刀,兩人的功力深厚,也由此可見。這兩 這兩人是師兄弟,劍術超羣,聲名顯赫 他們剛才雙雙出劍,能架住了黄英傑的 而那兩個中年人,爲人却十分細心

大環金刀。 起來,黃英傑仍然在馬上,氣呼呼地抖着 馬,來到了趙小寶的身邊,將趙小寶扶了 這時,中州雙劍設着,便一起翻身下

含血噴人!」 喘着氣,一面便道:「黄老英雄,你不能 昏過去,中州雙劍將他扶了起來,他一面 趙小寶雖然倒栽下馬來,但是並未曾

黄英傑冷笑一聲, 道 「倒變成我含

以他連連喘着氣,將發生的事,大略說了 自己這一輩子,如何再在江湖上行走?是 不是生氣的時候。如果不將事情說明白 趙小寶一口氣蹩不過來,幾乎又一口人了,我問你,李青青呢?」 出來,但是,他却知道,現在

人相信的!但是看得到小寶身受重傷,却眼睛,趙小寶所設的一切,簡直是難以令 等到趙小寶說完,黄英傑仍然瞪大了

有誰可以作證?」 超朋友,你這番話,頗難令人入信,不知又不是假的,中州雙俠沉吟片刻,道:『

文山,對這件事的治末,可是一種都主權無可奈何,是以他只得道:「潛龍帮主權名字來的,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却也 趙小寶本來是極不願意提起霍文山的

樣的心理,心中根本瞧不起潛龍帮,是以已然皺起了眉頭,他們自然是和趙小寶一 他們的聲音,也顯得十分勉強,道: 麽霍文山在何處?」 中州雙劍一聽得「潛龍帮」三字,便 「那

日帶着人到魚家莊去,但是至今末囘!」 被他……帶了出來,據他手下說,他昨 中州雙劍轉過頭來,道:「黄老英雄 趙小賓道:「我在魚家莊前,受了傷

能弄得明白!」 照看,這件事,還是要到魚家莊去,才

相 知的好友,他如何會騙我!」 黄英傑憤然道:「魚莊主是我數十年

馬分屍,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的 話,若有一句是假,叫我天打雷劈,五趙小寶氣憤難平,厲聲道:「我所說

們一起到魚家莊去對質麽?」 「趙鏢頭,你可敢跟我

來就要到魚家莊去,去找青青姑娘了」 趙小寶立時道:「有什麽不敢?我本

英傑,黄英傑沉聲道: 4,黄英傑沉聲道:「走,再到魚家莊中州雙劍不再說什麽,只是望定了黄

去!」

解趙小寶扶上了馬,三馬並馳,也一起向 簡別主,他們一路急馳,在路上誰也不說 話,到了天色將明時分,已然來到了直通 話,到了天色將明時分,已然來到了直通 繩 爲首一個,正是彭副總管。 ,已然掉轉馬頭,向前馳出,中州雙劍 他是個性急之人,話一說完,一提韁

「黄老英雄,何以去而復返?」來,看到了黄英傑,像是不勝訝異, 彭副總管領着魚家莊的莊丁,迎了 道

麽?」 馬上來,道:「彭副總管,認得這位朋友 上爲什麽去而復返的道理來。中州雙劍策 黄英傑冷哼一聲,實在,連他也說不

,道:「這位朋友,可面生得很 ,面色鐵青。可是,彭副總管却若無其事 ,趙小寶看到了彭副總管,早已怒目圓睜 他們兩人一面說,一面向趙小寶一指 0

「啊」地一聲。他來魚家莊的次數更多,人,以前會來過幾次,却未見到閣下!」人,以前會來過幾次,却未見到閣下!」 道:「彭副總管來魚家莊多久了?我們兩個眼色,示意他別出聲,仍是面帶笑容, 最近一次,還不過是去年的事, 只怕就撲了過去,柏長青向趙小寶使了一 得指節骨格格亂响,若不是他重傷未癒, 「啊」地一聲。他來魚家莊的次數更多 趙小寶一聲怪叫,握手緊捏着拳, 揑

,是以才進關來的,只不過只是三個月之下一向在關外養馬爲業,蒙魚家莊主靑睞下一向在關外養馬爲業,蒙魚家莊主靑睞 未曾見過這個彭副總管!

前的事!!」

莊主那樣聲名顯赫的大俠,請了一個副總疑惑,却也不免增多了幾分,因爲,像魚之間,也找不出什麽破綻來,可是心中的黃英傑等人,都「哦」地一聲,一時 管,决不可能是個來歷不明,絕無所聞的 黄英傑等人,都「哦」地一聲,一

黃英傑沉聲道:「我們要見莊主,請

去,到了莊中,東方正現出了一綫曙光,總管答應了一聲,早有莊丁自林中牽出馬總管答應了一聲,早有莊丁自林中牽出馬。 老兄,有什麽急事?」 走了出來,神情訝異,一進來就道: 一行人到了大堂中坐定, - 進來就道:「黃

青究竟是不是在你莊中,你要照實說!」 黄英傑皺着眉,道:「魚莊主,李宵

麽話?要是李姑娘在我處,我將她吃了不魚如龍怔了一怔,才說道:「這是什

貴莊!」 中州雙劍道: 「趙鏢頭說李姑娘已在

道:「那一位趙鏢頭?」 魚如龍却像是根本不認得趙小寶一樣

趙小寶「 實望了一眼,搖了搖頭,分明表示不認得 魚如龍這才轉過頭來,冷冷地向趙小 趙小寶厲聲道:「不認得我麽?」

他以前却

黄英傑沉聲道:「魚莊主白,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趙小寶急怒反加 ,一時之間,面色變

的。青青若在你莊上 來歷,這事非同小可,絕不是隨便闊着玩鬼槍,全是多年至交,你也該知道青青的 没她出關外,莫躭擱了-·J ,快請她出來,由我

魚如龍攤着雙手,道:「老黄

(,你究

然有一個莊丁,慌慌張張,走了出來,道可說,就在他們悶住了無聲可出之際,突實在很難追究下去,是以他們也實在無話 竟是聽了誰的挑撥,竟這樣來責難我?」 疑,但是也覺得單憑趙小寶的一面之詞, 「莊主,夫人自盡了,内宅亂成了一團 黄英傑和中州雙劍,雖然心中有點思

,及至話說出了口,才呆了一呆。 那莊丁慌忙闖進,也未曾發現有外人

莊丁如此說,也大是驚訝,魚夫人也是武 便不離魚家莊半步,是個十分賢淑的女子 林世家之女,早年聲名頗著,嫁人之後, 黄英傑失聲道:「嫂子何以尋了短見?」 這是從何說起?各位請稍待,我進去看 忽然之間尋了短見,如何不令人驚訝? 這時,黄英傑、中州雙劍,一聽得那 魚如龍在一呆之後,頓足說道:「這

步 魚如龍道:「內外有別,各位還是留 黄英傑忙道: 「我們一起去!

你是急胡塗了? ,還有什麽別?我又不是第一次進內宅 黄英傑怒道:「放屁,嫂夫人也死了

去瞧瞧 魚如龍一呆,才道:「好,大家一起

一行人,連趙小寶在内,急急向內宅

極!

來,唉, ,亂成了一團,魚如龍才一走進,就有好走去,不一會,到了內堂,只見僕人丫環 幾個人叫道:「夫人懸了樑,還没有解下 祇怕氣絕多時了!

如龍等人一走進,就看到魚夫人懸在樑上 衆人跟在後面,其時,天色已然大明 ,面皮也轉黃了。 魚如龍推開衆人,直來到臥室之中 魚

黄英傑大叫,道: 「嫂子 ,你何事看

無縫,奪利可恕,假冒我夫,壞我名譽, 已死,望勿再加害我夫,爾等陰謀,天衣 必遭天證!」那幾行字,正是魚夫人的絕 八行字,寫的乃是『速葬我於莊後,我旣 中州雙劍在一轉臉間 ,只見牆上留着

字,他心中陡地一動,立時道:「魚兄,拍,黄英傑轉過頭去,也看到了牆上的題 自樑上抱了下來,並未看到牆上的題字 柏長靑伸手在黄英傑的肩頭之上,輕輕一 筆。中州雙劍看了,立時互望了一眼! 這時,魚如龍巳走向前去,將魚夫人

連黄英傑在內,三人已成鼎足之勢,將 魚如龍抬起頭來,當他也看到牆上的 柏長靑和彭柏二人,已各自散了開來 ,他的面色, 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魚如龍面色青白不定,勉強乾笑着 「這是何意?」

麽?你不是魚如龍,你是什麽人?」 柏長靑一聲冷笑,道:「那還不明白

你開什麽玩笑?我不是魚如龍,却是什麽 魚如龍苦笑着,說道:「這種時候,

見他雙手一翻,陡然之間,金光閃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可是在突然之間,只個一面設着,一面攤開了手,作出一 **嗌嗤」一連串,四枚金錢鏢,分兩邊射出** • 直射向中州雙劍的面門!

劍離得他又近,實在是萬萬難以躱得過去 點,而且,動作突兀,出人意料,中州雙

寸許處掠過,『拍拍』兩聲,釘在壁上。青身形陡地一矮,兩枚金錢鏢,在他頭頂 了戒備,是以四枚金錢鏢電射而至,柏長 心中已知道,事情蹊蹺到了極點,早已有 上他們在看到了牆上魚夫人的絕筆以後 而彭松柏手一揚,便去接鏢,柏長青

時道: 的光芒,會家眼中,一望便知, 劇毒,是以柏長青才出聲警告,彭松柏立 耀,但是在企光之中,夾雜着一種青森森 「不怕?」 鏢上含有

鏢鋒銳的邊緣上,有着一重青色,正是會 手指捏在金錢鏢的中心,可以看到,金錢 ,兩枚金錢鏢,已被彭松柏伸手捏住, 他那兩字ゲー出口、「叮」地一聲响

彭松柏一接鏢在手,立時道:「看

一面厲聲道:

魚如龍的這一下出手,不但快到了極

叫道:「師弟小心,鏢上有毒!」

那四枚金錢鏢飛出之際,雖是金光閃

淬過劇毒。

這是什麽人使的毒藥暗器?

但是,中州雙劍畢竟武功極高,再加

「長白飛魔! 黄英傑一面抖刀出鞘,

黄英傑是何等樣人物,可是這「長白

點異樣,他刀尖向前,指定了魚如龍。魚 飛魔」四字一出口,連他的聲音也不免有

莊主,而是假冒的了。事情在突然之間 道魚如龍一出手,發出了四枚淬轟的如龍的神情,反倒十分鎭定。 金錢鏢,那自然已經證明他决不是魚家莊 小賣也不禁目瞪口呆了 急轉直下 ,發展到這一地步,在一旁的趙

什麽事! 也已出鞘,三大高手,圍住了魚如龍,衆 僕人、丫環,更是呆若木鷄,不知發生了 黄英傑刀尖一指向前,中州雙劍的劍

正在莊上,你們還不走,莫非還要等他現 身麽?」 地道:「三位既知是他老人家,他老人家 但是,那假魚如龍却神色鎭定,冷冷

仍然面有怒容,神刀黄英傑、中州雙劍、個人,却只有趙小寶一人,在驚恐之中,自然不知究裏,但是闖進魚家莊來的四無如龍這一句話出口,那些僕人丫環 要出招,可是,在那魚如龍的一喝之下 乃是何等高手,一聽之下,竟是面色煞白 ,刀尖向地,神色不定,竟像不知如何才黄英傑已然伸出去的手,又緩緩縮了同去 ,驚駭之極,黄英傑的刀向前指,本來已 ,中州雙劍,也是面面相覷,說不出話

怎麽還不出手?」 厲聲道: 趙小寶看到了這等情形,又驚又怒 「三位,他們已經害了魚莊主

喝,口角和鼻孔之中,都隱隱有了血絲滲 了出來,以致他的神情,看來更是獰厲之 他重傷未癒,氣血上湧,這時厲聲一

槍李英祺是何等人物,不是他老人家親臨冷笑着,道:「你明白就好,你想想,鬼冷笑着,道:「你明白就好,你想想,鬼 來歷,還嚕囌什麽?」,如何會自戕?你也不是不知道李青青的 雕開了長白山,那麽,李鬼槍一

是什麽事。在魚家莊發生的,可以說是武出手,他們已經明白了,在魚家莊發生的

中州雙劍,無論如何都應該出手的了!

照說,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黃英傑和

而事實上,他們三人,也决不是不想

林之中,震于動地,駭人聽聞的千古奇案

,有人假冒了魚莊主,真的魚莊主顯已被

剛才進來的時候,對彭副總管大聲叱喝, 是此際,那魚如龍對他疾言厲色地申斥着 氣勢非凡,也不失爲一代大豪的氣度。可 諾諾連聲之外,竟然一點反抗也没有。 ,就將他當作後生小子一樣,黃英傑除了 神刀黃英傑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他

置之不理,袖手旁觀之理?

,他們這時,却仍然木立不動!

囚,而魚夫人羞憤自盡,出了那樣的大事

像黄英傑和中州雙劍那樣的大俠,

焉有

不必我們再多事,就此告辭!」 子說,等對方一講完,他便拱了拱手道: 那魚如龍搶白了他的話,他也不接下

駭人了!尤其當他們聽出,長白飛魔竟就 那是因爲「長白飛魔」這四個字,實在太

在魚家莊上的時候,他們只感到背脊之上

,陣陣發凉!

樣恐懼感覺的人,可以說只有一個了,而

,恰好是長白飛魔,那近數十年來

普天之下,能令得這三大高手

有那

州雙劍也忙道:「後會有期! 黄英傑「就此告辭」四字一出口 中

前陣陣發黑。 險險乎昏了過去,看到這等情形,更是眼 就會遭到什麼大災禍一般,趙小寶本來就 看來,他們三人,唯恐走慢了一步

位大俠的豪氣,登時挫了

大半截!

黄英傑等三人呆住了不出聲,趙小寶

之中的第一高手!一想到了長白飛魔,三

,行踪詭秘,武功絕頂,所向無敵的邪道

也没有力退,向前撲去,更是在所不能。是想向前撲出去,只不過他身受重傷,退而立,一動不動。趙小寶自然不想退,他 說着「就此告辭」, 道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氣麽?」 ,那魚如龍才道:「三位現在要走? 子已在向後退去,只有趙小寶仍然倚牆 這時,黄英傑和中州雙劍三人,一面 黄英傑等三人,退了幾步,已到了門 動不動。趙小寶自然不想退,他 「後會有期」,一面 退

黄老英雄,這本是你們多事,

要是早相

而那假冒的魚如龍則冷笑着

我的話,不再囘來,不是什麽事也没有

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氣湧上來,塞住了心口,雖然張大了口 看看情形不對,又想大聲的叫喚時,

□一股

更是泛上了一層死灰色。柏長青清了清 黄英傑等三人,神色本就難看,這時

是哭聲,他道:「原來……原來他……他間發出來的那種苦澀之極的聲音,却更像

黄英傑像是想笑上幾聲,可是自他喉

他的行踪了。 「相煩上覆,我們決不洩漏

人,自然是知道這一點的。 了他的行踪,必定殺以滅口。黄英傑等三 踪,除了他的幾個親信之外,若有人知道 極爲特別,就是最不喜歡人家知道他的 原來長白飛騰許多怪行之中,有一項 行

還是請三位去見見他老人家吧!」 中大有來歷的人物,我也不能自行决斷,話,實在太難了,這樣,三位也是在武林 「呵呵」笑了起來,道:「要相信他人的那魚如龍一聽得柏長青如此說法,便

去,也必然找個人跡無法找到的去處,去,自己這一次,就算能够安然退出魚家莊,自己這一次,就算能够安然退出魚家莊但是也總當自己若是什麽都不管,總還可但是也總當自己若是什麽都不管,總還可 都是咄咄逼人,他們是走不掉了!門來,可是此際,那魚如龍的每一句話,避上三年五載,以免被長白飛魔忽然找上 黄英傑等三人,本來心中極其驚駭,

退,若不趁機進招,立時後退,此機一失若是三人合力,那麽,一出手就可將之擊 現身,而那魚如龍的武功看來雖高,但是 龍雖設長白飛魔在,但是長白飛魔却迄未 般心思,刹那之間 只怕再難出魚家莊了 一想到了這一點,他們三人,全是一 ,他們都想到 ,那魚如

悶哼,大環金刀,帶起「呼」地一股勁風 在電光石火之間,黃英傑首先發動, 迎頭劈下! 三人心思相同,互望了一眼,只不過

人,兩柄長劍,也各自帶着勁風,一左一 **黄英傑刀一挺出,柏長青和彭松柏兩**

右

手之前,長白飛魔親臨,和只提及長白飛戏猛,自是不言可喻。那魚如龍也是自信狠猛,自是不言可喻。那魚如龍也是自信狠猛,自是不言可喻。那魚如龍也是自信水過,以爲借長白飛魔的名頭,可以令得 响他們自己的生死,是以那突如其來的一他們都知道,此際出手一擊的結果,將影他們三人,心中雖然驚駭莫名,但是 魔的名頭,其間有極大的不同之處。

三人急欲逃生,想不到反向他出手! 他的言語,將三人逼急了,只有逼得

」兩聲响,已刺進了他的雙脅。那魚如龍的兩柄劍,劍走輕靈,後發先至,「噗噗那魚如龍連還手的機會也没有,中州雙劍 振之下,已然將中州雙劍,各自逼開了發出了一下駭人之極的厲叫聲來,雙臂 這兩劍一刀,疾攻而到,刹那之間

劈成了兩半。 大環金刀,夾着雷霆萬鈞之勢 ,正劈在他的前額中心,將他的頭顱 也就在那一刹那間 ,黄英傑的 直劈了下

那面具也跟着被割開了 戴着一個人皮面具,這時頭被劈成兩半 ;便向兩旁,捲了開來。原來他的臉上 那魚如龍的頭顱一被劈開, 0

然脫落,他的本來面目 人頭被齊中劈開,那種血肉模糊的慘狀 然而,那魚如龍面上的人皮面具,雖 ,也無法認得清了

而黄英傑、中州曼劍三人的動作也真

,自不待言。

下慘叫,似乎尚在半空之中蕩漾,他們三快,他們一招得手,那魚如龍臨死前的一 人,已然各自帶起一陣烈風,疾退出了門 口的幾個僕人,一起向外跌了開去。 。他們三人的退勢實在太急,擴得在門

龍的身子,才晃動了一下,跌倒在地! 而直到他們三人退出了房門,那魚如

直無法接受,那是事實。 所發生的事,來得實在太突兀,太意外了 以致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在驅夢中,他簡 然而,他立即就知道,黄英傑和中州 趙小實勉力定了定神,在這片刻之間

着李青青。 他不同,他要管,因爲他是那麽深切地愛 再有什麽人出頭來管李青青的事了,但是 雙劍走了,他們再不會管李青青的事了 不但他們不會管,只怕普天之下,也不會 趙小寶一想到這一點,只覺得熱血上

你在那裏,你將李青青怎麽樣了,快讓她 湧,他陡地叫了起來,道:「長白飛魔,

着鮮血,眞是慘烈之極! 而就在他叫了幾聲之際,只聽得他的 趙小寶一面叫着,一面口中不住地噴

也要使李青青得以安然,可是猝然之間趙小寶雖然已豁了出去,只求一死 在你的後面!」 有人冷冷地道:「你叫什麽, 我就

聲音起自他的背後,他也不禁全身一陣發

踏了半步,背後有了一 不可能有人,而他在大聲叫喚時,曾向前 他本是靠牆而立的 點空隙,但就算背 ,在他的背後,絕

> 那一刹間,到了他的背後,那也是絕無可後有了一點空隙,要說是有什麽人,就在 能的事。

然而,那陰冷的話聲,却又在他的背

直難以形容。那人影才一掠出,便聽到了閃即逝,向門外掠了出去,去勢之快,簡只看到一條灰白色的人影,如鬼似魅,一只看到一條灰白色的人影,如鬼似魅,一 黄英傑和中州雙劍齊齊驚呼聲了 趙小寶立時轉過身去,可是當他轉過

州雙劍三人,已然掠到了假山之前,只消外是走廊,走廊之外是後園,黄英傑及中 身形拔起,就可以躍出圍牆了,而這其間 身法之快,於此也可見一斑。 趙小寶只不過叫了兩句話而已,三人的 趙小賓跌跌撞撞,向外奔了出去,門

望着站在假山石上的一個人,那人,穿着 身灰白色的衣服。 並未曾再向前去,他們三人却抬着頭 但是這時,他們三人却停在假山石前

掠而出的那條灰白色的人影!記得的,那就是剛才他一轉身間,清那人的臉面,可是那人的身形,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離得遠 趙小寶在乍一見到那人的時候,幾乎 ,還看不 向外疾 他却是

三人,掠上了假山石。 竟能在如此快的時間內,趕過了黄英傑等 然而,那實在令人難以相信的,那人

假山石上的那人,而假石上的那人,發出黄英傑、中州雙劍三人,各以兵刄指住了 只見彭副總管也已掠到了後圍之中站定 趙小寶喘着氣,在走廊中倚柱站着

> 你們三人,難道還想和我動手麽?」 了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聲,道:「怎麽, 一聽得那人口出狂言,趙小寶的心頭

此說話的,那一定是第一魔頭,長白飛 不禁怦怦亂動,不問可知,敢向黄英傑

將青青送到關外去的,你來了,那就更好 點,只聽得黃英傑說道:「我本來就準備 形微矮,全神貫注,分明精神緊張到了極 只見黄英傑等三人,後退了 一步,身

青和長白飛魔這個大魔頭 特別的關係,但那一定是一個極大的秘密 趙小寶這時,心中已隱隱想到 ,好像有着什麽 ,李青

賣乖了,誰不知道你是怎樣的貨色。」 ,連黄英傑這時,也是語焉不詳 長白飛魔仍然冷笑着,道: 「你別來

要被風吹了開去一樣。 高下的假山石上,飄了下來,他向下飄來 高下的假山石上,飄了下來,他向下飄來

突兀之極,可是,長白飛魔豈同等閒,他 一招,乃是他們兩人的絕招,喚着「左右,兩柄長劍,一左一右,又疾攻而出。這他一落地,中州雙劍突然怪叫了一聲 之下的,這時他們猝然發動,也可以說是 逢源」,剛才那魚如龍,就是傷在這一招 處,巳將兩柄長劍抓住。 雙手一張,明明他是一雙空手,但是手伸

已齊中斷折。中州雙劍二人,身子向後疾「拍拍」兩聲响,中州雙劍的兩柄長劍,長白飛魔一抓住了長劍,順手一抖,

中的兩柄斷劍,飛射而出 退了開去,長白飛魔手再一揚,抓在他手 直透了出來! 刺進了中州雙劍的面門,劍光竟從腦後 「噗噗」兩聲

,趙小寶站得雖遠,但是也覺得一股凉意出的,那情景,眞是詭異可怖,到了極點七八步,分明是他們已然死了,再向後退竟又退出了七八步,方始倒地。這最後的 兩人雖死,但是後退的勢子,仍然未止 又是一被斷劍刺中,便立時死去的 ,自頂至踵而生,不由自主,打了幾個寒 中州雙劍兩人後退之勢極快, 而他們

動也不動,猶如泥塑木雕一樣。 見神刀黄英傑,站在假山石前,

動各路英雄,依他之命,護送李青青北上 武林中的地位也極高,這只是視乎他能調柄大環金刀,出神入化,少遇敵手,他在 ,也可見一班了 要知道黄英傑絕不是等閒人物, 他

以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錚錚」聲來,若不是他的手正在發抖,何 金環,在不住相碰,發出一連串密集的 金環,在不住相碰,發出一連串密集的「子發抖,却聽得他手中的大環金刀上面的 然而這時,趙小寶雖然看不到他的身

黄英傑,陰惻惻地道: 只見長白飛魔微微抬起了頭 「輪到 ,望定了

聽得到,他一面喘着氣,一面道:「當年 氣聲,遠在十來丈開外的趙小寶,也可以黃英傑突然大聲喘息了起來,他的透

長白飛魔「桀桀」冷笑了起來,他的事,實實在在,與我是無干。」 聽得到,他一百叫

是他快,長白飛魔却比也更快,長白飛魔 快絕,一閃之下,已然退出了五六丈,可黄英傑向後退出的勢子,可以稱得上 退出五六丈,還未站定,長白飛魔已在也 五六尺之際,黄英傑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英傑漸漸逼近,當他來到了離黄英傑只有 樣, 黄英傑疾 ,已向黄英傑背後抓去,黄英傑發出了一形一轉,已轉到了黄英傑的背後,手伸處證時候,趙小寶已然看到,長白飛魔的身 硬生生捉了起來! 中,緊接着,手臂向上一提,竟將黄英傑 似的五指,已經深深陷入黄英傑的臂肉之聲怪叫,身子向上一挺,長白飛魔鳥爪也 叫,身子向上一挺,長白飛鷹鳥爪也 黄英傑一刀砍空, 立時收住了 刀勢

聲

,身形閃動,向後疾退了開去

黄英傑向後退出的勢子

地上! 中的大環金刀,也「嗆哪」一聲,跌到了 黄英傑人在半空之中,手脚軟弱,手

的身前站定

簡直就像是黄英傑的影子一

得趙小寶也近得多了,趙小寶也直到此際

一個逼近,等到他們的身形略凝之後,離

黄英傑和長白飛魔二人,

一個後退

,那是一張看了一眼之後,令人再也不想 ,方始看清長白飛魔那張可怖之極的臉孔

說!! 間 冷冷地說道: ,發出一陣可怕的呻吟聲來,長白飛魔 長白飛魔提着黄英傑,自黄英傑的喉 「你去對她將早年的事說一

滴在地上的聲响,他喘着氣,道: 「好,珠不住向下滴着,甚至於可以聽到他汗珠 我說,我去說!」 黄英傑額上的汗,一顆顆沁出來,汗

却又令停趙小賓不能不圓睜雙目 看第二眼的臉,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向下繼

續看下去。

是一招 **西?祇怕長白飛魔對着他** 州雙劍那樣的高手,長白飛魔一出手, 實在可以設是心胆俱裂,連黃英傑和中 長白飛魔轉身便走,趙小寶看到這裏 怕長白飛魔對着他吹一口氣,他便,便非死則傷,他趙小寶是什麽東

又像是他日豁了出去。隨着他那一聲怪叫 像是他在驚駭欲絕之下,絕望的呼叫聲,

向着就在他身前的長白飛魔,硬閃,他手中的大環金刀,已然劈

向着就在他身前的長白飛魔,

英傑又發出了一聲大叫,他那一聲大叫,

長白飛魔一逼到了黄英傑的身前,黄

青呢?」 轉身向前掠去,立時叫道:「慢走!李青 青是在魚家莊,是以他一看到長白飛魔待 極其倔強,這時,他已然可以肯定,李青 定會噤若寒蟬了,然而趙小寶的性子, 若是換了旁人,在那樣的情形下 却

是一句話間,他已向前掠出了一丈五六 長白飛魔的動作,何等之快,雖然只

> 到了趙小竇的身前,翻起一雙白多黑少的經向後退來,趙小竇話才一出口,他已退納分明是在向前掠出的,陡然之間,已 幾擺,並未曾跌倒。 靠着走廊上的柱子而立的,是以身子擺了 怪眼,望着趙小寶,趙小寶僅被他望了 毫不慢,而更驚人的是, 手中提着黄英傑那樣的一 ,已然險險乎昏了過去,趙小寶幸而是 趙小寶才一出聲 個大漢,速度絲

副總管道:「這人是誰?」 到了近前,只見長白飛魔臉一轉頭,向彭 遍體冷汗直流。而在這時,彭副總管也已 他不刹那間,幾乎連氣都閉了過去

他倒對她不錯了 着趙小寶,像是在自言自語,道: 休,如今又來送死了一」長白飛魔又打量 陪着李姑娘到魚家莊來的,一直在死纒不 彭副總管道:「這人叫趙小寶,是他 「看來

道: 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他一面喘着氣,一面 實也不知道是什麽意思, ,我一定與你拚命!」 他没頭没腦講了一句這樣的話 「李姑娘怎麽了?要是你已經害了她 而這時,趙小寶 趙

發出了一 也不禁有點疑惑自己竟有勇氣,講出那樣 當他這幾句話出口之後, 他話才一出口,就聽得長白飛魔 倒也不錯!」 陣驚心動魄的笑聲來, 道 連他自己

角流了出來。 煞白,口中發甜,又隱隱有血絲自他的 什麽意思,而他的心中,緊張之極,臉色 趙小寶仍然不明白長白飛魔那樣說是

趙小寶巴準備長白飛魔向他出手。他

長白飛魔的聲音,竟變得和緩得多,道 也準備去死了,可是長白飛魔却未曾出手 ,仍然望着他,出乎趙小寶的意料之外 「你還走得動麽?跟我來。

長白飛魔又抓着黄英傑,向前掠了出去! ,他本意是向前縱去的,結果却是向趙小竇連忙提脚向前縱去,可是他傷 趙小寶一楞,還不知道是什麽意思,

帶你去!」 手,將他扶住的話,他一定要撞在欄杆之 前直仆跌了出去。若不是彭副總管及 上了。彭副總管扶住了趙小寶,道: 丁我 時出

的,只是問道: 的虧,他本來是不要彭副總管扶的, 的,只是問道:「可是帶我去見李姑娘的,只怕就要跌倒在地,是以,也無可奈何 ,他傷得實在太重,若不是有人扶着他走 趙小寶身受重傷,就是吃了彭副總管 可是

步之後,他簡直是托着趙小寶在向前掠出 扶着趙小寶,便向前奔了出去,奔出了幾 彭副總管只是笑了一笑,並不言語

趕上看到長白飛魔,提着黄英傑,自牆上 一躍而過。 只見一道極高的圍墙,圍住了院子,正 轉眼之間,已經來到了魚家莊的莊後

中還提着一個人,竟一掠而過,輕功之高 ,簡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那圍墙是有兩丈四五高,長白飛魔手

來,道: 彭副總管將趙小實帶到了門前, 「你自己進去吧」

未曾看到長白飛魔究竟閃到了何處,遑論動得太快,以致在一旁觀看的趙小寶,也

動得太快,以致在一旁觀看的趙小寶,也人已不見,由於長白飛魔的身形,實在閃

正在動手的黄英傑了

是易事。

那間,心想長白飛魔避開這一

刀,眞是又快又準,

刀,倒也不

見刀光一閃間,人影跟着一

閃,長白飛魔

可是,就在趙小寶意念未絕之際,

將「天王之星」鑽戒割破鐵柵,顯示綠林令,王化不服,要用武功作生死鬥懷疑慧元就是血手屠夫王化,到大覺寺探訪,被困鐵柵內,慧元直認是王化

うしつし うしゅうしゅう

大覺寺的小和尚亮出「鳥劍」,要和賭坊賭劍,雙方爭持大打出手。小魚兒發現是鳥劍

走入賭坊賭牌九、再賭抽籤中獎的大家樂,小魚兒出老千得五千両銀子,無意中遇到

,找了三天得不到結果,只好下山,來到山城靜樂縣,盤纏欠缺

前文書至小魚兒三人在天狼山找天狼寨血手屠人王化的行踪

那肯放過,願意和小和尚賭,又出老干贏得鳥劍,查出鳥劍是大覺寺住持慧元之物

,小魚兄先

前文提要:



躍而起。

「你們是一個一個

,迫他脱手落地。

才交手二十合,王化便陷身險地。

可是,持續的時間却並非很長。 狠!招招都是殺着,步步充滿危機

先是鳳兒的金絲軟鞭絞住了他的大屠

接着,小魚兒攔腰攻出一扇,血手屠

,轉身進入大雄寶殿,取來烏劍,縱身一

血手屠夫王化遲疑了一下,頷首應好

邁賊領當

協助越獄

你們三個小兔崽子的週年忌。」

寒芒, 是三個人一起上。」 的上打車輪戰?還是一起打拿架?」 用的特大號屠刀來,映着日光,幻起萬道 放好鳥劍,飄然而落,王化亮出一把殺豬 就三個,殺死一個少一個,明年此日就是 終整體作戰。」 小魚兒道:「不論人多人少,我們始 鳳兒道:「對付一百人也是三個。」 阿呆道:「對付一個人是三個。」 小魚兒道:「我們三位一體,一向都 血手屠夫王化吼聲如雷的道:「三個 一樣的輕靈曼妙,一樣的快速迅捷 陰冷的聲音道:

三聲響,阿呆出手如電,在王化的左右臉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啪!啪!啪

來的射出來一把短刀,在他的腰眼上發下 出其不意,小魚兒的摺扇鋼骨內,突如其 夫向後一仰,本來已經躱開了,萬不料,

一個血窟窿

頰上,印下一張「紅中」

,一張「綠發」

,另外大額頭上還加印了一張牌九「大天

這事大出羣盗意料之外,不由齊皆一

,突又紛紛拔刀而上,企圖

「不要臉,你們想以老欺

出。 快!快得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1

以多爲勝?」 鳳兒怒道:

大屠刀已經以「横掃千軍」式,瘋狂攻

以多爲勝

此人好暴烈的性子,忌字尚未出口時

口如瓶,不肯吐實。

,浩浩蕩蕩的開往太原府 萬般無奈,只好照原定計劃,押着王

的生活,自願囘家去了

一路無話,這日已抵太原府 ,三小直

前搶奪朝廷百萬餉銀的那四名江洋大盗捉 小魚帮帮主小魚兒道:「徐捕頭,十幾年 到没有?」 先作一番自我介紹,隨即轉入正題,

小魚兒道: 神捕徐良一怔,道:「還没有。」 「不知當年的懸賞還是否

徐良道: 「當然有效。」

徐良道:「好像没有。」

啦,漲一倍以上才合理,才跟得上物價指 鳳兒道:「好小氣,時間都有十幾年

小魚兒道: 「請徐捕頭查一下,到底

顯然,神捕徐良巳意識到小魚帮的這萬両,雷天豹四萬両。」 「没有,王化、 張忠、游全河仍是每名二

留命到五更,不怕死的直管上,集體報到 小魚兒道:「閻王叫你三更死,不會 阿呆道:『有胆就上,來者不指!」

進丈許,數不清的暗器便如雨點子似的洒 將、牌九齊飛, 三人六手齊揚,鐵葡萄、鳳尾刺、麻 血手屠夫的 十幾名死黨前

近到三丈以内。 退避,急急如喪家之犬,没有一個人能接 吃了鳳尾刺,有人挨了麻將牌·紛紛抱頭 有的皮開肉綻,有的頭破血流,有

道: 及時將軟刀架在他的好子上,威風八面的 「姓王的,你最好老實點,小心吃飯 血手屠夫王化大、似作困獸之門,阿呆

的我。」

的像伙!」 忽見有人騰空而起,欲取烏劍,綠林

令

聲慘叫都來不及,便匆匆忙忙的上了鬼門 天神鳥,後發而先到,摺扇揮起,血如雨 ,可憐那位仁兄奪實不成身先死,連一 聲暴喝,一條人影,小魚兒疾逾冲

繼續打下去?」 在血手屠夫的面前,道:「我們要不要再 王化怒眼圓睜的道:「少說風凉話 魚兒順勢取得鳥劍,綠林令,飄落

碗大的一個疤。」 老夫旣已落敗,殺剮請便,砍頭也不過是 「如此說來,天狼寨寨主的實座,你

心甘情願的讓給在下?」 「勝負已分,天狼寨主一職不適合敗

軍之將來做。」

是天狼寨主。」 你們聽到没有,從此刻起,我小魚兒就 小魚兒轉對天狼寨的嘍囉道:「各位

貌, 不懂規矩。 阿呆見大家動靜全無,道:「沒有禮

鳳兒提醒他們道:「還不快參見新上

大柱的帶頭下,一齊跪倒在地,磕了三個 阿呆挺起了胸脯,道:「見過二當家 ,連喊三聲:「大當家的萬歲!」」 大家夥這才從驚愕之中醒過來,在張

頭,叫了三聲:「二當家的萬歲!」 鳳兒自亦不能免俗,道:「還有我三 衆嘍囉聞言那敢怠慢,又磕了三個響

吃大魚,吃定了各大門派。」

張大柱上前說道:「小魚帮好,小魚

阿呆道:「就叫小魚帮。」

個姓王的老匹夫給本寨主拿下。」 兒說道: 當家的呢。」 大家行禮如儀,三小樂不可支,小魚 「爲了表示你們忠貞不二, 把這

將血手屠夫五花大鄉鄉起來。 大柱子表現的最勇猛,領着數名同伴 「是,寨主!」

也 想動手的那幾個傢伙,又不肯參見寨主 一併拿下 阿呆環目四顧一眼,道:「還有剛才

「是,二寨主-

死黨不敵,全部作了階下囚。 這次,動手的人更多, 十幾名王化的

子,恐怕會影响形象吧!」 打家刦舍,惡名昭彰,我們接下這個爛攤 鳳兒忽有所感,道:「小龍哥天狼寨

小魚兒驚「哦」一聲,道:「說的也

何是好?」 走馬上任,又不便即刻下台鞠躬,造可如 是,咱們清純的形象不容污染,但剛剛才

「改成帮,或者是教。」 「改組?如何改組?」 「依我看,乾脆改組吧。」

天狼教? 小魚兒道:「妳是說改成天狼帮?或

「那該取什麽名字呢?」 「天狼二字也應該徹底換掉。

阿呆道:「這裏有一個現成的。」 小魚兒催說道:「有屁快放,別賣關

子

褒財物,準備往太原府去。」 張大柱暫時代理舵主,即刻去清理一下行 不再幹殺人越貨的勾當,我們要替天行道 : ,爲民除害,你們是本帮的第一分舵,由 「大家注意,天狼寨現在改成小魚帮, 小魚兒亦覺得很好,當即頷首稱善道

太原府去幹嘛?」 衆人爭相離去,阿呆說道:「我們到

小魚兒道: 鳳兒道:「我有更好的主意。」 「哦!」阿呆恍然大悟。 小魚兒道:「去賣人呀。」 「什麽好主意?」

啦。」 天豹、游全河他們搶了朝廷的百萬両餉銀 ,如能查明藏放之處,咱們就可以發大財 鳳兒道:「這個老小子曾與張忠、雷

這個主意的確不錯,然而,任憑三小

千方百計,軟硬兼施,血手屠夫王化却守

化,以及經過過濾後五名罪大惡極的帮兇 ,在小魚帮第一分舵十二名弟兄的簇擁下

釋,有的則大徹大悟,不願再過刀口舔血其餘的人,則有的情節較輕,當塲開

接找上太原府的總捕頭神捕徐良。

有效?」

阿呆道: 「有無漲價?」

有無漲價?」 徐良查閱一 下有關的公文。正容道:

帮主,三位為何對獎金如此關心?」 三位大人物來意頗不單純,繼道:

C60

阿呆說道: 「事關切身利害」當然關

心。 了江洋大盗?」 徐良錯愕一下 ,道:「英非你們速住

徐良道:「那一個?」 鳳兒道:「是抓住一個。」

小魚兒說道: 「天狼寨主血手屠夫王

聲追問道:「在那兒?」 徐良精神大振,從座位上站起來,急

些細節咱們必須先講清楚。」 小魚兒不慌不忙的道。「別忙。有 「請明說。」

「本帮主想知道,從犯有無獎金?」

「多少?」

「太少了吧?」 「每名大約百両左右。

「徐總有權作主?」 「如屬重要部兇,可以酌量加發。」

「本來就是本捕頭職權範圍之內的事

吧,逮住江洋大盗,可是大功一件,徐捕 阿呆是個財迷,道:「那就多給一點

身份高低而定。」 官呢。」 徐良猶豫一下,道:「這要看從犯的

頭一定可以得到朝廷重賞,說不定還會升

的得力助手,大紅人,其他不值錢的像伙 ,我們早就放掉啦。」 「不低,他們都是血手屠夫王化身邊

吧。」 「身份旣然不低,那就每名發三百両

> 算帳。」 「三百太少,四五二千,凑個整數好

六名人犯,遂以二萬二千両銀子成交。 阿呆精得像猴子 ,徐良亦未斤斤計較

也該來一點精神鼓勵?」 求:「徐埔頭,除了物質獎賞以外,是否 鳳兒並不以此爲足,還有進一步的要

徐良不明白她的意思,「什麽精神鼓

每人頒發一張獎狀。」 魚兒道 「肾如以知府太人的名義

爲美談,將來一定會有更多的人起而效尤面純金打造的金牌,這樣旣實惠,又可傳面紀金打造的金牌,這樣旣實惠,又可傳 協助官府捉強盗。」

興。」 廣告,太原府今後必將風調雨順,盗賊不 一面獎牌吧,咱們掛在身上,等於是活動 小魚兒點頭道:「這話不差,就清發

然心動,馬上滿口答應下來。 三小說的天花亂墜,神捕徐良不禁怦

班房捕快。 將血手屠夫王化等六人押交給太原府的 於是,出得府衙,命第一分舵的弟兄

敬頒」字樣的金牌,以一條黃色絲帶串着 過配以精巧花紋圖案,且鐫有「太原知府 面寸半方圓,中間有一大紅「獎」字。四 **両獎金銀票,並請銀樓加工趕製,** 由徐良本人親自掛在鳳兒、阿呆、小魚 徐捕頭言而有信,當場頒發二萬二千

天夜裏,在太原府最大的一家飯莊內, 金錢榮譽都有了 ,三小興奮莫名, 筵 當

> 柱以下,每人分了二百两銀子的紅利 同時,還給第一分舵的弟兄,自張大

牌,本帮主就要誰的腦袋。」 大家來塑造,誰要是砸了小魚帮的金字招 要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本帮的形象需要 没有把握,不要再去賭場給我丢人現眼,

張大柱等人聽了一齊唯唯應諾,閉

魚。」 要表現優良,很快就可以當上正式的分舵阿呆說道:「大柱子,好好的幹,只

生。 「是,阿呆先

幾?:」 寨俺是堂堂的二寨主,在小魚帮俺算是老 味兒,目注小魚兒,說道:「媽的,天狼

的摩天嶺。

啦。 小魚兒毫不考慮的道: 「當副帮主好

,不做人家的副手。」 阿呆道:「我阿呆是頂天立地的漢子 小魚兒道:「隨便啦,那就當二帮主

吧?.」 阿呆這才滿意的道: 「嗯,這還差不

鳳兒道: 「那麽,順理成章,我是三

帮主略?」

同享,有難同當。」 阿呆馬上擺出了二帮主的架子,對張

開二桌,一夜狂歡,以示慶和之意。

不言

小魚兒特別交代張大柱:「大柱子

一句阿呆先生,叫得阿呆心裏頗不是

小魚兒道:「當然,當然,咱們有福

事的時候要做急先鋒,敢死隊。」 的時候,吃喝拉撒睡,你們各自負責,有大柱等人道:「你們注意聽清楚,沒有事 衆人齊聲應道:「是,二帮主。」

最好離我們遠點,別作跟屁蟲,惹入討鳳兒也以命令的口吻道:「平常時候

要放機伶點,一旦有事,須隨傳隨到,別小魚兒不甘寂寞,亦鄭重說道:「但小魚兒不甘寂寞,亦鄭重說道:「但 誤了本帮主的大事。」 ,須隨傳隨到,別小鄭重說道:「但

深更半夜,始興盡而罷● 重,甚覺飄飄然,這一頓慶功宴,直吃到 依舊童心未泯,眼見屬下的弟兄如此版三小年事尚輕,只能算是一個大孩子三小家的聲音更宏亮:「是,帮主!」

出娘子關,小魚帮的弟兄來到冀西南

神張忠的巢穴。 摩天嶺上有一個黑風寨,這是七殺兇

魔之命,必須弄到手 太極棍在張忠的手裏。三小奉千面人

然存在,上面赫然寫着流寇張獻忠當年入 如出一轍;山寨已毁,人去寨空。 但,矗立在山寨外面的一塊大石碑依 可是,黑風寨的情况, 與天狼寨幾平

蜀時所立「七殺碑」上的詩句 天生萬物以養人

人無一善以報天

何關係,單看這一塊充滿血腥的「七殺碑姑不論七殺兇神張忠跟流寇張獻忠是殺殺殺殺殺殺殺

便可窺知其爲入必然殘暴無比 得黑風寨,經過三天地毯式的查訪

店的荒山野地裏,開起一家客模。 在南方數十里外,一個前不着林,後不着 過一段到處流竄亡命的日子後,數年前 盗身份之便,終於查到,七般兇神張忠經 ,尤其得張大柱等十二人,會是天狼寨強

無一樂可言 仍然是洗刦客族的無本生意,住店的客人 店名「百樂」,開的却是黑店,做的

三小精神抖擞,當天便馬不停蹄的找 「百樂客楼」的門。

新蓋的,外表富麗堂皇,任誰也看不出是 這「百樂客棧」規模不小,房子也是

一家黑店。 阿呆道: 大白天的,店門却緊閉未開 「攪什麽鬼,該不會是又出

篤!篤!」

了公子.吧

婆將門打開,懶洋洋的閉道:「三位有事許久許久,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小魚兒沉默不語,學手叩門三響。

誰往客棧跑。」 鳳兒一揚柳眉兒,道:「廢話,没專

不是打尖,便是吃飯。」 阿呆故意跟她胡扯:「來客機會幹嘛 老太婆道:「是什麽專?」

客模已經關門,也没有食物供應。」 老太婆个停的搖着頭,道:「對不起

們從天狼寨來,是你們店東的老朋友,可小魚兒愕然一楞,胡言亂語道:「我 否請他出來一見?」

> 老婆子一句也聽不懂。」 老太婆茫然的道:「什麽天狼寨,我

殺 「你們店東不是黑風寨主七

「不管是否張忠,請貸店東出來說話「骨聽順德府的捕快這樣說過。」 「怎麽說好像?」

吧

種事 ,多久了?」 小魚兒大吃一驚,道:「怎會發生這 「我家店東巴經被捕入獄。

「他手下的人呢?」老太婆道:『已經整整五天。』 「一個不剩,全部被抓走了。」

又没有犯法,他們抓我幹什麽?」 「我老婆子只是一個掃地洗衣的雜工 「老婆婆寫何能倖免?」

「聽說是順德府。」 「可知人犯被押往何處?」

才認識的。」

順德府。

的是阿呆、小魚兒,女的是鳳兒姑娘。 府衙的班房外面,來了二男一女,男

秀慶遷亂,愁容漏面,手裏還拾着一個半 奕奕。鳳兒却一反常態,一身粗布衣裳,金牌很顯明的掛在胸前,容光煥發,神采面門呆跟小魚兒的穿著都很體面,兩面 新不舊的竹籃子。

慶;不待周捕頭開口,阿呆、小魚兒便先 送交太原府,得到賞金獎牌的事,添油加 行自我介紹,尤其將生擒血手屠夫王化, 進得班房,找到順德府的捕頭快刀周

醋的大肆吹嘘一番。

看,肅客入座,還命人獻上茶點糖菓,道聽得周捕頭一楞一楞的,馬上另眼相 「不知兩位帮主來本府何事?」

殺兇神張忠是否囚在貴衙?」 茶,道:「本帮主是想來打聽一下,七 小魚兒端坐客位,煞有介事的啜了

快刀周慶沉 吟少頃,道:「強盗張忠

周捕頭一怔神,道: 小魚兒道: 「能否入獄見他一面?」 「小魚帮主見他

是這位好娘想見他。」 小魚兒指着鳳兒道:「不是本帮主

誰?」 周慶先望了鳳兒一眼, 問道: 「她是

周慶道: 小魚兒道: 阿呆道: 「你們是舊識?」 『是張忠的女兒張小鳳。」 「不,是新交,今天一早

送給她爹吃 生俱來,特地準備了一些吃食的東西,想 反而被她爹拳脚相加,但父女親情乃與 小鳳姑娘處處遭人白眼,屢次勸辣不聽 阿呆道:「好可憐啊,張忠爲非作夕

全小鳳姑娘的這一份孝心。」 大盗,小鳳本人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孝女會,道:「歹竹出好筍,她爹雖然是江洋 隣里稱頌,口碑載道,務請周捕頭能 小魚兒根本不給周捕頭開口說話的機

面,以克盡人女之道。 俱下的道:「請大人開恩,准予見家父一 鳳兒更是唱做俱佳,單膝跪地,聲淚

> 在小魚帮兩位帮主的面上,復念汝孝心可 要犯,於法本來不准接見任何人,姑且看 的眞情所感動,說道:「江洋大盗乃欽命 然滾滾而下,感人至深,周捕頭似亦爲她 特別法外施恩,准你們父女見一面就 眞不知她的眼淚是如何流下來的

鳳兒連忙叩頭謝恩道: 「謝謝大人・

周慶謙遜道: 小魚兒掏出一張一千両的銀票來,塞 「小魚帮主太客氣了

這不好意思吧?」

的 此乃獄中例規,禮不可免,應該的,應該阿不說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周慶亦未再推辭,欣然收下

入牢中的違禁品?」 「請周捕頭檢查一下,看有無不得帶小魚兒主動的將鳳兒的籃子提過來,

肘子,四個饅頭,外加一壺酒,此外別無 掀開蓋子,裏面有一隻燒鷄,

周慶隨隨便便的翻動一下 ,便宣佈通過,命一名捕快領着鳳兒 僅將酒壺

去大牢 牢,逕行至最裏面的一間牢房才停下來 鳳兒千謝萬謝而去,進入順心府的大

不出來,後面的寫戸很高,在牆壁頂端 窗戸,被粗逾兒臂的鐵條圍住,連手都伸 三面都是厚鐵皮,前面有一個徑尺大小的 這是死刑犯的牢房,門 禁特別森嚴,

髙兒道:「不可以打開嗎?」有什麽話現在就可以說了。」 話少說!」 捕快道:「越快越好,長話短說,廢 領路的捕快道:「妳爹就關在裏面 「小女子想知道,可以停留多久?」 「可從下面的小孔塞進去。」 「這是死牢,絕對不行。」 「吃食的東西如何送進去?」

天豹、游全河的行踪,你們父女或許還有 鐵門,嚷嚷道:「張忠,你女兒來看你了 團圓的日子。」 如肯招出那百萬両餉銀的下落,以及雷 話完,不待張忠囘話,便自離去 捕快没再言語,砰!砰! 的敲了兩下

絡腮鬍子的老臉。 聲,鳳兒看到,在眼前的小窓戶上,出現 張粗暴、兇惡、狂傲、冷酷,長着一臉 七殺兇神張忠首先開口說道:「老子 耳畔傳來一陣鐵鍊脚鐐的「鏗鏘」之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姑娘是來救你 連老婆都没有,那來的女兒,妳爲何要冒 鳳兒截住他的話頭,小聲的說道:

比一般人高一些,低聲道:『是誰叫妳來 張忠是個粗人,聲音儘量壓低,還是

張忠道: 「是血手屠夫王化,也是鐵胆魔星雷 「噢,兩位老哥還健在,近

> 「什麽時候啦,誰有心情和你扯這些 「下落何方?」 「好得很。」 快說你自己的情况怎樣。」

閑事 「走得動就有救 「可以。」 「走得動鳴?」 「挨了一頓毒打,不過還很硬朗。」

「媽的,這是個大鐵籠,老子出不去 本姑娘正是爲此而來。」

呀

「是!是!」

「妳來有個屁用,妳能劈得破鐵栅鐵 「可是,大牢内外警衞森嚴,咱們不 有鳥劍在手,就易如反掌。」

皮

定能全身而出。」 「硬闖當然不行,你可以走後窓。

「後慜外是懸崖,很危險。」 我們已經調查過,懸崖的下面是

條河 「奶奶,偏偏老子是個旱鴨子。

相候 「没有關係,我們會划一條船在河上

躍而下。」 後窻破壞,見到河上打出燈號時,便可一 「明日拂曉前,你先除去銬鐐,再將 「這樣就必須配合密切才成。」

「成成,老一就這樣辦,快把烏劍拿

有蠟燭火種,俾便連絡之用。」 「烏劍在燒鷄的肚子裏,醬肘子內另

從小孔塞進死牢去,並作了一番必要的交言畢,立將燒鷄、醬肘子、饅頭等物

見。 代。 「張大當家的,派你好運,咱們明兒

「但願如此,明兒見!

黎明之前

艙內有燈。 天,特別黑 上,有一條船正在摸黑逆水而上

靈好酒,四樣小菜,三人秉燭夜飲,樂在鳳兒、阿呆、小魚兒好大的興緻,一

其中 阿呆目泛精芒,朝遠方望一望,道

到手之後,妳就可以改行啦。」 「小鳳,我看等烏劍、玉鐲、太極棍弄到 鳳兒弄不懂他的意思,道:「改行?

幹什麽。」 小魚兒亦道:「鳳兒的確有演戲的天阿呆嬉笑道:「丟演戲,當明星。」

但不知妳怎會有那麽多眼淚。」 一個小瓶子,瓶子裏裝滿水,趁周姓的不 才,連周捕頭那隻老狐狸都被妳騙過了 鳳兒說道:「是帶進去的,手裏抓着

「原來如此,我怎麽没有注

注意時,猛往眼睛裹灌,自然『淚』如雨

情。」 最是粗心大意,自然不會注意到這些小事 鳳兒抿嘴冷笑一下 道: 「你們男人

今夜我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小魚兒不同意,道:「我抗議,起碼

> 亮。」 鳳兒道:「那一件事?」 小魚兒說道:「今夜妳打扮的特別漂

朶朶開,樂在心内 口說:「討厭,壞死啦。」實際上則心花 女孩兒家最喜歡聽人家說她美,儘管

資。 千両數不在少,你好會慷他人之慨。」 魚兒,眞不知道你的算盤是怎麽打的 阿呆想到了另外一檔子事,道: 小魚兒罵道:「你懂個屁,這叫做投

「這是投資?你想從姓周的身上賺回

「怎麽賺?」 「當然。」

「你爲什麽不自己動一動腦?」 「設出來又不會少一塊肉。」 「天機不可洩露。」

走出船艙去 二人各持己見,搭不上調,阿呆賭氣

隔不久,鳳兒和小魚兒也隨後接踵而

速。 遠處,懸崖之上 船家是個中年人,操獎如飛,船行甚 • 一燈如豆

大概一夜未睡。」

不會掉以輕心。」 鳳兒道:「生死交關的大事,他自然

一定會氣破肚皮。」 小魚兒道:「他要是知道被咱們要了

話至此時,小船已駛至燈光的下方。 少魚兒命船家將船停下· 鳳兒拿出蠟

燭來,畫了三個圓圈圈。

一忽兒,懸崖之上的燭光也開始晃動

示萬事齊備就待七殺兇神張忠縱身一跳。 出了魚肚白,身形清晰可見,飄飄而下 果然,張忠已跳出鄉口,此刻東方露 鳳兒高擧燭火,卓然不動,表

噗通,就在船前數丈之處,濺起來一

聽他發出一聲,「哎呀,我的媽。」 以跳樓的方式跳水,屁股先着水,只 張忠是個旱鴨子,不懂水性,頭上脚

小魚兒道:「媽的,飯桶一個,連水 入水之後便再也没見到他的人影。

都不會玩。」 姿勢好美,如龍似蛟,雙脚一蹬,鑽 小魚兒口中謾罵,人已縱身入水

出來半個頭,亂喊亂叫道:「救命啊,快這時候,七殺兇神張忠才從水面上露 來救命呀,咕咚一咕咚。」

船邊,復被阿呆、鳳兒合力拖上船去。鼻浮出水面,像拖死狗似的,將張忠拖 連喝了好幾口河水,人又沉下去。 小魚兒及時托住他的下顎,使他的 像拖死狗似的,將張忠拖至

的榮華富貴願與三位共享。」 才有設話的力氣,道:「娃兒們,謝謝了 從現在起,只要咱家在位一天,黑風寨 嘔出幾口河水,喘息一陣子 ,張忠這

有得喝,也就可以啦。」 小魚兒道:「客氣,客氣,有得吃 七殺兇神張忠擰一下,濕透的衣裳,

吧?」

阿呆道:「在大漠塞外,吃香的,喝 張忠道:「不知現在何處逍遙。」 鳳兒道:「逍遙自在,無憂無慮。」

知老夫被擒之事?」 張忠道:「旣在大漠塞外,他們怎會

計。二 日被擒,於是,才定下瞞天過海的救人之 循綫找到『百樂客棧』時,始知張寨主業 位寨主,前往大漠寨外去避風頭,不料 主之託,前來天狼寨,黑風寨等處,尋三 小魚兒又說道:「我們本來是受老盟

,準會丢在順德府的大牢裏。」 ,若非三位及時援手,咱家的這一條老命 阿呆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張 張忠感慨萬千的道:「眞是謝天謝地

子是何關係,尊姓大名?」 有錢大家花,就是還没有請敬三位與總瓢 不受用,「好說,好說,咱們有福同享, 寨主將來必然飛黃騰達,鵬程萬里。」 馬屁拍得恰到好處,張忠量陶陶的好

至於與總瓢把子的關係嘛,我們也說不上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亦師亦友,亦 小魚兒將三小一併介紹一番。道:

成天没大没小,一起鬼扯胡鬧。」 阿呆道:「有師徒之實,無師徒之名 張忠一怔,道:「此話怎講?」

險孔當師父多乏味,總瓢把子最是懂得生 活情趣,咱們以後也有樣學樣,別把咱家 張忠笑呵呵的道:「這樣才爽,板着

當老古董。

日子才好過。一 像句人話,打是親,鳳是愛,打打罵罵的 小魚兒粗聲大氣的道: 「娘的, 這才

一跳,說道:「慢着,慢着,咱家天不怕上去就要將張忠推下河裏去,七殺兇神嚇 地不怕,就是怕下水,這個玩笑可開不 阿呆更絕。立即付諸行動,抽冷子撲

中,小船已靠在岸邊。 順流而下,航行似節,就在二人打鬧 立即全力反撲,將阿呆逼退囘去

手五指箕張,冷不防抓住了船家的頭殼。 ·」是骨碎肉裂的聲音,聽得人毛骨悚然 一霎時,船家頭骨已碎,被張忠抓出五 三小先行下船,七殺兇神張忠突然右 好厲害的「鷹爪功」、「卡巴!卡巴

順流而去。 彈身上岸,用力一推,船兒漂入河心 個血窟窿,腦漿四溢而出。

突然,毫無任何徵兆,想阻止根本不可能 ,三小相顧失色,面有驚容。 這事完全發生在一瞬之間,而且事出

道:「老小子,好功夫,乾净俐落,痛快 小魚兒只好接受這個事實,不怒反喜的 事情已經發生,船家的生命無可挽回

命,順德府的那羣王八捕快必會咬上咱們道:「成大事者必須心狠手辣,留船家活 七殺兇神將血手洗乾淨,面不改色的

個老匹夫,咱們起碼省下一筆船資。」 阿呆道:「幹得好,幹得好,殺掉這

> 銀子堆起來比山還高,一百個人也抬不動 **這筆小錢算什麽,不值九牛一毛,咱家的** 張忠露出一臉不屑之色,道:「嗨

銀而言?」 鳳兒道: 「老小子可是指那百萬両餉

完,喝不了。」 張忠道:「多到叫人八百輩子也吃不 張忠道:「那只是其中之一。」 小魚兒道:「難不成還有更多的?」

很大的地方才放得下? 阿呆道:「這許多銀子,一定要一個

張忠搖頭道:「放屁,你這是多此

鳳兒以試探的語氣套他: 「地方大

發現?」 目標顯明,不怕別人黑吃黑,或是被官府 張忠信心十足的道:「不會,也不可

能。」

地方,在大家的心目中,是最不可能的 七殺兇神道:「因爲存放銀子實貝的 小魚兒道:一爲什麽?」

個所在。」

意的話,不妨說出來聽聽,咱們有事以事 到那兒去蹓一蹓,看有無被人人搬家。」 阿呆道:「在那裏?老小子如果不介

語快的問道:「說,雷天豹有没有告訴你 七殺兇神聞言,猛然睁大了 眼,聲急

經記不得了 鳳兒含混其詞的道:「好像有 ,但已

一可能是女娃兒記錯了,這事只有我們四 張忠激動的情緒稍稍緩和一些,道

C 64

個老傢伙知曉,總瓢把子,絕不會洩露天

C 65

空空,不禁大吃一驚:「糟了,咱家把鳥 不難,老小子該將鳥劍還給在下了吧。」問下去,轉變話題道:「好借好還,再借 張忠「哦」了一聲,探手人懷,懷中 去,轉變話題而:「好借好還,再借 魚兒見到這般情景,没敢再繼續追

鳥劍何等重要,小魚兒亦驚得目瞪口 「可知丢在何處。

七殺兇神說道:「十之八九是落在水

阿呆直:「那就快去找,一旦失落

拜託拜託,一事不煩二主,响家不語水性 小心王老兒殺豬的大屠刀。」 ,尚請三位大力相助。」 張忠情不 自禁的摸一下脖子,道:「

須答應我們一個條件。」 鳳兒詭笑一下,道:「帮忙可以,但

快說,別兜圈子 鳳兒道 張忠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快說 :「還是那句老話,銀子寶貝

不能說,說了會五馬分屍,天打雷劈!二 張忠口朱四濺的道: 「不是不說,是

七殺兇神道:「這是我們當年發下的 阿呆道:「傷腦筋,這麽嚴重?」

小玩笑,其實鳥劍早已物歸原主。」 探手入懷,鳥劍巳握在鳳兒的手裏。

出個結果來,猶豫一下,道:「旣然如此

事實如此,鳳兒心知再問下去也問不

我們也不便強人所難,恕鳳兒跟你開個

外面來跳。」

教阿呆先生窮緊張一塲,心臟差點沒跑到 施展空空妙手,也不事先打倜招呼,嚇得阿呆看得一楞,道:「真正傷腦筋,

然遇上了魔鬼怪,一瞬間,整個身心表情 歷連半點知覺都没有?」 全部為之凍結,好半晌才如夢初醒的道: 「鳳丫頭是什麽時候取走的,咱家事先怎 七段兇神張忠同樣吃驚不小,像是突

阿呆口没遮攔的道:「大概是不知不

鳳兒朳的功夫天下第一,栽在她的手裏,:「別發火,我們也同樣無知無覺,須知 算不得是什麽丢人的事。 張忠眼一瞪,就要發作, 小魚兒笑道

份崇高的豪客不扒,你應該感到高興才對扒神偷仙,非價值連城的實貝不偷,非身可是莫大的榮耀,要知道我們鳳兒姑娘乃 能讓具有天下第一流身手的小偷扒一次, ,没有什麽好懊惱的。」 阿呆逮住機會大吹大擂道: 「是嘛,

即平靜下來,才問道:「鳳姑娘果然天人 時何地下得手,說出來也好讓老夫長點**見** 神技,咱家佩服的五體投地,但不知是何 經二人這麼一說,七殺兇神的神色隨

鳳兒故示神秘,笑而不答。

腦筋一二

我們鳳兒姑娘還有最厲害的一招你不會領何時何地,隨時隨地都可以偷,可以扒, 阿呆代爲吹嘘道:「高手行事,不論

阿呆一語雙關的道:「偷人。」 張忠好奇的追問道: 「是那一招?」

> 七殺兇神一楞,道:「偷人!」 「沙錯,是偷人。」

「鳳姑娘年紀還這麽小,就會偷人養

小魚兒亦故作糊塗的戲謔道:「是嘛

誰還敢要,準會戴綠帽子。」 是嘛,從小看大,從大看老,這樣的女人 道:一呸呸呸! 死阿呆,臭阿呆,干刀萬 直氣得鳳兒柳眉倒豎,杏眼圓睁的罵

刷,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的混蛋王八阿呆 若雨點子一般低江阿呆身 ,還是逮着啦! ,姑奶奶幾時偷渦人、養過漢,你看見啦 口罵不足,繼之手打,粉拳雙揮,彷 上招呼,

男人在床上做那種苟且之事的意思啦」 也不會發覺,並不是設妳會偷人養漢,跟 無雙,即便將一個活生生的入偷止,對方 ,天大地大的誤會,我是說妳的扒技天下 投降狀、扮着鬼臉告饒道:「誤會,誤會 鳳兒的粉拳巨收回,氣猶未消的道: 阿呆忙不迭的東躲西藏,高舉雙手作

又來了,連聲搖頭歎息道:「傷腦筋,傷 的名譽。」 十三點,以後最好把話記清楚,別破壞我 「哼,呆子,笨瓜,一百五,外加三八, 一句話惹來滿天風雨,阿呆的口 頭禪

甲一方,在江湖上鬼混,那是埋没人才, 鳳丫頭的這一身功夫,定可名揚天下,富 趕明待風聲平息後,咱家帶妳到北京去闖 七殺兇神張忠却另有所思,道:「憑

鳳兒道:「幹嘛?

張忠道:「去偷皇宮大内,去扒皇上

阿呆道: 「我也去,偷皇宮皇上一定

張忠做了一個扒手的動作,道:

得很,起碼可以把風放哨。」 又不會扒,去做什麽?」 阿呆理直氣壯的道: 小魚兒道:「別批蛋,張寨主現在是 「能做的事情多

張忠道:「說的也是,趁順德府的捕之急是快削大漠塞外去避風頭。」 快尚未發覺前,咱們最好立即遠走大漢寫

欽命要犯,去北京等於是自投羅網,當務

大事你們都忘啦。」 鳳兒道:「且慢,還有一件更重要的

何,一定要將太極棍帶走。」 鳳兒道:「雷大豹一再交代,無論如 七殺兇神道:「何事?」

忘記,我們正是爲此而來。」 阿呆道:「是呀,這麽重要的事怎會

只是爲了救人,是糟老頭要我們提醒你 腦有問題,說話欠條理,我們干辛萬苦的 小魚兒指看阿呆的腦袋道:「他的大 張忠道:「三位是爲太極棍而來?」

老小子務必要帶着太極棍走。」 鳳兒道:「就是總瓢把子雷天豹。 七殺兇神道:「糟老頭是誰?」 「哦」」張忠滿腹的疑雲,這才消散

小魚兒道:「太極棍可在你老小子的

張忠道:「不在,老夫藏在一個絕妙

好地方

呆先生帮你去拿。」 阿呆異想天開的道:「在那裏,我阿

七殺兇神說道:「謝了 !咱們一起去

向西而去。 起疑,三小亦未追問,一行四人,默默地 去那裏,張忠没有說,爲了避免令他

又來到了「百樂客棧」 小徑走,七殺兇神一馬當先,近午時分, 此刻天巳大亮,大家單挑荒僻無人的

得好好招待這三位救命人恩人。」 端出來,老子的肚子快要餓扁了,同時也 便大聲喳呼道:「有什麽好吃的東西快點 那個老太婆還在,一踏進大門,張忠

「是一主人一

非善地,不宜久留。」 隨便吃點東西塞飽肚子就可以啦,此小魚兒雙眉一軒,道:『張寨主別客 老太婆躬身應是,轉身走進厨房去

周的那個老瘟神一半天内還不會找到此 兄弟儘管寬心,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七殺兇神却另提他自己的看法:「 姓

名姓好鮮,又稱七殺兇神,跟張獻忠有没 一桌酒席,鳳兒邊吃邊說道: 老太婆的動作好快,不一時已端整好 「老小子的

三斤燒刀子,然後砸一咂嘴唇,才粗聲嚷 嚷道:「誰知道,咱家從小父母雙亡,到 一隻酒纝于來,咕咚!咕咚!的先灌了二 七殺兇神張忠是個道地的粗人,捧起

> 獻忠八桿子也打不到,有人却說俺是他老處流浪,也到處殺人放火,有人說我跟張 人家的七世孫。」

像了 張家的嫡系無疑,將來再多殺幾個人就更 都有幾分神似,依我阿呆先生看,八成是 ,血統純正,無論做入處事,言行舉止 阿呆然有介事的道: 「嗯, 品種優良

三位開一開眼界,看一看人類死亡的窩囊在赴,漢的途中,老子就一路殺下去,給 可憐相,驚惶恐怖,屁滾尿流,改天咱們刴肉一樣,咱們最愛看人在臨死前的那副 相,跟豬狗有何不同。」 人算什麽,是稀鬆平常的小事情,跟切菜 肉一樣,咱們最愛看人在臨死前的那副 張忠虎吼一聲,輕描淡寫的道:「殺

定不得好死!」

老傢伙兇殘成性,簡直禽獸不如,將來一

小魚兒恨得牙癢癢的,暗想:「這個

尚未到手,小魚兒只好言不由衷的道:

但事已及此,無可挽回,况且太極棍

痛快,痛快,想不到看你老小一殺人的滋

老太婆道:「没有了。」菜,接着笑說:「還有没有菜? 話甫落地,一眼見老太婆又送來一道

立告身首異處。 聲音,好鋒利的掌力,殺人於笑談之間 吧字出口,以掌代刀,咔唰,好清脆張忠道:「那戲囘老家吧!」

丫頭好主意,咱們就這麽辦。」

張忠笑聲爽朗,聲震全屋,道:

咱們現在就上路。

傷口之處齊如刀削,血如噴泉,冒起

面扭曲的不成人形,在地上蹦跳了好幾次 腦袋已經落地,眼睛還是睜着的,顏

至少相距有三尺以上。 噗通! 身體也緊跟着倒下來,與腦袋

西天,但她臨死前那種驚恐、懼怖、痛苦 小魚兒的心板上。 、哀傷的表情,却永遠留在鳳兒、阿呆與 一個活生生的人,瞬息之間便告魂歸

> 没有跡象,想援手根本不可能,不由頭皮殺人而殺人,把殺人當娛樂,沒有徵兆,個人,俱皆無怨無仇,甚且有恩於他,爲 貴,値得你這樣藏匿?」 鳳兒明知故問道:「這太極棍如此珍

尤其,他們親眼見到七殺兇神殺了兩

貴無比,而且——」 鐵打造,可開碑碎石,削金斷玉,當然珍 張忠如數家珍的道:「這太極棍乃寒

忙追問道:「而且怎樣?」 小魚兒見他故意停下來,不再言語

家項上的人頭,值二萬両白花花的銀子,

是怕她去通風報信,這樣就一了百了

, 可

以高枕無憂。」

發炸,一股寒意直從心底最深處冒上來。

七殺兇神居然還有充足的理由:「咱

把處有機關環扣,棍尾又有八卦陰文,是 棍的時候,的確煞費苦心,你們瞧,這握 陰文, 道:「太極老祖當年打造追支太極 殺人的利器,更是發暗器的最佳工具。」 太極圖案上方的握把處,以及棍尾的八卦 阿呆傻呼呼的道:「噢,這麽厲害, 七殺兇神將太極棍取出來,指着繪有

既是兵器,還可以發暗器,好棒啊。」 兇神張忠道:「渾球,本來就是一根

了看你多殺幾個人,何妨即刻取來太極棍關兒心細如絲,不着痕跡的道:「爲 好棒子嘛。

否表演一兩樣暗器,讓咱們見識見識?」 阿呆說道:「乾脆借給咱們過過癮好 小魚兒的眼珠子轉了兩下 道

頭顱不遠處,七殺兇神熟練的敲打一下, 從屋裏取來一把匕首,就在距老太婆 生活命一樣。」 鳳兒道:「就像咱們將烏劍借給你逃

勉強就没有意思啦。」 小魚兒道:「不過,最好不要勉強

子,打開鐵匣,裏面赫然有一支寒鐵打造 接連啓開三塊青磚,磚的下面有一個鐵匣

,通體墨綠,長三尺有餘,狀如棒球棒的

不可,拿去玩玩吧。」 命大恩人,等於是咱家的再生父母,有何 七殺兇神遲疑一會兒,道:「三位教

當眞將太極棍交給了小魚兒。

個機簧道:「這是什麽暗器?」 阿呆共同端詳一陣後,指着握把處的 小魚兒拿在手中,好不得意,與鳳兒

(未完・四)

難怪咱們到處找不到。」

意思是說:「媽的,這個老小子真會藏,

阿呆給鳳兒和小魚兒使了一個眼色

七殺兇神點頭道:「一點不差。」

阿呆攏追來,忙問道:

「這就是太極

女設宴款待四人,席間,她還暗中給了春申君一包解藥········· 全力去對付衡山派時,羣起反抗黑衣教的一個秘密計劃。當晚,鳳簫。 圖教主鳳簫女,答應彼等願意加盟黑衣教,其實這是他們等待黑衣教虛與委蛇」的計劃,翌日,與沈同、金贊廷、任雲秋前往黑衣教面見虛與委蛇」的計劃,翌日,與沈同、金贊廷、任雲秋前往黑衣教面見虛與委蛇」的計劃,翌日,與沈同、金贊廷與躍龍莊沈同也接獲黑衣



枕戈待命

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元宵前一日,可果然還有一個密柬,拆開密封,抽出一張 融峯山口,南嶽廟即建於此) 率所部去衡山鎮待命。」(衡山鎮在衡山祝 打開大信封, 君要陳福站到階前去, 一直回到春華山莊,進入書房, 從裏面取出一張聘函,裏面 防備有人竊聽, 春申

志在衡山!」 春申君看得一怔,說道:「他們果然

春申君含笑道:「自然照他密東行 沈同抬目道:「春華兄,這該怎麼

金贊廷問道:「到了那裏呢?

們全聽你的就是了。 且等到了再作計議。」 春申君道:「咱們都要到那裏集合 沈同道:「反正你是咱們的頭兒,

疑。」 教主衷心悅服的模樣,才不致引起他們懷 毫破綻。在說話之時,也要流露出對他們 化毒丹,但在黑衣教人面前,不可露出絲 咱們雖然已經服下了雲秋師父煉製的解迷 喝下的那杯酒,一定是永不背叛的毒酒 春申君道:「但二位老哥別忘了剛才

弟省得。

告辭 · 趕回莊去。

三人計議定當,沈同、金贊廷就各自 沈同、金贊廷同時點頭道:「這點兄

春申君等四人也馬上拱手還禮,才策 一路上四人爲了防他派人在路旁覬伺 才鳳簫女在敬酒之時,塞了表叔一個紙包 不知是什麼東西?」 任雲秋等兩人走後,悄聲問道:「方

馬馳去。

,都沒有交談。

「表叔知道瞞不過你的眼睛的,鳳簫女塞 給表叔的是兩顆解藥,她要表叔分給你 春申君白晰的臉上微微一紅,笑道:

怎麼會…… 任雲秋聽得一怔:「她是黑衣教副教 春申君道:「依表叔看,她雖然身爲

心。」他只好這樣說。 爲了擴展她自己的實力,才有拉攏咱們之 黑衣教副教主,只怕未必是教主的心腹, 任雲秋微微搖頭道:「依小侄看

必如此。」

看鳳簫女爲人如何? 春申君道:「那她是什麼意思呢? 任雲秋目光一抬, 問道:「表叔,

吟道:「江湖上人,這些年,把鳳簫女說春申君被他問得臉上有些訕訕的,沉 得十分難惹,把她說成殺人不眨眼的女魔 沒有好評,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了。」 子行走江湖,如果不冷若冰霜,手下狠辣 此女並不如傳言那麼橫不講理, 隨時隨地都可能受人欺侮,她在江湖上 ,但以愚叔這兩天來和她接觸的觀察, 一個女孩

個出汚泥而不染的人,我們應該幫助 任雲秋道:「所以小侄之意,她既是

我們幫助麼? 春申君道:「她是副教主,還用得着

要我們的幫助 任雲秋道:「正因爲她是副教主,

春申君道:「你此話怎說?

的,我們要幫助她的, 自古以來, 盛,但一個邪惡的勢力,决不可能成事, 任雲秋道:「黑衣教目前勢力縱然極 引導歸正。 邪不勝正, 總有一天,會覆敗 就是讓她有脫離邪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我們有這份

要有這份信心才是。 「有。」任雲秋道:「事在人爲,表叔

的是實力,他們對黑衣教的行動,眞會一 去說他,像少林、武智等是引力,別的不有這份力量,能使大家都聽我的,別的不 老的民族,千百年來,都是被兩句話害苦 無所知麼?他們都不聞不問, ,那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 春申君笑道:「表叔信心是有,但表 咱們這個古

任雲秋笑道:「各大門派大概也快覺

春申君道:「何以見得?」

們還會不覺悟麼? 例子,等到他們火燒到自己大門口了,他 任雲秋道:「眼前的衡山派就是一個

春申君道:「你認爲黑衣教會去招惹

當派,第三個目標就是少林派, 只要拿下衡山派,第二個目標, 可以迎刄而解。 門派一倒,其餘幾個門派就像風掃落葉, 《拿下衡山派,第二個目標,就會是武「這是一定的。」任雲秋道:「黑衣教 ,只要這三

春申君道:「所以我們不能讓他吃下

C 68

能會在同時發動。 任雲秋道:「以小侄看,黑衣教極可

了麼?」 江湖武林,已有三分之二的人被他們羅致 任雲秋道:「表叔沒聽鳳簫女說麼 春申君道:「他們有這麼大的力量?」

高一尺,魔高一丈。」 春申君輕輕嘆息一聲道:「這叫做道

我們可以聯合的人了 分之一的人,是他們無法羅致的,那就是 任雲秋道:「但這也可以說,還有三

春華山莊都只怕保不住了。」 經鬧得筋疾力盡,如果沒有你趕來, 也可以稍事休息,這幾天來,表叔當真已 春申君接着道:「反正我們盡力而爲就是 ,雲秋,目前距元宵還有十來天,我們 「唉,你說的容易, 做起來就難了 連這

示,率同任雲秋、九環金刀酆榮、謝雨亭 丁,一同趕到了衡山鎮。 、謝雨奎、陳少華、陳福,暨三十六名莊 元宵前一天,春申君遵照黑衣教的指

悉數都帶來了。 教的生死大敵,故而把春華山莊的人手 春申君心知這一戰,很可能成爲黑衣

也正是衡山派的根本重地 衡山鎮,是在衡山祝融峯山口 南嶽廟的所

和客店。在你想來,春申君一行四十三人 ,這你可錯了,每年從新年起,朝山進香,浩浩藩藩了了一 浩浩蕩蕩而來,一定會引起人家的注意 衡山鎮是個大地方,大街上多是香舖

C 69

個穿黑色僧袍的和尚,朝春申君稽首道· 「來的可是春華山莊的陳莊主麼?」 有三四里路的當口,路上忽然迎面走來一 但就在春申君一行人趕到離衡山鎮遠 陳福急忙迎了 上去,拱手道:「咱們

已久,陳莊主諸位請隨小僧來。 正是春華山莊來的, 那和尙合十道:「小僧奉命在此恭候 請問…

明白,這和尚可能是黑衣教派來的人了, 這就問道:「大師父是奉何人之命而來?」 春申君看他穿了一身僧袍,心中已經 黑衣和尚道:「小僧是奉當家之命,

前來恭候陳莊主,弓箭塘沈莊主和躍龍莊

怎麼也會趕來了呢?心念一動,就抬抬手 謝莊主都已到了 道:「好, ,那不是謝公愚嗎?謝公愚不是失蹤了? 春申君聽了不覺一怔,弓箭塘謝莊主 大師父請吧!」

黑衣和尚答應一聲,轉身走在前面引

尚領着春中君一行人轉入東首自成院落的 上隨便坐吧!」 莊主請到客廳奉茶,隨來的諸位,就在殿 一幢房舍,然後脚下一停,陪笑道:「陳 , 已經到達祝融寺, 黑衣和

隨我進去。」 同小徒、小兒在這裏歇一回吧,雲秋,你 春申君點點頭,朝酆榮道:「老哥率

注,果然遊龍沈同和謝公愚兩人,正在聽 說完,帶着任雲秋跨進客廳,目光一

> 上喝茶。 二人看到春申君走入,一齊站了起來

沈同喜道:「春華兄來了。」

咳, 教主責怪下來,這個如何是好?你來了就 道:「春華兄果然來了,兄弟正在替春華 咳,春華兄若是不遵教主令諭,一旦 兄弟也總算放心了。」 謝公愚却一把抓住春申君的手, 你是個倔强脾氣的人,萬一…… 大笑

是對春申君十分關切。 他說話之時,一臉俱是誠懇之色,似

即明白過來,謝公愚失踪多日,那自然是 像對黑衣數主十分服膺,但一怔之後,立春申君聽得一怔,從他口氣之中,好 黑衣教劫持去了,他身遭刦持,自然服下 全服從之心,那也不足爲怪了。 了黑衣教迷失心神之藥,對黑衣教主有完

打聽: 兄失蹤了幾日,兄弟和沈兄、金兄,多方 一面也握住了他的手,搖晃着道:「公愚 心中只是籌思着如何給他服下解藥?

己。 華兄 管之邀,和兄弟商談幾件機密之事而 謝公愚不待他說完,就低笑道:「春 ,兄弟其實並未失蹤,乃是應但副總

你可和青松道兄在一起麼?」 春申君乘機問道:「對了,公愚兄

叔

呢 謝公愚點頭道:「他今天也會趕來

來,拱着手道:「三位老哥都已經在這裏 兄弟那是到得最遲了。」 正說之間,羅漢莊金贊廷已經走了進

回身朝謝公愚拱拱手道:「公愚兄前

些日子……」

春申君截着含笑道:「金兄請先坐下

屬下,昔年任盟主接受七省武林同道擁戴

的機會了。」 那麼此時給謝公愚服下解藥,應該是最好 :「對了,黑衣教的人以為自己幾人已服 衣教的人在場,心中突然一動,暗自忖道 了他們的迷心藥,是以不再有懷疑之心 任雲秋眼看人都到齊了

呢! ,傾了一顆藥丸,暗藏掌心,人就站起來 這位謝大叔,你還沒有給小侄引見 走到謝公愚面前,朝春申君道:「表叔 心念這一轉動,立即從身邊取出藥瓶

愚兄引見了 大笑道··「你看,表叔已有多日不見公愚 說話之時,暗暗遞了一 春申君立時明白了表侄的意思, 一見面就說個沒停, 把你都忘了給公 個眼角 不覺

謝公愚這時也站了起來。

長些閱歷,今後還要公愚兄多多指教。」 表侄任雲秋,最近才跟兄弟到來走走,增 春申君忙道:「公愚兄,他是兄弟的 任雲秋連忙恭敬的叫了聲:「謝大

親 連連點頭道:「這位任少兄是春華兄的令 ,姓任,莫非是江南任家出來的?」 ,不敢。」謝公愚看着任雲秋

春申君大笑道:「雲秋正是我大哥的

哲嗣。 不是外人了,算起來咱們還都是任盟主的來是江南大俠任盟主的哲嗣,哈哈,那就 謝公愚口中啊了一聲道:「任兄弟原

並未見有黑 見的,那天在場的還有武當玉眞道長、衡 是盟主蒞臨三湘,記得還是春華兄給我引 站站的份兒。哦,兄弟第一次晋見盟主, 山青雲道長、金兄幾位,都是咱們湖湘的 ,各大門派母爲南盟主,兄弟還只有邊上 古已久,今天又欣逢盟主哲嗣,又已出道 人物,沒想到一晃竟是十多年了,盟主作

江湖,當眞是令人高興之至。」 左手輕輕一拂,一下就制住了他的穴 任雲秋道:「謝大叔請坐。」

道,右手迅速把藥丸送入他口中。 他手法極快,沈同、金贊廷幾乎都沒

有看清,謝公愚已經回身坐下

春華兄給陳康和也引見了盟主 金贊廷道:「那倒還有一個呢,當日

都快凉了呢!」 ,連忙含笑道:「大家只顧說話, 申君怕他說漏了嘴,給外面的人聽

什麼後命?」 示而來,現在人都到齊了,不知教主還有 沈同也接口道:「對了, 咱們遵奉指

到時自會知道。」 春申君笑道:「這個不用沈兄性急

近過去,舉手在他身上輕輕拂了一 謝公愚服下的解藥,應該生效了 任雲秋看看已經快有一盞茶的功夫, 這就走

謝公愚如夢初醒,雙目乍睜, 一聲 口

持,給你服了迷心藥物, 愚兄,十日前,你和青松道兄被黑衣教劫 君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公 永不背叛黑衣教

了,只是目前必須要裝心神受他們控制主,現在你已經服下解藥,大概恢復清 樣,才不致露出破綻來,他們要你做什麼 ,你必須奉命惟謹才好。 ,現在你已經服下解藥,大概恢復淸明

躍龍劍手。」

金贊廷道:「兄弟帶來了二十八名

春申君心頭一喜,含笑道:「這麽說金寶廷道:「兄弟帶來了二十八名。」

道:「春華兄,你們呢? 謝公恩愕然相對,也以「傳音入密」問

春申君仍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們

交談,不覺問道:「春華兄,你們在說什 沈同眼看兩人動着嘴皮,似以「傳音」 交談至此,大概都已說清楚了

與敵了

所長,聯合在一起,縱然千軍萬馬也不足

他這話倒也不假,這四莊的人,各有

人手雖然不多,但也足可抵得上千健兒

站起。

金贊廷道:「就憑咱們四個莊的力量

, 倒是咱們幾個莊的精銳了

春申君壓低聲音說道:「公愚兄已經

進來奉上茶。

了素齋,大家用過之後,一名黑衣和尚又

晚餐時光,兩名身穿黑衣的和尚送來

沈同也奇道:「什麼時候的事?」 春申君低聲道:「已經解去了。」 金贊廷奇道:「你說什麼?」

春申 君含笑道:「剛才兄弟給雲秋引

當家有請。」

天,你們當家才來請我們,架子未免太大

春申君心中暗道:「我們已經來了半

時趕到了,黑衣教怎麼會沒有下文的呢?

春申君等人心裏都有些納悶,自己進

過沒多久,才見一名黑衣和尚走了進

乎都被瞞過了 沈同道:「任少兄手法之快,咱們幾

盟主袖領武林呢! 嗣,武林後起之秀,再過十年,就可繼承 金贊廷道:「任少兄當眞不愧盟主哲

既然這裏的當家見邀,我們就走吧!」

一面朝那黑衣和尚道:「師父請在前

心中想着,就站起身道:「三位老哥

任雲秋道:「金大叔誇獎,小侄愧不

面帶路。」

黑衣和尚合十道:「諸位大施主請隨

「好了,咱們還是談談正事吧」

頭問道:「三位老哥,這次帶來了多少人 春申君一手托着茶盞,喝了一口,抬

沈同道:「兄弟帶來了三十六名敝莊四名弓箭手,這是上面指定的。」 謝公愚道:「兄弟帶來的是敝莊二十

C 70

說完,轉身走出

至方丈室門口。 春申君等 人跟着他穿過幾重殿字, 來

稟方丈,春華山莊陳莊主等四人來了。」 黑衣和尚才脚下一停,恭聲道:「啓 裏面立即迎出一名二十出頭的青年和

> 請尙。, 朝春申君合十一禮,說道:「方丈有

當雅潔,一名身穿紅紫僧袍的老和尚緩緩 這是祝融寺方丈的待客之所,擺設相 春申君等五人隨即學步跨入

看上去已有七旬開外了。 這老和尚生得慈眉善目, 身驅高瘦

踞坐不動,傲不爲禮。 冷漠,看到幾人走入,却視若無覩,依然 穿黑色僧袍的和尚,也有六十出頭,神情 在他右首一把椅上,坐着的是一個身

深罪過 敝寺,諸位大施主來,貧僧未曾遠迎, 紫衲老僧合十道:「貧衲無塵,忝掌

位大施主引見,他是……」」 接着一指那黑衣老僧道:「貧僧給諸

副…… ,敞寺監寺,如今又擔任了黑衣教的長眉微攢,接下去說:「貧僧的師弟無垢 他看黑衲老和尚依然坐着不動,不禁

無垢(黑老衲和尚)望去 此說到「副」字下面,又停了下來, 他似是忘記了師弟所擔任的職務, 回頭朝 因

護法。 無垢面有不懌之色,微嘿道:「副總

無塵(紫衲老和尚)連連點頭道:「是

揮,老衲是以要請四位護法前來,加以說命,四位護法所率人手,暫歸老衲統率指 朝春申君等人徐徐說道:「老衲奉教主之 無垢沒待他說完,接着就目光一抬,

> 父原來是副總護法,屬下失敬了。 春申君連忙拱手爲禮,說道:「老師

乾笑,抬手道:「你們請坐。」 了拱手。無垢看到他們對自己恭敬模樣 時躊躇滿志,大爲高興,口中一陣嘿嘿 沈同等人隨着他說話之時,也同時拱 春申君道:「屬下謝坐。

衲久聞春申君大名,今日一見,果然盛名 五人才退後一步,各自坐下 無垢對春申君大有好感,說道:「老

春申君連忙欠身道:「副總護法誇將

帶來,很好,今晚三更,可在前進集合, 無垢問道:「你們四個莊,都把人手

咱們今晚的行動,要對付什麼人呢?」 春申君道:「副總護法可否稍加指示

的乃是衡山派。」 值得咱們如此大張鼓旗?咱們今晚要對付 「人?哈哈!」無垢大笑道:「什麼人

「咱們這點人手夠麼?」 「衡山派?」春申君故作吃驚,說道:

點人手,對付整個衡山派當然不夠;但咱 這一路,只是幾路人馬中的一路而已 咱們這一路又並非主力,有衡山派已有三分之二的人 無垢又是一聲大笑,說道:「咱們這 , 投效了本

本教」,這句話聽得春申君心頭暗暗一凜 暗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衡山派已有三分之二的人,投效了

一面故作欣然之狀,連連點頭道:

C71

來的人手之中,九環金刀酆榮在內,他在無垢忽然抬目問道:「陳護法,你帶 貴莊擔任什麼職務?」

無垢道:「他可靠麼?」 春申君道:「總教頭。」

年之內,聽命於屬下,大概不會有什麼二年之內,聽命於屬下,大概不會有什麼二 春申君道:「他是較技輸了 ,約定

暗置在茶水之中,此後就可永遠爲你所用 動,可能會生二心,貧衲交你一包藥粉, 無垢道:「但他如果知道了 咱們的行

春申君連忙伸手接過,欣然道:「副 隨着伸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紙包,

總護法設想週到,屬下幸何如之。」

無垢接着叮囑道:「這包藥粉,無色 「好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無味, 失望和憫憐之色,心中暗自忖道:「看來 告辭,目光和無塵一接,只覺他臉上有着 無塵這個方丈,已被他師弟完全操縱 春申君道:「屬下省得。」當下就起身 回去之後,必須立即讓他服下

是以誰也不敢多說。 回到客舍。大家怕無垢派人在暗中覷伺 人由春中君爲首 ,退出方丈室

勾,已把紙包勾住,暗藏手掌之中,蓋上 自斟了一盅茶,然後打開小紙包,裝作把 了茶壺一面朝任雲秋吩咐道 藥粉倒入茶壺之中,實則無名指,小指一 春申君取出那個小紙包,先讓大家各 雲秋,你

> 去請酆兄來一趟。 任雲秋領命走出,一回工夫,偕同酆

榮一起進來。 春申君先給謝公愚和酆榮作了介紹

然後手執茶壺,給他倒了 一盅茶,

茶水之中,並無問題,但囑咐他喝下之後便,就以『傳音入密』把經過告訴他,這盅 許暗中有人覷伺表叔,你站着說話較爲方 頭以「傳音入密」朝任雲秋道:「雲秋,也 要裝出處處服從,不可露了馬脚

自己來,這個如何敢當? **酆榮看春申君給他斟茶,忙道:「屬**

任雲秋暗中點頭。

客氣起來了?」 春申君大笑道:「酆兄怎的和兄弟也

水中並未下藥,他要在下暗中告訴酆老,中暗下迷藥,表叔剛才只做了個樣子,茶 備今晚二更以後,夜襲衡山派,方才經黑 都服了解藥,此次奉命到這裏來集合,準 物,永遠受他們控制,差幸表叔等人事後 們護法,黑衣教對待外人,得服下迷神藥 誠服,不可露出馬脚來。」 喝下這盅茶之後,必須裝出對黑衣教心悅 衣教副總護法召見,要表叔在酆老這杯茶 三位大叔,佯装接受黑衣教之聘,擔任他 不可流露出神色來,我表叔和沈、金、謝 入密」朝酆榮道:「酆老,請聽仔細了 這時任雲秋站在一旁,業已用「傳音

見召,不知有何吩咐?」首,取起茶盅,喝了一口,才道:「莊主 會有如此浩大,敢來動衡山派?他微微頷 **酆亲聽得暗暗詫異,黑衣教聲勢難道**

> 莊上人手由酆老哥統率,爲了咱們四個莊 「咱們定今晚二更行動,大家在大天井中 集合,方才沈兄、金兄、謝兄,聽說咱們 四莊人手,悉憑調度。」 統一指揮起見,想請酆老哥擔任

酆榮道:「這個屬下如何敢當?」

是大家的意思。」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今晚形 语

> 任少兄去了,只怕很快就會被他們發現 近,說不定黑衣教早已佈置了不少暗樁

衡山派的情形……」

沈同道:「太冒險了

,此刻南嶽廟附

:「春華兄要他到那裏去?」

春申君「傳音」道:「兄弟要他去看看

到時如何是好?」

歸老哥指揮,咱們才能騰出時間,隨機應也不知該如何着手,因此把四莊,人手,統 變,老哥不可推辭了。」 大局,岌岌可危,兄弟和沈兄等人,目下 ,十分險惡,如果衡山派覆滅了,武林

「雲秋不會讓他們發現的。

春申君微微一笑,很有自信的道:

「屬下恭敬不如遵命。」 **『榮聽他這麼說了** ,就點頭起身道:

取起茶盅,一口喝乾,起身道:「屬

想一回。」 :「雲秋,時間還早,你可以到客房中去 春申君也喝了口茶, 回頭朝任雲秋道

要緊,暗中察看一下衡山派的動靜,但必 就告訴他今晚之事,萬一見不到他,也不 須在二更以前趕回來,行動也務必特別小 心,這是表叔的信物,你收下了。」 ,最好去一趟南嶽廟,能找到靑雲道長

「小侄會小心的。」一面故意伸了一個懶腰 ,說道:「小侄確實覺得有些睏,那小侄 任雲秋接過玉珮,也以「傳音」說道:

春申君已經看他頷首,這就笑着道:

就到房中去休息一回了。」

說着,學步朝廳後走去。

沈同在任雲秋走後,忍不住悄聲問道

一面暗以「傳音」說道:「你裝作入睡

說話之時,暗中把一方玉珮塞到他手

劍法,任雲秋是不會讓他們發現的。 這些或明或暗的衡山門下,縱然精通

階上、階下,也都有佩長劍的道人

的,因爲整座第三進,幾乎每條走廊

這是他在進入第三進時,才發覺出來

1上、階下,也都 1918 8 天井、兩廡、轉角,都有隱伏的暗樁。天井、兩廡、

以感覺出來,廟中氣氛,大有外弛內張之 往常一樣,顯得甚是平靜,但任雲秋却可

衡山派根本重地南嶽廟, 今晚依然和

得到消息,不然不會有這樣的佈置,自己 「敢情黑衣教要夜襲南嶽廟,衡山派已經 的戒備情形,心裏不禁暗暗起了嘀咕 且進去聽聽他們如何計議,有些什麼防 但任雲秋看到第三進忽然有如臨大敵

鳥,一下從偏殿掠登大殿屋脊,再由殿後 悄然翻落。 他心念一動,立即長身掠起,疾如夜

落,在經過他們身邊之時, ,悄然打出,擊中他們穴道,然後飄然飛,任雲秋早已在屋上拾了兩顆細小的瓦礫 人已像一縷輕煙, 閃入殿後。 輕輕一拂,震落瓦礫,替他們解開穴道 殿後一道門外,也站着兩個佩劍道人 再以極快手 法

話。 燈火通明,正有幾個人的聲音,在低聲說 這座大殿,共有三座神龕,此時殿上

任雲秋隱身中間一座高大神龕的後面

以並未注意有人潛入 案,那幾個說話的人是坐在供桌前面, 龕之中,因爲神龕的前面有高大的靑石供 ,悄悄前移,再以極快身法,一下隱入神 任雲秋已經悄然躱到神龕裏面一座高 是

可聞。不到在前面的人,但他們說的話,却清晰個頭去,只是視線被靑石首案擋住了,看 個頭去,只是視線被靑石首案擋住了,大的神像身後,蹲伏下來,才悄悄探出

貧道兩人出面,也可把大局壓得下來。」 而陰的聲音。說道:「掌門人不出面,有 說話的一共是三個人,先是一個低沉

兄說得極是, 掌門人日常都很少過問廟中事務,副總管 接着另一個聲音凝重的道:「靑石師 掌門令牌一向由貧道掌管,

過了今晚,青石道兄就是本教副教主, [派的掌門 「哈哈!」第三個大笑道:「如此就好

C7" 是但無忌,他們計議的竟然是出賣衡山 的秘密部署,時間不早, 找尋青雲道長才好 自己還得趕快去 派

只聽但無忌道:「不知靑石道兄何心念一動,正待悄悄退走!

進去請示,並請掌門人親自主持大局。」發動,警報頻傳,由貧道和靑蔾師弟連袂 從下手,唯一的辦法,只有等到各處一經 他身邊的人也決不肯聽貧道的話,因此無 「掌門人一身武功,已達爐火純靑之境, 那說話低沉而陰的靑石道人說道:

掌門人繼任,就可兵不血刄,把敝派歸併他,也從此沒有了這個人,敝派就得由新經過蓋茶工夫,血肉化盡,就算有人擁戴 近,他就算武功通天,也無法躱閃得開, 交與靑蔾師弟了,在他身後發射,相距旣 師弟隨他身後而行,副總管已把化血針筒 本教了 「那時他必須走出雲房,貧道和靑蔾

病狂, 定下毒計,謀弑掌門……」 任雲秋越聽越怒,暗道:「當眞喪心 勾結黑衣教,出賣衡山派,居然還

半數以上的人,未必肯加入本教。」 但無忌道:「但貴派之中,至少還有

排。」

排。」

排。」

排。」 門人和再傳弟子 這些不肯歸附本教的人,多半是大師兄的 青石道人道:「這個貧道清楚得很 , 目前爲了穩定人心 京・這件事・貧道籌思日有貧道逐個收拾,以日前爲了穩定人心,暫 貧道自有安

人,還存下殺機,準備一一開刀。 他不但謀弑掌門人,而且對付異己之

一掌把他劈了! 任雲秋聽得義憤填膺,恨不得跳出去 ·但想到表叔要自己來的

> 見到青雲道長再說。 目的,是給靑雲道長送信來的,自己以先 那兩個人驟不及防,立被制住了穴

去。 穴道,再在經過他們面前之時,輕輕拂開 他們穴道,身形早已縱起,直往後進撲 神龕後面的門口,先點了兩個值崗道人的 這就悄悄躍落神龍, 往後移動,快到

依然一無所覺,當然更看不到任雲秋了。人只是眨了下眼睛,穴道由閉而啓,他們 他身法手法,神速已極, 是以兩個道

着表叔所說的方向,雙足一點,長身縱起 ,朝東一座庭園虹射而去。 任雲秋掠上殿背,凝目略一打量, 記

之美。 澈如水,照在這片園中,更顯得清幽絕俗 泉之趣,今晚是元宵前一天,月光已經明 庭園佔地頗廣,頗有林木、竹石、流

的草廬。 一面目光四顧,找尋靑雲道長修練習靜 任雲秋足尖踏着樹梢,一邊提氣飛躍

露出一角茅簷,他趕緊一提眞氣,疾落過 去,飄落竹林之外 不多一回,他已看到一叢修篁之間

夜闖南離園,所爲何來?」劍鳴,同時也有人喝了聲:「施主何人 似有兩個人欺到了背後,但聽「鏘」「鏘」 就在這一瞬間,他發現身後微風輕颯

自己身份,不如……」 們來意,必須多費唇舌,而且也會洩露了 任雲秋心中暗想:「自己如果告訴他

奉命來求見貴派掌門道長的……」 一面緩緩回過身去,說道:「在下是

話聲未落,乘對方兩人打量自己之際

,身形一晃,雙手閃電般拂去。

,他身法奇快,穿林而入,有如一縷輕烟 但他立即發現這片竹林之中隱伏了不 任雲秋毫不 ,暗椿密佈,拱衞着三間茅屋 怠慢,迅速朝竹林中閃入

間的窗櫺,還隱隱射出燈光 任雲秋打量着茅屋中的情形 ,只是窗戶並

這樣豈不比階前現身好得多了? 他自會派弟子出來招呼,把自己領進去 音」之術,向屋中的青雲道長說明求見 唇舌,才能見到青雲道長,不如先以「傳 前現出,必有衡山弟子擋駕,又得費一番 他考慮了下,覺得自己如果突然在階

天;奉家師之命,有機密大事,求見掌門窗口,施展「傳音」之術說道:「在下雲如心念這一動,立即對着那間有燈火的

變了姓名, 离一房中不是青雲道長,也不 不洩露自己身份,故而臨時改

首,說道:「掌門人請雲施主入內相見。」 身佩長劍的年輕道人,在階上打了一個稽 果然過沒多久,只見茅屋中走出一個 那年輕人一楞,就稽首道:「雲施主 任雲秋立即閃身而出,迎了過去

請隨貧道來。」 轉身領着任雲秋走入茅屋

中年道人,左右兩邊,站着七名佩劍年輕,中間一間上首兩張木椅上,端坐着兩個 你休看這三間茅屋,却建得甚是高敞

C 73 只瞥看了一眼,依然靜立如故,連動也沒道人,他們看到年輕人領着任雲秋走入,

年輕人走到左首一道門口, 躬身道:

短几上,點燃着一支紅蠋。不用說這白鬚 簪髻,白鬚垂胸的青袍老道人,旁邊一張 , 一張紫檀雲床上, 盤膝坐着一個白髮 也收拾纖塵不染,室中擺設更是古 但見這間靜室十分

道人就是衡山派掌門人青雲道長了。 一個年僅弱冠的藍衫少年,不覺微微一 他烱烱目光抬處,看到走進來的竟是

只是功力深淺和技巧不熟罷了 可使用,因爲雙方都近在咫尺,出我之口那只須內功到了相當火候,稍加練習,即 入彼之耳,還不算太難,使的好不好, 須知武林中會「傳音入密」的人甚多,

無異,這就非本身功力已臻上乘境界,無 遠隔十數丈,以至數十丈外,和對面說話 ,這和「傳音入密」面對面說話不同,可以 但任雲秋方才使的是「千里傳音」之術

幾乎不敢相信了 竟然只是一個弱冠少年,自然大爲驚訝, 派的長老,及至看到進入靜室的任雲秋 青雲道長先前以爲來的不知是那一門

覺他眉宇之間,隱現紫氣,心中暗暗奇怪青雲道長打量着面前這個年輕人,但 忖道:「難道他小小年紀,內功竟然能 ,說道:「在下任雲秋,見過老道長。」 任雲秋慌忙趨上幾步, 拱手作了個長

> 練成上乘境界不成?」 說姓雲麼? 面打着稽首道:「方才小施主不是

了個化名,還請老道長鑒諒。 道長,就會洩露在下身份,不得不臨時說 任雲秋道:「方才在下怕屋中不是老

何機密大事,乞道其詳。」 密大事見告,不知你奉何人之命而來,有 任雲秋從懷中取出表叔的玉佩,雙手 青雲道長道:「小施主聲稱奉命有機

之命,來晋見老道長的。」 呈上,一面說道:「在下是奉表叔陳春華

「不知陳莊主有何教言?」 青雲道長看了玉佩一眼, 頷首道·

使大家永遠聽命於他,並命表叔等 漢莊,敦聘表叔等人爲護法,以迷心藥物 公愚,一面又脅迫春華山莊、躍龍莊、羅 叔才要自己前來向老道長報訊…… 天趕抵衡山鎮,由祝螎廟無垢率領,將於 一更夜襲衡山派,據說共有幾路人手, 任雲秋就把黑衣教劫持青松道長和謝 人於今

居然一無所知! 青雲道長愕然道:「有這等事?貧道

話,詳細說了一遍 任雲秋又把剛才在第三進大殿聽到的

祖師恩典: 們……難道忘了是衡山派弟子,身受歷代 教去了, 這是教人不敢相信之事, :「青石、青蔾居然欺師滅祖,投到黑衣 青雲道長聽得身軀一陣顫抖 ·竟會如此喪心病狂·····」 ,變色道 他

人巨變,也顯得極爲激動。 老道人一生清淨無爲,但聽到這一驚

任雲秋道:「老道長有了準備,必可

在二更前趕回去,那就告退了。」 肅清奸宄,予黑衣教以迎頭痛擊,在下須

貧道至深感納,也不留小施主了 怕要毀於一旦了,請小施主覆上陳莊主 施主前來示警,敝派千百年來的基業,

概也需略作佈置,不勞相送,反而會引人 任雲秋忙道:「時間不多,老道長大

注意,在下 說完,抱抱拳,轉身出了雲房,跨出

時間離二更還有小半個時辰。春申君

說道:「表叔,還沒到時間麼? 只見任雲秋睡眼惺忪的從裏面走出

雲秋,你睡得如何? 任雲秋微微搖頭道:「小侄只是躺了

悄聲說了一遍。 了一盅茶,喝了一口,一面就把此行經過 他走近圓桌,拉了一把櫈子坐下,

精湛,自然聽得清楚。 他說得很輕,但在座幾人

謝公愚道:「任少兄家學淵源,令 春申君大喜道:「雲秋,你辦得好。」

春申君一手拿起茶盅,喝了一口 , 低

前來示警,敝派千百年來的基業,只青雲道長點頭道:「若非陳莊主要小 他要起身相送。

茅屋,立即長身掠起,破空直射而去

金贊廷、謝公愚四人在一面品茗,一面

春申君含笑道:「還有半個時辰呢

回,根本睡不着。」

,都是內功

沈同低聲道:「春華兄 ,待會咱

低的道:「俟機而動。」

他怎會不和咱們一起的呢?」 金贊廷道:「青松道兄不知怎麼了

春申君道:「他是衡山派掌門人的師

自然不和咱們一起了

謝公愚道:「不錯,可能他已經先去

想,怎麼想得出應變之道來呢? 的事,任何人也不知道如何發生,僅憑空 一回,依然毫無答案,因爲今晚二更以後 己一行人到了南嶽廟,應該如何 春申君一手托着茶盅,只是思索着自 ,但想了

謝公愚含笑道:「你在想什麼?」 春申君憬然道:「哦!」 謝公愚道:「春華兄,是時候了吧?」 時間漸漸接近二更一

春申君苦笑道:「一點頭緒也想不出

謝公愚道:「那就出去吧・

飽滿,雖然並沒有刀出鞘,弓上弦;但軍 四行,站立在大天井右首,看去個個精神 酆榮已指揮着四個莊子的莊丁們,排成了 大殿,但見大天井中月光如水, 幾人同時站起,舉步往外行去, 九環金刀

晚黑衣教匪徒,大概也未必能得逞了。」 健兒,同心協力,縱或不是黑衣教的對手 ;但再加上衡山門派弟子,聯合一起,今 春申君心中暗道:「自己這四個莊的

主,屬下已遵命把四莊弟兄 榮已經迎了上來,抱拳一禮道· 一行人由春申君爲首,走入石階,酆 都集合

春申君抱抱拳含笑道:「酆兄辛苦

兩行黑衣僧人,整齊的魚貫由左首長廊走 步聲,從長廊傳來。大家回頭看去,但見 正說之間,只聽一陣輕快而連續的脚

天井,就在天井左首排成四行,站停下 紮,人數少說也有一百名之多,他們走落 這兩行僧人全部都腰跨戒刀,全身緊

烱烱目光·朝階下投來 跨着八字步, 接着走出來的是無垢 走到階上,脚下一停,兩道來的是無垢,他神情倨傲,

下參見副總護法。 春申君、沈同等人立即躬身道:「屬

目的地,是南嶽廟東首……」 合了,現在就隨本座到南嶽廟去,咱們的 無垢點頭道:「很好,大家都準時集

「嘻嘻!」山門口忽然有人發出嘻笑之

個僧袍襤褸,積滿了油垢,蓬頭垢面、豬開的大門中間石門檻上,像騎馬般坐着一 在場之人無一不目光敏銳,一眼就看到敞 **黄鬚于思的邋遢和尚,望着無垢擠眉弄** 一臉儍笑 大家不禁回頭看去,今晚月色甚佳 積滿了油垢,蓬頭垢面、類

無垢臉色一 沉,說道:「你在這裏做

熱鬧。」 那邋遢和尚笑嘻嘻的道:「我是在看

C 74

進去?」 無垢道:「這裏又沒有熱鬧,還不快

「很好看,這裏不是很熱鬧麼?我就

接着道:「我不進去 那邋遢和尚騎在石門檻上, 無垢怒聲道:「不進去不行

只是一個小和尚… 邋遢和尚道:「爲什麼不行?你本來 無垢一撣手道:「你們還不把他扶進

去。 過去,一左一右把邋遢和尚挾了起來,說 道:「快進去吧!」 他這一抬手,就有兩個黑衣和尚走了

徒弟,爲什麼也要聽他的?他如果造反 叔,我爲什麼要聽他的?你們又不是他的 邋遢和尚大聲嚷道:「我還是他的師

你們也聽他的麼? 兩個黑衣和尚沒去理他,讓他嚷着

只是挾持着他往後面而去。

傻 無垢等他走後,就抬抬手道:「好 但說的話却一點也不傻!」 春申君心中暗道:「這儍和尚,

現在咱們可以出發了 他話聲方落,只聽大殿上又響起邋遢

和 再遲就沒有熱鬧看了。」 尚的聲音大聲道:「你走得快一點嘛,

「來了,來了!」邋遢和尚大聲叫道: 無垢皺皺眉,揮手道:「咱們走。」

「你們大家看看,是什麼人來了

不 止待起步;但聽了邋遢和尚的大聲嚷嚷, 由全部回頭看去。 兩行黑衣僧人聽了無垢發出的命令

了出來,他一隻手還拉着一個人,跟着他 只見邋遢和尚從大殿上三脚兩步的奔

寺的方丈無塵。 跟蹌奔出,那是身穿紫衲的老和尚,祝融

即一齊雙手合十,躬下身去,口中說道 參見方丈大師。」 兩行黑衣僧人看到出來的是方丈,立

袖,說道:「你快和他說呀,我要跟他去 ,合十行了一禮道:·「大師兄出來作甚?」 今晚熱鬧得很呢!」 無垢心頭頗爲不耐,但無塵究是方寸 邋遢和尚却不讓無塵開口,拉着他衣

看看熱鬧吧 通師叔說要跟你去看熱鬧去,你就讓他去 無塵拗不過他,抬頭道:「師弟,能

這有什麼熱鬧好看的? 無垢臉色微沉 , 說道:「他去做什

去,我爲什麼不能去?我是你師叔總不假 邋遢和尚嚷道:「你去做什麼?你能

嘛。 無垢憤然道:「大師兄,你別聽他嚕

家人,不能做傷天害理的事。」 你也別聽他的,他是去害人的,咱們出 邋遢和尚心裏一急,大聲道:「方寸

你說什麼? 左手一探,五指如印, 無垢怒極,倏地欺身過去,喝道。 朝邋遢和尚當

胸印去。

阻 何接得下? 「雷心印」,向師叔下此毒手,邋遢和尚如的師叔,此時看他兇性突發,突然使出 春申君現在已經知道邋遢和尚是無垢 一時激於義憤, 正待出聲喝

忽見邋遢和尚朝自己擠眼一笑,心頭

不由得一怔!

是虚脫模樣。 廢,痛得連退了幾步,只是喘息 嘻的若無其事, 「喀」兩聲輕響之後,接着有人悶哼出聲! 春申君定睛看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無垢一條右臂已經下 ,邋遢和尚依然笑嘻 但聽一研 垂若

之聲, 就在此時,兩行黑衣僧人,隨着突然 一陣騒動, 少說也有一二十個人無故踣地不 人叢間接連響起「砰」「砰_

名却迅捷的在他們前後列成兩道人牆,把 十幾個僧人的退路截斷,堵在大天井之 但見十幾個僧人紛紛離隊躍去,其餘數十 緊接着又是一陣嗆嗆戒刀出鞘之聲,

也不知何時,祝融寺的大門,也已悄

後退幾步保持中立。 裹發生了什麽事,自然不便過問,要大家 春申君等人因不明內情, 不知他們內

僧都受他要脅,爾等身爲弟子,自然更不 受黑衣教蠱惑,擔任該教副總護法,連老 下兵刃,此事起因於無垢師弟妄動貪嗔, 等都是本寺弟子,不許動手, 大,既往不究,好了 均是被脅從之人,只要放下 老僧顧念同門之語, 本寺一場劫運,如今無垢師弟武功已廢, 敢違抗了,差幸能通師叔大智若愚,挽救 只聽無塵站在階上,大聲說道:「爾 要他面壁思過, 大家給我放

那十幾個僧人果然依言放下戒刀

伏在地。

C 75

那邋遢和尚也在這轉眼之間,走得不知去,只餘下八名黑衣僧人,依然伺立階下。無塵朝他們揮了揮手,果然各自退去 向

總算獲得解決。 中君看得心中暗暗點頭,無垢這

暫交陳莊主收執,陳莊主俠肝義膽,自然 生之事,諸位不宜洩露出去,這方令牌, 這是黑衣教副總護法的令牌, 到春申君面前,合十一禮道:「陳莊主, 知道如何肆應,毋須老衲多言,時間不早 ,諸位可以前去赴約了。」 無塵從無垢身上 取出一塊令牌,走 今晚敝寺發

春申君雙手接過鐵牌,說了聲:「多

把鐵牌收入懷中 ,那就告辭 然後拱拱手道:

:「陳莊主只管先行,老衲自會派 無塵合十 ·相送,却以「傳音入密」說道 人相

贊廷、謝公愚等人,當先走出祝融寺 春申君朝他點頭示意,就和沈同、金

是南嶽廟東首,是以一路朝南嶽廟趕 好在方才無垢說過,自己等人的目的地 大家因在路上,不便談論祝融寺的事

當如何?」 同悄聲道:「春華兄,現在咱們該

春申君也悄聲說道:「到了那裏,見

是一片高大的柏樹林。 不多一會,已經抵達南嶽廟東首,那

> 只見一個背負長劍的道 ··「諸位夤夜前來,不知有何貴幹?」 一行人過來,他就迎着攔在路上,稽首道 春申君一馬當先,走在最前面,任雲 個背負長劍的道人站在林前,看到 還沒走近林前

的一塊黑色鐵牌。 說話之時,左手一攤,出示捏在掌心

心那方鐵牌,形式和無垢的令牌一般無二他出示鐵牌,才算定下心來,因為他手掌 是衡山派的人,但也是黑衣教的人 衡山派巡山的人?還是黑衣教的人?但看 ,只是略爲小了一些,這已可證實對方雖 春申君先前眞還愕得一愕,不知他是

前來, 攤掌相示 當下也伸手入懷,取出無垢的鐵牌 道兄有何指教?」 ,說道:「在下奉副總護法之命

花訊號 牆 總法,諸位請速即入林,須待南首放起火 道:「小道奉掌令師叔之命,在此恭候副 應,諸位也就可以整隊出林,逼近本廟東 那道人看到鐵牌,立即神色恭敬,說 此處也要放起火花訊號,作爲響

枚火炮,交給了春申君,隨即打了個稽首 返身走去。 他領着衆人入林之後,從身邊取出兩

由謝雨亭、雨·把四莊人手," 担任總指揮事宜。 ,佈成了四方形的陣勢, 春中君等 、雨奎,陳少華,陳福等手,作了適當的混合編組 人進入樹林 陳少華 · 由九環刀酆榮 陳福等四人率 就相度形勢

雲秋等人居中,因爲四周都已有人担任警 戒,他們五人就在中間席地坐下 春申君、沈同、金贊廷、謝公愚、任

> 可能其他幾路,也和咱們一樣,幾處火花咱們這一路,大概只是虛張聲勢的援兵,春申君低聲道:「以兄弟看來,不但 得了衡山派,因此……」 訊號一起,青石、青藜即有藉口去向青雲 能說是裹應外合,尤其在裏應,黑衣教的 道長請示,暗下殺手,因此,今晚形勢只 人,等他們除去靑雲道長,就水到渠成取

派你一件任務。

任雲秋道:「表叔但請吩咐

今晚他們的陰謀,你雖已告知了靑雲道長前最重要的,是衡山派不能出一點差錯, 已經混入南嶽廟,有靑石、靑藜二人掩護 上乘,只是黑衣教中高手甚多,若是他們 聲勢的一支人馬,諒來暫時無須動手, 道長。」 因此表叔之意,想派你前去暗中保護青雲 道長只有幾個門人,只怕不是對方對手, **藜**發難之際,如有黑衣教高手相助,青雲 ,青雲道長一派掌門,本身修爲,也已臻 一時當然不會有人察覺,屆時青石 春申君道:「咱們這裏旣然只是虛張 、青 目

任雲秋道:「小侄遵命。

現身不可,也要特別小心。 最好就不露面,免得洩了行藏, (好就不露面,免得洩了行藏,萬一非)此行任務,只在暗中保護,能不露面春申君含笑道:「不,我話還沒說完

行事,就方便多了。」 ,方可不露行迹,咱們能不露行迹,今後手中,一面低低的道:「你只須如此如此

他回頭朝任雲秋道:「雲秋, 表叔要

他從懷中取出一件東西,塞入任雲秋

任雲秋點頭道:「小侄記下了

吧 一條人影立即長身拔起,一下就隱沒在 任雲秋應了聲是,站起身,足尖一點 春申君道:「事不宜遲,那就快些去

是盟主的後人,武林傑出的青年高手 枝椏交結的濃密柏葉之間,失去了所在 這些人,幾十年來浪得虛名,說來慚盟主的後人,武林傑出的靑年高手,咱謝公愚由衷的道:「任少兄當眞不愧

沈同道:「春華兄,我看任少兄身手

都不是外人,兄弟也不用隱瞞了 尊師,是武林中素有第一奇人之稱的 只怕年紀輕輕,絕難有此成就 大概除了家學淵源 春申君含笑道:「沈兄說得是, ,還另有名師,不然 雲秋 五秋的諸位

老人家從不收徒,任少兄這份機緣,當眞 少兄有這一身絕藝了,只是兄弟聽說這位 金贊廷聽得「啊」了一聲道:「難怪任

到這裏,突聽西首謝雨亭的聲音喝道: 是兄弟親自送雲秋上九疑山去的。」剛說 應過任大哥的,自從任大哥過世之後, 春申君道:「這是老人家當年親口答 還

兄弟麼?我是陳康和 只聽一個略帶尖沙聲音道:「是謝大幾人談話立即停止,一齊站起身來。

就在林中,陳師伯請。」 他這幾句話,是提高聲音說的,好像 謝雨亭忙道:「原來是陳師伯,家師

讓師父知道陳康和來了。 春申君壓低聲音說道:「三位老哥

有輕視和不滿的臉色。 千萬記住,陳康和來了,不可流露出對他

手道:「四位老哥都在這裏,兄弟來遲一 陳康和已經走近過來,他堆着笑容,拱拱 剛說到這裏,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

咱們也剛到一會, 春申君歡然道:「康和兄來得正好 不 知但副總管來了沒

就是追隨但副總座來的,他要兄弟來謁見 的臉上一直堆滿諂笑, 也席地坐下 副總護法・ 聳着肩道:「兄弟 他那張灰中帶黑

般的目光,略作打量,就沒

總管要康和兄前來,有什麼事, 也是一樣。」 春申君道:「副總護法還沒到 和兄弟說 ,但副

陳康和道:「其實也沒什麼……」

他似乎有些爲難!

他如果不在此地,有什麼事, 這是副總護法的令牌嗎?副總護法有言 護法的令牌來,說道:「康和兄認不認識 春申君沒待他說下去,已經掏出副總 可由兄弟全

則是敎主的親信) 但副總護法是教外人士擔任的 副總護法的地位,高出副總管甚多。 副總管

C70 稟報副總護法,今晚行動,大概要稍稍延 有什麼話不好說的?但副總座是要兄弟來 「春華兄好,咱們幾十年老弟兄,兄弟還 陳康和目光一溜,立即阿諛的笑道:

> 來主持。 說道:「很可能教主會派較高地位的人前 他故作神秘的凑下了些頭,壓低聲音

前來?」 沈同問道:「康和兄知道會是什麼人

位了, 外乎副教主、總護法和總管三人中的一位 這裏現在到的已經有副總護法和副總管二 謝公愚道:「這也不難猜得到,咱們 陳康和道:「這個兄弟如何會知道? 教主不來,那麼派來的人,大概不

教主可能會增加幾位哩!」教目前有三位副教主,但再過些時候,副陳康和道:「兄弟聽但副總座說,本

當副教主了。 金贊廷道:「這麼說康和兄也有希望

話就含有譏諷之意。 他是個心直口快,嫉惡如仇的人,這

那有這個資格,當得上副教主的,至少也 是一派掌門人身份才行。」 陳康和笑道:「贊廷兄說笑了 ,兄弟

派, 氣, 預期各個擊破了。」 就可以聽出來黑衣教果然志在各大門 謝公愚心中暗道:「從他這句話的

「會不會派副教主鳳簫女來呢?的人前來主持今晚之事,心中」 人前來主持今晚之事,心中暗暗忖 春申君聽說黑衣教主將要派較高職位

面,也勝過心頭百遍的懷念。 也希望今晚來的會是鳳簫女,就是見她 他不知怎的,對鳳簫女竟然念念不忘

知經過多少風流陣仗,如今居然對鳳簫女滋味,春申君已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也不 這種心情,應該是少年男女初戀時的

> 好笑。 會有初戀般的想念,自己也不禁暗自覺得

形勢, 法,飛越殿宇,有如馭電追風,浮光掠影 而行,他方才已經來過一次,對南嶽廟的任雲秋奉了表叔之命,一路踏着樹梢 雖有衡山派弟子輪值,但任雲秋施展身 衡山門下自然不易發覺,縱然在仰頭之 ,看到一點影子,也只當是掠空飛過的 也已了然於胸,南嶽廟每一進殿宇

南離園,悄悄隱入一片竹林之中,等他閃他一路無阻的來至後進掌門人居住的 遮掩劍身的光芒)伏身不動。 鞘,隱藏袖底,(長劍隱藏袖底,是爲了 數名衡山派門下的道人,每個人都長劍出 入竹林,才發現竹林深處,竟然隱伏了十

來暗算青雲道長的? 人的?還是青石、青藜的黨徒,躲在這裏 衡山弟子,埋伏竹林之內,是來保護掌門 任雲秋心頭暗暗嘀咕,不知這十幾名

穴道 住了他們穴道,才大膽走近,把左首一人人守一個位置)抬手找出兩顆小石子,制 人守一個位置)抬手找出兩顆小石子,制裏面的兩個人走去,(他們是雙崗,兩個 又把表叔臨行時交給自己的一張面具,覆 匐着的衡山弟子沒人發現,任雲秋藝高膽 到臉上,抱起此人,放到一處沒人注意的 身上道袍剝了下來,穿到自己身上,然後 差幸他掠來之時, 悄然朝竹林深處飄落,又悄悄的朝較 ,依樣和他背對背伏下身子 再回到原處,替右首那人解開 身輕如燕,底下匍

竹林外月色朦朧,竹林中就更顯得幽

是以誰也不敢出聲交談。暗。因為大家都匍匐着身子, 屏息以待

首天空,「嗤」的一聲, ,衝霄直上 這樣約莫過了快有半個更次,突聽南 射起一道紅色火花

破空輕響,西首和東首同時射起了兩支火 任雲秋心中暗道:「差不多時候了 心念未已,緊接着又是「嗤」「嗤」兩聲

不出離開竹林後該當如何?正感爲難之 無疑了,他不能再躭在竹林之中,但又想 出脚步聲是兩個人,那自然是靑石、靑藜 步聲,由遠而近,來得極快 過沒多久 竹 林外傳來一 ,任雲秋已聽 陣急促的脚

只聽竹林前面有人說道:「弟子見過

們退下去,我和掌令師叔有急事面見掌門 接着響起青石低沉的聲音說道:「你

門人有諭,未奉召喚,任何人不得擅入 二位師叔在此稍候,容弟子進去稟報掌門 人,再來相請。」 先前那弟子道:「啓稟二位師叔

青石道人怒哼一聲道:「好 你快去

見。」 恭敬的道:「掌門人請二位師叔入內相 過沒多久, 那弟子恭聲應「是」, 只聽先前那弟子退了出來 匆匆往裏行去

玄風叩見監觀師叔,掌印師叔。」 已經迎出兩個中年道人稽首道:「玄通 青石、青藜學步走入茅屋。中間一間

(未完・五



昂首入絕谷

道歉,萬紫琴要求爲她辦一件事,帶他去一谷中井底將一個老人救出,這人就是他訪師 背已而立,誤以爲是白琬,將她打倒,才發覺打錯人,她是萬世芳的女孫萬紫琴,上前 去,這正是岳家收藏之物,這批人就是參加捜山毀家殺父的敗類,便將白瑞剖心洩憤,

,原來金佛刻有兩行字,是岳家驥惠存之物,敬贈人字跡已被抹

山便碰到一宗爲爭奪金佛而打鬥的事情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一下

不取義害仁

有一個五齒鍋抓,像一個龍頭,皮索極長 ,直通到三丈之外。 岳家宇這才看出脚腕上的皮索尖端,

說道:「老夫以爲是一號人物呢,原來

理好了::」 厚的小卒而已,畢老爺子把他交給姪女處

小賊,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 岳家宇,却是拍着自己的手,大聲道: 萬紫琴揚手「啪啪」兩聲,作狀欲摑

滿然道:「你知道剛才那人是誰麼?」

,他那龍頭鋼抓,厲害無比!身手不在我「哼!」 他就是『十抓九穩』畢震山

只見三丈外竹叢中 有一人哈哈一笑

只聞萬紫琴接道:「一個不知天高地

,龍頭抓疾彈囘去,翻身掠於牆外。

,向屋中掠去。到了屋中,放下岳家字, 她向岳家宇使個眼色,提起他的身子

不認識……」

「也好!」竹叢中那瘦小老人一抖手

岳家字十分慚愧,搓着手道:「在下

爺爺之下。你來幹甚麽?」 岳家宇抱拳道:「謝謝姑娘援手,並

再向姑娘直謝解雷前輩之困!我只想看看 『黑殺星』到底是甚麽樣子?」

道謝!哼!你雖然進來了,要想出去却太 **任家宇冷笑道:「我不信** 萬紫琴冷笑道:「別酸了 ! 那個要你

我也懶得管你!」 ,他以爲「十抓九穩」畢震山只是趁人之 岳家宇剛才吃了暗虧,仍是不大服氣 萬紫琴厲聲道:「不信你試試好了

問聲不響,穿出後題,只聞萬紫琴沉聲道 得手。 危,暗算於他,若是明來明去,他未必能 况且他也不願讓一個女人呵護,立即

高樓奔去。 「傻子,你活够了: 岳家宇四下一看,立即向最高的一座

萬紫琴示弱,穿房越脊,十分小心, 此刻他雖知自己有點孟浪,却不甘向

因爲暗卡之多之密,可以說上碧落下黄泉 只見四周竄起十餘條黑影,一齊撲到! 岳家宇一不做二不休,未待那些高手 但是不管如何小心,仍然無法遁形,

手腕,沉喝一聲,向一旁猛撞! 宇動了殺機,欺身逾電,扣住兩個大漢的 三個高手站立不穩,翻下屋面,岳家

屋瓦,發出極力的聲響

穩站,已全力推出三掌,罡風呼嘯,掀起

聲,竟變成兩片人餅。抖手向其餘高手擲 「蓬」地一聲,兩個大漢哼也未哼一

他這一手十分殘忍,其餘高手暴喝連

,道:「你們閃開!」 連,拚死撲上。就在這時,只聞一聲陰笑

十餘名的高手立即暴退數丈,只見三

丈外屋簷角落站着一個高大的老嫗。 這老嫗單足站在角端上,身子左右搖晃 那簷角本是極薄之瓦做成,不要設一 就是一隻貓,恐怕也擎不住,然而

等待他一

憑一點玄奧眞氣,使身子輕如紙片。 種極難練的功夫,叫着「寒鴉爭巢」,全 岳家字乃是識貨之人,深知這正是一

中

,向另一個院落奔去。

没有那老嫗精湛? 他以爲他也能做到那一手,只是不知道有 可能逃出她的掌握,但他不甘如此,因爲 此刻他若是不理那老嫗,掉頭疾奔,

勢不變,單掌向他一按。 欲推,但却不願乘人之危,只見那老嫗原 他疾掠過去,提足十二成眞力,作勢

而出。 岳家宇不信她有通等功力,雙掌力推

> 在簷角上,發出一陣得意的陰笑。 子晃了一陣,仍是「金鷄獨立」之式,站 三大步,不由猛吃一驚,只見那老嫗的身 「轟」然大震,屋瓦横飛,他被震退

送上門來,可別怪老夫以大欺少……」 逃走,突聞有人宏聲道:「小子,你自動 虎憑河」,送了性命太不值得,正要囘身 岳家宇雖是血氣方剛之人,也知「暴

文之外,臉上充滿了殺機。 ,岳家宇知道已經危在眉睫了

岳家宇悚然 同頭,只見萬世芳站在兩

高大的老嫗,逃走的機會太渺茫了 只萬世芳一人,他也料理不了,再加上那 事到如今,只得硬闖, 他再聚平生之

下屋面,但下面數十件兵双,已經高擎着 力,向萬世芳推出一掌,萬世芳單掌一拂 大震聲中,整個屋脊,搖搖欲倒。 岳家宇的身子,有如斷綫的風筝,摔

所。

眞氣,足尖一點牆壁,向旁邊激射三丈。 却不宜再動手過招,急忙鑽進一片竹叢 落地之後,感覺已受内傷,雖不嚴重 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岳家宇急納一口

的安全,確是穩若泰山 是當代絕世高手,竟都爲龐起賣命,龐起 掌追魂」萬世芳及那高大的老嫗,無一不 統御之術,像「十抓九穩」畢震山,「半 現在他不能不佩服「黑殺星」龐起的

多,只要被一組遇上,任何高手,也不能 於三招兩式之下放倒十餘個,在這工夫, 面八方人影幢幢。每一組人都有十餘人之 」堡中傳來宏亮的鐘聲,四

其餘若干組就會趕到。

孟浪,實在對不起吳明夫婦。 岳家宇暗暗警惕自己,今後若再這等

假山上,貼在山壁上 立即向外疾掠,岳家宇立即竄上池中的 他進入這個院落,屋中之人聽到鐘聲

個門中入院,到處搜索。 但屋中之人剛去不久,兩撥人分自兩

即趁機向旁邊一座二樓上掠去。 上了樓廊後,不敢久留,只得推門而 岳家宇知道對方遲早會搜這假山,立

安適恬靜,好像這裏不是「黑殺星」的住 個不同的世界,而且樓中之人的面孔, 入。 這樓中靜極了 和外面的喧嘩形成兩 也

的痛苦,在她的臉上留下痕跡,使岳家宇 臉病容,白髮蒼蒼的老嫗,長期纒綿床第 迎門一張雕花大床,床上躺着一位一

的形態。 現在他覺得這句詩也不足以形容這位老嫗 想起李白「白髮三千丈」的詩句。 本來他過去以爲這句詩太過誇張,但

着慈愛的光輝。 雖有些驚奇,却和床上的老嫗一樣,洋溢 床邊站着兩位中年美婦,她們的神態

世上任何壞人,也不會傷害他們。」 「像他們這種人,似乎永遠不設防

「貞抱歉!在下走錯了路……」 岳家宇發現是內眷住所,立即抱拳道

…你走近點……讓我看看你……」 顫巍巍地道:「孩子……你没有走錯路… 說畢,就要退出去,那知床上的老嫗

> 邊。 了這麽大,從未聽女人這樣和虉的招喚他 ,孺慕之情發自內心,身不由主地走到床 **清聲音蘊含着無比的慈愛,岳家宇長**

妳們看看::他像不像::一個人?」 岳家宇的臉,良久,才向兩位美婦道: 兩位美婦早就有此同感,肅然同聲, 老嫗抬起枯手,搓搓眼睛仔細地望着

「媽,像極了!像極了……」

道: 老嫗興奮過度,老眼中蓄滿了淚水, 「孩子……你姓甚麽?」

點潤濕起來,他毫不考慮地說道:「晚號 姓岳……」 婦的慈藹,都有感染力量,也感覺眼眶有 岳家字感覺這老嫗的淚水,和兩位美

到,她太激動了,慌忙指指樓門道:「快 ……快把門關起來……誰來也不開… 老嫗一欠身,想坐起來,但却無法做

好孩子……你一定是那苦命的岳家冀之後 老嫗抓着了岳家字的手, 一位美婦立即閉了樓門 顫巍巍地道: ,上了横門,

逃生的男嬰……」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正是那個死裏

歡你… 身是龐起的母親,她們是:·龐起的妻子 ·你不會奇怪吧?我們爲甚麽・・會喜 老嫗終於淌下淚水,道:「孩子 :偏袒你……

也許前輩知道家父是無辜的… 岳家宇的淚水奪眶而出,顫聲道:

母……_ 因為老身是你的外祖母……她們是你的舅 老嫗愴然道:「這只是一個理由:

與屠殺岳家四十一口,而且連一個未滿月事實,「黑殺星」是自己的舅舅,竟能參 的外甥也不放過。 岳家宇駭然一震,簡直不敢相信這是

也未提過,難道他們不知道? 岳家宇面孔扭曲,切齒道:「龐起真 况且,這件事他的師父未說,雷士亮

嫗凄然道:「當初岳家遭禍,老身於一月 一一點不錯!你媽媽叫龐麗蓮,」老

父做錯了甚麽事?龐起這賊子竟能屠殺自 痛等待,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你……」 老身深信老天不會盡岳家之後,所以才忍 後才知道,當時聞到噩耗,昏了三次,但 岳家宇伏在外祖母身上悲聲道:「家

兩位婦人低聲道:「孩子,快別悲傷己的妹夫?他到底爲了甚麽……」 外面的警鐘是不是爲你敲的?

點頭,道:「晚輩遭遇了三個絕世高手, · 及一個高大的老嫗……」 岳家字陷入極度悲慟之中,他大力點 『十抓九穩』 『半掌追魂』

們手中逃脫,足見你身手十分了得!不知 兩位美婦同時一震,道:「你能自他

岳家宇肅然道:「家師是『三絕逸叟

然的話,恐怕我們今夜不會相遇了……」 其中一位美婦肅容道:「雖然如此, 兩位美婦同聲道: 「這就難怪了!不

位 三個高手,還是此堡中次流人物,還有一 要想脫出此堡,也難比登天了 『綠袍判官』婁森,身手之高猶在『血 你所見到的

> 百多護堡大漢,一齊出動,將堡牆團團圍手孟婆』之上,况且自現在開始,堡中三 住,插翅也逃不出去……」

怎麽辦?」 另一個美婦幽幽地道: 「媽……您看

根,爲娘我已經想了 只是苦了妳們…… 老嫗喃喃地道: 一個破釜沉舟的辦法 「爲了救這岳家的命

能破釜沉舟,難道作媳婦的就不能 兩位美婦面色一肅,正色道: 「媽媽

兩位美婦面色一黯,同聲道:「龐起正當盛年……萬一不幸而守寡……」 老嫗微微一嘆,道:「爲娘乃是行將

己的兒子,作媳婦的也能不要丈夫……」 遲早必受天譴! 媽媽能犧牲自 「龐起

也是夫妻,說到末了 岳家宇大受感動,想不到二位舅母; 人是情感動物,她們雖恨龐起,畢竟 ,垂下頭去。

竟是深明大義之人,真是天涯何處無芳草

時藏起,你就坐在我的輪椅上,身上披着 了,死而無憾。我死之後,把我的屍體暫 於見到了你,和見到你母親一樣,心願已 舅母二人推着車子 你舅母傳話龐起,就說老身自感壽限不多 斗篷,頭上蒙着布韓,一切準備就緒,叫 ,想到堡外去看看,只要我陪着他,由你 老嫗對岳家宇正色道:「孩子,我終

岳家宇大吃一驚,道:「外祖母……

,老身生了這個兒子,常常引咎自責,對老嫗沉聲道:「時已不多,且聽我說妳老人家還是好端端地,爲何……」

足,下定决心,要以龐起的血洗刷女兒和 不起女兒及女婿,現在見到了你,心願已 亦不瞑目……」 全照老身的話去做,若不照做,老身雖死 四十一名,及武林未來的命運,你應該完 女婿的大仇!你不必手下留情,爲了岳家

突出重圍……」 岳家宇驚愕之下,抱着老嫗嘶聲道

一般,顫聲道:「孩子::千萬記住我 老嫗伸手撫摸着他的面頰, 淚水像泉

老臉上泛出一絲笑意,雙手自岳家宇的臉 「格支」一聲,鮮血自她口角流出

聲 岳家宇全身顫慄着,抱着老嫗泣不成

捨女救他的大恩,如今又有外祖母大義滅 子,二位舅母捨棄丈夫的情感重担,他的 心靈幾乎無法負荷。 在他的 小心靈上,已負担了吳明夫婦

> 心理,才决定採用此法,依舅母推测,若 樣子給別人看而已,母親正是利用他這種

要你能照她的遺言去做,她會含笑九泉之 「孩子……你別哭了 - 媽媽已逝,只

前輩爲何從未提及?」 母,又向二位舅母大拜三拜,站起來道: 「龐起爲晚輩的舅父,家師和雷士亮二位 岳家字抹去淚水,跪在床前拜過外

不忍心下手,所以絕口不提…… 因龐起罪大惡極,罪不容誅,他們怕 其中一位舅母含淚道: 「理由很簡單

兩位舅母和岳家宇把老嫗的屍體藏在

内間,將門倒鎖,然後叫岳家宇坐在輪椅 上,披上斗篷,又蒙上面紗

大概除了這幢樓房未搜之外,整個堡内 一寸之地都搜過數遍 外面人聲吵雜,火把照耀如同白書

性丈夫,準備於到了堡外時,讓他手刃 外祖母爲他而死,二位舅母也行將爲他犧 岳家宇十分不願以這種方法脫困

確非孝子,但一個人成了名有了地位之後 是孝子,自是不成問題,但他……」 母,宇兒以爲此法可能行不通,如果龐起 爲這辦法也十分冒險,立即低聲道:「舅 他萬般不願,也不能使她們失望,但他以 情假意,對母親問寒送暖,那不過是做做 ,又當別論。他當了盟主之後,也知道虛 舅母肅然道:「孩子你不知道, 龐起 這等襟胸,實非一般女子所能做到

外看看 靜極思動,希望盟主一人陪她老人家到堡 夜精神稍好,自感來日不多,壽數有限 向樓下大聲道:「請報告盟主 無意外發生,此法可以行得通一二 下大聲道:「請報告盟主,老夫人今這時二位舅母開了樓門,站在樓廊上

樓下一陣轟諾,不久就招來「黑殺星 這時岳家宇的二位舅母,巳將

見已有起色,孩兒自當遵命陪母親到堡外 殺星」的身材和面部輪廓,只見他搶 ,向輪椅躬身道:「母親有此興趣,足 岳家宇自布巾内望去,隱隱可見「聖

在前面帶路好了…… 母連忙阻止,道:「媽媽要我倆推車, ,就要去接輪椅的推手,二位舅

官」婁森。 九穩」畢震山,「血手孟婆」和「綠袍判 高手,正是「半掌追魂」萬世芳,「十抓 顯然心中萬分緊張,因爲此刻兩旁有四個 岳家宇可以聽出二位舅母語音顫抖

分駭人 映照之下,將他的長臉映得綠森森的,十 尤其「綠袍判官」的綠袍在火把燈光

暫時失陪:: 搜索,我想那小子早已溜出堡外了! 不得不表現孝子風度,立即對「綠袍判官 等人道:「婁兄請和各位繼續督促部下 「黑殺星」龐起,現在爲武林盟主 ·在下

說畢, 領先向外走去。

人旣然有意四下看看,何不把頭上的『綠袍判官』目光如電,宏聲道:『

布韓掀起?」 老夫人旣然有意四下看看, 這刹那間,岳家宇納足了功力,準

頭巾可以取下來,以便看看堡内景物: 是二位舅母放在推手上的雙手在抖動着。 備出手,同時也感覺輪椅微微顫抖。那正 龐起囘過身來,道:「不錯!母親的

<u>_</u> 母親剛剛好一點,那能見風 說着就伸手欲取。 二位舅母同時伸手一擋,沉聲道:

之言也對!夜間風大,還是到堡外再掀開 龐起縮囘手,迭聲說道:「二位賢妻

他囘頭繼續帶路,「綠袍判官」獰笑

一人陪她出堡就行了,她認為那樣不受拘對龐起道:「夫君……媽媽交待過只要你顆心直欲跳出口腔,互交眼色,其中一位 束,可以隨便些……你還是請婁大俠留步 聲,跟在車後,二位舅母囘頭一看

有步履聲,心中也「トト」跳個不停。 岳家字雖然蒙着頭巾,也聽出後面仍 龐起同身抱拳道:「婁兄,不敢勞您

大駕,您請囘吧!」 婁森陰惻惻地道:「在下自來此堡,

會,正好拜見一番:::」 老夫人貴恙在身,不便打擾,今夜趁此機 亟欲一瞻老夫人的丰采,苦無機會,又感

岳家字駭然,心道:「莫非這魔頭已

你還是請他……」 知道母親的脾氣,她說只要你一人陪她, 只聞二位舅母顫聲道:「夫君;……

就請 情有時……婁大俠之意,在下十分感激 龐起抱抱拳,說道: 「有病之人,性

夫人到堡門處,以示敬意……」 婁森陰聲道:「既然如此,在下送老

走了半天,才只有三分之一。 有如鬼魅附體,她們二人更加心跳不已 上的殘月,將婁森的高大影子映在地上 一位舅母再也没有適當理由阻止。天 偏偏這堡内飲大,又不能走得太快

地接近輪椅 肺,而且由地上的影子看來,他正在緩慢 **婁森的步履聲「沙沙」作響,動人心**

却又不便同頭觀望。她們只感背上像有凉凉的蟲蛇在爬

年紀較大的舅母看看天色,道:「妹

妹 的月色……甚好…

另一位言不由衷地按道:「嗯!很亮 快落了……」

門。而這時婁森的影子更接近了。 堡門在望,雕起大聲吩咐守門大漢開

吧! 似地,同聲說道:「夫君,請婁大俠回去 **婁森一邁步就到了輪椅之旁,伸出滿** 終於到達堡門,二位舅母像走了幾年

頭巾,順便一瞻仙顏!」 扇大手,陰聲道:「待在下爲老夫人取下 二位舅母心胆皆裂,岳家宇力聚雙堂

呢 請來一個帮手,正在和『血手孟婆』力搏聲叫道:「婁人俠快點請同,那個奸細又 面傳來驟急的奔馳聲,只聞得一個少女大 ,就要先發制人,那知就在這時,突聞後 **婁森收**间滿扇大手,陰聲道 :「小丫

頭,妳没有說謊?」 那少女焦急地說道: 「我爲甚麽要說

謊?

…」語音未畢,轉身向堡内奔去。 主請陪老夫人,在下 **摟森看了輪椅一眼,對雕起道:「盟** 一人回去就可以了

所獲時,恰巧美婦聲言老夫人要出堡散心樓上,當所有高手搜遍了全堡,仍然一無 對這適時趕到的萬紫琴,真是感激萬分。 ,她巴犯了疑心 萬紫琴本來不知道岳家字藏在老夫人 岳家字和二位舅母同時長吁一口氣,

> 婦神色緊張,已經猜出輪椅上不是老夫人顯上蒙着頭巾,二位美 而是岳家宇

是虛應故事,心不在焉。 龐起,連母親的身材都看不出來,可見他 就一目瞭然,同時她也不禁暗罵 頭胆大心細,一看那輪椅上之人

聲道:「快點」我剛才是說謊,老魔一會 必定趕回來ー」 出了堡,萬紫琴貼在二位舅母耳邊低

病人,怎能走得太快? 二位舅母連連搖頭,表示輪椅上既是

不找個風景最佳之處,讓她的心情開朗一 道:「龐盟主,老夫人既然有此雅興,何 萬紫琴反應極快,立即對龐起大聲於

龍起道: 萬紫琴扛起輪椅,道:「二位跟我米 」說着向東方疾奔。 「不知何處風景最佳?

二位舅母同聲道:「萬姑娘一向是如 「這丫頭倒是古道熱腸……

龐起皺皺眉頭只得急步跟着,却對妻

奶奶扛着上,肩頭痛得要命,待會可不饒小子!你坐在輪椅中,倒是舒服得很!姑 萬紫琴心中直發狠,心中忖道:「好

西方。 變了方向,奔向南方,奔出半里,又轉向 盏茶工夫,奔出 一里多,萬紫琴立即

到,萬一有人追來,一漢必定據實相告 智,因爲他們奔向東上,守門大漢已經看 岳家宇和二位舅母,深深佩服她的機

道:「丫頭,妳說那地方在何處?」 還有三里多路……」 若追趕之人逕奔東方,那就上當了。 又奔出一里多,龐起犯了疑心,沉聲 萬紫琴嬌喘吁吁道:「不遠了

綠袍判官」真森的跟踪,顯然他已有所察 樓上,就沒有說一句話,同時想起剛才 眼見龐起即有殺身之禍,終不免黯然傷 龐起越想越不對,因爲老夫人自離開

二位舅母和龐起畢竟是數十年的夫妻

覺。 之中身材很高,怎會是他的母親? 他獰笑一聲,厲聲道:「妳們還要繼 他抬頭向輪椅上望去, 這才發現椅中

續表演下去麽?」 二位舅母悚然一震,萬紫琴抖手捧出 岳家宇彈出輪椅,落在地上,那輪椅 坡之下。岳家宇已將那頭巾紮 「小子你別窮酸臭美了……」

紫琴也在騙他。 在頭上,將雙目處開了兩個洞。 當,同時且猜到堡中根本没有奸細,連萬 龐起一看這個局面,已知上了妻子的

即恢復了本來的暴戾之態,寧笑道:「賤 人,妳們以為本盟主是省油之燈麽?」 二位舅母沉聲道:『惡人自有惡報』 他從未想到自己的妻子 會出賣他,

非毫無情感之人,不能爲了私情,使武林 你這些年來作惡多端,天理不容,妾身並

「龐起,事到如今,我仍然給你放手一搏 岳家宇一步一步向前移近,切齒道:

的機會,你準備了……」

連師門及親屬麽?」 下?本盟主與你何怨何仇?你難道不怕株 龐起冷峻地道:「小賊!你是何人門

大約

爲他現在根本就没有一位親人了 **通句話更引起岳家宇的滿腔仇火,因**

位上猛劈七掌 暴喝聲中,身形三飄兩閃,在四個方

獸 的眼睛,磨切着牙齒,活像磨牙吮血的野 地動山搖,但二人稍退即進,瞪着血紅 掌・力選三掌・ 「黑殺星」兩臂骨節一陣暴響,讓過 「蓬蓬蓬」!石屑激射

四

他! 厲聲說道: 萬紫琴疾掠而上,力劈三掌,岳家宇 「萬姑娘閃開!我要親手宰了

起猛掃三掌,厲聲道:「小子,你到底是 萬紫琴不理不睬,仍然拚命搶攻,龐

誰?」 岳家宇力搗一拳,挫身掃出三腿,龐

起力接二人狂攻,已感力竭,連連後退。 龐起更是無法招架,已退出尋丈之遠。 岳家宇狀似瘋狂,幾乎是只攻不守,

腿上,翻身倒地。
、 岳家宇一脚踏在龐起的左肋上,切齒 萬紫紅攻出三掌,突然厲叱一聲「看 龐起急忙一閃,恰巧岳家宇掃來一

龐起雷目射出駭人的毒芒,厲聲道: 「龐起,在殺你之先,我要問你一句

人手下的羅網!」 ,本盟主就是死了,你也逃不出本

> 誰? 一口,你有没有直接傷害岳家驥夫婦?」 龐起斗然一震,厲聲道:「你到底是 岳家宇嘶聲道:「昔年殺害岳家四十

岳家宇切齒道:

那是因爲當時功力有限,設若有現在的 龐起狠聲道:「我雖然没有傷到他們

們二人面色木然,身子微微顫抖。 功力,我也不會後人……」

燃燒,恨與怒在他腦中迴繞,龐起雖然死 終生的遺憾 不足惜,但二位舅母的大恩大德,將變成

慰的話,却半句也說不出來。 他的面孔痙攣着,

賣丈夫?他立即沉聲道:「仇繼志,你不 只是十分奇怪,二位盟主夫人,爲何會出 等待甚麽?」 殺地,終有一天他會殺你!你還不動手 萬紫琴不知道他們之間有密切關係

做的 岳家宇暗暗一嘆,心道:「舅母啊! 必須貫徹初衷,不必爲我們而::」

身子飛出三丈之外,向山坡滾去,厲聲道他收脚猛踢,「叭」地一聲,龐起的 下次遇上,有你没有我……」龐起檢了一

岳家宇抬頭向二位舅母望去,只見她 一時之間,恩、仇之火,在他的胸中

想對舅母說幾句安

只聞二位舅母愉然道:「孩子,應該打狗看主面,他無法狠心下手。 **岳家宇低頭看着廳起,再看看二位舅**

!血仇必報,但今天不行……」 妳們能大義滅親,我却不能取義而害仁啊

條命,立即向堡中馳去。 「龐起,暫寄一命,希望你痛悟前非

> 立。 ,二位舅母感動得淚下如雨,三人相擁而 ,二位舅母感動得淚下如雨,三人相擁而 岳家宇大步走到舅母身前,跪在地上

底是甚麽關係? 萬紫琴楞在一邊,杏眼大睜,不知他

,他們互相感激,互相敬佩!他們才有干 舅母和外甥之間,產吃了無比的情感

言萬語,却無法表答。 機會了::」 集全堡精英,傾巢而出,再不走可就没有 萬紫琴沉聲道:「龐起囘去,必定招

妳們必須和宇兒一同離去,龐起不會放過 岳家宇一躍而起, 悲聲道:「舅母

寒,身爲媳婦,豈能一走了之!况且龐起死之心,不想苟活,現在你外祖母屍骨未 母說出大義滅親的辦法時,我們已下了必 家的屍體……」 盛怒之下,也許會遷怒婆婆,虐待她老人 一位舅母愴然道: 「宇兒 自你外流

報仇十年不晚,我們走吧!」 逆之事,我要把他碎屍萬段!舅母,君子 岳家宇狠聲道:「他若敢做出那種忤

不會有殺身之禍,因爲龐起極要面子 於此,就對不起慘死的外祖母了 會承認自己的妻子出賣他。但若你斷送 一位舅母肅然道:「宇兒,我們回堡 他

母囘主涉險,焦灼地道:「外祖母地下有 知,絕不會怪二位舅母,我看……」 岳家宇一想也對,但終不忍讓二位舅

官」婁森,已站在四人面前,喋喋獰笑不 「嗖」地一聲,綠光一閃,「綠袍判

走 跑了一段冤凡路,現在岳家宇等人就是想 ,也没有那麽容易了 這老魔必是發現上當立即趕來,但却

長 「綠袍判官」婁森,一張馬臉拉得極

是聯手也毫無把握 一雙電芒暴射的牛眼,獰視着萬紫琴。 這老魔的功力,大家都心裏有數,就 顯然因爲被萬紫琴愚弄,有失身份

禮:::

不會和妳一般見識,但妳目無尊長,以下 婁人俠乃是極有修養的少數奇人之一,自

犯上,容妳不得!還不跪在婁前輩面前陪

「此番事件,盟主已交婁大俠一手處理,大袖一輝,把萬紫琴震倒在地,切齒道:

事接踵而來。老傢伙沉喝一聲「賤人」! 第一次禍事尚未報告盟主,第二件頭痛之

萬世芳面前,那知萬世芳早已動了眞火,

婁人俠,今日之事,全由我姊妹引起,任 二位夫人早日視外如歸,沉聲道:

何責任,都由我們一肩承當,你衝着我們 「級袍判官」獰視二位夫人一眼,陰

森心中一高興,天大的事也會一肩承當。 狂捧婁森一通,設若萬丫頭乖乖照辦,婁

,二位夫人和岳家宇等人,不由高興,天大的事也會一肩承當。

,大力搓着手,嘿嘿乾笑。

——先發制入,以萬老賊的身份,當衆這一手虧他想得出,這正是劉備摔孩

暗暗佩服萬世芳的心機。

但萬紫琴被他龍壞了,在這關頭,她

須生擒囘堡覆命 ::」. 惻惻地道 :一夫人若是識趣,趁早同堡, 必

书跟你同堡就是了, 小鼻子一皺,冷聲說道: 你不必難爲別 「老

低明

割下腦袋,不過是碗大的疤!我絕不向他 還是又臭又硬,爬起來大聲道:「爺爺,

夢!老夫若非看在萬世芳面上 婁森冷厲地一笑,道: 「妳簡直是作 ,妳早已濺

多包涵,以婁兄的身手,若要收拾這丫頭

,真像以指頭捏死螻蟻一樣容易……」

他肅然續道:「盟主交待,若擒住那

,可送到『那地方』去!」

即向婁森望去,乾笑一陣,道:「婁大俠

萬世芳弄巧反拙,不由面色大變,立

萬某祖上無德,乃生此賤人,還望你多

娘速離此地,由我來對付這個老魔!」 岳家宇沉聲道:「請二位前輩和萬姑

次是「半掌追魂」 激射而來。爲首之人是「血手孟婆」,其 那所又是三條身影,有如離弦之箭, 萬世芳和 「十抓九穩」

已握不別人手中,只得靜觀其變。 ,岳家宇略吃一驚,神色冷厲,深知命運 這三個人物一到,二位夫人面色灰敗

只有萬紫琴臉上略現喜色,立即掠到

世芳抱拳蹈笑道: 涵養並不太好……」 頭交給萬兄,希望好好教導,須知婁某 **婁森微微哼了一聲,冷峻地道:「這**

陰森和濃重的殺機,盡在不言中 「理應如此」兄婁的涵

,萬

養眞是爐火純青,萬某心折不已…… 岳家宇實在看不慣萬世芳的奴顏婢膝

起那種貨色,根本無法興風作浪,都是你 們這些敗類推波助瀾……」 知道你是毫無氣節,寡廉鮮恥之人,像龐 ,不由哈哈狂笑道:「萬世芳,我現在才

道: 對面,萬世芳臉皮再厚,也不由尷尬萬分「血手孟婆」一掠而出,站在岳家宇 : 也未撩一下,却對「血手孟婆」冷冷地道 ,無法發洩,此刻正抓到了機會,連眼皮 「孟當家的,請妳把這小子拿下 婁森一肚子怒火,只因被他用話扣住 萬世芳被罵得老臉赤紅,對婁森抱拳 「婁人俠,這小子交給萬某好了!

能: : 「孟大俠是一代高人,不需百十召,必字,不由心灰意冷,其中一位肅然的說道 二位夫人廢盡了心機,仍未救出岳家

若要百十招才能得手,那才是……」 「血手孟婆」冷冷一哂,道:「老身

成?」 凡,難道孟當家的能於三兩招以內得手不 那位夫人立即接着道:「此子身手非

躺下,拚了這條老命,放他逃走,」 冷峻地道 「血手孟婆」剛愎自用,不知上當 「三招以内,老身若不能叫他

向岳家宇使個眼色 毫無信心,却比硬拚到底好得多了,立即 那位夫人暗暗吁了口氣,雖知三招也

能再使他們爲你担心了: 位舅母大義滅親,岳家字呀岳家字 岳家字心道:「外祖母爲我而死,一 你不

孟婆」的身份 当的身份,僅次於「綠袍判官」 婁森 他暗暗提足功力,蓄勢以待,「血手

> 個年輕人。 ,在衆目睽睽之下,實不願以全力對付一

她暗提六七成眞力,沉聲音

「小子

當胸捲到 你小心了!記住,老身只出三招 她雙掌徐收猛按, 無儔陰風向岳家字

側,右拳力搗,「蓬」地一聲,無儔陰風 ,身子一仰,終於恢復原狀。 「獵獵」作響,他咬牙忍住胸頭悶壓之力 ,衝破他的拳風,自他的身上掠過,衣衫 心無旁騖,身形一

既然内腑已經受傷,就把那口鮮血吐出火其中一位夫人立即沉聲道:「小子, 如果三孟都是如此,他可以勉強接下來 位夫人當然知道「血手孟婆」未出全力 岳家宇接下一招,顯然並未受傷,二

,爲何要吞下去……」 岳家字正要否認,「血手孟婆」第二

多,信心大增,再次側身推出一掌。 掌又到,他立即覺出,力道和第一掌差不

衝上喉頭,終於忍下,退了一步。 「蓬」地一聲,他感覺一股鮮血直欲

真力,想把岳家宇震倒。 血手孟婆」第三掌又到,顯然加了一二成 二位夫人和萬紫琴剛剛喜形於色,

艱難,兩掌一分,將對方掌力向後卸去, 身子向後退去 岳家字感覺胸骨如中萬斤重錘,呼吸

堪堪拿穩樁步 在這緊張關頭 ,他知道自己絕不能倒

仍然算他接下三掌 只要他能站穩,即使狂噴鮮血而未倒

那知就在這時,岳家宇的視綫中,出

的心扉中的少女,也是他最恨的女人,心白琬是他離開師父後,第一個進入他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正是白琬。 股奇大的暗勁。 分,突感對方掌力本巳用完,竟又湧

CE3

椿步,已不可能,悶哼一聲,滾出五步多 大出他的意料,要想再穩住

笑意,身形又消失在三十丈之外。 而在這刹那間,白琬帶着一絲報復的

運 悲忿交集,連岳家宇自己也不能不相信命 只聞「綠袍判官」陰聲道: 功敗垂成,不但使二位夫人和萬紫琴 「孟當家

『那地方』去…… 『梅開二度』掌法,確實霸道,婁某至 萬紫琴掠到岳家宇身邊,由於焦灼過 這小子還請孟當家的偏勞,送到

度,反而遷怒岳家字,冷冷地道: 「你真

魔,你要把他送到那裏去?」 舅母一眼,只聞萬紫琴厲聲道:「……老 岳家宇有苦說不出,歉然地看了二位

何處,同時也知雖是凶險,未必無望 撩撥那魔頭,似乎她們已知「那地方」在 二位夫人連忙以眼色示意她,不要再

番,心中大感受用,立即沉聲道:「小子 萬紫琴十分聰明,立即閉口不言。 「血手孟婆」被「綠袍判官」誇張一

婆」離去。 紫琴投以感激的目光,轉身跟着「血手孟 岳家宇向二位舅母深施一禮,又向萬 ,跟老身走吧!」立即率先向東馳去。

只聞萬紫琴大聲道:「爺爺,我也要

不聽話,爺爺斃了妳:: 「半掌追魂」厲聲道: 「賤人」妳再

我 ,不須你動手,我就自絕於此一 萬紫琴尖聲道:「爺爺,你若是攔阻

若有志氣,今生別來見我!」 只聞「半掌追魂」厲聲道:「液吧」

家宇,揑揑岳家宇的手,向他使個眼色。 神妙的情愫,這情愫能使他振作,暫時忘 岳家宇感覺她那杏眼之中蘊含着許多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萬紫琴已追上岳

想個辦法逃走:: 外祖母,舅母,也對不起萬紫琴。 萬紫琴貼在他的耳邊低聲前:「待我

記煩憂!他覺得自己有負衆望,旣對不起

輸了 信脫逃……」 岳家子微微搖頭,低聲道:「我既然 ,在未到達『那地方』之前,絕不背

未免太傻!」 是食古不化!和這些魔頭講道義和信用 萬紫琴冷哼一聲,道: 「你還人簡直

不能失信於她……」 了一條命,此去是凶是吉,未可預卜,我 樣?她未出全力相搏,在我來說了等於檢 岳家宇肅然搖頭,道:「不管對方怎

他。 萬紫琴大力摔掉他的手,負氣不再理

况且 善惡惡,剛愎自用,却極佩服這等硬漢 來這小子比妳忠實多了 只聞「血手孟婆」冷冷地道: ,憑你等二人之力,要想逃走,也無 一老身一生雖是善 「看起

> 萬紫琴氣他固執,以及不解風情,一路上日正當中時,他們已進入黄山山區。 却嚴詞拒絕了。 根本不理他,而岳家字叫她一人逃走,她

端雕鑿了 不久來到一處山壁之下,只見削壁頂 十餘隻奇大的鳥。

,是一隻鵰,在第一隻下面,第三隻是 第一隻最大,是一隻巨鷹,第二隻略

烏鴉,距地面已不足四丈高了 大雁,第四隻說不出是甚麽鳥。 7]\ 由第一隻巨鷹順序排下,到最末一隻

有兩隻姿態完全相同 上冲,有的展翅欲飛,有的作勢欲落,没 而且這些大鳥都栩栩如生,有的飲翼

絕壁上雕上這等活生生的圖案?更不知用兩小不由暗暗稱奇,不知何人能在這 意何在?

石頭,抖手向第四隻大鳥的頭上擲去。 那第四隻大鳥,高度在三十丈以上, 只見「血手盃婆」撿起一塊碗口大的

現出一個四尺多高三尺多寬的小洞口 那塊石頭帶着勁風,擊中了大鳥的頭。 兩少正自猜測老魔獅石之用意,突聞 一陣「隆隆」之聲,一塊壁石內陷,

6.

聯絡暗號,但却不知她爲何要擊那第四隻 兩少這才知道老魔擲石之意,原來是

吧一生死存亡,就看你的造化了一至於萬 丫頭,進不進去由她自己决定……」 「血手孟婆」沉聲道:「小子,進洞

涉險入洞!若在下不死,必定報答你的人 岳家宇肅然道:「萬姑娘,妳犯不着

紫琴不假思索,緊跟着進入洞中,走出十 餘丈,突聞身後傳來「隆隆」之聲,囘頭 一看,洞口已閉。 說着,大步進入洞中,伏身疾行,萬

萬紫琴狠狠地道: 「傻子,你這是爲

由……」 ,死不足惜,萬姑娘涉此大險,却毫無理 岳家字慨然,說道:「在下咎由自取

係?」 會 萬紫琴哼了一聲,不願理他,停了 「仇繼志,你和盟主夫人是何關

岳家宇肅然說道: 「她們就是我的舅

來,老夫人是你的外祖母,龐起是你的舅 萬紫琴突然一震,失聲道:「如此說

麽?」 猜出『血手孟婆』擊中第四隻鳥頭的用 願再談這些事,立即岔開,道:「萬姑娘 ,妳的聰明和反應,使我萬分欽佩,妳能 岳家字冷冷地說道:「不錯-一」他不

類推。 認爲第四隻鳥代表她的身份。與壁內守門 那些大鳥可能代表一些高手 之人暗暗聯絡,表示她來了……」 不擊下面較低的鳥,單獨擊那第四隻,我 ,當然是最厲害的人物,第二次之,以下那些大鳥可能代表一些高手,最大最高的 萬紫琴想了一下 『血手孟婆』不擊第一、二隻,也 「依我猜想

岳家宇大聲道:「這推測確有至理」

萬紫琴冷冷一哂,道:「不但如此而且對方聯絡之法也十分新奇別緻…… 也有用意,那是表示第四個

(主兒之意) 來了—

岳家宇一挑ノ姆指・朗聲道:「聰明 妳簡直是一

你還有此情,眞是佩服之至了 萬紫琴冷冷一哼,道:「身在絕地

出了洞徑,兩少不由同時一震,好像

一下子跌進爐灶之中。

一口巨井。小,但遺奇谷四壁直削,高可百丈。活像 恰當,因爲普通山谷是逐漸傾斜,外大內 原來清是一個死谷,若說是谷,還不

因爲谷中太熱!地上的黄沙有如剛出爐的 谷中没有植物,也没有蛇蟲及鳥類,

鐵液,熱力透過鞋襪,燙得脚心發痛。 兩小馬上出了一身大汗,隱隱聞到

經着了火的味道。 陣陣焦臭氣味,好像肉類烤得太焦,已

個大字:絕望之谷。 抬頭望去,只見迎面谷壁上,鑿了四

也没有一滴水。但四面谷壁上却鑿了數 奇怪的是,這絕望谷中看不到一根草 小小

髹漆,是语谷中僅有的一點綠意 尤其那些「水」字,竟塗上一些淺綠色的只要一抬頭,就可以看到「水」字,

是水 下之後,立刻萬分失望,因爲那是字而不 那,必定口生津液,猛吞口水,然而,吞 當渴極的人們,看這些「水」字一刹

無影無踪。 去,發出「滋啦滋啦」之聲,立即乾涸, 兩小抹去額頭上的汗水 ,向沙地上掉

現在兩小才知道「那地方」三字,實

回,爲了他自己的地位,竟未嚴加攔阻。 是死亡的別號,而萬世芳明知孫女有去無

氣也消失了。

那老人有氣無力地說話,連抬頭的力

然 没有植物,也没有遮蔽陽光之物,一目瞭 的熱沙,揮汗如雨,緩緩前進,由於谷中 「沙……沙……」兩小踏着爍金似

來此谷五個人的感覺,在兩人來說,仍是

,熱氣略褪,這僅是那早

樣,因爲地上的沙,谷壁的石頭,仍然

焦的木炭。 ,胯間僅勒了一塊破布。除了枯髮、牙齒左邊壁下,蹲着兩個赤身裸體的老人 白眼珠之外,全身晒得黝黑,像兩塊燒

而復甦的野獸。互相獰視着,黝平的臉上

那知這時那兩個中年男女,竟好像死

顯出極爲輕鸌的神色。

們還活着。 若非他們在張口喘氣,絕不會以爲他

有氣!若不是你過去奸淫殺掠,無惡不作

只聞那女的切齒道:「我一看到你就

怎會受這種罪……」

男的低吼了一聲,道:

「妳是好東西

杉較多,站在較遠處。 差堪遮蓋,另外一個高大老者,身上的衣 男一女,年紀都在三旬左右,女的衣衫 右邊谷壁之下 ,站着三個人,其中

典在一起!」

妳要是不偷人,怎會和『粉蝶太子』

曹

敢 ,但因谷壁也是炙熱無比,所有的人都不 貼壁而站。 太陽偏西了,壁邊有三四尺寬的陰影

知,定是「金陵毒鴇」阮如綿了

女的冷笑道:「當初是你找我,可不

採花淫賊「粉蝶太子」曹典,女的不問可

兩小不由心中一動,原來這男的竟是

髮如枯草,嘴唇乾裂,骨瘦如柴。 兩小仔細打量這五個漆黑的人,都是

是我找你!」

「粉蝶太子」陰聲說道:「那有甚麽

身上的皺皮 因長久缺乏水份之故,連皮膚也像鷄

妳受日晒沙烘的烙刑而死,却是我最大遺 萬姑娘,進入此谷,活命固然無望,但使 岳家字握着萬紫琴的手,歉然道:

甚麽會這樣熱?」 ,我並不怕一只是這個山谷眞奇怪,爲 萬紫琴嬌吁喘喘,香汗淋漓,道:

加之又正是三伏天……」 火山口,此谷形如水桶,四面又不通風 只聞旁邊的老人冷冷地道:「旁邊是

自己身上的凉意,傳送到她的身上去

肌膚凉如冰雪。 越凉,冷天則暖和,尤其他運起內功 因爲一個正常的人,越是熱天,身

要找點東西充飢解渴……」 ,就要設法苟活,白天張口喘氣,晚上就 只聞身邊的老人道:「既然進入此谷

望着谷頂,瞪着眼,張着口好像在等待甚 兩小抬頭望去,只見五個人都在翹首

天鵝下蛋?等天老爺下雨?」 萬紫琴道:「他們在等甚麽?莫非等

就掉下來……」 生的菓子和蕃茄,熟透之後,被風搖落 ,天鵝更不會下蛋,只是谷頂四周有些野 只聞那高大老人道:「這裏從不下雨

兩小不由一怔,原來他們在等待菓子

地上,也不能用手去接,只能够張口去接 定飢渴而死……旣不能使菓子和蕃茄掉在 』『緣木求魚』,但捨此一途, 老人續道: 「這雖然等於 七日後必

,像一些接天雨水的大魚。 兩小好奇地望着五個人,仰頭、張口

色的小蕃茄。 同時移動着身子,張口去接天空一顆紅 突然,另一邊兩個赤裸老人歡呼一 聲

討厭這一對狗男女,也跟着兩小來到較遠

谷中仍没有一絲兒風,燠熱難

到另一邊去,而那高大的老人

,似也十分 兩小只得

兩人互揭痕疤,謾罵不已,

妳……」

引蝶,故意勾引我,哼!我曹典還不會找 分別?設若不是妳在樓上攤下羅帕,招蜂

另一邊,不與其餘之人在一起,必定有點 人的吸引力却大得驚人。他們兩人既然在 那蕃茄不過鴿蛋大小 ,但對那兩個老

(未完・三)

C84

流浹背,呼呼嬌喘,只得緊緊摟着她

岳家宇覺得太對不起萬紫琴,見她汗

餅的味道却是又酸又臭,令人作嘔 當,好像一個大鍋,烙着肉餅。但這人肉



月軒軟禁 了解地形 階下四,又似是上賓,面對這狠心美人,正是無奈,忽見一白髮老者馳馬過來……景,時美嬌傳令上岸歇息,似是等候人,在江岸和簡崑崙對酌,談笑風生,簡崑崙既是也顯示時美嬌機智過人,奸徒難以得逞,船行又到一桃花源境地,楓葉繽紛照耀黃昏晚拋回清軍船上,黃金實是炸藥,在引子燃燒中爆炸,清軍死亡枕藉。揭穿他們的陰謀,

丽金、劉青二人,監視吳三桂的人送來的「黃金」一箱,便截止他們,將「黃金」整箱 19 文 持 正夕· 歷帝,目的是看這些人弄什麼把戲,心中早已有數,暗中知會馬

前文書至時美嬌接納吳三桂的人所求,

不說明簡崑崙並非永

前文提要:

崑崙一眼道:「我們回去吧!」 時美嬌臉上神色,頗有所喜,看了簡

桌椅收拾起来,其時簡崑崙已同着時美嬌聽之下,更不待吩咐,隨即動手,把眼前 ,緩緩向岸邊走去 「無言」「無音」一雙學生姐妹,聆

看看已來至大船,簡崑崙却祇是一言

時美嬌微微一笑 , 道 : 「你已經看見

兩騎人馬,便自點頭道:了看見了。」 時美嬌忽然停下了脚步,奇怪的向他

」微微一頓,又說道:「這事又與我何

不利的。我還有點事情,船就要開了, 回船去吧。」 就對了,記住,少管閑事,否則對你是很

簡崑崙心裏明白,對方所指,當是那

打量看:「你覺得奇怪麽?」 簡崑崙笑道:「天下奇怪的事情多了

時美嬌點點頭說:「你果然能這麼想

,自個去了。 却也没有忘記,在臨去之前的 簡崑崙冷的哼了一聲,便自躍身上 一番觀

向船上搭起——這番舉止,自非尋常。 色的地氈,沿着地面過道、扶梯 此時此刻,正有兩名漢子 將一席 常。那路

意思其實不言而喻,便是將有「貴資」

這位貴賓又是那一個?

很自然的,簡崑崙便自聯想到了方才

紅氅的老人了 當是兩匹快馬來者之一的那個白髮穿 - 這個人又是誰?

簡崑崙翻身離開了床榻,心裏頗是忐 大船在緩緩起伏移動之中向前行進。 推開窓扇,迎進來滿室清風。

本身燈光輝煌,映照在微有波動的水面上一天星月交繼河漢,顯得頗有情緻,大船 外面黑黝黝的,已是午夜時分。倒是

觀氣勢裏,散置着一派清幽、雅緻,乍然,又是良港,好一番磅礴氣勢,却於此壯 入目,不覺心曠神怡 ,眼前井然有序的停泊在附近——是幽谷

簡崑崙盤算未已,已同着二女相繼步

他却終於克制着自己,終宵不曾踏出座艙

簡崑崙頗有「一探究竟」的衝動一

天亮時候,大船終於在一個地方泊岸

色排樓。

。乍然觸及。宛若是矗立水面上的一座金

別想。 無能施展,自忖無能取勝,也就不敢心存兵,簡崑崙此刻身上爲人點了暗穴,功力 跨步,學止不失從容,正是強將手下無弱 追雙學生姐妹,身手非比尋常,**擰腰**

是快捷,急切間一連轉了幾轉,咫尺天涯 上楓紅初染的岸邊,前行的無音,身體饒 ,眼前竟然换了世界。 無音在前,無言在後,三個人一經路

下下,顯得很是熱鬧,終致於完全靜止下

大船上自有一番騷動。先是有人上上

是別的神秘地方?簡崑崙終無所知。

難道是來到了所謂的「飄香樓」?還

顯然是地頭到了。

他祇是靜靜的坐候船上。

芳霏的漫山野花,一霎間宛若置身仙境。 佈其間,高矮頓錯,魚龍曼術,間以紅紫 一片青松,含翠欲滴。數點頑石,星

自覺的也加快了步伐,一阵快行,已不知 前行的無晉脚下速度奇快,簡崑崙不

「無言」一雙學生姊妹。

果然房門輕扣,推開,現出了「無音

簡崑崙知道是來招呼自己的了。

最後才傳來脚步聲,直抵門前。

一人一言也不發,祇是用眼睛向他看

直下的陽光,輔成一番異彩奇趣。 著礁石,濺發出銀星萬點,恰與穿枝却有一道奔湍疾流,由正面直竄而前

回頭看時,才知來處已沓,顯然籠罩於一 片茫茫白霧之中。 簡崑崙忽然站住了脚步,心有所感

對方陣勢之中,一念觸及,由不住爲之暗 他心裏有數,眼前情景,分明已落於

肩頭,閃開了對方下落的五指

巧妙的搖動

帏,眼下已來到一片房舍當前。 吃一驚。其勢已不容他多作觀察,岸迴路

眼前翠谷繁花之間,各樓建築式樣不一, 却見大小不一的十數座樓閣,座落於

> 系列的精巧建築,却爲一道朱紅迴廊所貫 穿,遠遠望去,有如一條千百丈紅鱗巨蟒 澤鮮明,翠翹曲瓊,各有奇趣,妙在此一 高堂邃宇,連檻層軒,叠堂累樹,無不色 昂游於巨浪起伏的烟波浩渺之間

所在,即所謂『飄香樓主』所坐鎭的「飄鶩》如此壯觀氣勢,料想着當是對方主力 看到這裏,簡崑崙亦不禁爲之怦然心

的 巨鐘一口,鐘鐘側吊,想是用以客來招呼 正前方有一座矗起的八角鐘亭,懸有 前行的無音,忽然停下了脚步

駝背老人,巳自現身當前 鐘上撞去,却祇見面前人影一連閃了兩閃 ,一個鳩首皓髯,身着黄衣,面相奇醜的 無音上前一步,方自拿起鐘撞,待向

,獵然作响聲中,已自當面而立。 身法好快,宛若旋風一陣,黄衣飛颺 無音無言,乍見之下,各自後退一步

的川音:「就是他麽?」 三角眼,狠狠盯向簡崑崙,打着一口濃重 ,執禮頗恭的喚了一聲:「雷公公!」 駝背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却把一雙

,五根手指形若鳥爪 話聲出口,陡地上前一步,右手猝起 ,直向簡崑崙肩上抓

腕輕翻,甩起來的半截前掌,反向着簡崑眼前一式落空,不俟招式用老,緊接着手 一式出手,正反相輔,名爲「翻天掌」 無奈來人駝背老者,身手

崙胸前擊按過來

到 頓時有一股絕大勁力,直向他胸前擊

心互迎,「噗」」地接住了他的來掌

簡崑崙心裏一驚,右掌突提,雙方掌

,簡崑崙迎接得却也巧妙。 駝背老人翻天掌勢,施展得旣快又狠

關鍵在於,這類接觸,俱是以實力相

妹眼裏,不由爲之一驚,不約而同的發出要強,更無絲毫示弱。看在一旁的無音姊方身上穴道被封,功力受限,簡崑崙生性 眼前情况,駝背老人顯然還不知道對

,却已不及。 駝背老人吃了一驚。慌不迭抽身撤堂

了一口濁血。 身子爲之大大震動了一下,嘴張處,咳出 隨着駝背老人掌力吐處,簡崑崙整個

向身邊二女,模樣頗似存疑。 雷公公見狀,呆了一呆,偏過頭來看

手法過重了一 爲堂主手法封鎖,是着不得力的,公公你 無晉乃開口道:「這人身上經絡,已

不碍事,祇是一口濁血而已,把他交給我 駝背老人雷公公「哼」了一聲,點頭 妳們回去吧! 「這就難怪」!」,隨向二女道:

音却停下脚步,臉上神態,帶有幾分薄蓋 重施一禮,隨即轉身自去。走了 眼,目光裏不無憐惜。 情不自禁的回過頭來,向着簡崑崙看了 無音無言各自應了一聲,而着雷公公 無

嬌媚,却有一行峭壁,自右側方插天直起

却祇見一抹楓紅,把岸邊渲染得十分

三個人隨即向艙外步出。

道多問無益,隨即站起來,向外步出。

二女對看一眼,並不答話,簡崑崙知

「飄香樓?

無言點了一下頭。

無音,無言,一個前導,一個殿後,

C86

到妙處。 形成一面巨人石屏·將此幽谷掩飾得恰 十數艘大船,格式看來俱是一般模樣

能受傷不重,忽然想起來身邊正有堂主的 『八寶金散』,也許對他有用 說:「不……我祇是想,這位簡相公可無音臉上又是一紅,忙自搖了一下頭雷公公道:「妳還有事?」

C 87

隨便服用的?難得妳想得週到,就留下來道:「堂主的八寶金散,豈是一般人所能 雷公公怔了一怔,目含怒色,却又笑 無音應 一聲,隨即上前一步,

眼,笑道:「我這裏正也缺貨,用過就不 還給妳了。」 小瓷瓶,雙手送上,雷公公接過來看 上取出了 無昏咄咄的 一個絲囊,再由裏面拿出一個小 聲 「没有關係!

頭也不抬的,便自轉身去了

巧妙的一連轉了幾轉,便自掩身不見。再着二人脚步踏上那一道宛似巨龍的廊道,她姐妹離開的身子,透着奇妙,眼看 已置身另一層院落——紫籐花一片璀璨, 掩飾着狀似月亮的白玉「落地罩門」 着眼時,二女已現身廻廊另一邊頭,顯然 無音無言一脚跨進之後,便自消失不

然 疑神疑鬼,認爲巫幻的邪術,其實大謬不 這番情景,若敘常人看在眼裏,不免

斷定這座美麗庭園,暗含著、『奇妙的先樂就,這一會經過他細心觀察之後,越加建置,乃係經過高人事先設計藍圖,分別 ,即已看出污裏地勢奇特, 簡崑崙却是心裏有數, 無論樓台亭閣 自他來到之始

> 裏,看來短時間脫困無望了。 己人,萬難自由通行,自己竟然被安置過 樓閣俱設有奇妙的陣勢,非深悉内容的自天易理絡數,無庸諱言,那便是這裏亭台

子 他反倒作出一副漠不關心,並不在意的樣 在眼前對方駝背老人雷公公的監視之下 心裏這麽盤算,不免大爲沮喪,祇是

立可見效,祇宜少服,一兩次也就够了,乃位主人精心自製,一切內外虧損,服後到對你竟是破格垂靑,這瓶『八賓金散』可的兩個丫頭,平日最是刁頑難纏,想不前的兩個丫頭,平日最是刁頑難纏,想不 你自個收下,服用後再還我吧! 對你竟是破格垂靑,這瓶『八寶金散』的兩個丫頭,平日最是刁頑難纏,想不雷公公看着他嘿嘿一笑:「時堂主跟

收下藥瓶。 簡崑崙一聲不吭的點了一下頭 ,便自

俱是敵人一面,實在談不上甚麽友誼。基本上,這裏一切,包括所有的人 眼前被帶來這裏,雖然對方不會明白

自己實在已全然無能自主,也祇能走一步,我爲魚肉」,生死未卜,一切的一切, 。眼前已是身入虎穴,誠所謂「人爲刀爼」所在,也就是對方主人柳蝶衣下榻所在 是對方「萬花飄香」最稱神秘的「飄香樓 告之,他已略能猜忖, 這片奇妙境地,便

要緊的是自己身心健康冷靜,才可進一步,雖是逆來順受却也未必任人擺佈,最爲簡崑崙認清了這一點,便自心情放寬越是面臨危難困急,越要冷靜鎭定。 談到與對方週旋。 要緊的是自己身心健康冷靜,

没的良藥。 便是存心如此,他才收下了對方所贈

端是「個強大勁敵,不可輕視。 市民在方才匆匆一招對掌時,表露無遺力民在方才匆匆一招對掌時,表露無遺

有數,對方旣爲時美嬌携來總壇,當非泛 秘術所封,却能並不示弱的硬接自己一掌 泛者流。他身上穴道經絡,旣已爲時美嬌 端是一條好漢子,如此風骨,正是投其 對於簡崑崙來說,雷公公顯然也心裏

的,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麽地方?」對方身上無數打轉,沉下聲音道:

的方 這便是萬花飄香的總壇飄香樓所在,這地 一向關防嚴謹,尋常人是不能隨便進出 雷公公嘿嘿笑道:「實在告訴你吧

當慶幸有此 簡崑崙點頭微笑道: 一來了。 「如此說來

死囚, 哼哼, 化了,來到這裏的人,非雷公公哈哈一笑說: 你却是凶多吉少,閑話少說這裏的人,非爲上賓,即是 「那可要看你的

說罷,轉過身子

長廊踏上。

簡崑崙跟九他身後,亦步亦趨。 雷公公脚下極快,三兩個打轉,已繞

人,主管總壇各項內外人事雜務,時美嬌能測知,看來必爲「飄香樓」主人器重之 能測知其人身份之一斑 賓之分,祇看無音無言對其恭謹神態,當 一行,雖是貴爲「堂主」,來此亦當有主 雷公公身份雖未言明,簡崑崙却也略

, 功

一霎間,雷公公那一雙三角眼,已在所好,一時爲雷公公大爲激賞。 「姓簡

簡崑崙看了他一眼,並不吭聲。

我

你且跟我來吧!」 大步向着那道迂迴

索,也是萬難。 爲一道狀如龍蛇的長廊貫穿其間,更多縱 處樓閣,網戸未刻,一如盤中棋子,除却 再看,顯然光景又是一番模樣,却祇是各 横小道,密如蛛網,看過去極是錯綜複雜 向廻廊中央。簡崑崙急跟而上,立定脚步 ,宛若置身迷宮幻景 ,其間有若設有什麽

是。 曾得見,祇看其居家氣勢,佈局暗自驚心,對方那個愛花的主人 是凶多吉少,却得打起精神,好自應付才 他的手中,看來正如這個雷公公所說,怕 可知是個絕頂高明人物,自己眼下 雷公公望着他嘿嘿笑道:「小朋友 一番形勢看在眼中 **师局,顯然已 一局,顯然已** -落在了

你却要留意了!」
敢對你待慢,特地爲你找了個清靜住處 也對你破格優待,正因爲如此,老夫才不 你的身手不錯,怪不得就連我家時堂上

了四步,立了個騎馬的架式。 說時身子向下一矮,霍地向側面跨出

幻了許多步法,最後身勢站定,日立身三 身勢側轉,左五右六,前七後八 簡崑崙心裏一動,却見雷公公這一霎 ,一連變

這番形象,落在簡崑崙眼裏,並不吃

等的 中勢,更形複雜而已。 非旨在混淆他的視覺,致使原本就已經錯 非

,循定一個正確方位 定一個正確方位,切身而進,其勢幾簡崑崙微微一笑,身法一連閃了兩閃

與對方一般快速

到面前,前者頗似吃了一驚,才知道簡崑雷公公身子方自站定,簡崑崙却已來 改了初衷,也就不便再故弄虚玄。 崙這個後生小輩果然非比等閑,一時大大

崑崙依然亦步亦趨,並不督有絲毫落後景來到了一條垂直甬道,站定脚步再看,簡灰太極」六十四式步法,一路行來,移身當下,雷公公隨即展開身法,按照「 象。

當前指道:「就是這裏了。」 異的向對方少年打量了幾眼, 」雷公公高讚了一 · 隨即伸手向 一聲,越加奇

罩門」,兩行翠柏沿道而植, ,聳峙着一個半月形的紅色大理石「落地簡崑崙抬頭看時,祇見當前甬道盡頭 情景極是清

形的一彎翠匾,雕書着「半月軒」三個朱似麒麟的石獸,落地罩門上方,懸着殘月門當前,即見門前左右各自踞蹲着一個狀 片刺眼的金黄,蝶兒蹁躚,好一番閑情緻紅正楷,扉內黄菊,映着驕陽,渲染出一 意

入半月洞門。 簡崑崙旣知此身已在對方陣勢之中 雷公公前導着他,一逕踏

貓高踞其上,乍見人來,呀鳴一聲,寫身形樣瘦削的側立在茅亭右側,正有一隻狸 飛簷,便見景緻不凡,一方「太湖石」 小小幾間房舍,雕紅抹翠, 湖石」,

直起,一逕電閃而逝。

嚇了 ,還有個閑人 ,一跳,更不骨防到,那方小小茅亭裏二人不防,竟被追突如其來的一手,

秋風無力, 驕陽正暖。

有了 遮着塊白布 却洗得甚是潔淨,上面連個褶子都没着塊白布,一身月白直綴,看來够舊 這人正自斜身倚着亭欄在晒太陽,

便是那聲猝然响起的「呀鳴」貓叫聲

落下 生鬍髭的瘦臉。 晉 不經意,臉上那一塊蓋着的白布便脫驚動了他,這才緩緩直起腰來。 來,現出了此人那一張白晢沉鬱, 滿

二先生,你怎麽來了?」 雷公公怔了一怔,才似忽然記起:

笑 ,露出白森森一嘴牙齒。 「我來了……」那人我。一面咧嘴而

一面我,隨即晃着身子,步下茅亭。

着 忽然發覺到面前的簡崑崙吃了一驚。 陽光太刺眼了,他不得不把眼睛半瞇 「咦—你是……」

方向 邊說道: 雷公公已迫不及待的推着他身子,引 「走吧:這裏不是你留的地

不了幾眼,已爲雷公公半推半請的送了出 不忘一逕向簡崑崙身上打量不已。却是看似笑不笑,擠弄着那張瘦削的臉,却

蜂戲蕊;一連幾個起落,已自消逝不見。 可不含糊, 雷公公打量着他離去的背影,搖了搖 別看他懵懵懂懂一副糊塗樣子,脚下 一經遁入那扇門扉內,脚下遊

過來 旁人家事,管他何來? 簡崑崙看着奇怪,却也不出聲發問

頭嘆了一口氣,隨即把門關上

,才囘身走

一色的紅木傢俱,却舖雷公公帶他來到屋裏, 相繼入座

坐,這樣簡崑崙就很滿意了 一,追樣簡崑崙就很滿意了。 【絲棉墊子,另有一方矮矮坐几,可供靜 【一色的紅木傢俱,却舖陳着厚薄適度 雷公公告訴了一些這裏的規矩,以及

便。 過專人接待,嚴禁私自行動,否則恐有不 ,設有柳蝶衣親手所佈署的陣勢,如非經一:飄香樓乃是主人柳蝶衣下榻所在 一:飄香樓乃是主人柳蝶衣下

他所應該注意事項

的决定。 均須自愛,如何發落,將取决於主人隨時 三:半月軒是他今後住處,軒內祇有 二:告誡他如今乃是待罪之囚,一切

,平日活動的範圍, 的範圍,亦當以前後院落爲一切日用飲食,自有專人打

却須自己斟酌自愛。 到了軟禁,一切的一切,雖未明文禁止 意思便是, 如今他已遭

「煩勞你代爲通稟!」簡崑崙敦:雷老頭囘過身子道:「什麽事?」 簡崑崙忍不住道:「等一等一」 雷公公敦了這些話,便自起身離開

簡崑崙祇是一聲不吭的聽着

我想快一點與這裏主人見面。」

心情不佳一 你……不巧得很,主座這兩天玉體違和 說:「那可就難說了, 雷公公「嘿嘿!」笑了兩聲,搖搖頭 į 這件事怕是由不了

尬 覺察到自己說錯了說話 說到這裏,忽然住口不言,想是忽然 ,臉上神態頗似尷

着急,該見你的時候一定會見,不該見的 …你知道爲什麽吧?」 時候,急也没用,現在可不是見的時候:: 乾咳了一聲,這↑轉寫笑臉: 「用不

佳,除非你真的想死,要不然還是現在不 要見面的 「爲什麽?」 主座的 心情不

設完掉身而去

向, 縱向另一道角道,走上一陣,又自轉了方才自繞向一旁,身子一連閃了幾閃,便自 垂直的角道,一逕而前,看看已到盡頭,簡崑崙起身而前,隔着敞開的一排軒 如此數度移身,便自消逝不見 這般身法,自非尋常。

家的獨特身法 然兼及「太乙」「武當」「崆峒」三家之 長,妙在將此逈然不同的三家身法, 一爐,進而創造出一種截然不同於以上三 甚至於他留意到,對方脚下的步法,竟却也没有逃開簡崑崙銳利的目光觀察

這便是它的高明所在了

人柳蝶衣的靈思構想,乃自對他下意識裏 簡崑崙已知道這身法,創始於此間主

在他内心;對此人潛在的仇恨,姑不論他 手法,已經是人神共憤,輕言化解,談何 與父親當年的種仇經過,即以假手時美嬌 潛生出無比欽佩。無奈,却不能抹煞種植 對「玉手書生」崔平一家所施行的狠惡

這一天,便在他靜靜思維之中度了過

階層的標誌號衣。 有一朶盛開的玫瑰,顯然是屬於此間某一 襲蝴蝶狀的肥大號衣,前後心部位,皆綉 襲如蝶狀的肥大號衣,前後心部位,皆綉 才來了個送飯的

酒

很有些根底。 爲『鵝』音) 這個人自稱「老王」,陝西人,說話 個「鵝」 字(晉陝方言,稱呼『我 看來讀書不多,武功却

烟袋,吸上幾口唱上幾句,唱的是一般人 很直爽,是屬於樂天一型的人。 很難聽懂的秦腔,却是有板有眼。看樣子 巴佬的模樣,頭上纒着布,嘴裏刁着桿旱 ,有石櫈子不坐,偏愛蹲着。 簡崑崙吃飯, 他就在外面亭子裏候着 一副陝西鄉

,眼前這個老王雖似識字不多的一個一天的安靜下來,簡崑崙眞有點悶得

雙方似可說上幾句話了 飯吃完了,借着老王收拾碗筷的當兒

吃過飯了?」

「鵝不會做菜!」老王咧着嘴笑,露 這盤紅燒鷄很好吃,是你做的?」

的,鵝不吃鷄,祇吃『羊肉泡』!」出了被烟燻得發黃的牙齒:「是曹師傅做

都不好吃!! ,鵝們陝西人祇愛吃這個, 「鍋貼!」老王怕他不懂,兩隻手還 一下:「大餅……這東西 別的什麽 ,可好

天鵝給你弄一碗嚐嚐你就知道了,再弄壺 老王一面把碗筷收拾在籃子裏:「明 簡崑崙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不習慣。 ,嘿!美得很呢!」 濃重的陝西腔調,簡崑崙還眞有點聽

珠子,直直的釘着他:開的當兒,却又囘過身 生貴姓?」 老王這時已提起了籃子,待要邁步離]的釘着他:「還忘了問,你先却又囘過身來,把一雙黃眼睛

病來的?是不是?」 「簡先生」 你是來給鵝們當家的看

「看病?」

你 老王的一雙黄眼睛珠子睜得極大: 「鵝們當家的病了 :難道不是請你來看病的?」 你不知道?」

還不 知道?」 老王道:「咦,鵝們當家的病了 「你是說……誰病了?」

呆了一呆,才自搖頭道:「弄錯了,弄錯老王也明白了,臉上神色頓現恍然, 簡崑崙心裏一動,忽然明白過來。

一巴掌,頗是深悔失言模樣,隨即掉過身 ,鵝弄錯了,不是你……不是你……」 一面說,狠狠地在自己後額子上拍了

> 匡噹! 臨走之際,狠狠地帶上了房門,發出了子,一言不發走了:像是跟誰賭氣似的 」的一聲。

裏頓時大有所悟:啊!原來是這麽同事! 敢情是「飄香樓」主人柳蝶衣病了 莫怪乎自己雖然被帶來這裏,却遲遲 老王這幾句無心之言 ,使得簡崑崙心

便是因此而來…… 被「貴賓」一樣隆重接待的老人,很可能 所迎接的那個老人,不用說,那個像似 緊接着使他聯想到大船中途停泊靠岸

醫治, 是所謂一般醫者束手的「疑難大症」了,柳蝶衣所患的這個病,想來非比尋常,實 因看柳蝶衣的病匆匆而來…… 這個人極可能是個看病的 ,以主人那等傑出的一身内外功力, 祇此一端已可想知柳氏病情之大不 「功到病除」?却要勞動外人上門 如此看來, 「大夫」

花堂主」時美嬌的出來,當然也與此有關

外。 裏,甚至於連燈也不點一盏,便自潛身戸

不會蒙他所接見,原來他竟是病了 次

那麽,「萬花飄香」第二號人物「飛

深夜。

簡崑崙束裝就絡。一片漆黑裏,房子

樓閣打量着: ,向着星羅棋佈,深邃詭譎的大片亭台 立身於 「半月軒」 的那個 「半扇門」

集日間之細心觀察 ,多少已有了些見

全然不可捉摸,自己總得設法把它探測清地——眼前陣列,固然高妙深奥,却並非 楚,以備必要時之來去自如

切切不可失之大意,是以在他來往踱蹀數 ,却不敢輕易擅越雷池之外 ,也只限於門前翠柏所拱峙的這條甬道 然而,簡崑崙却深深的告誡着自己

空湛晦明诚的一天星斗,乍見之下,幾爲爍着幽幽長夜的燈火,其光熠熠,襯以當 打量者面前起落的亭台樓閣; 夜越是深,越是寧靜 隱約閃

之一動一 體,映襯得頗有奇趣。 動——隨即轉囘身子,步入亭階正是這個突然的感覺,使得他心 使得他心裏爲

不諱言他於此道的深秘關係,簡崑崙幼承於此窮研半生,晚年自號「星海軒主」便 就。 常人所能望及萬一,簡崑崙之父簡冰, 天文一道,最是浩繁深奥,極非一 曾 般

見,論及心得,能爲之所用,便奪天地造 也大了,即使最聰明的人,窮其畢生之力關,互爲表裏,論及其間的這個學問,可不於此蒼茫大地,有所密切配合,息息相 化之一方高人,誠然難能可貴了。 ,得窺其玄奧之一班,也是不易,苟有所 ,其運行軌道,相互生息,盛衰休咎,無 望之稀落,其實恆河沙數

學識,却非門外漢, 漸次在天際展開 簡崑崙於此道, 一個主要星座的「天罡」排列方式 在他冷靜細心的偵察 固然談不上什麽高超

,眼前「萬花飄香」

眼前這個猝出的怪客,便是他了 呼他爲「二先生」,如果自己眼睛不花 面覆白布,正在亭子裏晒太陽,雷公公稱 時,在亭間匆匆一見的那個人,當時此人 實却不陌生,正是日間雷公公押同自己來 瘦的人影,連同身上那一襲月白長衫,其 逃開視覺之下,一瞥之間,已覺出對方高 夜月下窺物不清,簡崑崙却没有讓他

關鍵,星月下,極似一條昻首待起的巨龍

,天罡、龍脈、天星、河圖……總結所在

其間的迂迴長廊,便似隱隱潛伏着要緊的 中竟有幾分暗合諧趣,如是,那一道貫穿 散的大片樓閣房舍,與之上下對觀,冥冥

起 思念之間,這人的身子早已第二次拔

知,也祇在「當然」與「所以然」之間打門學問太深奧了,眼前雖然已爲自己所窺

想要一學窺穿貫通,還差得遠

所知的加一串聯,果然大有所得,無奈這

簡崑崙肯定了這個假設,便逐一就此

, 便是此一龐然陣勢的奥秘所在

向聳起園中的大塊太湖石上。 宛若長烟一空,他瘦長的身軀,已落

巳飄出三數丈外,落身於長廊之間。 緊接着對方三易其身,鬼影子也似的

處深奧關鍵,便自在「知與不知」間,敷玄奧,缺乏實用價值,乃致不求甚解,幾 鯉庭趨對」,與父論學,每以此冷學過於 向位屬別院的亭子裏看上一眼。 崙這個生人的存在,自然也就不會特意的 此時此刻,或許他根本就忽略了簡崑

掩身於正面的亭柱之後。 簡崑崙本能的把身子向一旁縮了 一縮

……若是父親在此,果能得其一言指點,

無以為計,再求『餖釘獺祭』時已不及『了過去,及今欲有所用時,乃知其不愜

也當受用不淺,

如今是「補苴」無門,後

向明,打量着長廊內那一串蜿蜒吊燈,雖他這一面燈光盡息,原是黑暗一片,以暗 我是光度稍暗,却十分鮮明醒目 如此,似乎暫時不愁爲對方所發覺。

羅的一陣吹竹聲,正因其聲韻過於冷澀低却在這一霎間,耳邊上响起」嗚咽冷

迥, 乍聽之下,

於此靜夜,眞有些陰森鬼

簡崑崙在一驚之下

實爲之打了個寒

非是舞興大發便是神經作祟一 被稱喚爲「二先生」的這個怪人,設

中的舞韻狂姿裏 個瘦削身子,俱都婆娑作勢,飄動於冥冥 舞姬。身上長衣,頭上散髮, 緊接着一連串的旋身打轉,極似池中 連同着他整

個神智不清的瘋子, 正是日間對此人的不盡瞭然,當他是 證之眼前醉態狂姿,

當簡崑崙進一步再留神觀察時

不禁爲對方狂態十足的舞姿所震驚 其勢更不止如此

這個人是個舞興大發了

之下,儘興大發。 便是那般如痴似狂的逸興,在此清暉明月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在大自然,快哉今夜的此一片刻。一霎間,這個人整個的『活』了,『活的美妙瀟洒,帶有幾分醉態可掬的輕狂 快速節奏之中,尤其是一頭長髮,甩動時着一定的動作,手、眼、身、步,無不在 身子越轉越快, 步法越踏越疾,配合

這人的身法,動作實在太快了,太美

簡崑崙幾乎看花了眼

將該是一種什麽樣的情况 中,換句話說,那是一種傑出罕見的身法 整個的全身動姿其實全都在一定的規律之來,那些瀟洒美麗的動作,舞步,包括他 洒的動作, 如果把它運行在與人敵對的動作裏,又 然而 舞步,而是…… 他終於明白過 使他驚異的 , 並非在於對方瀟

忽然…… 他已有所領會,待將進一步再作觀察時 然爲之一驚,内心起了一陣極大的激動 這個突然的發現,使得簡崑崙陡

他聽見了一 絲異聲。

的舞步,驀然爲之中止 「二先生」顯然也自警覺到了,婆娑輕得他悚然爲之一驚。正在作舞的那個人 雖然祇是一 一個極爲輕微的聲音,却使 ,婆娑輕狂

緊接一連三條人影,幾乎以着同樣的

手一個燈籠,顯然等而下之的人物了 他身後左右的兩個人,各着寬鬆號衣, 當萬花飄香「總提調」職務的那位雷公公 背長驅,却是簡崑崙所熟悉的一 他身後左右的兩個人,各着寬鬆號衣,入,日間方才見過,自然記憶清楚,緊隨在 落在最先的那個人,白髮、紅披、駝 「二先生,夜深了,同去吧! --正是位

耐 二先生」衣袖,神態輕妄,頗似有幾分不 雷公公説:「走吧,走吧!」又用手二先生却把他的手摔開了。 雷公公邊設邊走上前,用手去搖動

去搖他,又被他掙開了 這次『二先生』不像日間那般的好說

瘦削的臉上滿是不屑相與的神態。 瞪着兩隻眼,狠狠的向雷公公盯着

訓啦?」 臉道:「你又不聽話了 一赫赫一」雷公公乾笑了兩聲,沉着 ,忘了那一次的教

一口生吞下去。 珠子瞪得滾圓,那樣子真像是想把雷公公 的一股無名之火,陡然高冒三丈,一雙眼 不提這件事還好,提起來「二先生」

雷公公的氣也大了

「怎麽囘事?不聽話?」

直不可同日而語 子像是一隻狼,較之先前的風流倜儻,簡 一先生獰聲的笑着,眉挑目張 ,那樣

先生八成兒是喝醉了 左右二人應了一聲,同時邁前 「來呀」 」雷公公環顧左右說: ,把他給攙囘去し 向着

二先生伸出了胳膊,打算把他硬拖囘去

其實脫胎於

,祇是知道此曲的人,今已不多。實脫胎於「笛王」郭思秋的「醉飲

笛音冷澀,却不失高明一曲「露冷花

, 分明一牆之隔

無霜夜色之下,驀地拔起來一條人影,鬼簡崑崙正自失驚,笛音忽止。却於此

魅般落在牆頭

出去 先生」今夜却是不再馴服,兩個人手方伸 出,才自挨着了他的衣邊,已自雙雙跌了 却是没有想到,一面逆來順受的「二

「噗通ー」一聲,手裏的燈都掉了 | 摔得還不輕,足足摔出去有兩丈來遠

二人嘴裏叫喚着,可就是再也爬不起

是怎麽回事?動手打人?」 雷公公看在眼裏,頓時一呆 , 已到了「二先生」身邊: ,身子

直向看對方肩上拿來 說時,雷公公張別的兩隻手,

祇怕骨頭都要散了 般瘦弱的架式,一個被他拿着了還得了? 功中「按臍力」一類的純功夫,二先生那 實却暗含着内家力道一 非比尋常,兩隻手出勢,看是平常,其 的架式,即可判知,多半是屬於內 的簡崑崙看得清楚,雷公公這身 —這一點祇看他雙

很明顯,雷公公是想以他精純的內家 強行將對方制服,祇是這個看來一 的二先生,今夜却是一反常態

的滑溜,隨着他轉動的身子,一下子就溜麽一來,竟烏他又脫關了,像是一條蛇般 眼看着已抓住了一先生的身子,却不知怎 雷公公沉實有力,又復快捷的雙手,

有非常身手, 證之這一霎,果然不虛。

,不甘心再爲人隨意驅使挾制了。 霍然作 下 肋上擠來。 衣之外 苦 萬難作僞。

簡崑崙早已看出來這個「二先生」定 甚至於他也已看出 ,二先生所施展的

> 十二功中最上乘的「前十二功」之一。一這手功夫!—「金鱔功」,乃是內家「七 念觸此,焉能不令他爲之大吃一驚。 ,乃是内家「七

為之吃了一驚,嘿嘿一笑。說道 **這番景象**,自然使得出手的雷公公也

第二次施展内家玄功 次施展内家玄功,再一次向着對方兩隨着他一個進身的快速勢子,兩隻手

一下子擠了個正着

兩隻手更加着力,二先生在此重力兌擠之 霎間漲紅一臉。雷公公更不手下留情 ,狀極痛苦,一連串的「啊啊!」呼痛 眼看着二先生「啊ー <u>__</u> 的痛呼一聲

,臉上青筋暴跳,一時汗流滿臉。 那樣子絕非做作,設非是真的如此痛

雷公公不覺得意的笑了

乖乖的跟我囘去吧……」 「一先生…… 怎麽樣:…嗯 還是

却是有增無減 嘴裏固然這麽笑着,兩隻手上的勁道

再不曾服過一人。

有數的幾個人物之外,無不對他敬畏三分 事 5任,掌管「萬花飄香」總樞的一切瑣雜 ,便是這般氣勢,使他目空一切,今夜連 「二先生」這等人物,也敢失禮冒犯。 力不小,「萬花飄香」一門數萬,除了 務,說起來雖不過是個僕役頭兒,可是 偶然機會裏,柳蝶衣收服了他,畀以

> 情 公顯然借此立威,給他好看。手下並不留手的力道運施之下,簡直無能爲力,雷公眼看着二先生瘦削的身子,在他兩隻 ,非要對方親口討饒不可。

軟話 二先生却是嘴硬得很,就是不肯說句

分力道:「你服不服?祇要點一下頭 就放開了你!」

兒。 乎連掙扎的力量都没有,祇剩下喘氣的份紫紅顏色,真像是隨時會爆炸開來。他似 成了一片,臉上青筋暴跳,整個臉漲成了

簡崑崙看到追裏,不免爲之驚心。響

鐵腕。 狠心的雷公公並不因此而鬆開他的

能的情况之下,漸漸滑出了雷公公緊緊箍間,他的身子開始向上蠕動,在幾至不可 ,他的身子開始向上蠕動,在幾至不可 二先生張開嘴 大聲的吐着氣,忽然

雷公公不覺「啊!

, 兩隻手猝然施展出全力向

鱔魚似的,漸漸向上昇起,以至於完全脫看着這個瘦骨支離的二先生,滑溜得一條 般巨力的加壓之下,却仍然無能寫力,眼

「嘿嘿……」 -服?祇要點一下頭,我雷公公手下又加重了幾

在他巨大的力道夾擊之下 ・二先生抖

身拾了粒石子,待將振腕打出

的在空中揮着,像是垂死前的最後掙扎看似奄奄一息的二先生,兩隻瘦手無 便在這一霎,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一雙

在對方兩肋的巨掌。 」了一聲,吃驚不

正中擠兌。

眞正「不可思議」 ,即使在雷公公追

是脫開了。離了對方手掌。速度儘管是慢,畢竟仍然

「哦」

用着十分驚訝的樣子,向對方頻頻打量不 雷公公嚇了一跳。身子後退了一步 二先生十分疲倦的喘息着 ,坐向一邊

也無力向對方施展。一個站着,一個坐着 也向雷公公看着。 兩個人其時像是施出了全身之力,再

祇是互相對看着喘氣 老半天的時間,誰也没說一句話,祇

是喘氣而已 簡崑崙看得吃驚,眞不知對方將何以

,轉身自去 慢慢地,一先生由地上緩緩的站起來

一場鬧劇, 隨即至此結束

應的睜開了眼睛— , 自高而墜, 映入眼簾。 盤坐在睡榻上的簡崑崙,彷彿有所感 天快亮的時候,時有微風透窗而入。 -一條人影,恰於此時

輕輕飄動。 大幅的白紗幔子,在微曦的晨風裏

看見了他。 裏;透過薄薄的輕紗,簡崑崙清清楚楚的 的小小院落,那人自高而降,便是落在這 紗幔之外,是盛開有海棠,各樣菊花

甚至於,已經認出了他是誰

一先生

修乎來去,這會子又跑到自己這裏作什 「他」可真是個奇怪的人,瘋瘋癲癲

一先生連連含笑點頭 ,仍是一言不發

臾,祇得快速跟上 如是,二先生在前 ,簡崑崙在後,兩 ,看得十分清

走了一程,奇趣横生。 聯,乃自學樣;維妙維育。 聯自能把對方的一舉一動,看得十分清

分別指點,能窺全陣勢十分之一二巳是不將解,各就其職務有所相關的路綫,予以將於此總壇的千百手下弟子,也祇能一知 本門重要人物,連同職在總管的雷公公之 ,除了他自己之外,也祇有極少數的幾個足足數月之久,才得佈署了眼前這個陣勢 外,總共不超出十人,經他一一指點之後 原來柳蝶衣當初設置這個陣勢, ,畫研地理,配合着他的靈思妙想

放浪形骸,來去自如,眞個不可思議之極 眼前的這個二先生之

不美。難能可貴的是對方身步不快不疾悉,祇覺着前行的二先生身段步法,無 望之能解 月影下極見分明,簡崑崙何等造詣?自是 這些却非 眼前之簡崑崙所能洞

五

自了

麽?

接着隨即又打消了這念頭。 簡崑崙心裏一驚,待將有所防患, 緊

仍然盤坐在床上 眼看着二先生瘦削的身子 ,動也不動一下 ,像風勢裏

巳進入房中,來到了長楊一端。的一片樹葉那樣輕飄,一起即落,翩翩乎

雙方的距離是如此之近。

祇是適當的 巳有所不及,不過,從一開始,他即已 這個距離之內,簡崑崙即使有所異動 當的心理準備,却也不應疏忽。會懷有惡意,也就没有太過緊張, 對方這個人 ,絕非惡人,他的來,

脚,踢點對方眉心要穴。時仍可在對方樣前的一霎間;陡然飛起右時仍可在對方樣前的一霎間;陡然飛起右 經假設了三個不同的方位可供抽身,必要 如果對方眞要心圖不軌一 簡崑崙巴

看來這個顧慮全屬多餘。

奇怪的向對方打量着。 著一雙深深陷進眶子裏的眼睛,一臉二先生並没有向他三手的意思,祇是

簾 **崙**睁開眼睛的一霎間,就已經完全映入眼 襲長衫,又大又肥,襯着他消瘦的臉,白 仍然是日間的那身穿着;月白色的 満臉于思! **- 這一切,在簡崑**

二先生忽然退後了一步

笑臉, 臉,露出了白森森狼也似的一嘴牙齒。才自站定,那張瘦臉上戲劇性的展開了 等到 他確定簡崑崙並沒有其他動作後

「二先生?二先生就是你的名字?」 雙方至此已不便再保持沉默 「你是誰?」簡崑崙直直向對方看着

> 拉麵也似的由他嘴角垂下來,他却不理會 那副樣子頗是狼狽。 二先生仍然咧着嘴在笑,一條口涎

放浪形骸,行爲懵懂。祇是,他却能吹出 那等輕柔婉轉;極具工力的笛曲,再者, 確是神經大有問題, 這副神態表情,已說明了對方這個 乃至於不分晝夜

一霎間,簡崑崙可真有些糊塗了

神智不清的人,所能舞得出來的? 真正叫人百思不解!

映着月色的那一番奇妙舞蹈;又豈是一個

打量着,那麽笑態可掬的樣子,一如孩童般的幼稚只真,祇是他顯然已不再年輕,般的幼稚只真,祇是他顯然已不再年輕,

抑或是原本他就是這裏的人?

也就越法觸及了對他的無比好奇。 基本上,簡崑崙對他一無所知,是以

用手向着窗外指着,那意思頗似要他到外 二先生一面笑,一面向後退着,頻頻

面去 簡崑崙幾乎被他弄糊塗了

「爲什麽不說話?」簡崑崙明明記得 ,却像是又變成啞巴

身子 霍地向後一折,已自實身窗外 調侃似的;二先生發出了一串笑聲,

探究竟 起 雖說是穴路被封,普通身法的施展却緊循着對方的身子,穿寫直出。 情勢發展至此,逼得簡崑崙非得要一

是無碍

然身子躍起,「唰!」地落向牆頭 一先生見他跟出,很高興的笑着 簡崑崙忙自縱起,也落身其上

忽

忽然用手向着遠方指了一指

在昔日, 功極佳 是今天他却難以達到 二先生身子一折,又穿了出去 這個距離對簡崑崙並無困難, 這一竄,總似有六七丈開外 新 外 。若 概 外 。若

白,二先生却已縱身入陣,不容他少緩須引,自不會放棄機會,正待向對方問個明

,自不會放棄機會,正待向對方問個明頗爲證實,傾有所悟,逼時見他有意指

,頗爲證實,頓有所語,置等見由可能是空星辰暗相配合,此時透過二先生的導引

簡崑崙先時已自懷疑,眼前陣式與當

了半月軒」畫樓,也失去了踪影,心裏一 「半月軒」畫樓,也失去了踪影,心裏一 「半月軒」畫樓,也失去了踪影,心裏一 他這裏身子方自落下,祇覺得眼前 奮身一縱,也不過祇是三丈遠近

鷩,才知道此身已墜入了萬花飄香所設置

生却已笑嘻嘻站在當前。 的奇妙陣勢之中,一時進退維谷,好生爲 心裏正自後悔,眼前人影乍閃,二先

二先生跨前一步,他也跨前一步,一前 脚下有了行動。簡崑崙祇得快步跟上 才自說了半句,二先生已自嘻嘻笑着 「你這個人…」

快行,早已百十丈外 後,首尾相卿。 步法左右穿插,宛若蝴蝶穿花 一陣

出,此身一如前樣的囘到了原來地方 ,身子一躍一落,站定之後,才自恍然覺 ,簡崑崙口悟其妙,邯鄲學步,亦步亦趨 忽地二先生躍身一縱,雙手平伸如鷹

分欣慰模樣 一先生正自含笑的向他看着,現出十

在教我破陣之法吧?」 簡崑崙說 「你是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權衡得失 葉美護證

住,自稱是奉天衣之命,拿她向蕭展賜交換證據,希望她幫忙合作

得不出什麼正確分析,此時發現飛燕不在房間,原來她出了事,被一中年人誘至古刹捉 希望他這次能够將信鴿截住,二人正在對魏大中和樂安以及天衣聯在一起胡猜亂想, 將司馬長風殺掉除害,在放白鴿時被崑崙奴看見便向白鴿追趕,蕭展鵬、蟋蟀亦知道 過去,可馬長風已叛變晋王,而且有可能暗殺晋王故決定再用飛鴿傳書給晋王,一定要

前文提要··

比,證明司馬長風和燕王暗中相會,燕王日成功將司馬長風拉攏 前文書至順天侯魏大中和謀士童路分析晋王和燕王的勢力對

周圍的環境他們經已瞭如指掌。 葉安這個天衣還有手下就在附近,對

算,他畢竟只是一個人。

到現在他不能不相信人算到底不如天

排一封信又是何等簡單。 将飛燕誘出去 已經是那麽容易,要安

切都變得緊張而火爆。 信也許另外還有辦法,可是有蟋蟀在,一 若是蟋蟀不在身旁,蕭展鵬處理這封

有預防的方法,並没有把握時間,搶在魏

雖然事勢倉猝,又在他意料之外,他仍然

在計劃進行之前他也已經考慮清楚,

大中到達之前進去。

早,與魏大中差不多同時進去。

在魏大中到達之後他才動身,不遲不

要剝下一個人的面皮並不容易,要將

展鵬一定會好好的考慮,交出證據的可能 也會大很多。 準備動身的,没有其他人他絕對相信,蕭 葉安當然是第一個被驚動,他原是不

變,由不得蕭展鵬作主。 有人前往通知,魏大中一到,事情必定有 有反應,緊接趕去,而魏大中方面也是必 只是蟋蟀那邊一嚷,魏大中的人立即

的事情。

仿面皮主人的言行學止也就是一件很困難 這塊面皮造成面具也需要一番工夫,而模

不停發生,但再來一次,天衣心裏多少總是他算計之外,類似這樣的失策近日雖然 天衣算無遺策,蟋蟀的反應這麽大却

他已經很小心盡可能避免同樣的事情

向之打探的就只有一個燕王。 過葉安,與葉安又是否曾有交往,要清楚 這一點,當然也並不困難,可是天衣能够 天衣並不知道魏大中之前是否曾經見 對這件事燕王也並不清楚。

再叮囑他小心,盡可能不給葉安麻煩。到也許有用得着的一天,雖然燕王曾經一 仔細調查有關葉安的一切資料,他是考慮 也所以天衣只有在計劃進行之前便已

要,牽涉的官員也多。

创造個地步,實在迫不得已 天衣所以實在很不想剝葉安的面皮

非獨肅展鵬,魏人中也一樣没 而到目前為止他仍然没有露出破綻, 動疑。

更難有所發現的了,可是天衣仍然極為 心,一直心中提醒自己並非天衣,乃是葉 到這個時候,一片混亂,魏大中當然

根據資料,葉安處理這種事是極其冷

一個人若非時常能够做到面面俱圓,

的人當然會模稜兩可,而身份高低的影响 些證據,同時應付蕭展鵬魏大中兩批敵對

· 交換飛燕的,這也就是天衣不想驚動魏 魏大中都應該是不會同意將證據交出

事情也不出他所料,魏大中知道了事

蟋蟀一聽魏大中反對,心頭便冒火

魏大中淡然道:「證據關係重大。」

「人命難道不要緊?」蟋蟀鐵青着臉

設想,死人說不定數以千百計。」 「證據若是落在天衣手上,後果不堪

詭計,卑鄙手段,可見得本領實在不如我奪回。」蟋蟀冷笑道:「他用句這種陰謀

力有什麼用,頭腦靈活才有作為。」 蟋蟀道:「我們的頭腦若是不靈活

也不能够將證據送到這裏來。」

是將證據交知葉人人手上相信也不會有 種事發生。」 大人手上。」魏大中搖頭。『你們昨天若 「送到治裏來没有用的,必須交到葉

上,天衣便可以予取予携,不用費心。 蟋蟀一怔。「當然,交到了葉大人子 魏大中道:「追是什麽意思?」

「心照不宣。」魏大中笑得來非常好 蟋蟀反問:「你這又是什麽意思?」 要拿囘不容易,當然是不交出的好。」 魏大中亦冷笑。「交到了葉大人干 「彼此心照一 心照不宣。」魏大中笑得來非常奸 一」蟋蟀冷笑。

覺,只是他不知道。 惡的樣子,言談學止難免都會有奸惡的感 他本來不是奸惡的人,但天生就是

是怎樣難看,對鏡看來總是不覺得的 這也是一般人的毛病,無論自己樣

做到葉安這個地位,當然更不會有

反應完全是奸惡的感受。 別人完全是因爲他奸惡的樣子對他的表情 直說他長相奸惡。 他既然没有這種感覺,當然不會留意

爲我們昨天沒有將證據交出,才有今天的 蟋蟀瞪着魏大中,隨即道:一就是因

脫口一聲:「你是憑什麽反對?」 情變化,果然反對拿證據去換人。 若無其事。 大中的原因。 實在很難以在朝廷上立足。 靜,也一向保持中立的態度。 安。 ,實在該死。」 他暗罵在心中,表面上却「你這個蟋蟀大驚小怪,驚動魏大中 ,更就會偏向魏大中方面。 葉安既然是這樣的一個人,在處理那

尚未接上,蟋蟀已然冷笑,道:「話是你 設的,我的妹妹若是有什麽麻煩,唯你是 一可以這樣說一 」魏大中下面的話

魏大中搖頭,道:「他怎會有什麽麻

是這種感覺,更肯定人是魏大中藏起來。 起來,絕不會有什麽損傷,蟋蟀聽來却不 蕭展鵬也有這種感覺,插口問:「你 他的意思是飛燕是蕭展鵬他們故意藏

魏大中道:「證據絕不能交出,交給

要我们怎樣做?」

蕭展鵬冷笑。 「我以爲留在我們這裏

換?」魏大中冷笑着問。 蕭展鵬尚未答話,魏大中話又接上 「證據可以不交給我,却必須留在這 「也好使你們拿去跟那個所謂天衣交

裏。 蟋蟀冷笑,說道:「蕭大哥,管他那

道:

蟋蟀一怔,蕭展鵬冷笑道:「我雖然 蕭展鵬方待開口 湖人,他不是。」 ,魏大中又截道:

之下,侯爺雖然是侯爺,還不能左右我的 不是江湖人,却是晉王爺所屬,司馬大人 魏大中面色一沉,蟋蟀叫出來:「說

認爲如何?」 魏人中道:「葉大人的說話,閣下又

, 管他那許多, 幹你的。」

,已想到蟋蟀是什麽反應。 「造是兩囘事。」魏大中這句話出口

證據去愚弄天衣。」

「天衣可不是這麽笨的人。」蟋蟀也

魏大中笑截:「你們甚至可以用假的

妙算的了

了命保護那些證據……」 蟋蟀果然面色大變。「那我們兄妹拚

中淡然截道: 「這件事本來就不

即將之毁掉也不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

「所以證據到了天衣手上,他就是立

蟋蟀隨即道:「那我們再重新搜集好

是你們兄妹做的,你們根本不是官府中的

蟋蟀一呆, 囘看蕭展鵬。 「姓蕭的

着蕭展鵬。「人命要緊。

魏大中只是冷笑,蟋蟀看着他,又看

蕭展鵬還未作答,蟋蟀巳擺擺手

知道應該怎樣囘答。 蕭展鵬知道蟋蟀一定會這樣問,却不

蟋蟀接道:「他一定不會反對的,去

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是這樣不變的啊。」 ,我們拿證據上將人換囘來。」 蕭展鵬尚未囘答,魏力中已道:「將

答

「很重要」

蕭展鵬毫不猶疑的同

樣

, :

我只是要知道,飛燕在你的心目中是怎「不要跟我說,證據關係更多人的生命

歡怎樣做便怎樣做。」 魏人中點頭。「當然,大不了不做這 蕭展鵬怔住,蟋蟀冷笑。「姓蕭的喜

個官,從此退出官場。」 蟋蟀接對蕭展鵬道:「有什麽大不了

是衝着魏大中說的。

魏大中笑笑,偏身。「兩位一身本領

一個阻擋得住?」

阻擋,教他知道厲害。」

他說着眼睛就是看着魏大中,話當然

衣換人。」蟋蟀興奮的說:「那一個若是

「那就不用說

,,立即拿證據去跟天

用不着接下這個任務,跑到這裏來。」 ,你不是早已有這個意思。」 魏大中又截住。「那乾脆留在家中

就拿證據到約定的地方去,跟天衣交換飛 蟋蟀轉望蕭展鵬。 蟋蟀笑說道:「一個人可是要隨機應 「那要看是那種人。」 「蕭ナ哥, 我们這

不能够隨便交給天衣。」

蕭展鵬没有動,很冷靜的道:

「證據

,還等什麽?走--」

蕭展鵬顯得更冷靜。「這些證據是用

蟋蟀嚷起來:「你說什麽?」

道不可以將之奪囘來?」 ,接道:「證據交到了デ衣手上,我們難 蕭展鵬沉吟着,蟋蟀也看出他的爲難

看着死掉。」

「死掉的已經死掉了,活着的可不能

有誰敢抗拒他的命令?」 蕭展鵬道:「葉大人乃是欽差大臣

魏大中隨即問:「然則葉大人意下如

何?!

葉安早知道有此一問,沉吟着一會才 「一切當然是以國家爲重。」

道: 以證據交換我的妹妹囘來。」 蟋蟀立即道:「葉大人當然不會反對

的 些證據怎樣重要,但也肯定不會是開玩笑 蟋蟀怔住,葉安接道:「我不知道那 葉安很安詳的道:「我會的

出葉安南下接收那些證據,又要花上多少 心血,怎可能是開玩笑 才收集到那許多證據,再得皇帝相信,派 這當然是事實,晉王歷時接近兩年

人明白便成。」 魏大中也當然明白插口一句 二、「葉大

事。 麽重 葉安點點頭,說道:「證據旣然是那 要,影响國家的安危,當然要小心從

葉安道: 蟋蟀道: 「那些證據都是關係千萬人 「可是我妹妹的性命。」

的性命。」 未受影响,現在受影响的只是我妹妹的性 蟋蟀說道:「那千萬人的性命現在並

命 衣是不會傷害你的妹妹的。」 葉安沉吟着 。「在未得證據之前,天

難保。」 内,我們不將證據交出,我的妹妹便性命 「信上不是寫得很清楚,若是三天之

「那還有三天,應該想到辦法的。」

落在天衣手中,仍然是疑問。」 葉安微笑着。「若是我們這便將證據交出 不是便宜了天衣,還有,你的妹妹是否

劍對她的重要?」 的來信還附有她用的長劍。」蟋蟀大聲道 :「信是假的,難道劍也是?你知道那柄

也應該是這樣囘答。

柄劍對飛燕的重要。

來 得巳,否則她是不會放手的 來。「你不知道我知道,那柄劍除非萬不,蟋蟀却是以爲葉安存心頂撞,立即叫起 0

上。 葉安接問:

的商量一下,考慮清楚。」 葉安微笑。「事關軍大,我們要好好

爺的意思? 葉安没有理會他。轉向魏大中:

魏大中心中暗罵老狐狸,沉吟着,應 「以我的意思,證據是不能隨便交出

來。 葉安隨即道:「侯爺是反對的了 ?

「她可是到現在還不見踪影,而天衣

他是不認識飛燕的,當然不會知道那

不會是假的,我的妹妹是真的落在天衣手

那些證據去跟天衣換人?」 蟋蟀道:「你是答應了。

蟋蟀道:「還考慮什麽?」

「我不知道。」葉安說的是心裏話

在其他人聽來葉安這樣回答也没有錯 立即叫起

蟋蟀道:「那你當然亦知道這封信絕葉安悠然道:「現在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是我們必須用

答,嚷着道:「我可不管那許多,若不是蟋蟀不等他說下去,也不等魏大中囘

那些證據,我的妹妹絕不會落在天衣手上 去將人換囘來。」 ,她既然落在天衣手上,你們便得拿證據

想跟蟋蟀正面衝突。 大中面上,態度顯然是看出蟋蟀麻煩,不 葉安只當作没有聽到,目光仍落在魏 魏大中却是不能不開口 他是真的有

江湖人, 答應蟋蟀的要求 些担心葉安怕惹麻煩 而這種答應,却往往不是葉安作主 ,不想開罪蟋蟀這種

乃是由於他的不加拒絕。

兒。 定會順水推舟,將責任完全推到他身上 圓 清楚,這個人從來就不會吃虧的,面面俱 ,有功是他領,有過却一定没有他的份 有關葉安的行事作風,魏大中實在太 魏大中很明白他若是不堅持 ,葉安一

才智, 事,可是在這個關頭,不由他不吃虧,不 魏大中也不是一個笨人,以他的聰明 要跟葉安玩玩手段,絕不是一件難

明白以葉安的身份,絕對有權處置那些文 葉安這個天衣當然不想這樣做,他也

這也是他方才不想驚動魏大中的原因 魏大中不在場,他絕對有信心將事情 没有魏大中在場,他一定會這樣做,

都推在蕭展鵬身上,置身事外

展鵬蟋蟀等人的衝突,坐收漁人之利。 能够看透葉安的身份,可就比天衣更神機 魏大中當然不會想到那麽遠,他若是

兄弟交代?」蕭展鵬數了一口氣。 「我這樣將證據交出去,怎向死去的

不顧,我跟飛燕不會原諒你。」 蟋蟀話說得倒是不錯。「飛燕的死活你也 「你是活人,如何跟死人打交道?」

天衣,第一個我便不原諒自己。」 蕭展鵬沉聲道:「我若是將證據交給 蟋蟀瞪着蕭展鵬,好像懷疑方才說話

的不是蕭展鵬。 蕭展鵬又怎會不知道蟋蟀飛燕之間的

職責,知道應該怎樣做。」 敷着氣,語聲更沉。「我清楚知道自己的 感情,又怎會不知道蟋蟀此刻的感受,他 蟋蟀面色一變。

的 ,到底肯不肯拿證據跟天衣交換飛燕。」 一個人。」 「好・姓離的 蕭展鵬搖頭,尚末開口,蟋蟀已大叫 , 我到底看清楚你是怎樣 「我只要你答我

那邊一羣順天侯府的侍衞已迫近來。 此 上載證據的盒子,蕭展鵬像早巳知消他有 一着,揮手擋開,蟋蟀再搶都搶不着, 語聲一落,他探手便要去搶蕭展鵬手

若生事,格殺勿論!」 魏大中沉聲接喝:「保護橢展鵬,誰

蟋蟀大笑。「總算你們知情識趣,姓

那些侍衞齊應一聲,拔刀出鞘。

要後悔。」轉身便走。 在握又鬆手,冷笑。「好,姓蕭的,你不 蟋蟀雙手一翻,便要動兵器,但兵器

,但結果還是停下來。 蕭展鵬心中刺痛,想追前去叫住蟋蟀

,以我所知,最少有三十個人喪命。」很多人的血汗得來的,爲了得到這些證據 没有,不由心頭冒火,大吼一聲,狂衝而 追前來,脚步並不快,過了一段路,發覺 蟋蟀也以烏蕭展鵬最後會改變主意

出

有。 很想將證據放下,追上去跟蟋蟀一起去找 尋飛燕,可是他連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也没 蕭展鵬知道蟋蟀心中的憤怒,他實在

能是,除了蟋蟀他唯一可以信任的就只得 一個崑崙奴,現在却不知道那隻鴿子追到 謝方平丁福可以說是臥底,仇香也可

據交換,飛燕的性命便已是一個大問題 燕的影响,後果實在不堪設想,而没有證 了什麽地方 ,若是遇上天衣,以他的本領,再加上飛 蟋蟀此去是必到處去追尋飛燕的下落

現在看起來非獨不像,而且還看出蕭展鵬鵬串謀的一塲假戲,目的在那些證據,但懷疑,他原是以出飛燕的失踪,只是蕭展懷疑,他原是以出飛燕的失踪,只是蕭展 蟋蟀心中的憤怒。

主意,隨便可以比去跟蟋蟀會合的。」 他仍然試探一句。「你什麽時候改變

是絕不會改變的,證據我也絕不會交給任 目的地,才親手交給葉大人。」 人,一定親自送進京城,保護葉大人到 蕭展鵬霍地轉身,盯着他。「主意我

魏大中點頭道:「很好。」

石出的一天,到時候我必定以血還血!」 不好的,還有飛燕失踪這件事,總有水落 魏大中接觸他的眼神,不由打一個冷 蕭展鵬道:「對某些人來說,當然是

顫,他的眼神充滿了怨毒憤怒。

的了,崑崙奴這一次也一定不會失手。」 蕭展鵬接道:「事情應該很快便清楚

鴿一定會落在他手上。 「那隻信鴿,由這裏飛出去的那隻信

看,他當然明白蕭展鵬說的是那一隻信鴿 ,也絕不懷疑崑崙奴有那種本領。 魏大中聽着面色一直在變,越來越難

C97

間没有永遠的秘密。」 蕭展鵬看見他的面色在變,冷笑。

不透是什麽地方有問題 他發覺事情顯然有些不對路,却是看 魏人中心頭那刹那突然一片混亂。

會面 邊得到 晉王 現在 蕭展鵬的出身絕無問題,却也絕對肯 ,他的親信絕不會爲那些證據拚命。 馬長風的親信,司馬長風若非忠於 他的親信肯定是在拚命, 消息,司馬長風却是暗中與燕王 燕王那

馬長風是否曾經與燕王接觸。 蟀故弄玄虚,現在看來却完全不是那囘事 魏大中所以很迷惑,他甚至有些懷疑司 飛燕的失踪魏大中原是以爲蕭展鵬蟋

是什麽主意?是不是以蕭展鵬引開他人的 風手上一顆棋子,任由擺佈。 當然他亦有些懷疑蕭展鵬只是司馬長 倘若真的是這樣,司馬長風打的到底

信鴿去的崑崙奴。 注意,全力對付晉王? 一想到有這種可能,魏大中不禁由心 然後他想到了那隻信鴿,還有追

却也不敢否定 能否追到那隻信鴿他雖然不

突然暗算, 收不到消息,不知道小心提防,司馬長風 信鴿若是落在崑崙奴的手上,王妃便 後果便不堪設想

> 的 防 ,可是那種小心只是出於警戒,與真正魏大中當然也知道王妃早已在小心提 小心到底有分別。

是太清楚在這種情形下他更加担 王妃的武功怎樣, 魏大中很清楚,就 心

定有必勝的信心,才會採取最後的行動。够肯定,而無論司馬長風的本領如何,必 到 時, 採取行動,也是說,在蕭展鵬他們離開同 若是有必勝的信心,無論信鴿是否送 司馬長風的本領有多大,他到底不能 應該採取行動的了。 ,結果都没有分別,司馬長風還是會

轉移天衣的注意,將天衣誘開。 除非蕭展鵬他們這一次離開目的將在 蕭展鵬他們又顯然毫不知情,難道司 蕭展鵬他們甚至没有離開的必要。

馬長風連他們也蒙蔽? 魏大中的思想完全没有可能停下來

步便没有停過,出到 急風。 蟋蟀急風中狂奔,離開順天侯府的脚 荒野,也就更快了。

出順天侯府,所以没有潰樣做只因爲他到展鵬手中將盛載證據的盒子奪過來,再殺在順天侯府他有一種衝動,很想從蕭 底是蕭展鵬的好朋友

站在自己方面,與自己共同進退。想得更長遠,但無論如何他都希望蕭展鵬想得更長遠,但無論如何他都希望蕭展鵬 出了順天侯府他東自人海茫茫的感覺, 蕭展鵬那樣做無疑是令他大失所望

種難以言喻的獨孤同時襲上心頭 這個地方在他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連

往,從來都是一個人走動。 ,談何容易,又何况他與江湖人並没有來一個不知在什麽時候那一個角落失踪的人一個朋友也没有,在一個這樣的地方追尋

是在 有一個伴可以傾訴。 他走着突然想起了崑崙奴,崑崙奴若 ,說不定會助他一臂之力,再不然也

一面叫他一面在荒野」漫無目的的狂 飛燕 一他不禁叫出來

奔

段很長的路,走進了一座莊院。 崑崙奴這時候正追着那隻鴿子 走了

很不近的了 那座莊院在郊野,距離順天侯府實在 崑崙奴一路上脚步不停,兩條腿就像

高處,就是在隱蔽的地方,也顯然很機靈 是鐵打的,也彷彿有無窮無盡的氣力 鴿子時飛時停,停下來的時候不是在

醒十二分精神,只恐一個不小心,讓那隻的機靈,所以不敢謬然採取行動,他也打崑崙奴追了一程,已經發現那隻鴿子,一有異動,立即飛起來。

周圍的情形,到他發現不妥的時候,已經 他一心一意在那隻鴿子,並没有留意

發現了崑崙奴在追踪那隻鴿子才佈下來。 崑崙奴那樣在路上奔跑,又怎會不惹 這個陷阱本來是没有的 ,是莊院的人

在守衞,看見崑崙奴追着那隻信鴿,消息 莊院的附近,當然少不了魏大中的

> 這比起那隻鴿子飛行的速度還要快一支,將消息迅速送進莊院! 一支緊 一支緊接

切 所以到鴿子飛近莊院,莊院內已準備好一

凌空飛撲,雙手剛好將那隻鴿子抓住當,看準了凌空一躍,跳上牆頭,再 那隻鴿子絕無疑問是感覺崑崙奴撲來 崑崙奴也就在接近莊院的 時候準備妥 再一個

着 奴雙手便已抓到,不偏不倚,正好抓個正 ,便要展翼而飛,可是雙翼才展開,崑崙 由躍上牆頭開始 ,崑崙奴便已擬好所

動作之前 算準了那隻鴿子的反應,搶在那隻鴿子的有的動作,一氣呵成,順暢至極,也顯然 鴿子在握,他的身子亦往下沉去,

不會理會莊院內的人有什麽反應的了 是什麽人的莊院,他根本不在乎,當然更 這間莊院內的人反應的強烈當然是大

反應敏捷是一囘事,有没有提防又是護住了要害,穿插在那一排長箭當中。 箭便向他射來。 他的反應絕對可以肯定不是一般人能

然是没有平日的敏捷。 一囘事,他一心一意在那隻鴿子 反應當

不輕。 傷,雖然不是要害,但箭箭入內,傷勢也 一排長箭射過,崑崙奴身上添了六處

起來,再笨的人這時候也應想到鴿子所以 他連哼也没有一聲,身子緊接往上拔

方。飛進來,只因爲這就是一個安心歇脚的地

以支持到什麽時候。 崑崙奴知道必須立即離開,即使他有 地方,他知道自己的傷勢,知道可 信心將來人完全擊倒他也不會逗留

所以他的身子立即往上拔,希望越過 盡快離開,帶走那隻信鴿

刀緊接一刀,迅急狠辣。 身子才動,幾柄長刀便向他斬來,

了一條大漢。 崑崙奴鐵拳,撞開了兩柄長刀,踢翻

大漢踢飛丈外,他的身形亦受影响 一脚凌空急踢,既準且勁,將那個

,落囘

長刀揮舞,一看身手便知道絕不是烏合之 一十多個大漢同時衝前,喊殺連天

同時受了多處刀傷。 快進狠,一口氣擊倒了七個大漢,身上亦 被迫到牆下 ,浴血苦戦,出缘

心要將他聲殺似的 次都失敗,那些大漢個個奢勇向前, 他的身子一有機會便往上拔,可是每

,聽到聲响,都向這邊趕來了。即又湧進來,那本是在其他地方佈防的人即又湧進來,那本是在其他地方佈防的人

人也變得更瘋狂,長刀揮斬,咆哮連聲崑崙奴拾過了一柄長刀,心裏一急

中效命。 過嚴格訓練,而且忠心一片,誓死爲魏大 一股拚勁却絕不在崑崙奴之下,非獨受那些大漢武功身手是没有崑崙奴的好

C98

已經不容易,現在負傷多處,忍痛應付 當然是更困難。 崑崙奴若是未受傷,要解决那些大漢

血人也似,右手長刀亦斷去。 那隻鴿子仍在他左手,不知什麽時候 到那些大漢全都倒下 • 他已變得一個

已經被他扼殺,他緊抓不放,踉蹌着往外 走,連翻越牆頭的本領他都已没有 出了莊院,他立即往原路走回去,當

向走去, 一定能够支持到蕭展鵬面前,就是這一份能够再支持多久,他不知道,却相信 念,他堅持不倒,快步往順天侯府的方

然還没有方才來的迅速

安囘京,然後他可以追尋飛燕的下落。 考慮到崑崙奴囘來,一心只想着趕快送葉 蕭展鵬不知道崑崙奴的情形,也没有

凉實在難以抵受。 種難以言喻的落寞同時襲上心頭,那種蒼 一想到 到那個時候飛燕是否還活着? 蕭展鵬 這個問題,一顆心便像要碎裂,

然離開,現在已只剩下他一個人。 崑崙奴不在身旁,飛燕被擄,蟋蟀憤

慮到立即與葉安上路 個可以放心交託的人也没有,也所以他考 上蟋蟀,去尋找飛燕的下落,可是他連一 他考慮放棄葉安,放棄那些證據,追

找葉安。 夜長夢多,他終於作出决定,隨即往

奇怪,態度始終是那麽安靜。 對他的到來,葉安一些似乎也不覺得

「你是來找我的。」葉安先開口

口氣好像已猜到蕭展鵬此來的動機。 「葉大人是否一定要在這裏逗留?」

蕭展鵬試探着問。

靠。 因爲你對魏大中有懷疑,覺得這個人不可 「你希望我離開?」葉安反問道:

感覺。」 蕭展鵬不諱言道: 「葉大人也有這種

有些奸狡,不無可能,串同天衣,準備有 「路上我已經在說過這個人 ,的確是

們現在便動身離開這裏,立即同去京城 了却此事。」 蕭展鵬道: 「葉大人若是不反對, 我

意。 葉安竟然毫不猶疑的應聲道: 「好主

意, 有一種主觀,認為自己的决定是最佳的主鵬却完全没有達種感覺,他方寸已亂,也 葉安一定會贊成。 若換是別人,多少會有些懷疑,蕭展

展鵬的懷疑,看見蕭展鵬造種反應,一顆些後悔,覺得開口太爽快,恐怕會引起蕭 心才放下來。 好主意三個字出口,葉安多少便已有

離開要不驚動他只怕不容易。」 「只見順天侯必然早有預防 ,我們要

留在順天侯府中五天,應該到附近走動 蕭展鵬想想,才道:「葉大人南下

會合。」 葉安點點頭。 「你我約好了 ,到時候

葉安想了想。 葉展鵬道:「這是最好的方法。」 「證據在你手上,魏大

> 只怕會嚴密監視你們的行動 °

蕭展鵬道:「若是我一個人離開,應

該絕不成問題。 葉安道: 「你那些手下

蒼凉 信任的都已離我而去。」蕭展鵬說來心頭 「那一個可以信任我也不知道,可以

來? 葉安看着他。「那個崑崙奴還没有囘

事。」 要將一隻鴿子追上抓起來,可不是一件易要將一隻鴿子追上抓起來,可不是買蹋如飛,但 蕭展鵬苦笑。「他不錯跳躍如飛,

葉安道:「他一定會追上去的 ٥

鴿抓住,肯定那一個是内奸。J 看着有趣,要捉弄他,早已被他將一隻信 了我有信心,之前一次,若不是**蟋蟀**

那一個放出去?」 葉安試探着問:「之前那隻信鴿可知

「這是王爺的妃子, 也是魏大中的女

領,他的女兒也不錯。」 葉安目光一閃。 「據知魏大中一身本

是一個高手。 以魏大中這許多事情,應道: 蕭展鵬竟然没有懷疑何以葉安會知道 「頭兒說她

是什麽主意。」 「所以我實在有些懷疑,魏大中打的到底 葉安不由沉默了下去,蕭展鵬接道:

葉安道:「以你看?」

很。」 只要吩咐一聲,王妃要下手實是簡單得 蕭展鵬說道:「他若是與天衣有關係

(未完・十)

你飛離 蘭花滿

手中,更覺安慰,而羅蘭因練秘笈而懷了孕,此是秘笈中的合藉雙修,而在生理上必然 定於七天內奉命完婚,保持侯門奪嚴,羅蘭高興與狄飛虹的苦惱成爲强烈的對比, 的現象,故侯爺嘀咕幾句,對人沒有繩諸於禮,深爲怪責。羅蘭大腹便便,不能久瞞 忘懷覃小蝶?正準備完婚,天慾教程寒梅下戰書挑戰… 在**離蘭身邊**的魚腸劍的劍柄中,經過檢視,從劍柄中取出一本絹册,江湖秘笈仍在二人 前交提要: 遭遇相訴,先追查「紫河眞解」的下落,有沒有遺失,原來它存放 前文書至狄飛虹和羅蘭在潼關侯府相會,久別重逢,

看情形,貴少教主傷勢已經痊癒,用不着咱們夫婦了。」 狄飛虹冷哼一聲道:「妳這點陣仗,還没有放在狄某的眼裏,不過在下想不明白,

望狄夫人高抬貴手,敝教將感激不盡。」 程寒梅道:「狄大俠誤會了,咱們身在險地,不得不爲少敎主的安全作點準備,還

羅蘭道:「我可以替花滿門解除禁制,但貴教必須答允咱們一項要求。」

程寒梅道:「狄夫人請說。」

羅蘭道 :「交還我爹的狻扦手。」

程寒梅一怔道。「這個……

横行江湖,在朝庭的眼中不過是一羣跳樑小丑罷了,在下是江湖人,所以不願擴大事端 ,如若貴教當眞要目無法紀,一切後果應由貴教負責!」 狄飛虹面色一沉道。「後折手是皇上所賜,偷盗者的罪名是抄家滅門,天慾教雖是

解除禁制。」 程寒梅略作沉吟道:「好,寒梅負責替羅侯爺找囘狻扦手,但請狄夫人先爲少教主

羅蘭目視狄飛虹,傳音詢問道。「大哥,你說呢?」

狄飛虹道:「先讓花滿門不再抽筋,待交還狻扦手再替他解除。」

羅蘭微一頷首,扭頭對程寒梅道。 「花滿門在那軟轎之内?」

程寒梅道。「是的。」

羅蘭道。「好,我去瞧瞧。」

其衡的自然是地煞大陣了。 語音甫落,一道晶瑩奪目的劍光已然冲霄而起,它以横掃千軍之勢直撲正東,首當

斷折之聲响成一片,如非羅蘭不願傷人,這七十二名高手,只怕無人能够活命, 當羅蘭聲言要到軟轎瞧着花滿門時,程寒梅並未阻止,她是要羅蘭陷身五行大陣之 地煞大陣是天慾教的秘密武器之一,程寒梅曾經以此自豪,此時却人仰馬翻,兵双

内,天慾教就可以予取予求了

山劍林也可來去自如,何在乎這個五行大陣。 她絕未想到羅蘭已經具有馭劍之能,一經身劍合一,便可身化長虹,無堅不摧。刀

在程寒梅目瞪口呆之際,羅蘭已經面含淺笑的亭立於狄飛虹的身側了 「狄夫人功力之深,已達天人境界,程寒梅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好說,我爲避免陣法糾纏,不得不先破陣勢,不過副教主放心,我並未傷人。 「多謝狄夫人手下留情,少教主他……」

「他不會再抽筋了,待妳交來狻扦手,我會爲他完全解除的。」

「這……好吧,十日之内,寒梅當有以報命,告辭。」學手一揮,天慾教徒便一起

向山野之中退去。

具有如此氣魄?」 狄飛虹向天慾教徒退走之處瞥了一眼道:「此人究竟是誰?在當代武林之中,誰能

羅蘭道:「你是說天慾教主?」

的武器,當眞叫人防不勝防!」 狄飛虹道。「不錯,咱們遇到過鐵甲人,又見識了地煞大陣,不知道還有什麽隱秘

似乎無所不在,我懷疑他們不只是爭霸武林!」 狄飛虹道。「話是不錯,我却担心他們另有奇兵,今後還是不能大意,再說天慾教 羅蘭道。「怕什麽,他們擺下這麽一座大陣,我一個人還不是叫他們鼠竄而逃?」

羅蘭愕然道:「難道他們當眞想造反?」

狄飛虹道。「如果讓他們席捲江湖,日趨坐大,未嘗没有此種可能。」

狄飛虹道:「使不得,一則他們反跡未彰,如若驟發大軍,豈不當眞變作官逼民反 羅蘭道。一既然如此,我要告訴爹派大軍圍剿他們,以防患於未然。」

如何能够圍剿?」 ,再說天慾教的總壇在何處?是多少分壇?教主是誰?都是些什麽人?咱們所知有限,

羅蘭嘆口氣道:「你說的對,只是我有點担心……」



「調用黄蜂弟子,覃姐姐肯 「妳放心・她會肯的。」

大事,侯爺嫁女,在潼關,自然是盛况空 五天之後,狄飛虹與羅蘭完成了終身

人哭,在東跨院的賓館之內,正被一股愁完的綺麗風光,但,只見新人笑,不聞舊 那兒住的是黄蜂谷主耶小蝶,竹蘭君

下

帶四婢的行列),五鐵衞等。 還有黑白雙姥,金帶五婢(展娟加入金 其實單小蝶並没有表示什麼,問題是

他討囘公道。」 拂琴侍書兩個丫頭忍不下通口氣。 「小姐,二谷主怎能這樣,小婢要找

捷足先登,她自然要爲覃小蝶抱不平了。 已超越二谷主與婢女的感情,如今被羅蘭 湖上不易多見,尤以她與狄飛虹之間,早 拂琴是金帶五婢之首,武功之高,江 覃小蝶道:「這不能怪他,要怨只能

與覃小蝶同房居住的竹蘭君,眼眶忽 ,鍊首同時低了下去。

幸受到重傷,後來傷勢雖已痊癒,左腿却感慨不巳,自從程家堡一戰,她的左腿不 **覃小蝶那句「要怨只能怨命」,使她**

成爲瘸子了。

侯府。 婚是一件大事,她不得不隨同覃小蝶來到練武功,以打發漫長的歲月,如今師兄完 因此她從不踏出黄蜂谷一步,整天苦

,連九陽神功都已練到六成火候,放眼天霹靂指,烈陽分光掌,孤烟三十七式劍法 手微微一笑道。「不要難過, ,妳怎會靜下心來練成孤烟門的絕學?」塞獨失馬,焉知非福,如非妳的腿部負傷 ,將很難找到對手。 的確,如今的竹蘭君,不僅已經練成 單小蝶明白竹蘭君的感受,握着她的 烈陽分光掌,孤烟三十七式劍法 ,所謂

不難過,只是偶有所感而已。」 竹蘭君道:「多謝蝶姐關心,小妹並

見。 侍書却說道。「小姐,小婢有一點意

單小蝶道··「哦,妳說。」

?竹姑娘!」 他總不能抹煞與小姐的婚約,妳說是嗎 侍書道:「不論二谷主有一千種理由

咱們也可以提出一項要求。」 他却停賽再娶,就算他身不由己,至少 侍書道: 「二谷主跟小姐的婚約在先 竹蘭君道:「這話不錯。」

喜專, 侍書道。「要二谷主囘谷,咱們也辦 竹蘭君道:「什麼要求?」

排釋道··「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二 ,要他立刻跟小姐成婚。」

單小蝶道:「他們燕爾新婚,怎能遠

未必能够如願。 ,他的行動必須聽命於侯爺,咱們的要求離,再說他現在官拜副將,是朝廷的命官

給我來辦。 以然知書識理, 只要師嫂答允,侯爺不成問題,我想她 竹蘭君道:「此事的關鍵人物是羅蘭

挑琴道·· 「多謝竹姑娘。」

給你們請安。」 的新房,雙拳一抱道。。「師哥師嫂,小妹 第二天傍晚時分,竹蘭君來到狄飛虹

坐。」 狄飛虹道。(「不要多禮,小妹,快請

妳感到一份歉意,小妹,妳不會恨妳師哥 「妳師哥經常提起妳,總是自怨自艾的對

我怎麽會恨他呢?」

妹,今後妳就住在這裏,不必囘黃蜂谷去 羅蘭道:「那就好,我看這樣吧

不慣拘束,還是住黄蜂谷習慣一點。」

孤烟門的絕學練到登峯造極。師嫂恭喜妳強妳,聽說這幾年妳在谷中苦練,已經將

黄蜂谷,蝶姐姐的功力最高,可是她的痛 裏有那份能耐,就算小有成就又如何?在 苦也最大。」 竹蘭君道: 「師嫂別聽人瞎說,我那

羅蘭君道:「哦,她有什麽痛苦?」

就該顧全大局。這件事交

羅蘭說道。「包然如此,師嫂也不勉

羅蘭拉着她坐在自己的身旁,說道:

竹蘭君道。「師哥待我跟親妹妹一樣

竹蘭君道。二多謝師嫂,不過我從小

還是明知故問?」 竹蘭君道:「師嫂,妳是當眞不知道

竹蘭君道。「那麽……」 羅蘭道。「自然是當眞不知道了。」

說錯了話,師嫂也不會怪妳的。**」** 羅蘭道。「不要顧慮,小妹,就算妳

能生氣喲。」 竹蘭君道:•「好吧,我說,師嫂可不

脫薄情寡義,停妻再娶之譏,師嫂也脫不 情可以,於理則未然,嚴格的說,師哥難婚約,是一對未婚夫婦,你們的婚姻,於 位不要見怪。」 了横刀奪愛之嫌, 此等堅貞不二的愛情,在武林中是一段人 人欣慕的佳話,但蝶姐姐與師哥早上定有 竹蘭君道:「師哥遇伏,師嫂殉情 羅蘭道:「好,我不生氣。」 小妹耿直之言,希望兩

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羅蘭雖是面色數變 ,却也不好發作。 她的確說得十分耿直,不過這是理

只因妳師嫂上有身孕……」 狄飛虹嘆口氣道:「小妹責備的是,

都知道,我只是希望你替蝶姐姐想一想, 你們之間應該如何善後。」 竹蘭君道:「師哥不必解釋,這些我

案,此時也不便宣之於口,吶吶半晌,只狄飛虹不知如何善後,就算他上有腹 是說了一聲「這個……」

妹,妳說,他該怎麽辦?」 羅蘭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權了 竹蘭君道:「依小妹的想法,只好從

羅蘭道:「從權?請小妹說明白一點

竟是一名跛脚少女,遂向身後八將之一的獨角神魔自視極高,他見出來應戰的 **兪遼道:「兪大俠,勞你的駕……**

什麽,姓古的,要打架本姑娘陪你。J

竹蘭君忍不住嬌叱一聲道。「你神氣

抖,縱身攔住竹蘭君的去路 **俞遼道:「晚輩選命。」掌中鋼义一**

天慾八將,全都身負絕學,以兪遼迎

他輕蔑的哼了一聲道。「同去吧,姑娘,戰一個跛脚少女,應該是大材小用,因此 換一個像樣一點的來。」

,她的鐵琵琶已經挾着勁風,迎胸砸了過付閣下,本姑娘綽綽有餘……」 說話之間竹蘭君說道:「別太抬高你自己,對

去。

手一揮,鐵琵琶便如驚濤擊岸,萬馬奔泉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竹蘭君素

俞遼一時大意,幾乎傷在這一招之下。 待後發覺情况不對,已經來不及招架

此狼狽,對方還是一個跛脚少女。 ,只得一個懶驢打滾,才算逃過一刦 天慾八將之一,竟在一招之中落得如

身形便一躍而起,鋼叉以降龍搏虎之勢 俞遼這口氣可大了,待滾出三尺之後

出手就是三叉。

多半會在對方的身上弄出兩個血窟窿。 時很少使用。只要他用出這救命三絕招 這連環三式是他師門的救命絕學,平

極。 得意的連環三式,竟然連對方的衣角都没只是這一囘他又走了眼了,他那自命 有碰到,人家姑娘白衣飄飄,顯得輕鬆以

(未完・廿九)

完成婚禮,但要瞞着侯爺。」 竹蘭君道。「師哥到黃蜂谷與蝶姐姐

只好如此了,大哥,你說呢?」 羅蘭毫不遲疑的點點頭道:「看來也

狄飛虹道: 「辦法是好,可是,咱們

走得開麽?」 羅蘭略作沉吟道:「我去跟爹說,咱

們去黄蜂谷替爹挑選幾名侍衞,我想爹會

則爹還以爲咱們是多此一學呢。」 「妳要說明江湖現勢,否

羅蘭道:「這個我知道。」

蜂谷與她完婚,羅蘭如何會有此等截然不 殺之而後快,如今却一口答允狄飛虹囘黄 當年羅蘭曾經派人狙擊軍小蝶,必欲

知羅蘭的腹中上懷有狄飛虹的孩子,仍然 同的轉變? 原因之一是覃小蝶雅量大度,雖然明

夫妻,無論在朝在野,她的大婦之位已難 推心置腹,待她像親姊妹一般。 其次是她佔了先着,已與狄飛虹結爲

以動搖,狄單的結合息是無法阻止,何不 竹蘭君見任務已經達成,遂立起身來

來稟報道。「稟小姐,原總管派人送來一 羅蘭剛剛送走竹蘭君,丫頭玉簪即前 「小妹還要通知蝶姐姐,告辭。」 ,請小姐過目。

羅蘭拆開一瞧,再遞給狄飛虹道:

面 大哥,程寒梅約咱們明天正午在七星坡見

狄飛虹說道::「好好,咱們準時赴約

就是。」

節?」 羅蘭說道:「姓程的女人,跟你有過

其中之一。」 各派所殲滅,黄蜂谷當仁不讓,我自然是 逆施,爲禍武林,因而激起公憤,爲江湖 狄飛虹道:「他的哥哥程寒超,倒行

衣老者之一。

將她除去。」 羅蘭道:「良然如此,咱們何不就此

難之事,但……」 不足爲患,咱們要除去她,也不是什麽困 狄飛虹道:「程寒梅只是疥癬之疾

還是想放長綫釣大魚,給他們一網打盡 羅蘭說道: 「你是怕爲潼關惹來麻頗

呢? 在一時。」 狄飛虹道:●「兩者都有 所以不必急

羅蘭道:「好吧。

一共十一人,來到七星坡赴約。 六兒,軍小蝶、竹蘭君帶着金帶五婢, 次日晌午,狄飛虹、羅蘭帶着祝京娘

的二十名高手,就是程寒梅身後的八將中 的三個,及兩名面目冷肅的灰衣老者。 天慾教徒較上次少了很多,除了護轎

們似乎不必作無謂的客套了一 雙掌一抱,程寒梅道:「狄夫人,咱 請。」

·手捧木匣走了過來。 羅蘭冷冷道:「拿來。」 一名護轎的大漢,在程寒梅示意之下

謹慎之處,以免中了人家的暗算。 藏有陰謀,必然會暴露出來。這是狄飛虹 遙遙一抓,匣蓋便已自行掀開,如果匣中 雙方相距還有八尺,狄飛虹忽然伸手

也解開了花滿門的穴道,雙方的交易完成 ,此時却發生了一點小小的意外 當羅蘭檢查後扦手確認無誤之後,她 出聲招呼的是兩名灰

學,老夫如果不討教幾招,豈不是一件憾 灰衣老者說道:「久聞狄大俠身負絕 狄飛虹道:「閣下有什麽指教?

乎帶着一股凜冽的寒氣 但那兩股目光却晶芒閃爍,陰森森的 狄飛虹見此人枯瘦如柴,雙目深陷, 似似

尖高手,還可能身負某種陰寒奇功,但想 遍各門各派,却想不出這位灰衣老者是何 他知道此人不僅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頂

怎麽稱呼? 於是雙拳一抱道:「請問前輩的字號

的獨角神魔古均?」 是三十年前,在江湖上造成一片腥風血雨 狄飛虹心頭一懔,暗忖:「此人莫非 灰衣老者道:「老夫古均。」

有一顆花生米大小的肉瘤。 上仔細瞧着,果然發現此人的前額之上, 他心中轉念之際,目光也向古均的頭

遂咳了一聲道: 「原來是古前輩,

生晚輩爭強好勝,彼此無怨無仇,何必兵 狄飛虹原想勸他愛惜羽毛,不要與後 「老夫不想聽廢話,出招吧。

下去,神色的表現更是惡劣以極。 他的想法没有錯,古均却不願讓他說

將它塞在門縫裏,然後點燃,未幾濃煙密佈,火光熊熊…………小虎子又在思索逃脫鐵屋奇謀,他將棉被撕成棉絮,蘸了 燈油

情風趣中篇故

刷地一聲,鞭梢正好繞在那人脖子上,用 力一拉。那人毫無防備之下, 虎的繩鞭已經出手,他拿準時間與部份, 勺上補上二下,那人頓時暈了 地上,呆瓜與三八花立刻用櫈腳在他後腦 在濃煙撲面下,那人喊聲還沒完, 過去。 立刻被拉翻

有清楚了沒有?」

邊,蹩着嗓子打招呼。 濃煙瀰漫的門口又出現一條人影

虎照方抓藥,繩鞭第二次出手,又繞上對 方脖子往裡用力一拖。

父敲量了 小虎想攔已來不及 我還要問話啊! ,埋怨道:「怎麼

麼辦?

記糧行,躲在糧行不遠的一棵大槐樹後 槓子,三人一路躲躲閃閃,爬牆翻出了蔡 牆角,小虎把鐵門帶上,從外面門上了鐵 人影,立刻揮手叫呆瓜三八花出去,躲在 小虎張望外面,夜色如墨,還好沒有

「小虎哥,我們快走吧!」

枚紫姐與玫瑰姐 小虎道:「現在不能走,我還要設法

門外有人在叫:「刁五,你怎麼啦,

「你快進來,幫忙救火啊!」呆瓜在門

去了,飛快一人一棍子,把人敲暈了過 對方啪地摔在地上,呆瓜三八花又上

三八花道:「你又沒說清楚,現在怎

「還能怎麼辦,快走吧!」 情況不明,小虎急在心裡,低聲道:

面。

三個人一陣喘息過後,三八花道:

三八花道:「不知道她們被囚在那裡

,怎麼救啊?」 三八花默然了。 小虎道:「就是要動腦筋啊!」

:「我們爬上去,找個樹葉茂密的枝椏, 休息一會。等我想出點子再說。」 小虎抬頭看看枝葉茂密的大槐樹,

权間,休息起來。 是三小爬上槐樹,各人找個枝椏,躺在杈 三八花想想,覺得這也是個辦法,於

想:紫玉釵和玫瑰釵會被關在什麼地方? 監視蔡記糧行的大門,小虎腦海中一直在 怎麼才能救她們呢? 在樹上不但可以休息,而且可以遠遠

搜遍枯腸,他始終想不出一個妥善的

手押着已在路上途中的馬車上。 當然,蔡八姑千算萬算, 他那裡知道,紫玉釵與玫瑰釵被關巧 也沒算到小

吉。 虎的雙腕上還裝着護身法寶,早已溜之大 神一震,抬目四顧,蹄聲得得,原來是在 玫瑰釵卻已悠悠醒轉。 倏覺坐座顛簸, 這邊在陰錯陽差,馬車上的紫玉釵與

關巧手 馬車上,對面坐着一個高大的胖子,正是 「二位姑娘清醒啦?」關巧手口噙微笑

神態殷殷

上那兒去? 紫玉釵坐正身子,道:「你要帶我們

關巧手道:「回我北方老家。 紫玉釵微微笑道:「么妹,妳願意

玫瑰釵一哼,道:「誰說過願意啦!」

諾,該不會立刻反悔吧!」 妳們終是輸了賭注輸了 關巧手哈哈笑道:「無論願不願意, 人,當初下注的承

門兒也沒有,沒有這麼簡單。」 玫瑰釵嬌叱道:「輸錢還錢,要人

心。 毒,就沒有把妳們的武功放在眼中, 若想在我面前逞强動歪腦筋,休怪我關某 出手毒辣、槍殺無情、沒有憐香惜玉之 旋即臉色一沉道:「我敢解了妳們迷魂之 「錢呢?」關巧手故意攤着雙手要錢

法? 己浮上一層笑靨道:「關巧手,做夫妻是 强人所難呢?大家何不好好商量還錢的方 終身的事,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你又何必 一截,她望了望玫瑰釵,示意她冷靜,自 紫玉釵暗暗一凛,十二金釵雖然名馳 ,比起關巧手的功力,的確差了不止

感情, 真是何苦來哉。 們醒過來,現在大家反而臉紅脖子粗的傷 途寂寞,大家能聊聊,培養感情 地。」關巧手說到這裡,頓了一頓, 一副笑容道:「妳看,我是爲了解除旅 「在我關某面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 倏換

了我么妹,我跟你到關外。 關巧手道:「爲什麼妳會提出這種要 紫玉釵道:「關巧手,這樣吧!

她誓死也不會答應做妾的 紫玉釵道:「因爲么妹已情有所屬,

「原來是這樣的,不知她心中的情人

是那一個?」 紫玉釵道:「你曾見過的,就是小

虎

毛孩子,傳出去豈不笑掉人大牙。」 ,艷名傳江湖的十二金釵居然會看上一個 關巧手哈哈大笑道:「想不到想不

他不比任何人差。」 道:「小虎雖然年紀小了點,可是在北方 小丈夫多的是。再說,在我的心目中 「有什麼好笑的。」玫瑰釵神光瑩然,

說說看,這毛孩子在妳心目中,是個什麼 「哦?」關巧手似乎好奇, 問道:「妳

一個正直的偉丈夫。 大人還高一籌,不失於狡猾, ,卻不會故意作弄人,在我來說, 「他富有同情心正義感, 他愛開玩笑 他就像

像伙 風有風,要雨有雨,難道還比不過一個小 語氣,關巧手心中倏然產生了一絲妒嫉: 媽的!我關巧手家財萬貫,名震江湖,要 望着玫瑰釵聖潔的神態,悠然神往的

道:「妳對她的話有什麼看法? 他悶在心裡,口噙陰笑,又問紫玉釵

么妹的看法。」 紫玉釵微微一笑,道:「我完全同意

同一條褲子,愛上那個小鬼頭囉? 關巧手道:「這麼說,妳們兩個都穿

玫瑰釵道:「不錯,所以你趁早死了

問妳姐姐。」 關巧手沉叱道:「我沒有問妳,我是

我么妹,我跟你……」 没趣味的問題,我不是說過了嗎?你放了 紫玉釵道:「關巧手,你何必問這種

我都要定了。」 關巧手陰陰道:「辦不到,妳們兩個

不過你,自己死總可以吧。」 關巧手一哼,道:「妳又何必死 玫瑰釵冷笑道:「你休妄想,我們打

虎死也是一樣,妳難道對一個死小鬼也存 道:「小虎死了

八姑絕對不會放過他的。 紫玉釵道:「你們跟小虎究竟有什麼

的事,跟我沒有關係。」 關巧手道:「那是蔡八姑與小虎之間 ,非要殺他不可?」

豈不就是見過的蔡八姑,小虎落在她手中 馳名,手段狠毒的女人,人稱「迷魂八姑」 她們才從迷香中想起江湖中有一個以機智 的確是凶多吉少。 紫玉釵與玫瑰釵面面相覷, 因爲此刻

因爲點子再多,終究是個小孩兒,怎

玫瑰釵漸漸沉不住氣了,她的右手已壞得過滿肚子都是壞水的蔡八姑。 玫瑰釵漸漸沉不住氣了

嘿,劍已叫蔡八姑搜走啦! 關巧手笑道:「妳不是想摸劍吧?嘿

紫玉釵嬌叱一聲道:「么妹快走,我

冒死一拚,讓玫瑰釵能夠脫身,那知關巧 手早已有了防備。 長身出掌向關巧手當胸打去。她決心

釵的手腕七寸氣門之處,像彈豎琴一般, 釵的麻穴,右手如蘭花拂柳,已刁住紫玉 他左臂一伸,竟長出三寸 點了玫瑰

緣臂而上,也點住了紫玉釵的麻穴

雙手出招迎招,一氣呵成,以靜制動,使以手出招迎招,一氣呵成,以靜制動,使關巧手果然是關巧手,這左右開弓,

如何?」關巧手笑得開心。 定吃虧,但妳們始終不死心,現在滋味 玫瑰釵卻氣得臉都白了,說道:「你 「我說過吧,妳們最好不要動,動手

我現在就想跟妳們二個親熱親熱,嘻嘻, 十萬両銀子,撈本當然撈得愈快愈好 「這馬車上還寬敞,揀日不如撞日

伸手就抓住她的衣襟。 關巧手佝僂着身軀,移近玫瑰釵面前

衣衫已被撕開,露出羊脂般的胸脯 「嘶!」裂帛之聲響起,玫瑰釵胸前的

「你這麼粗魯,那像是關巧手呀?簡直像 索興閉上眼睛,只聽到紫玉釵嬌笑道: 多年,已經心靈相通,她自然知道用意, 是關笨豬。」 正要開駡 玫瑰釵幾乎昏了過去,苦於身不能動 陡見紫玉釵施出眼色。姐妹

思? 關巧手一怔道:「妳這話是什麼意

還不如不娶,娶回去了也是活受罪。」 人若用這種霸王硬上弓的手段娶老婆,那 紫玉釵道:「手巧一定心巧 ,心巧的

關巧手對紫玉釵的話有點興趣了 「唔!妳倒說說,我會受什麼活罪?」

夜 這是什麼地方?就算你得逞了,你會 紫玉釵道:「女人重視的, 就是第

> 鬧彆扭,那你等於娶了一個木頭。這樣感到舒服嗎?而我么妹受了創傷,她若 輩子,你那裡去找樂趣呀!豈不是找了一 個氣泡,那時候,你後悔也來不及了。」 有道理。」關巧手坐回原位,頷

首笑道:「妳好像見過不少世面,懂得多 連男人的心理都揣摸得一清二楚,不愧

名傳江湖的十二金釵。」

關巧手道:「依妳的看法,

都不如,你呀!駡你笨豬,還抬高了你哩 培養出來的,這馬車顛顛簸簸的,連豬欄 要講究情調, 舒服服的享受,第一就要講究氣氛, 能做那回事啊!連狗在交合都不如。」 我看你連笨豬的兒子都不如, 氣氛跟情調是要有好的地方 第二

瞇瞇道:「妳駡得好,是極是極,我就向

不狠狠駡你不會舒服。口中卻仍嬌笑道: 一討教是不敢當,關巧手,你也是過來人 在車上蹦蹦跳跳的 , 你那……能擺得準

「這就是嘍,就算你擺準了,金槍直

「那還用說。」紫玉釵裝出煙視媚行的

男人就是賤,在這種節骨眼上挨駡, 「別急別急。 這種地方

紫玉釵心中暗恨道:像你這種色狼

關巧手噗嗤一笑,道:「的確有點兒

我該怎麼

」紫玉釵媚笑道:「要舒

被駡得心頭舒坦極了, 不但不怒,反而笑

入,但插在一根木頭上,有趣樂嗎? 的確沒有什麼趣樂,味同嚼

下點功夫?」 笑道:「那你何不找個像樣點兒的地方, 「對囉!你現在不像笨豬了。」紫玉釵」

「妳是說等回到我老家?」

好一點的客棧,溫言細語的多下點功夫 一言提醒夢中人,咱們就趕到下一站, 不也是一樣嗎?」 關巧手一拍大腿道:「沒錯, 紫玉釵笑道:「何必等這麼久, 妳眞是 找個

好的住上二天。」 名,我看你啊,簡直像牛腳!」 幹嘛猴子一樣,亂伸祿爪,虧你有巧手之 紫玉釵笑道:「現在你明白了

妳眞心想跟我?」 釵駡得骨頭都酥了,倏然道:「紫玉釵 「駡得好駡得好。」關巧手似乎被紫玉

好。」紫玉釵道:「不過我是有條件 「當然囉,嫁個有錢的大爺,有什麼

「什麼條件?」

的 不

否則像什麼話? 「我至少得坐坐新婚花轎,披披紅褂

「當然當然。」關巧手心花怒放道

紫玉釵道:「說了半天,你還不知道「我怎能讓妳做黑市夫人。」

關巧手忙道:「怎麼會呢?

在還不肯解開,難道嘴裏說得甜,心裡藏「怎麼不會?你點了我們穴道,到現

節。」關巧手伸手解開紫玉釵的麻穴, 「不會不會,我一時想不到這些細

着也解開玫瑰釵的麻穴:「小妹子,對不

起, 剛才是 玫瑰釵一哼,慌忙先整理自己衣服 時衝動,別責怪我啊!」

我最喜歡這樣的男人了。」 紫玉釵腻聲道:「現在你才像個男子漢,

不是沒有戒心的,嘿嘿傻笑,卻沒有毛手 關巧手雖然有點心亂神迷,但心裡並

啊 有機可趁,見他老神穩穩,心裡反而着急 道:「你怎麼又老實起來了呢?過來 紫玉釵就是要關巧手毛手毛腳,

關巧手怔怔道:「來幹嘛?」

順簸。」 啊!大家擠一擠, 。」紫玉釵似怨似嗔地說:「叫你坐過來 「剛才說過情調重要,你又不懂情調 也暖和一點,不會這般

事 抱,耳聞清香,情調的確不一樣。就在這 在玫瑰釵與紫玉釵的中間,果然是左擁右 他倏感到屁股一陣劇痛, 面孔扭曲 」關巧手果然坐了過去,擠 還不知道怎麼 道怎麼一回

水一 般從口中滾滾流出來。 一聲悽厲的長嘷, 血像泉

駕車的大漢轉身鑽入車篷查問:「關 奔馬唏聿聿一聲長嘶,馬車倏然停住

身被人提起來丢下車去,車轅上多了 車的大漢也是一聲條叫, 都驚呆了,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情況發生得太突然,玫瑰釵與紫玉釵 鑽入車篷,竟然是銀釵。 死在蓬中的前半 突見駕

> 都被點了麻穴。」 「啊!二姐,快來救我們,我與五姐

看看軟趴在車板上的關巧手,已經是魂 銀釵伸手解了玫瑰釵與紫玉釵的穴道

了色心,我還真沒機會下手哩!」 只見銀釵笑道:「好險,若不是他起

懂銀釵是怎麼下的手。 銀釵一腳把關巧手的屍首踢下馬車, 「二姐是怎麼殺他的?」玫瑰釵始終不

行, 來。現在妳們整理整理,五妹快駕車回糧 他的巧手再妙,也想不到劍會從肛門刺進 板車的縫隙,一劍往他肛門刺進肚子裡 指車板道:「我早已吊在車下好些時間 讓我休息片刻,回去救小虎要緊。」 差一點吊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就利用

加上一鞭,馬車立刻風馳電掣一般馳回 「好。」紫玉釵爬上車轅,拉回馬頭

哥

你醒啦!

這時, 天色已經濛濛亮了 黎明即將

一面整理破碎的衣服, 「二姐,妳怎麼到現在才來?」玫瑰釵 口氣有點抱怨。

銀釵嘆道:「我也被蔡八姑抓去了, 不過我也橫下了 代筱乩童取回失金,佈置了巧妙的

盤問紫玉釵的去向,才快馬急鞭地趕來救 ,訴說自己騎馬離開糧行後如何抓小嘍囉 於是她把蔡八姑放人的經過說了出來

虎呢?他們現在是生是死?」 聽完這番話,玫瑰釵急急問道:「小

銀釵道:「聽說還被囚在鐵屋,現在

了好幾遍,覺得唯有先救妳們,再救小虎如何,我就不知道了。當時我把利害分析

「好。」紫玉釵答應了一聲,連連揚鞭急急叫道:「我們要儘快回去救小虎。」 「五姐, 妳催馬多加上一鞭。 」玫瑰釵

比較妥當。

催馬催得更加急了。

眼皮就睡了過去。 結的槐樹上,由於一夜緊張疲倦, 小虎、呆瓜、三八花三個躺在虬枝糾 一闔上

等他們醒來,已是金鷄百唱,紅日高

睜開眼睛, 。卻見糧行的大門緊閉,門口靜悄悄 小虎首先注視遠處的蔡記

點動靜也沒有 這時卻聽到三八花輕聲呼叫:「小虎

動靜也沒有?」 三八花揉揉眼睛道:「糧行怎麼一點

高深。」 「是啊!」小虎正在深思:「眞是莫測

哥, 這麼近,就在出其不意,千萬別讓他們發 能不能下樹去活動活動筋骨?」 呆瓜也醒來了 「不行。」小虎沉聲道:「咱們離他們 伸着懶腰道:「小虎

子要蹲到什麼時候呀? 三花八嘟起小嘴道:「小虎哥 這樣

問。 「對呀!要蹲到什麼時候啊?」呆瓜

小虎道:「要蹲到情況完全清楚的時

候。

肚子好餓啊!」 是……但是……」三八花結結巴巴道:「我 「小虎哥, 蹲下 去是沒問題

解決民生問題。」 呆瓜也叫道:「我肚子也好餓 先要

湖 ,連餓一頓都受不了,你們還闖什麼汀 小虎惱火道:「你們少跟我鬼叫鬼叫

我好想爹娘。」 儘在嘴裡嘟嘟嚷嚷:「我現在只想回家 「誰想闖江湖啦!」三八花要說不敢說 稱什麼四龍幫的銀交椅鐵交椅。

誰都別想回家。」 跟大牛回家,妳偏不回家,現在又想回家 , 告訴妳, 救了人才能回家, 小虎還是聽到了,更惱火了 救不了: :「叫妳

生氣嘛, 救人就救人, 生氣嘛,救人就救人,咱們蹲下去就是「小虎哥,三八妹妹是說着玩的,你何必 呆瓜一見小虎眞火了 , 忙呆呆道:

也沒把我放在眼裡,你心裡只有玫瑰姐紫 「不錯,以前是我要跟着你,但是你一 玉姐,她們若是翹了 三八花氣得掉下了眼淚, ,你也一辈子在這裡

在鬧情緒了,她只要一鬧情緒一定沒完沒 ,眞是烏龜受了王八氣,眞痹。 了,自己心裡已經夠煩了,還聽她翻老帳 小虎氣得不說話了 他感到三八花又

呆瓜忙着打圓場, 道:「三八妹子

,還來顧我。」三八花只能拿呆瓜當正字「你有什麼辦法,顧你自己都顧不好妳肚子餓我來想辦法,別去煩小虎哥。」

妳看那邊不是有個種田人嗎? 扁了好不好,我說有辦法當然就有辦法 呆瓜也有股儍勁,道:「妳甭把我看

C 107

裡有個莊稼老漢,正在鋤地拔草。不由道 有人又怎麼樣? 三八花在樹葉縫裡四下一看,果眞田

都會帶乾糧,我去跟他買一點充饑。」 呆瓜道:「妳身上有沒有錢?種田人

二三顆碎銀,掏出一塊丢給呆瓜道:「你 去買吧!」 三八花一想也對,摸摸身邊,還剩下

麼異樣,才一溜煙地爬下槐樹,向那名老 農夫跑去。 呆瓜抓住碎銀,四下張望,見沒有什

恐對方發現呆瓜影踪 小虎這時特別注意蔡記糧行動靜,

莊稼漢交涉了半天才拿着二個包子回來 爬上樹幹道:「來,三八妹子,只有二 三八花這邊注意呆瓜動靜,只見呆瓜 先塡塡饑吧!

包子,你是冤大頭啊!」 三八花喳呼道:「一塊碎銀只買二個

頭吧!來,拿一個去。」 有什麼辦法,我們又不敢上街,就當次大 呆瓜苦笑道:「他只帶二個包子,我

若是喜歡一個人,就有這麼一點點偉大。 分一個。」三八花首先想起小虎 「不,你拿一個給小虎哥,我們二人 「你不要吃,我也不要吃。」三八花又 拒絕道:「我不要吃。」 , 女孩子

呆瓜發呆了:「嗳嗳嗳,你們在搞什

大好不好?」 大家吃得一樣一樣

「三八妹子,妳要幹嘛啊!」呆瓜見她 三八花道:「不好 。」倏然攀樹而下。

樹,忙問道:「有什麼事我幫妳跑腿

沒好氣地回答 呆瓜一呆,小虎幾乎笑出聲來:「呆 「我要拉尿,你也能代理嗎?」三八花

受三八花的氣啦!」呆瓜是直話直說。 瓜,你是討着挨駡。」 「小虎哥,你就吃一點嘛!我就不會

在一堆草叢中拉完尿,望了望糧行,倏地 小虎噗嗤一笑,氣也消了,三八花躱

小虎失聲叫道:「三八花,妳去那裡

想這樣僵持下去,讓小虎傷腦筋,決定冒 快日正當中了,糧行一定有問題,爲了不 「放心,我不會找死的。」三八花發覺

險去探一探 直跳脚。只見三八花已跑到蔡記糧行門口 這一來小虎一顆心懸上了半空,氣得

奶嘀咕了半天 ,貼在門板,從門縫往裡看。 看了半天又跑到隔壁人家跟一位老奶 才急急跑回來。

好像連鬼影子都沒有。」 花走近,才問道:「看出什麼玄虛沒有? 小虎這時一顆心才算落了地,等三八 三八花喳呼道:「快下來吧!糧行裡

才掛上去的,一大早,天剛剛亮,有幾個 「我問隔壁的老奶奶,他說招牌昨天 「沒人?」小虎一怔。

男男女女坐了一輛馬車走啦!」

計。小虎氣得從樹上跳下來,道:「完了 們先進糧行去查一查。」 玫瑰姐與紫玉姐一定被他們擄走啦!我 他奶奶的,又中了筱乩童的金蟬脫壳

面門板, 小虎領首奔向蔡記糧行 才發現蔴袋裡那有什麼米糧,竟是 前面還是堆滿了蔴袋,小虎用力 ,用力推開店

走到後面,闖無人影,昨夜糧倉改成賭場 原來是假的,果然是佈置好的陷阱

好如初,桌上却放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是亂七八糟,跨過院落那間西廳,仍是完 一片空曠,只有些爛桌子爛板櫈。 於是再向後面走,鐵屋仍在,屋中已

山神廟中,焚香一炷,自有 「見面相會,明日戌時,離此三里 下兩署名的是「迷魂八姑」 人來。」

放過她,像隻老鼠溜了,咱們要好好修理 「什麼迷魂八姑,簡直是毛坑蘑菇。 喳喳呼呼駡道::「她知道我們不會

麼大氣,吹給誰聽啊?」 小虎瞪眼道:「這裡沒外人,妳吹什

拍馬屁總是拍在馬脚上。 一嘴的毛,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每次拍 「我知道你有辦法嘛!」三八花像塞了

「小虎哥,你看要不要出去?」 呆瓜這時急着等小虎的決定,問道:

玫瑰姐與紫玉姐啊!可憐的阿香,還在豆 道:「當然要去啊!小虎心裏那能忘得了 小虎正在猶疑,三八花迸出一句氣話

腐店裏盼望呢!

憶,阿香那種殷殷相送私房錢的情意, 心中倏然變得鮮明起來 小虎心頭一震,腦海中迅速勾起了回

天胡思亂想些甚麼?」 現在救人要緊,妳提阿香幹嘛,腦袋裏整 他煩躁地搖搖頭,斥喝:「三八花

虎哥啦!讓他好好想想,這是人命關天的 大事。」 呆瓜道:「三八妹子,妳就不要煩

我,現在就去看看。」三八花說。 「要去就去,這有甚麼好想的,要是

那張留言就走 「去就去。」小虎被三八花一激,摔落 不過他心裏知道,這麼莽莽撞撞的去

等於是送死,可恨身上的東西都被迷魂

心想真的沒有,假的也行呀!好壞唬唬人 八姑搜光了,碩果僅存的一粒衞生丸也丢 ,等唬不過去再說。 否則也不會如此猶疑不 他一面走一面想着,靈機倏然一動

心念旣決,人也走到糧行前面

花道:「反正此地現在沒人,我們就暫時 落脚休息辦點事情。」 「停。」小虎停下脚步,招呼呆瓜三八

呆瓜道:「辦甚麼事?

面搜搜,有沒有木炭。 裏先做點饅頭,準備乾糧,呆瓜 「三八花,妳去買一斤麵粉來, 你 去裏

釵。這刹那,他頓時一呆,幾疑是在夢 一驚,注目望去,竟是銀釵紫玉釵與玫瑰衣袂帶風,三條倩影掠入院中,小虎大吃 呆瓜立刻去找木炭 。倏見人影三閃

小虎嘆口氣道:「希望如此

大一小抱成一團,生死關頭,得慶餘生, 於是小虎拿出蔡八姑的字條給三釵看 三釵見到小虎自然也是意外驚喜,三 喲! 妳們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好可憐 筐木炭,氣喘咻咻地跑出來:「小虎爲了 「啊!妳們都回來啦!」呆瓜拿着一籮

自然相互問候,彼此安慰。

,並說出自己要闖山神廟的意見。

玫瑰釵搖搖頭道:「既然大家都已安

「眞的?」銀釵笑着打趣。

「騙妳我就是小烏龜。」呆瓜罸起咒

做事,少放屁,沒人當你啞巴。 小虎過去打他二個響頭,道:「你多

甘休,小虎說得對,不把她與筱乩童一網,我們縱然不想理她,她却不會就此善罷八姑這個人,江湖上常有傳說,詭異莫測

全,我看算了

銀釵道:「事情不會這麼簡單,迷魂

打盡,路上一定會出事。

紫玉釵道:「難道眞要去山神廟闖一

銀釵道:「當然,但不是現在,這張

囉 妳們都沒死呀!我們小虎哥倒快急死 這一來,大家都笑起來,却見三八花 一包麵粉進來,驚喜地道:「哇啊

呆瓜偷偷溜了出來。 與玫瑰釵都睡得又香又甜,而小虎却拉着 吃過午飯,大家都累了,銀釵紫玉釵

「我們去山神廟看看。」小虎說:「你 「小虎哥,什麼事?」呆瓜輕聲問。

跟我一起去。」

艾大哥回程,後天再去山神廟抓筱乩童 呆瓜大吃一驚道:「不是說好,先等

强,不怕那迷魂八姑搞什麼花樣了。

人,增加實力當然是好的,

但亦是壞

小虎搖搖頭道:「最好不要等盲劍門

要回程,我們不妨就等到明天,會合盲劍 了,那邊事情一完,艾大哥的盲劍門一定 及盲劍門的人也該連絡上江夏官府的兵馬

,進攻山神廟,這樣我們的實力不但增

去繳給她,我盤算過,到明天,那些姐妹 留言分明是留給我的,希望我把銀子截回

抓到筱乩童不可。 差這麼一點兒就收全功,等老爸一來,必知道消息,一定會跟來,眼前的情形,就 定又是一團糟,所以我不能等, 小虎道:「你知道我老爸的脾氣,

小虎哥,還是穩一點好。」 呆瓜哭兮兮道:「這樣太冒險了吧?

在書院裡唸書最穩了你說是不是?」 小虎一哼道:「要穩就不必蹺家了

呆瓜抓抓腦袋道:「話雖不錯,但這

是這麼好玩的。 次咱們險些兒丢命, 聽說那個迷魂八姑不

了難關,雄心又起:「呆瓜,你到底去不 「不好玩咱們不也玩過來了 」小虎過

可奈何的樣子 。」呆瓜苦着臉,邁出蛤蟆腿, 「去,去,你老大的命令,我那敢說 一副無

他極力爲呆瓜打氣加油。 好兄弟,打起精神來,咱們不是去見閻羅 ,是抓土匪,不要垂頭喪氣好不好?」 小虎笑着摟住呆瓜肩膀道:「這才是

到底有幾分把握?假火藥丸是唬不了 3月幾分巴屋?叚火藥丸是唬不了人呆瓜是心有餘悸,道:「老大啊!你

小虎笑道:「你別担心,我當然要先

探探情勢,走,咱們脚步趕快一點。」 於是二人溜出蔡記糧行,急急向山神

呆瓜邊走邊道:「老大,其實我也知

小虎道:「你知道什麼?」

以想辦完事情有份功勞,將功折罪,我 ,讓你老爹來收功,你怕回去挨棍子, 「你還不是怕見你老爹,事情辦了一

什麼都知道,老實說,就這麼功虧一簣, 小虎笑道:「不愧是好兄弟, 連我想

:「誰叫我跟着你呢? 「走吧!反正豁上了。」呆瓜嘆口氣道

「放心,我們是打不死的福將, 死不了 小虎哈哈大笑,拍拍呆瓜肩膀道:

> 日了,狠狠追打的。打起精神幹, ,狠狠追打 筱乩童現在已是窮途末 他自己不會有轍

見三五個莊稼漢在田裡工作 着一座金壁輝煌的廟宇。四周田野可以 二人一路說笑, 轉眼就望見遠遠聳立

並不怎麼旺。 却沒有看見有人進廟燒香,香火人丁似乎 這座廟宇四周圍一片稀疏的竹林子

奇, 種荒僻地方,有這麼漂亮的廟宇,倒是稀 目望着那座三層屋簷的山神廟,道:「這 呆瓜道:「我們找個當地人問問好不 而且沒有香火,他們靠什麼吃的?」 小虎拉着呆瓜閃到路邊一棵樹後,注

問。」小虎指着遠處的田壠上,有個農人「好啊!那邊有個種田郎,你去問 「好啊!那邊有個種田郎

小虎遠遠注視着,恐怕他有什麼閃失。只 在堆肥。 呆瓜循着田埂,七轉八彎地跑過去。

跑回來。 地問起來,最後呆瓜一鞠躬,連蹦帶跳地見呆瓜跟那個種田郎比手劃脚,嘰嘰喳喳

呆瓜道:「那人說,當地人都不敢接 -怎麼樣? 有什麼苗頭?」小虎問

近那座山神廟,裡面邪門得很。」 小虎一怔道:「爲什麼?」

得變瘋吶。 「聽說夜裡有狐仙出現, 有不少人被嚇得半死,還有人嚇 以前鄉下

險得很。」 遠看着吧!我始終覺得廟裡殺氣重重,危 呆瓜道:「小虎哥,我看我們還是遠

C 108 虎,你早晚都要回去的,是不是,何況你 立了這麼大的功勞,你爹也不會責罰你

回去,那我就完蛋了

「我怕我老頭子一定會跟來,先抓我

銀釵一怔道:「有什麼壞處啊?

三釵聽得格格大笑,紫玉釵道:「小

又犯了。」 小虎瞪眼道:「話沒問二句,你毛病

就不清楚了 怕個屁啊!你沒問問這廟蓋了多久?」 「他……他說蓋了四五年啦!誰蓋的 小虎連敲呆瓜二記響頭,低聲斥道: 「我……我……只是怕嘛!

「有……有人 小虎道:「難道廟裡沒人在?

小虎急急道:「有多少人,是些什麼

沒見過其他人。」 呆瓜道:「那人說廟裡只有一個道士

個,豈不尿屎直流啦!走,我們就進廟去 這樣子,說話舌頭都在打結,若有十個八 呆瓜道:「老大・你去也沒有用。 小虎笑道:「只有一個人,你就怕成

則那個迷魂八姑,絕不會無緣無故留下那 張字條,約在廟裡相見。」 ,探探口氣,說不定會探出什麼來,否 「我知道其中有蹊蹺,不過那道士據 「爲什麼嘛?」小虎奇怪道:「問幾句

說又聾又啞,不會跟人說話,你去了有什

小虎一呆,道:「誰說的?

什麼,你不瞭解,這消息怎麼探法,不如 不傷這個腦筋。」 笑着:「你說話,人家聽不到,人家想說 「當然是那個種田郎告訴我的。」呆瓜

小虎想了半天,一拍大腿道:「有

「有什麼啊?」

呆瓜一怔道:「你會比嗎?」 「我們用手語啊! 「嘿!你別忘記,城裡有幾個啞巴兄

弟, 呆瓜道:「萬一那啞巴道士不懂手語 我跟他們不是一樣談得攏?

小虎想了想道:「就用筆談,拿根樹

呢? 枝在地下畫兩下,他總該懂吧! 呆瓜又提出了問題:「萬一他不識字

士,走,進廟再說。」 我。」小虎有點不耐煩:「你又不是啞巴道 「他奶奶的,你不要老用問題來難

噢!不然惹狐仙上身犯不着。 口中道:「老大,天黑前我們一定要回去 呆瓜見小虎意志堅決,只能跟着走,

太陽下山,我們就可以回蔡記糧行迷魂八姑在作崇,反正沒事的話, 小虎笑道:「什麼狐仙,我看是那個 ,我們就可以回蔡記糧行了。 用不到

詞,他心中想,跟着小虎,只能求上天保 「阿彌陀佛。」呆瓜合掌在胸頭唸唸有

神壇上供着一座菩薩,穿金戴銀,寶相美 懂是何方神聖。 ,既不像媽祖,也不像觀音,小虎搞不 二人走到廟門口,往裡一張望,只見

寥而神秘 煙繚繞,只是冷淸淸地,整座佛堂顯得寂 神像的供案上點着巨大的長明燈,香

手執一串唸珠像在唸經,不過沒有一點在供案前一團蒲席上,坐着一個道士

因為道士是背對門口盤膝而坐的,所

脚地跨進門檻,走到道士身後,大喝一聲以看不見面目。小虎向呆瓜示意,躡手躡

動都沒動,依然在數他的唸珠子。 這聲大喝, 聲震屋瓦,可是那道士連

面。 假聲?發覺對方神態,果然聽如不見,才 拉着呆瓜走到供案左側,與道士面對上了 小虎是故意試試,道士是真聾?還是

驚。

臉,橫七豎八,至少有四條刀疤,把張臉 道袍,最多不過二十出頭模樣,可是一張 這聾啞道士的年紀不算大,穿着蘸布

還比道士好看。 己曾打碎過一個娃娃,一張臉拼拼凑凑, 呆瓜更是嚇得臉色都綠了,他記得自

呆瓜,神態似乎也有點吃驚。

「道士大哥,我有話請教。」

手指算着唸珠子,一副愛理不理的模樣。 呆瓜在旁道:「老大,我說過了吧! 刀疤道士搖了搖頭,目光仰望神龕, 小虎抓頭搔耳,不知道怎麼溝通。

,弄些豬屎狗糞來,我不信他這樣不理不定不是什麼好脚色,呆瓜,你出去找一找 虎冷笑道:「看他這副醜嘴臉

「老大,你何苦跟個啞巴聾子過不

看清道士的一張臉,小虎不由大吃一

分成了八塊,恐怖得令人顫慄。

這時,刀疤道士也靜靜地瞪着小虎與

小虎停了停神,哈腰一鞠躬,道:

跟啞巴講話,等於脫褲子放屁,一點用也

踩,就能跟我打馬虎眼溜過去。

去。」呆瓜不以爲然道:「人家也沒招誰惹 ·我看算了吧

也數不清,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在玩啞謎遊 去找,你就給我找來,江湖上的花招,數 小虎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道:「叫你

「好好好,我去找我去找。」呆瓜心不

的香枝,蹲在地上劃起字來,想用筆談。 甘情不願地奔出廟門,去找狗屎大便。 只見刀疤道士搖搖頭,這可以當作不 小虎趁這機會,拿起供案香爐中燒剩

士。 叭噠一聲,一鞭抽了過去。 鞭是擦着道士面前抽在地上,並非抽向道 不過他還是怕誤會了好人,所以這一

沉默地望着小虎。

自己心口嘴巴,表示要說話溝通 小虎又比比手勢,指指對方,又指指

停步 邁步想追,但一想呆瓜還沒有回來,只能 同時心裡想道:「就是這麼一座廟 刀疤道士搖搖頭條向殿後奔去,小虎

心裡有了這種想法,趁這空檔,對這

座前殿左看右看打量起來。 就在這時,呆瓜氣喘咻咻地跑回來了

去啦! 不由詫然問道:「老大,道士呢? 小虎笑笑道:「被我一逼,跑到後面

跨進門只見小虎一個人在東張西望,

怔怔問。 「那怎麼辦?狗屎我已弄來啦!」呆瓜

小虎道:「你拿着, 我們進去找他。」

呆瓜道:「老大,我們太欺負人了

點香油錢,作爲補償也無不可 人,人會欺負我,若我真的不對,事後捐 小虎一哼道:「這年頭,我們不欺負

座漆黑的神像,是八千歲王爺。 秀。過了院子,就是二進殿。殿裡供着一 ,就是個小院落,院內古柏蔭天,蒼勁挺 殿後是一迴廊,屋簷之下,三五台階 說着已跨着八字步,向殿後走去。

頭,碗裡有剩菜餘羹,就是看不到刀疤道 灶房,裡面爐灶俱全,鍋子裡還有米飯饅 竹椅,擺飾得頗爲雅緻。靜室旁還有一間 出了二進院,後面是一間靜室,雲床

士怎會突然失踪了?莫非跳牆跑了? 走遍全廟,小虎大感納悶,這刀疤道

怎麼不見了?莫非他看到你害怕,嚇得溜 呆瓜也感到奇怪,道:「老大,道士

定有文章。」 難道還怕我們二個半樁子不成?這裡面 「笑話。」小虎道:「這麼一個大人

「有什麼文章?」 去通風報信了。」 小虎邊想邊道:「我猜他是眞人不露

C 110

小虎道:「他可以跳牆呀!說你聰明「這座廟沒後門,他怎麼去呀?」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人已回到前殿,目光一瞬之下,突然呆了 「讓我想一想。」小虎邊走邊想辦法,

蒲團上,在算唸珠子 原來那個刀疤道士居然仍坐在原來的

沒人,他是從那兒蹦出來的? 呆瓜也吃了一驚,發呆了,剛才分明

過去,看他會怎麼樣? 道:「呆瓜,你把手中的狗屎朝他身上丢 迷藏遊戲來了。小虎心裡駡着,回頭低聲他奶奶的,牛鼻子,你竟跟我玩起捉

糞狗屎,朝刀疤道士劈面丢了過去。 士,依言上前幾步,手中樹葉包的一堆豬 呆瓜這時也發覺刀疤道士不是普通道

一招,一聲驚叫,跳起身來避開。 「哇呀!」刀疤道士想不到小虎會來這

地皆是,頓時臭氣薰天。 狗屎雖然沒丢到人,却濺得蒲團上滿

四龍幫幫主是幹什麼吃的。」 士爺,你終究露相了吧?在我小祖宗面前 你要裝孫子早得很呢!也不打聽打聽我 小虎哈哈笑道:「啞巴還會出聲,道

公上吊,自己找死。」 在我們老大跟前打馬虎眼,我看你是壽星 呆瓜這時也神了,幫腔道:「對對,

鬼想怎麼辦? 刀疤道士終於開口了:「你們二個小

「不怎麼樣。」小虎人五人六地笑道:

「想問你幾句話。」

出來,讓我們老大把它割掉,哈哈哈,假裝啞巴聾子?如果真是裝,不如把舌頭伸裝勁對勢。」呆瓜道:「先要問你幹嘛 啞巴才會變成眞啞巴。

干你們屁事。」 刀疤道士道:「我高興作啞巴聾子

孫子,不,孫子的孫子,你要裝就裝 呆瓜道:「再裝下去就是我家小狗的小虎笑道:「你是不是還要裝下去?」

三分土性,他厲聲道:「你們究竟想要幹 士刀疤發紅 這二人一問一駡,一吹一唱,氣得道 紅得發亮,俗語說泥人也有

想問你幾句話。」 小虎老神穩穩,道:「我說過了

「什麼話?

小虎道:「筱乩童在那兒?

我怎會知道在那兒。」 刀疤道士道:「什麼大鷄桶小鷄桶,

「噢!你問仙姑,有什麼事?」 小虎問道:「那麼迷魂八姑人呢?

的洋菇。」 瓜也想要耍嘴皮子:「我看你就像長歪了 「鮮菇、還有乾菇、香菇洋菇哩。」呆

在夜裡,看了真叫人會嚇昏過去 ,眼睛歪在一邊,鼻子又歪在另一邊,若刀疤道士笑了,他這一笑比哭還難看 我當然有事,她寫了字條叫我來的。」 「少話廢話。」小虎喝止呆瓜胡扯,道

小虎人五人六道:「我知道就夠了 只見他道:「我怎麼知道?

戲。」

理會,也可以當作看不懂字,沒唸過書。 他奶奶,我就不信你是虔誠吃齋的道 小虎心裡想着,條抽出腰上的繩鞭

刀疤道士跳了起來,滿面驚怒之色,

你還能往那裡跑,等一下也沒有關係,早

臭味。 ,手中還拿着樹葉包包,遠遠就聞到一股

你幹嘛一定要知道。」

呆瓜道:「你這不是廢話嗎?」 「不想見她我來幹嘛?」小虎說 刀疤道士道:「你真的想見仙姑?

刀疤道士又笑了,笑得不懷好意。 道

「怕就不來

「來就不怕。」呆瓜添上一句

「好,請等一等。

起,大門條然徐徐關上。 轉身把左邊的燭台一旋。隆隆之聲突然響 刀疤道土露出一絲醜陋的陰笑,突然

「原來此地有機關,你想幹什麼?」 小虎大吃一驚,繩鞭一揚,喝道:

跟我來。 ,只有先關大門。」刀疤道士陰笑道··「淸 「我帶你去見仙姑啊!此地無人看管

轉身向後殿走去。

定有陰謀。」 呆瓜急急拉住小虎衣衫道:「老大

的神態來安撫呆瓜。 虎心中也在打鼓,但不能不裝出毫不在乎 「我當然知道,有陰謀又怎麼樣?」小

呆瓜道:「我怕怕。

你說過多少次,跟着我你不用怕。」 小虎敲呆瓜一記響頭,低聲道:「跟

我還可以替你回去叫三位姊姊來給你打個 好。」呆瓜結結巴巴道:「萬一苗頭不對 「但……但是,我想我還是不去的

接應。」 ,你就出去吧!」 虎一想也對,點點頭道:「那也好

刀疤道士已走到迴廊上,一見小虎沒

C111 來? 跟來,停步轉身道:「你們怎麼不跟我

用力抱緊,往方向扳,仍然沒動絲毫。 見呆瓜跑到供案邊,依剛才模樣去旋轉左 邊的燭台,那知一轉沒轉得動,急得雙手 小虎沒作聲,他要目送呆瓜出廟,只

座燭台, 門也打不開呢? 咦?奇怪了,剛才那道士明明轉動這 門就關上,現在怎麼轉也轉不動

呆站着,目注前殿,立刻明白了,冷笑道 :「那位小兄弟要走? 「不錯。」小虎回答道:「我一個人去 小虎也在奇怪,刀疤道士一看小虎呆

易看穿,也不算是機關了,現在大門已關 兄弟,不用白費力氣了,機關若是這麼容 上,不去也不行了,乖乖一起跟我走 刀疤道士哈哈笑道:「你勸勸那位小

出不去,跟我走吧!」 ,這大門 小虎揚聲叫道:「呆瓜 一定另有機關控制,你不知道就 ,你不用轉了

希望, 臉道:「老大,又被你害死了,我看這一 呆瓜已累得滿頭大汗,聞言只能放棄 定完蛋大吉。 兩腿發抖,走到小虎身邊,哭喪着

「不要對我沒一點信心, 「去你的!」小虎又敲了他一記響頭: 放機靈一點,咱

刀疤道士又道:「現在可以跟我來了

才走兩步,繩鞭突然出手,向道士脖子捲 小虎一哼,邁步跟在刀疤道士後面,

去。

那知這次鞭子剛剛飛出去,刀疤道士腦袋 縮,飛身飄開,轉身喝道:「你要先動 他的鞭法,自施展以來,萬無一失,

你的身手,你緊張個什麼勁? 小虎想了一想,笑道:「我不過試試

心裡却暗暗吃驚,這傢伙居然是個高 !我該小心一點。

眞要動手我相信有能力先宰了你。」 刀疤道士冷冷道:「你最好不要動手

手。 小虎哈哈笑道:「那你爲什麼不動 「那是仙姑的意思。」 你應該淸楚,我的來意並不友善。」

「假如我要逼你先動手呢?」 刀疤道士把道袍下擺一搖,沉聲道:

「我當然要試。」小虎道:「但不是現

,你請帶路吧!」 刀疤道士好像有了戒心,斜着身子走

然向後移開了,露出一條地道,可以看得到香案前拉着香爐一轉,供案前的蒲團倏 到有石階梯可下去。 恐怕小虎會在後面偷襲 這樣走到二進殿中,只見刀疤道士走

道:「仙姑就在下面,你們請下去吧!」 呆瓜急急拉住小虎道:「你不能下去 呆瓜已看得心驚膽跳,只見刀疤道士

啊 方? 他不必多話,笑着問道:「下面是什麼地 「我知道。」小虎握握呆瓜的手,示意

刀疤道士道:「是仙姑的地下神殿

她在等你。」

小虎笑道:「爲什麼你不先下去?」刀疤道士道:「你先下去。」 小虎道:「你引路吧!」 刀疤道士道:「你是不是怕我暗算

小虎道:「不錯。

要暗算。」 「我若要殺你,隨時可以殺你,何必

小虎笑道:「我也一樣,你要不要試

把這塊地方炸得塌下來,你要不要試出一顆黑球道:「我這顆火藥丸子,可以 小虎把鞭子交到左手,右手在懷中掏 刀疤道士冷笑道:「我不信。」

:「你不要亂來啊! 刀疤道士臉色頓時一變,急急搖手道

手中的是真貨,現在往地道裏一丢,那豈可惜,假如身上僅存的一顆不丢掉,假如粉做的,好像還蠻管用的。不過他有一點 不更加精彩好玩? 小虎笑了,手中的火藥丸子雖然是麵

乖乖帶路,不要耍什麼花樣。」 於是他笑道:「牛鼻子,你現在怕了吧? 不過現在雖是假的,唬唬人也不錯

石階下走去 刀疤道士只得走到地道入口,跨步向

出廟去告訴銀姊姊們。 香爐,我下去後,立刻把蒲團移好,趕快 虎對呆瓜低聲道:「快去轉轉那隻

香爐,那知與前面的燭台一樣,只能轉過 呆瓜點點頭,立刻走到供案邊,轉動

去,却扳不回來。

跟普通機關不一樣。」 又走上來,笑道:「二位不要浪費力氣了 ,下來吧!我們這裡的機關都各有機鈕, 走到石階下的刀疤道士也發覺了,復

局面了。 現在,小虎眞正面臨是不是要下去的

不可了。 定吃虧,想來想去,騎虎難下,非下地道 去,人家也會上來的,人上來得一多, 要下去,一定是非常冒險,假如不下

中的假貨,再要唬人就不靈了 一定也露出了自己情怯心虚的弱點,那手 他本來想叫呆瓜逃,但是呆瓜一 逃,

小虎只能下決心冒冒險了 「呆瓜,不要去轉了,跟我下去吧!」 呆瓜的臉,就比死了爹還難看,結結

巴巴道:「老大,我真的要下去嗎?」 誰怕誰啊!」 大不了同歸於盡,下去吧!讓他們看看 「怕什麼,我身上有兩顆衞生丸子

面等好不好?」 出聲來,口中還在磨菇:「老大,我在外 能硬充好漢?呆瓜在心裡大叫,可不敢說 你手中是假貨,不會爆炸的呀!怎麼

他着急呆瓜心一虚,給道士看出破綻 「不好。」小虎瞪着眼, 心裡也在着急

舉手用力往上一推,石板紋風不動,好像 頭頂上的石板已經恢復原位,呆瓜 天生就是蓋在上面的。 人頭剛剛隱沒地面,只聽到刷地一 呆瓜只能苦着臉, 跟着小虎走下石階 驚, 聲

去無回了。呆瓜心裡打鼓,打得更急促 了。硬着頭皮,跟着小虎往下 完蛋,現在眞正變成能下不能上,有

而在這時,三釵帶着三八花已急急地

一個地方可以去。於是急急向山神廟趕來 尋一遍,毫無下落,立刻互相研究,覺得 竟然失踪了,立刻驚慌起來,在糧行內搜 接應小虎 此時此刻,除了查探山神廟,沒有第 她們憩睡片刻醒來,發覺小虎與呆瓜

「這怎麼辦? 無人影,三八花第一 可是到了 山神廟,只見廟門緊閉,毫 個喳喳呼呼起來

玫瑰釵與三八花守在門口,自己拉着紫玉 釵沿着圍牆向廟後走去。 銀釵用力推了推門,沒有推開,吩咐

走到廟後,一看四下無人,低聲道

「五妹,我們進廟去看看。」 話聲中,掠身上了圍牆,飄落廟中

釵目光四下一掃, 低聲道:「二

銀釵道:「我們往前面搜

人,銀釵去打開殿門,却拉不開。 「奇怪?這扇廟門怎麼不能開?」銀釵 二人一前一後,一直走到前殿,

訝然道。

炷香嗎?我們點上一炷香看看反應。」 「好,試試看。 紫玉釵道:「留字上說不是要點上一

C 112

紫玉釵點上了三支香,插到香爐上,

布道士,低着頭合什自殿後走了出來 過沒很久,倐聽到一聲無量壽佛,一名藍 :「女施主上香,是否要許願? 道

驚疑着,口中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分明沒人,這道士從那兒冒出來的?心中 道士依然低着頭,問道:「女施主想 銀釵一驚,剛才在後面搜看了半天,

銀釵問道:「剛才有沒有二個小孩子

紫玉釵心頭一震,冷笑道:「佈施香「不知二位把銀子帶來了沒有?」 「原來是找小孩子的。」道士冷冷道:

油錢也得看進香的高興,道長要得太快急

要的是筱大法師的銀子。 銀釵嬌叱道:「你究竟是誰?小虎人 道士道:「無量壽佛,貧道不要香火

醜陋恐怖的笑容,道:「貧道就是等候取 銀子的人,沒銀子就請回吧!後天時限 道士條然抬起頭來,那張刀疤臉浮起

傳言的鬼道士? 到,妳們就可以來收小虎的屍了 紫玉釵失聲道:「你莫非就是江湖上

之令,特來轉告二位,速速地把銀子送回 果然好眼光,我就是鬼道士,奉八仙姑 遲則不及 疤道士笑道:「十二金釵名不虚傳

路 試你鬼道士有多少能耐。五妹,封住他退 銀釵嬌叱道:「你們是做夢,我就試

軟劍彈出,人已撲向對方,刷刷刷就

是連環三劍

,看守住退路 紫玉釵聞言躍起,凌空飛到鬼道士身

開銀釵三劍,厲喝道:「住手! 鬼道士身驅橫移,倐變成鐵板橋,

銀釵收劍道:「若要我住手,快帶我

妳難道也要去陪他們? 鬼道士道:「那兩個小鬼已入羅網,

嗦, 先把他擒下再說。」 紫玉釵嬌喝道:「二姊, 不必跟他嚕

都是要命煞着。 擺,上前夾攻。十二金釵拿手絕活「柔 摧心掌」、「拂柳劍法」全部出籠,招招 雙掌一用,向鬼道士劈去。銀釵軟劍

難分難解。 爪」趁間施出,刹那間,掌風劍影 鬼道士却也不含糊,成名江湖的「鬼 身法,東飄西躲, 掌風劍影,打得來着「鬼手催命

根寒毛, 喝道:「妳們這樣打下去也碰不到貧道 十招一過,鬼道士倐然飄到供案後 難道還不死心?」

銀釵道:「把小虎交出來, 我們立刻

想與妳們計較,難道妳眞以爲我怕了妳 「嘿嘿嘿! 仙姑的吩咐,要妳們去取銀子 」鬼道士陰笑道:「我是奉 才不

多少酬勞,我們一樣付得起。 你何必要來淌這渾水,若說筱乩童答應你 上的名頭也不小,這裡又不是你的地盤, 紫玉釵冷冷笑道:「鬼道士 你江湖

鬼道士一哼,道:「少說廢話,貧道

做事從來不會反覆無常。」

考慮。

紫玉釵道:「但這件事你要好好考慮

鬼道士道:「要考慮什麼?」

牽扯上官府之事, 紫玉釵道:「小虎是江夏總捕頭的公 你不怕以後麻煩無

怕死,貧道就成全妳們啦!」 「管他是誰,麻煩是以後的事,妳們旣不 麼能反悔,左思右想,冷冷一笑,道: 乩童的酬勞,還賣了迷魂八姑的交情, 惹官府,這是鐵律,他想不到小虎還有這鬼道士一怔,江湖之事,最好不要招 一重身份,但是現在已騎在虎背,拏了筱 怎

暗器手法,向紫玉釵與銀釵摔去。 **修在香爐上抓起一把燒剩的竹籤,**

紫玉釵與銀釵急忙舞劍躱開 十餘根竹籤像十幾支袖箭迎面而來

鐶,銀釵與紫玉釵倐覺得雙足踏空,驚叫 聲, 凌空掉了下 這一來二人的位置正好移到大殿左 鬼道士冷笑一聲,突然轉動右邊的銅

身軀下落之際,立刻提氣輕身,雙足着地,就在供案上的法器銅鐶。銀釵與紫玉釵原來那地方是一塊翻板,操縱的機關 的鐵栅,像是一間地牢,根本走不出去。 而落地之處,三面石壁,一面是卵蛋般粗 一看,上面的翻板,已經恢復原樣蓋好

透了。
與三八花還等着,情勢跟昨夜一樣, 與三八花還等着,情勢跟昨夜一樣,糟糕又不知道小虎陷在什麼地方,外面玫瑰釵 後悔不應該魯莽動手,現在陷在地牢中 ,銀釵與紫玉釵暗暗一嘆, (未完・十七) 深深

寶不能相提並論,由於女人是不能用金錢的珠寶雋最高了。雖然,有人說女人與珠 去衡量其價值的 過,談到價值的方面,自然是以他所經手 者之中,當然是以女人的數目爲最多。不 最多的,當然是女人和珠寶了。而在這一 司馬洛一生之中偷過不少東西。偷得

的那種皮質的行囊 他小心地掘着。

已經有一部份在不遠之處的一棵大樹遮住 斜的月光。而月亮現在已那麽斜,它的光 司馬洛似乎並不勿忙,他祇是把泥土

那環境是恐怖的。没有燈光,祇有斜

等着。

的另一座墳墓上,繞到了那石碑的後面

的泥土動起來了。他發覺,那整座墳墓原 來都在動着。他連忙一跳跳開,跳了旁邊

忽然,他有了地震的感覺

,由於脚下

這根鐵棍扳動。

西,却是一根圓鐵棍了

。司馬洛小心地把

一件金屬的東西。這一次,這件金屬的東 沿着它的伸展方向探進泥土裏,又找到了 是相當新的,亮閃閃的。

他照見了

他的鑵子所觸到的東西了

司馬洛小心地用手指捏着這根鐵絲

一點一點地剷起來。

着「上唇」而升起了的

照他估計,現在是連那座棺材也跟隨

目瞪口呆的階段過去了之後,司馬洛

出了一個大洞。

墳墓,就像一隻大咀巴似的張了開來,

露

他看見,果然是整座墳墓在動。那座

,他祇是小小地一鑵一鏟剷起來。顯然他就一定會快速得多了。但是他却没有如此如果他剷得大鑝一些,那在時間上, 是小心謹慎多過趕時間了

度活門

墳墓,顯然都是一個僞裝。這裏實在是一 就知道,這究竟是怎麽一囘事了。這整座

,如果是内幕人士,就可以在墳墓

地上那個洞,給他掘得愈來愈大了 ,他的鏟子已經觸到了棺材的表面

> 擊的下半部從泥土裏掘了出來。當他把那 但是司馬洛並没有找到暗掣,他是把那暗 的外面找到一隻暗掣,使這暗門打開來。

奇俠司馬洛故事

暗掣扳動了 根金屬的圓棍一扳的時候,也就是等於把

於是,暗門就張了開來。

仍不太斜,他可以看到,洞口就有一度石 司馬洛上前去,向那洞内窺望。 隱隱可以看到燈光。 通進地下去。那下面却不是完全黑 月光

讓它沿着梯級滑下去。 拿起了鏟子,放在那最頂的一級梯級上 司馬洛伏在那裏,考慮着, 最後,他

中段的頂上發出來的,干彈就射在那梯級 串的槍聲就在此時响了起來。槍聲是梯級 上,射得火花四濺~ 當這鏟子滑到了梯級的中段時,一連

司馬洛微笑。

頭部隊 進機關去,而祇是派一隻鏟子去作他的先 像蜂巢一樣了。好在司馬洛並没有自己踏 而踏進去,那就會給那一排子彈射得身子 是另有機關的,如果不懂得避開那些機關 他知道,很顯然地,這條地道之內

一陣警鈴的聲音傳了出來。 這樣想着的時候,那地道之内 ,却有

洛連忙一跳跳了起來,退進了 排子彈,如果這排子彈也不能收拾他的話 闖進那地道裏面去的話,首先就是要吃一 自然就會有守衛從裏面衝出來了 這顯然也是連帶的機關了。如果有 墳墓旁邊的

男子從那洞口衝出,如臨大敵地蹲了下來 那地洞中出來了。一個持着機關槍的高大 手中的機槍向周圍一擺,但是找不到射 他等了大約二十秒鐘,便有脚步聲從

擊的目標。

司馬洛已經在樹林中躱了起來。

已經給人掘開了 之下出來的,所以他並没有看到,墳面是 由於那墳面已經升起了,而他是在墳面 「這是怎麽攬的?」那人喃喃地說着

子彈射得扭曲了的鏟子了。的人,否則,他就會看到梯級上那一把給 顯然地,這人也並不是一個智力高強

樹林了。 候,他的視綫便轉向司馬洛所躲藏的那座碑後面窺望了一番,當他看不到甚麽的時 幾座較大的墳墓的後面,向那些高大的石 ,走出來,作進一步的巡視,他繞到了 他看不見有· 人,便離開了那通道的出

如此容易中伏的地方的。 會先召來一個同伴,然後才進入這樣一個 武器,但他相信他還不需要動用他的武器 。那個人似乎並没有同伴的,不然,他就 司馬洛微笑。他的身上自然是也懷有

果不是這樣,他就會給那棵樹的樹身把鼻 他的槍管,在他未能扳動槍機之前發力一 槍把他扯得向前仆去,撞在一棵大樹上 但是脚步還未會站穩,所以結果就給那把 扯《這人死命扳住槍柄,要保留這把槍, 踏進林内。但,他才踏進一步,就忽然有 才繼續前進,用槍咀撩開擋路的樹枝,才 團黑影從地上縱了起來。這黑影執住了 那人在樹林的前面遲疑了一下,然後 ,他却抱住了大樹的樹身。

背上了,而司馬洛的聲音喝道:「好了, 接着,那把槍的槍咀已經抵住在他的

別動!

不一 那人不敢動了,祇是抱着那棵大樹: 「那裏面還有些甚麽人?」司馬洛問 -不要開槍--」他哀鳴起來。

道。 「没有了 ,祇有我一個人!」那人說

L_ 司馬洛又問。 司馬洛也相信他: 我是留守在這裏的! 「這是誰的地方?

鑫地厄答。 「我一 我的老板的地方!」那

誰? L., 司馬洛没好氣地說道: 「我當然知道這是你的老板的地方 「但你的老板是

「布非明呢?」司馬洛問 「強哥!強哥 但他不在這裏!」

的老板嗎?」 「布非明!」 誰? 司馬洛說:「他不是你

「你先行!」 「好了,我們進去看看!」司馬洛說 「我不認識這個人!」那人吶吶着。

身 走在前頭,向那墳墓的進口走去。 在機槍威脅之下,那人離開了那棵樹

你就先死了!」 「小心。」司馬洛說:「如果有機關

梯上那些子彈已經射完 「没有陷阱了。 」那人搖着頭: 「樓

是一個好消息,但你還是要走在前面!」 那人祇好走在前面,向那個洞口進發 「已經射完了嗎?」司馬洛說: 「那

况之下, ,而司馬洛則緊貼在他的後面。在這個情 他還是愈接近這人就愈好了。那

他們踏進了那個地洞中。拾級而下

給掘破了,如果有人來的話,反正是會看 把地道的門關上的,不過,由於墳面已經 經過了那彈痕纍纍的部份,果然没有甚麽 出破綻來的了 事發生。本來,司馬洛應該可以命令這人

的機關再弄起來嗎?」 馬洛又轉對那人道:「有辦法把那機關槍

鐵門則是半開着的。他們向那鐵門走去, 道頂上就有一盞燈亮着。不過現在,這度 走了一半的時候,司馬洛執住了那人的衣 頭有一度鐵門擋着去路,這鐵門前面的地 果然,轉了一個彎,司馬洛就看見前

一甚麽?

撞。 嗎?」跟着,槍咀就向那人的腰後重重地 「大聲叫救命」 難道叫救命你也不會

有人的話,聽見自己的同伴在叫救命,自之内餘下的人引出來。如果那鐵門裏是還這樣叫的原因,自然就是爲了要他把地室 有人的話,聽見自己的同伴在叫救命 起來。四面的迴聲刺耳得很。司馬洛要他 「救命」」那人祇好提高聲音 叫了

幾乎上當

那就是一根幼幼的鐡絲。並没有生銹,而 件金屬的東西,發出「鏗」 就在這個時候,鏟子的邊緣,

,但現在他就必須用光了

他蹲下,

一隻手電筒,向那個洞裏照射過去

司馬洛馬上停了下來。他一直都不用

就觸到了

定不會有人要。事實上,這件東西,你對 得相當嚴密,但是,如果拿去送給人, 是女人, 人提起,也要引起人家的不快。 但今天晚上,司馬洛所偷的 亦不是珠寶。這件東西,也關防 ,却並不

外,他身邊還帶着一隻像醫生出診時所用 這是掘墓的最基本工具了。但是除此之 他所用的工具是一隻鋤頭,一隻鏟子 今天晚上,司馬洛就是去盗墳。

全的地方了 阱的,因此最接近他的地方,也就是最安 人珍惜自己的生命,一定不會踏進甚麼陷

他們走過了那度樓梯,到了

經對你說過了,子彈已經用完了!」 「没有辦法。」那人搖搖頭: 「我已

司馬洛祇好放棄此議了。

亮 ,很顯然,那地道的內部是有燈光的。 他們繼續進入那個洞,愈進去就愈光

道: 領,把他拉停了下來,低聲對他發出命令 「叫救命!」

這個人會是騙他的 然就會衝出來了。雖然,司馬洛也不相信

司馬洛便把他推在前頭,踏進了門內。 看了那門內的情景,使司馬洛不禁吹 那人叫了好幾聲都没有人出來,於是

旣光亮又安靜又齊整,竟然像一座醫院 因爲,那裏面和外面是完全相反的

而已。 能正是一座醫院的手術室。一 都是像醫院一樣的 病人却似乎有一個。 ,司馬洛剛剛進去的地方 9 祇是没有醫生和護士 切的設備 一個人就 3

躺在 個女人。大概是一個相當年輕的女人吧? 着。可以憑那綫條看到 一張手術床上 ,一張白布由頭到脚蓋 ,白布下面的是一

起一點,就是一雙綫條優美的腿子,而腿 的,也是病人的脚了。他看到那雙脚的皮揪的剛好是脚的那一邊,因此他首先看到 到了手術床的旁邊, 司馬洛用槍抵着那人的背, 指甲油,没有皮繭,綫條柔和,再掂 白晰而細滑,趾甲上齊整地塗了紅杏 一邊,因此他首先看到,把白布掀了起來。他看那人的背,押着他走

然没有看到頭部,他巴可以下結論了,有 時候,看到頭部,反而未必就能肯定呢! 「她已經死了一」那人說。 「一個金髮美人! 」司馬洛喃着。雖

塊白布。腿子以上就是平坦而豐潤的小腹 肚臍是柔和地凹進去的,是一個美妙的 「這是誰?」司馬洛問着,繼續掀那

的話,我祇好現在就把你一槍殺掉了! 並不是要把你解剖,但你一定再給我麻煩「媽的!」司馬洛不耐煩地設:「我

點鐘,陽光已經很好了,

時間又慢慢地過去了

,就有一部車子來

到了山頂上的屋子裏。

你,別殺我。」 「別殺我。」那人哀鳴着: 「我求求

輕男人,鼻子上架着一副黑色的塑膠邊眼的女人,那兩個男人則一老一少,一個年,三個女人,兩個男人,三個女人是年輕,一部勞斯萊斯,車上下來了五個人到了墳塲的外面,這是一部黑色的豪華大

没好氣地道。 那人在手術床上躺了下來,司馬洛就 「那麽就乖乖地躺下來吧!」 司馬洛

司馬洛這樣做的目的,不過是要把他縛起 比較用繩子縛他簡單得多了 來,不讓他亂動吧了。用床上的布帶,是 拉起旁邊的布帶來,把他在床上縛好了。

眼睛很

小,小得好像老鼠一樣,

瞇成兩條

鏡,一個中年男人,頭髮已經半禿,一雙

綫

洛就在那座地室之中, 當那人在那裏不能動彈的時候,司馬 大事搜索起來。

地間

弄過的墳墓走了過去。

他們到了墳墓的前面,站住了

,就像

走在墳場的小路上,向那座司馬洛昨晚

,他們好像普通的掃墓的人一樣,慢慢

造個中年男人,就走在那四個人的中

去而消退了。花香鳥語,這裏是一片寧靜的時候,墳塲的恐怖,也就隨着黑暗的過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之後,晨光曦微

是正在哀悼的樣子!

身,伸手向墳墓表面上的一束塑膠花伸去

没有甚麽異狀,其中一個年輕女人彎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中年人忽然叫了起

一種運動。 不對的地方,主要是因為,他把這個作爲不對的地方,主要是因爲他以爲墳塲中會有甚麽 件事, 的頂上的 ,那是一個老人,住在墳場中央那座小 第一個出現的人,就是墳場的看守人 總是在墳場中的各個部份巡察一 ,每天早上,他起床所做的第

來。

對 這個看守人,一點也没有注意到有甚麽不 現在已經回復了原狀,没有一點異樣了 夜弄過的那座墳墓。很奇怪, ,事實上,他也没有去注意。 巡了半圈之後 他才巡到了司馬洛昨 這座墳墓,

的例行的巡視。最後,他巡完了,便再同 他祇是像每天一樣,繼續前進,作他

軍隊一樣。

差不多同一時候,樹林中就响起了

們的動作快極了

,簡直就像是訓練有素的

子,在綫條美好的大腿之間拔出槍來。他 服下面拔出槍來,那三個女人則撩起了 拔出了槍來。那個戴眼鏡的年輕男人從西

裙

乳房一 再上去,他忽然感到了一陣噁心一那

的雪峯,尖尖的,面積相當大,嫩紅而峯 平躺在那裏,這雙乳房,還是好像富士山 頂微微内凹。 略帶椒形的,很堅挺而充滿彈性,人雖然 一般挺立着,而那乳暈也是酷肖富士山頂 從司馬洛所見到的右乳,可以看出它是 那雙乳房,是一雙十分之美好的乳房

毛 兩乳之間,有一些很柔細的金色的小

一因但

分富於吸引力的女人。 乳部的殘缺,這的確是一個十分美麗,十 粧 張美麗的臉孔。臉上仍然有着相當濃的化果然是一個金色頭髮的歐洲籍女人,有一 她的臉上完全没有表情,如果不是有那,連眼皮上那長長的睫毛,也還未除去 然是一個金色頭髮的歐洲籍女人,有一 司馬洛把那塊白布全都揭了開來,那

看不出她的死因。 她死的時候是否死得痛苦。而且,一時也 由於她的臉上缺乏表情,所以看不

「這是怎麽攪的?」 司馬洛轉問那個

是負責看守而已1 「他們不知道在這裏幹甚麽」 我不知道 。」那人吶吶着: 我一 一我祇

「他們呢?」司馬洛問

晚上祇有我一個人在這裏守夜! 「他們已經下了班。」那人設道:

道

們早上九點鐘來,下午五點離開,他們來 「早上!」那人說:「辦公時間 他

時我就睡覺!」 「你不知道他們在這裏幹甚麽?」

馬洛問道。 那 人說: 「而且他們

是墳塲嘛!」

司馬洛點頭:

「你說得倒是有些道理

馬洛說道

「用棺材就行了

。」那

人說:

「他們一定是研究解剖之類」

「把屍體運來這裏會困難一點吧?」

不准我看!

司馬洛問: 「那你怎知道這女人是已經死了?」 「你剛才說她死了 的

「他們走了之後我進來看的! 「我祇是好奇心!」那人又吶吶着道

都是那麽美麗的女人的屍體!」開了好幾具屍體!但有點婉惜地,每一次開了好幾具屍體!但有點婉惜地,每一次

他們已經在這裏工作了很久了嗎?」

「是的!」

能每天進進出出?」

予一個男人以眼皮上的高度供養, 真是太可惜了。當她活着的時候,她能給

也能在

他也有同樣的感覺。這樣一個女人死掉,

司馬洛又看看那床上的女人。果然

有時扮掃墓的!」

較老,頭髮半秃的,眼睛很小的——」兩個男人——個很年青,戴眼鏡,一個比 「多數是五個人一起,三個女護士

解開來,直至全無可再解,就丢掉了!」們是在研究解剖。他們把屍體一塊一塊肢

「我已經說過了。」那人又說:

他

一塊一塊地割開來,又是幹甚麽的呢?」「但。」司馬洛又說:「他們把屍體

年輕就死了,這簡直是一個浪費! 床上給予一個男人以高度的享受,她這樣

解開來,直至全無可再解,

去,

生。 「醫生個屁!」 司馬洛不屑地回答他

「他們甚麽時候會再來?」司馬洛問

道:

「他們在這裏究竟幹些甚麽呢?

「我猜就是把死屍割開來!」那人說

「這個你不懂了!」司馬洛搖搖頭答

馬洛問道。 「他們也是從那個進口處進來的嗎?

「他們有時扮作工 「那是一座墳墓。」司馬洛說: ,有時扮送殯的

「來的是些甚麽人?」 司馬洛問

瞇成一條綫似的,這兩個男人都是醫「眼睛很小,而且——而且深陷了進 「甚麽?」

非明究竟是在攪甚麽鬼?

「我不知道!

」那人又說

呢?」司馬洛又皺起了眉頭看着他

」司馬洛又皺起了眉頭看着他:「布「爲甚麽每一次都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多的就是這句話了

蛇似的, 說: 提起了這個名字,他就像提起一條「這個禿頭的人就是布非明!」 噴了一口唾沫

另一張空着的手術床說。

「不!」那人哀鳴起來,

本來已經蒼

,更蒼白了

「你在這裏躺下來吧!」

司馬洛指指

着仍然停在那裏的那部黑色大汽車

疑問地,那是一部馬力強大的車子,一部到不遠之處,馬達的聲音在叫起來。毫無他仍然没有看見布非明出現,但是他却聽 跑車。 走的,但是,他又猜錯了。等了幾分鐘, 布非明要逃走,應該乘坐這部汽車逃

己低聲地說:「他拿走了我的車子!」 惡毒無比的咒罵: 司馬洛的 阻巴 「我的車子!」他對自

的車子。

数方開走他的車子,他就祇剩下一條

重的旁邊。那部大汽車上是還有一個司機 在的,而這個司機工懶洋洋地坐在司機位 上,顯然還末知道發生了甚麽。很可能他 上,顯然還末知道發生了甚麽。很可能他 上,顯然還末知道發生了甚麽。很可能他 上,顯然還末知道發生了甚麽。很可能他 上,顯然還末知道發生了甚麽。很可能他 問了車門,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拖了出來 開了車門,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拖了出來 時了車門,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拖了出來 時了車門,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拖了出來 量了過去。 額上一擊。那人身子一軟

裹 司馬洛跳上車,發動馬達,駛離了那

他就 所以司馬洛是用不着遲疑的 這褒的路並不太複雜, 駛上了那條唯一的路 事實上祇有一

的汽車之一,有許多跑車,性能都及不上 • 但是却是一部勞斯萊斯這是世界上最好 他現在在駕駛着的那部雖然不是跑車

後跌倒 則一齊向樹林中放槍掃射。 的一聲。那個年青男人尖叫 向樹林中汝會青井,胸前開了一朵血花。那三個女人,胸前開了一朵血花。那三個女人

人,真想不到,他竟然有着如此矯捷的身面,外表看來,他是一個已經開始衰老的非明又跳了起來,撲到了另一塊墓碑的後子彈射中石碑,「乒」的一聲彈開了。布 逃走。他一跳就跳到了墓碑的後面, 簡直比美一個一流的田徑選手。 那個布非明並没有抵抗,他祇是馬 一顆

擊的 用不着說,在那林中向布非明開槍射 人,就是司馬洛。

明的身上,他的子彈,一顆接一顆地追着 射向布非明。 都不加理會,他的目標, 那三個女人,向他密集射擊,司馬洛 完全在這個布非

明的頭髮。 該射中他的,却被一塊石碑擋去了。結果 運氣也是相當好的,司馬洛的子彈本來應 最接近的一顆子彈,就祇是擦過了布非 但布非明躱得很好,而且顯然 ,他的

的幾中 後來, 布非明就不見了,消失在墳墓

退出樹林, 彈用完了, 馬洛向他們作了一個掃射,把槍中的子 碑作爲障碍物,向林中的司馬洛射擊, 那三個女人已經散了開來,各以一塊 一面在槍中再裝進子彈 使他們暫時不敢抬頭,然後就

《授》。他向附近那座樹林中一指

,叫着:

時候,圍着他的四個

人,都

不要動!」他那雙小眼睛也睁大了,不再

「停一停!」那人突然叫了起來:

是瞇成一綫,這雙眼睛,向四面掃射着

密串地响着。司馬洛一口氣跑到了墳塲的 不知地以那座樹林作爲射擊的目標,槍聲 出口。在他後面,那三個女人還是懵然 他從樹林的後面橫過墳場, 一座亭子的旁邊蹲了下來, 跑向墳場

見之明了,不過,布非明能够不用車匙開 林的裏面,布非明竟然能够找到追部車子 着 被車頭吃去,車子轉了兩個急騰,登上了 動這部車子,這種特技,却是教人不能不 且他一直都是把車子停在墳場附近一座叢 洛來的時候,就是開了這部車子來的,而 馬洛一下子把油門踏到了底,這都車子 就發揮了高速,向前直衝,那路面迅速地 15.1857 寺矣,一樣可以應付裕餘的。司它的,這車子雖然以平穩見稱,但是要發 如果不是他的運氣特別好,就是他有先 座斜坡的頂上,便可以看到前面的路上 ,没有錯,這正是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有一部矮而扁的跑車,正在公路上疾馳

能超卓而價錢昂貴的跑車了,布非明這個 非明的時候,他是必須犧牲他這部名貴性 要把他連人帶車,加以毀滅了。 佩服他的本事的。 人 ,不是那種全無條件投降的人,他是需 司馬洛咬着牙,看來,當他追上了布

兩個人的處境,也是差不多的了 斯萊斯的性能,也是不太熟悉的,因此 然不很熟悉,但同樣地,司馬洛對那部勞 不過,要追上他,可不是容易的事。 布非明對司馬洛那部跑車的性能,雖

逐着,布非明無法擺脫司馬洛,但是同樣增加速度,兩部車子,飛快地在公路上追明自然也看到了司馬洛,於是他也再一步 ,司馬洛暫時也無法追近他。 當司馬洛看到了布非明的時候,布非

地勢的分佈形勢,直接地追趕無法追上, 就必須動盡一些較爲旁門左道的辦法了 司馬洛咬着牙齒,腦中浮起了附近的

話,打了一個號碼。 來,走進餐廳內用餐廳內的電

我要找你們的老板談談,我的名字是司馬 ,說:「史勿夫公司。」 那邊傳來一個女接綫生悦耳的的聲音 「唔,史密夫公司。」司馬洛說:

女接綫生說: 「哦,司馬洛先生,請

過來了:「司馬洛,有甚麽專嗎?」 不久,一把操英語的聲音從電話中傳

陣,才能再開口,史勿夫說:「你在 跳跳了起來!起碼,史勿夫也沉默了 他想像那邊的史勿夫聽了這句話,必 「我找到了布非明!」司馬洛說。

但我一直說他是還没有死的!現在我找到 「你說他旦經死了 。」司馬洛說:「

「這並非美德。」史勿夫說: 也知道的,我做事喜蘿 7 個 / 11 / 1

「這是

,我做事喜歡一個人去做!」 」司馬洛笑着囘答:

「你

「不必了

個缺點。」

「人總是有缺點的

。」司馬洛說道:

開玩笑嗎?司馬洛?布非明不是早就已經

「他現在在你的手上?」

洛說道:「我選賠」他一部跑車,他現在 大概已經變成了焦炭,你丟收他的屍體 「他在玫瑰墳場附近的崖底。」司馬

是怎麽找到他的?」 史勿夫又沉默了一陣,然後說:

的遭遇,大致地購了一遍。 司馬洛把他由昨夜掘墳開始,到今天 「你怎會找到那墳墓去的?」史勿夫

總之你派人到那墳墓去,依我的方法把墳 「這個說來話長了!」司馬洛說:

> 第 一個辦法就是走捷徑了

不同了。司馬洛就是一個專門不守規矩的 想出辦法來的。現在就是這樣。 人。因此,他也往往可以有從没辦法當中 司馬洛似乎是別無支路可走的。但一個 ,假如能够放胆,而不墨守成規,那又 當然,公路目前祇有一條,別無支路

司馬洛並没有感到多大的震動,祇是有着 及懸掛系統果眞是一流的,坐在那車中, 跳動得很厲害,但,這種車子的避震設備 **嶇的野地上,車子走在這樣的地方,車身** 時候把呔盤一扭。他那部巨大的勞斯萊斯 暫時離開了他的視綫,司馬洛也就在這個 ,坐在一艘沉重的巨輪上似的 飄浮的感覺,那就像他是在驚濤駭浪之中 便離開路面,到了路的左邊,那一片片崎 前面,那部紅色的跑車轉了一個彎,

五度傾斜的斜坡。車子就沿着這片斜坡,完了那片荒地,而到了一片差不多有四十 直祇有兩隻車輪着地,但終於,它還是走 直衝下去 車子有時是三隻車輪着地, 有時則簡

洛到達斜坡底下的時候,就會剛好攔在跑 司馬洛就比他先到了。照情形看,當司馬 很大的便宜 車的前面了。 好幾個大圈,走了不少冤枉路的,現在 公路馳來。司馬洛道一走捷徑,果然佔了 也可以看到,那部紅色的跑車,正沿着 如果沿着公路而來,是要兜 , 斜坡的脚下, 就是公路了

你往那裏逃吧!」 「現在。」司馬洛吃吃地笑着:

但是,布非明到底也不是一個普通的

麽樣?」 墓弄聞,把他們那座地室清一清再算,怎

看司 馬洛故事的讀者,

,史勿夫是聯合國一個專門對抗犯罪組司馬洛故事的讀者,他應該並不陌生的

「好吧!」史勿夫說。

斯,我想知道車主是誰,以及地址是在甚 萊斯,唸出了車牌號碼:「是一部勞斯萊個車牌。」他望望外面停車場上那部勞斯 麽地方,你能替我查嗎?」 「還有。」司馬洛設:「我想查查一

「證個並不難!」史勿夫設。

史勿夫 說: 夫說:「你在那賽?」「我十分鐘後再打電話給你好了 「我馬上就要知道!」司馬洛設。

馬洛設道。他掛了電話, 「我十分麵之後打電話給你吧!」司 **间去喝完他那杯**

個地址,「謝謝你~」司馬洛說。

「要不要我派些人跟你去?」史勿夫

電話,史勿夫果然已經給司馬洛查到了一

十分鐘很快就過完了,司馬洛又去打

關係,以及相當良好的友情。

向史勿夫來求助,史勿夫也不會推卸,因望的。司馬洛布斯等記

而他所出的酬勞,也總是不會教司馬洛失 手的案子時,史密夫就會請司馬洛出馬 常常地,常他的部門遭遇到了一些離奇棘 織的部門的頭子,也是司馬洛的好主顧,

之中

露台前停下,就開門下了車,踏入那大廳

。司馬洛有時需要一些私人的帮忙,

然是没有白找的。 是司馬洛繼續找,現在的事實證明,他果 司馬洛决不肯相信,他是已經死了 來看, 洛却不相信。他知道布非明這個人太狡猾 牙齒也是和布非明一樣的,照這表面證據 炸,後來在燒死焦炭般的屍體之中發現了 布非明的基地搗毀了,那座基地發生大爆名的,上一次,司馬洛和史勿夫合作,把 的人,那無論如何,布非明是必然榜上有 一具體形和骨格組織與布非明一樣,甚至 最可怕的人,但如果要學世界十大最可怕 擇手段的犯罪專家,他也許不算是世界上 地又想起了布非明這個人,以及他這件事 布非明是一個犯罪專家,而且是一個不 除非親眼見到他完整的屍體, 喝着咖啡,在無聊之中,司馬洛自然 布非明應該是已經死了,但是司馬 的 否則

至於史勿夫這個人,如果不是第一次

坐的是甚麽人的,由於這部車子有着過濾 了。在屋中看守着的人,是看不清楚車中 車子接近的時候,這度大鐵門便自動打開 法之中想出辦法來的。 對手。他也和司馬洛一樣,能够從沒有辦

部小巧的跑車,小巧而且馬力強大。難通過了。但是,司馬洛那部跑車,是一 是相當密的,如果是較大的車子,就比較 邊,撞進了路邊的一叢樹林中。那座樹林 ,布非明却也把車子一擺,竟然離開了路

是這兩棵小樹而已,此後這部車子就没有 間找到縫隙前進。 遭遇到甚麽困難了 去。兩棵小樹給撞斷了飛了起來。但也祇 它撞進了樹林中沿着林間的斜坡撞下 ,它可以在那些樹林之

對於他這部龐大車子,那樹林是太密了。 到了跑車進去的地方,但是無法追進去,

部車子了。司馬洛的手一陣痛,便急忙煞部紅色的車子正在焚燒着,就是司馬洛那正在冲天而起。崖下那些岩石之間,一部

經撞碰了一個缺口,在路邊的崖下

火烟

司馬洛的心一跳。他順着那條路向前

布非明就是採用與他相同的的方法,那就 一個方向飛馳而去了。 他知道

個他必須殺死的大仇人。

他總算可以了却了一件大事。布非明是

是,司馬洛也賠了一部車子。不過也好哼,車中的人,看來是活不成了,

出現在後頭路上,正在飛馳而來。 望望,就見司馬洛那部黑色的大汽車,正了公路上了,他到了公路上的時候,回頭 穿進了林中又爬上了另一座斜坡,便到達的旁邊,硬衝過了這條小溪,到了對岸, 間鑽來鑽去,到了斜坡的底下,一條小溪 那部紅色的跑車,在樹林中的空隙之

輪馬上又有了反應,車子飛馳而前 在極短的時間內,兩部車子之間的距離 紅色的跑車,馬達發出一陣怒吼,車 ,於是

當司馬洛的車子到達了斜坡底下之時 時, 高速度,還是未能把距離縮短。 走捷徑的地方了。他雖然發揮了車子的最 可以看到那部紅色的跑車在前頭,但是有 追逐着。有時,在長長的直路上,司馬洛 着,暫時,前頭的路上,是没有可以讓他 後來,那部紅色的車子轉了彎,又看 在彎路上就看不見了 兩部車子,就這樣一先一後,在路上 在黑車子中,司馬洛咬着牙齒,咒罵

駛,轉了彎,就看見了路邊那木的欄杆已 轟隆」」一聲。 不見了。忽然,司馬洛聽見遠遠傳來一

司馬洛的車子到了公路上 ,一扭呔駛

司馬洛祇好再將他所駕駛的車掉轉頭

住了車子

,跳了下來。

路,又失去了,他祇好從頭再開始追於是,司馬洛辛辛苦苦地爭取到的

又掉頭,這一次,則是向墳場的方向駛回

,便回到了他那部大黑汽車上,開動了

司馬洛看着車子的火愈燒愈旺,後來

又恢復了了和先前一樣了

他在市區的邊緣, ,囘到市區去。 一座路邊餐廳的停

羅傑在那裏發愕了一陣,祇好開動了

個中槍倒了地的年青男人,也已經不在那 已經不在了,不但她們不在,而且,連那

當他囘到墳場裏的時候,那三個女人

是一片青黑。屋子裏面的人,祇是認得車 子,就把門打開了 太陽的青色玻璃設備的 司馬洛把車子駛進了屋中, ,從外面看去,祇 在前面的

梯口,上樓而去。在裏面。司馬洛昂然地踏了進去,走到樓在裏面。司馬洛昂然地踏了進去,走到樓 那座大廳裏設備豪華,但是並没有人

都顯露了出來。 豪華之能事,一張白色床背的大圓床上,去。那裏面的那間睡房,其佈置也是極盡法成奶白色的睡房的前面,推開門,踏進樓上也看不見有人,司馬洛走到一度 睡衣,和比基尼泳衣,並没有甚麽分別,一個半裸的美女俯伏地睡着。她身上那套

那裏去的 着這樣的膚色及身材的女人,不會醜得到 材是綫條優美人的。即使沒誘看見她的臉 黑髮,好像一團烏雲似的鋪在枕頭上, 是正隨她的呼吸而起伏着的。一頭濃厚的 ,也看得出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了。 她並不是一具屍體, 由於她的背部 身

「如果一點缺點都没有,那也不算是人的

發出輕微的「砰」一聲。 司馬洛用了一點力氣,把門關上了

是一座小山的頂上,一座花園住宅,兩層車,按着地址到達了他要到的地方。那裏

按着地址到達了他要到的地方。那裏司馬洛開着那部巨型的勞斯萊斯大汽

史勿夫無可奈何地

如絲的喉音說道:「你囘來了。」那女人在床上動了一動,以一把柔滑 「你回來了。」

寬大的。

花園的大鐵門,是用電力控制的

。當

固然寬大,而屋子裏的花園,也是十 ,屋頂是紅磚的,很是寬大,屋子的本身

手到後面去,把門鎖上了 司馬洛站在門口 ,没有回答, 祇是伸 。那女人抬起了

現在這張臉上却没有甚麽表情。 她的臉孔果然是十分之美麗的。但是

克麗?我們是老朋友了。」 司馬洛微笑:「難道你不認得我嗎? 克麗聳聳肩:「你殺死了他?」 「司馬洛?」她說。

想不到,你還是跟着他!」 「是的,」司馬洛說: 「我殺死了他

姿勢整着,一條腿伸直,她又聳聳肩: 克麗翻身坐了起來,兩腿以模特兒的

了富豪金光燦了,他可變得真快。 過我,你叫我有甚麽辦法。」 我不喜歡他,但是他却喜歡我一他不肯放 司馬洛坐了下來:「布非明原來變成

洛問 「他要變就變,喜歡變就變了。 「他近來究竟是在幹些甚麽?」司馬

我祇是久不久脫光衣服給他欣賞一下。」 我從來不問的,他給我最好的享受,而 克麗又聳肩了 「我不知道!你知道

就飛走了

·我很高興你來~~」 …「也因此,我已經很久没有接觸過男人 他似乎連手指也無能了! 一 她頓一頓 「連碰都不碰。」克麗搖着頭:「近 「連碰都不碰?」

你服務的!」 司馬洛微笑道:「我也一向很樂於爲

「來呀!」克麗拍拍床邊道:「走近

地說。 , 克麗伸出蛇一般的手臂, 攬住他的頸子 「每天剛醒來時,是最苦的!」她幽幽 司馬洛走過去,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

她的咀唇還不會接觸他, 儿就已經有

說: 遞給他,說:「找你的!」 「甚麽?」跟着轉向司馬洛,把聽筒 那邊的人,把話重複了一遍遍克麗又

說了。他把聽筒接了過來,說:「喂?」 那邊的聲音,原來是史勿夫的。史勿 『不方便告訴你。」司馬洛說:『但 「甚麽?」這一次,輪到司馬洛這樣 「司馬洛,你在那裏幹甚麽?」

你是怎會找到這裏來的?」 「地址是我 宣給你的,記得嗎?」

教,老板?」 「哦・對了 。」司馬洛設:「有甚麽

勿夫說:「我也派了人到那崖下收屍!」 「我已經派了人到那墳墓去了。」史

那部車子那裏,並没有屍體的!」 「但有一個問題。」史勿夫說:「在 「你當然會去的!」司馬洛說。

「汽車的屍體我們是找到了。」史勿 「但那裏並没有人的屍體!」

一甚麽?」

祇是在演裏告訴你一項事實。似乎,布非 了起來:「你是甚麽意思?」 這時,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就直豎 「没有甚麽意思。」史勿夫:說「我

明又是没有死!」

謝謝你,我以後再和你聯絡吧!」事情是不會這麽順利的。終於,他說: 自己則躱了起來的。他應該老早就知道 這又是布非明的金蟬脫壳之計。布非明是 可以在路邊跳下車,讓空車撞下去,而 司馬洛呆了好一陣。現在他明白了

C 120

「你最好小心一點。」史勿夫說:

異香來,也許,這是她令布非明迷戀的原 的女人,她的身體,會散發出一種天然的 然的香氣,不是香水,克麗是一個很特別 一陣香氣襲來了,司馬洛知道,還還是天

給司馬洛以深刻印象的一個。 女人是多得很的,然而,克麗却是少數留 時間和她很要好。當然 在她跟布非明之前 ,和司馬洛要好的 ,司馬洛曾有一段

輕地撫着,柔聲地說:「你知道嗎,克麗 我還没有忘記你! 司馬洛的手在她那滑不留手的背上輕

「你記得很清楚的嗎?」

「他這個人的確是了不起的,」她說

了他,伸手到背後去,把那睡衣上截的背我已經發胖了!你應該看看!」她忽然放 扣解了,然後躺囘下來,手一揮,那睡衣 「記得很清楚・」司馬洛囘答道。 「但我和以前不同了。」克麗說:

那隻乳房已經是一流的了,而克麗的乳房 直美麗很眩人之目,昨夜在墳墓中看見的 太陽的那種女人。 不太大。全身同一顏色,由於她是不愛晒 則更加是一流之中的一流,不太小,也 司馬洛的眼睛一眯。她那雙乳房,簡

說比以前遜色,而是更加豐滿了。 不錯,她和以前不同了,但是並不是

樣! 司馬洛,摸一摸,看看我是不是和以前一 一個詭譎的微笑,她說道:「碰碰我 司馬洛目定口呆地看着她時,她就露

瑚色的峯頂時,她却又把他的手推開: 司馬洛伸出手去,但差一點觸到那珊」

的 別中了美人計!」他似乎真是料事如神似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克麗又伏到了他

按鈕,問她道:「這是幹甚麽的?」 的胸膛上:「究竟是甚麽事?」她問。 司馬洛回頭看看旁邊床頭櫃上的幾顆

愈簾,用不着從床上爬下來的!」 司馬洛把那些按鈕全部按了,窻簾果 「自動蔥簾掣。」克麗說:「要開關

麽事。

遮蓋了,所以克麗一點都不知道發生了甚

。而這『拍拍』之聲,又給克麗的叫聲所

則被門上開洞時的「拍拍」之聲所遮蓋了 外發出輕微的「噗噗」之聲,不過這聲音

我看不到你了,司馬洛一二 遮得如同黑夜。克麗埋怨起來:「這樣 然自動關攏。三層應簾都關攏了,把房間

她 「我們到地上去吧!」 「黑暗有黑暗的情趣。」司馬洛擁着

他把她放到地毡上面去。 但司馬洛巳把她抱了起來。 「床上有甚麽不好?」克麗說

着。 「床上有甚麽不好?」克麗仍然埋怨

外的任何聲音都很難聽見了,反而,屋外 用力地扭着他的身子,捏着他。她吵得屋 音也大聲到難以置信。她放浪地呼叫着, 反應是強烈的,強烈到難以置信。她的聲 呻吟起來。正如司馬洛所記得的,克麗的 。她滿足地「呀」一聲,接着,她就開始 人,却會聽到她的聲音。 司馬洛沉下去。於是克麗就不埋怨了

但是司馬洛的眼睛却看着門下

看見門下。 窗簾拉攏了。在黑暗中, 他可以很清楚來 有燈光透進來。造就是爲甚麽司馬洛要把 門下是有一條門縫的,現在門縫外正

去,拉開窓簾向下望。

吼聲响了起來。司馬洛跳起身,跑到窗前

大約半分鐘之後,在樓下 克麗祇好又伏在那裏。

,馬達的

洛執着她的手一拖,喝道:「伏下來!」

克麗呆了一呆,要跳起身,但是司馬

當克麗吵得最厲害, 一身都是汗時

花園門外,很快就遠去了。

。花園門自動打開,讓它衝出去。它出了

那部黑色的勞斯萊斯大汽車正在開走

的!! 下一截吧,你替我脱下來!」她把司馬洛不。」她設道:「你還没有看清楚!還有 把盤骨挺了起來:「你是最擅長做這件事 的手,推到那三角形睡褲的褲腰上,而且

的衝動。她是一個名貴的女人,不能用粗 司馬洛咬着牙, 壓抑着那要把她吞噬

全褪去。他看見,芳草之間,已經被露珠躺囘下來,遞起了雙腿,以方便他把它完 比前更豐茂。當那布料褪過了臀部,她又 露出來了。她果然是更成熟了, 所潤濕。 那草原也

奉獻,大張門戸地任從他爲所欲爲。 便可以自由地探討她的身體。而她也完全 他把那件布料丢掉,於是,他的咀唇

間,幽幽地說:「我一直都在想着你」 了你之外,没有更好的男人了!」

「女人是需要安全感的。」克麗說: 「但是你却跟了布非明!

久地和她在一起的。他是一個野性難馴的 論是一個多麽可愛的女人,他都不能够長 「布非明永遠都會要我,但你會嗎?」 司馬洛不能囘答。這是他的缺點。不

「我的理由充份嗎?」她問

就把衣服脫光!」克麗裝出嚴肅的聲音 「我半分鐘就可以辦到!」 「那麽,現在本席判你在一分鐘之後 司馬洛說

魯的手法,必須很温柔,很仔細。 於是他把那橡筋帶向下拉。

遮蓋着的

「你知道嗎,司馬洛。」她在嬌喘之

人,一段時間,就要換新的了。

而這時他的身上已經沒有了衣服的阻隔。 床上時,她才第一次把手放在他的身上 他快速地把衣服脱了下來,當他坐回 她的手掌好像有電流通到他的身上。

就在這個時候,床頭的電話却响了起 司馬洛很快就忍不住,騰身而上。

尬的事。 來 話在這個時候响了起來,這的確是一件尷 司馬洛扭轉頭來,看着那電話,停住 那正要挺前的動作 也收了囘來。

電話。 滋味。但同時,他却也不能忘記這個打來 以前那麽灼熱而潤滑,他仍然没有忘記那 馬洛感到了一陣銷魂的顫抖。她仍然是和 雙手攬着他的腰,把他壓下去,盤骨則送 上來。馬上,她就把他吞没了一半,而司 「哎,別管它!」克麗呻吟地說着,

「爲甚麽?」克麗埋怨地皺着眉頭道 「接一接吧,克麗!」他說

的。 布非明的,也可能供給他一些重要的情報 筒凑到克麗的耳邊。這個電話,即使是找 「總之,這電話不會是找我們的!」 但是司馬洛退出,坐了起來,拿起聽

克麗嘆一口氣,祇好把聽筒拿了過來 「喂?

麽。他祇是隱約聽到,是一個男人在那邊然把耳朶貼得很近,也聽不清楚說的是甚 用英語說話。 那邊一把聲音說了一些話,司馬洛雖

克麗說:「甚麽?」似乎詫異而反感

到,那門縫已給兩團黑影遮住 **罵着。克麗衝到他的身邊,拉着他的手臂** ,搖着他。 司馬洛赤條條地站在那裏,喃喃地咒

了,這當然是表示,有人正站在門外的

,一個接着一個出現,好像蜂巢一樣。門接着,門上忽然出現了密麻麻的小洞

接着,門上忽然出現了密麻麻的

司馬洛就看到

司馬洛轉身, 「發生了甚麽?」她叫着:

地說:「你自己看吧!」 克麗轉身望着那張床,咀巴也張大了 用槍指指那張床,

說。 有 。因爲那張床上已有着纍纍的子彈洞: 一在門外放槍射我們!」

洞, 床射進來的。 就是子彈洞,而那些子彈是瞄準那 這是小孩子也猜得出來的了

「那是誰?」

道 「布非明原來並没有死!」司馬洛設

是在床上的!」 ,憤怒地叫了起來:「他應該知道我 」克麗的眼睛睜得更

裏,然後注視着門口。但是他没有再放槍

。因爲門縫下面已經没有了黑影。没有黑

且没有黑影,也表示這個人並没有中槍倒 影,表示在外面放槍的人已經不在了 上的褲袋裹取出一隻新的彈夾,塞進槍柄後,他就在地毡上伏了下來,一面從椅子

這一次是恐怖的尖叫。火藥烟使她一面叫

克麗又叫了,這一次是另一種叫了

完了槍中的子彈。門上的洞又增加了不少

的槍拔了出來,轉向門口,一連串地放

克麗的身上,就把他放在椅子

上的槍袋

司馬洛的反應是迅捷的,他一跳跳離

而刺耳的槍聲充滿了房間裏。

一面咳嗽。當司馬洛放完了槍中的子彈之

!」司馬洛設。 「布非明連自己的母親也不惜犧牲的

了起來。 克麗再呆了一會,忽然就掩着臉,哭

「難道你以爲他是愛你的嗎?」司馬

洛不屑地說 一他是那麽需要我**!**」克麗吶

吶着說。

「怎樣需要你? 一司馬洛問

的! 在其他方面,他就得不到滿足了! 克麗聳聳肩:「他—— 「唔一」司馬洛點點頭。 是需要我的手

金蜈蚣出現

「貧道方才碰到你一個同伴,不慎被他逃 那老道的眼中射出陰驚的目光,道。

我那有什麽同伴? 這條命,也要將你留在這裏。 走,此刻絕不讓你也溜走了,貧道就是拚 龍驤微微一楞,問道:「我的同伴?

裝模作樣,貧道豈會上你這個當?」 那個老道冷笑一聲,道。「你也不需

新派武俠長篇故

着對方擺進懷裏的那隻左手 他要施放什麽暗器,長劍一垂,凝神注視 他飛快地伸手放進懷裏,龍驤還以爲

黄色的圓筒,然後用力往上一抛。 但那個老道自懷裏很快地掏出一個澄

人影自疏林竄了出來。 就在這個當時,樹枝一陣響動, 條

往空中抛去,連忙大聲道。「師父,你… 那人見到這老道抓住那個圓筒形物件

道長。」

龍大俠之後,貧道才相信英雄出少年這句 話,唉,長江後浪推前浪, 玄機道人吁了一口氣,說道 貧道確的是老 : 「遇到

岳的一劍之威……」 才若非仗着利劍, 龍驤 設道: 「通長之言不然, 决難逃過道長那軍逾山 在下方

岳之威?貧道丢臉都要丢死了,方才那 玄機道人搖頭苦笑道:「還談什麼山

…在下深感慚愧,請道長能容許在下歉意 劍差點没使貧道驟歸道山……」 精奧,在下是深感佩服,對於方才之事… 龍驤肅然道:「道長功力深厚,劍術

• 苦笑道:「貧道沒有問清情由便貿然行 ,以致……」他長長地嘆息了一聲, 「等會他們趕來這兒,眞使貧道難以解 玄機道人望了 抛落地上的半截劍一下 道

記憶所及,道長方才會提及路上遇見一人龍驤連忙把話題岔開,道:「據在下

道差點忘了,那人可能便是謀害大師兄之 ,不知……」 玄機道人哦了一聲,道:

才碰到了什麽人。」 人。」 無塵道人問道:「師父,你老人家剛

到一個幪面大漢自右側絕嶺之上飛掠而下 木師弟失踪之事,剛剛過了鐵索橋,便見 受玄海師兄之命來請大師兄至經房磋商乙 現乙木師弟的竹樓傾倒,他也不明去向, 玄機道人對龍驤道: 「貧道是因爲發

衆長老震管

死,觀察現場,估計兇手仍未離谷,二人分頭搜索,龍驤發現一老道在後襲擊自己,連 只好隨無塵去見玄玄道長間個明白,豈料到了鬱雷谷,發現有人先到過,將玄玄道長毒 疑的是從武當放出飛鴿傳訊的人,這個人是誰?無塵的口氣似乎不敢透露,龍驤無奈, 鼻子傾覆武當派,南宮北的背叛是一個例子,任明傑暗中策劃;至於內奸還有誰?最可

前文提要・

:武當內部,必有內奸,天心敎已滲入內部,暗中牽着一兩個牛

前文書至有關武當掌門人玄天道長之死,龍驤經過熟思考慮

仁將他制服,以爲這老道人是殺害玄玄的人,老道則認爲他闖山態度不明::

話聲未歇,空中響起「砰嘭」兩聲輕 一條橙紅的火柱冲天而起

蹤的無塵道人。 清楚他正是自石屋左側與自繞分道搜索敵 龍驤在那人自林中窜出的刹那,已看

來的爆裂之聲。 不由得爲之一楞,隨即他又聽見空中傳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呼喚那老道做師父

問道: 「你說說看,我那個同伴是什麽樣他心念電轉,疑惑地望着那個老道,

這才曉得那老道所施放的,是招喚人的信 冲天而起,扶搖直上,火光久久未滅,他 他愕然仰首,只見那條橙紅色的火柱

那老道面前,說道:「師父,你老人家弄 就在他一愕之間 9 無塵道人已經躍到

什麽?」 無塵道人慌忙向那老道行了個禮,道 你在胡說

那個老道怒喝道。

「無塵,

••「師父,你老人家放信號是……

當鬧事,貧道又攔不住他,不放信號做什 那個老道指着龍驤道:「有人闖上武

的注意, 詢問一下他是何人,那知我還没行近,那貧道心中懷疑,於是我便向他行去,想要 幪面大漢便巳驟而拔劍刺來……」 劍上山,那個大漢佩着長劍本没引起貧道 爲曉得這兩天是比劍大會, 他的話聲頓了 倒是他以青色面巾幪在面上,使 一,繼續道「貧道因

劍。」 惡鬥了不及二十招,便被他在背上刺了一 「貧重一向自信劍法不錯,但是在與那 他的臉上浮現一絲羞慚之色,說道:

指他背上。」 說到這裏,玄機道人轉過身去,指了

身上的那襲八卦道袍上靠近背心左側之處 一塊血跡,有一個拳頭那麽大。 被劍鋒劃破一條長有半尺的痕印, 龍驤和無塵道八都看清楚,玄機道人 衣上

無塵道人問道: 「師父,你傷得不重

文,便已被他逸去。」 他的輕功身法快捷無比,僅僅追出二十餘 **道忍着傷痛,跟在他的身後狂追,却不知傷及筋骨,但是却也被他趁機逃走了,貧** 「幸好貧道閃躱得快,這才没被他那一劍 玄機道人轉身來, 嘆了一口氣, 道

誤會。 」 伙闖來武當的,所以才……才惹出這一塲 之前,當時貧道還以爲他是與幪面大漢同 林之中搜索,遠遠便望見龍大俠站在菜圃 他撫了撫背上的傷, 道:「貧道在樹

一次,可能由剛才跟龍驤門劍時耗去眞力 他把整個事情發生的經過情形述說了

明白他們之間曾經發生些什麽事情了。 半截斷劍,他再轉首看了看龍驤,立即便 無塵道人這才看清那老道手中握着的

這眞是使人驚奇: 這個情形,師父竟然敗在龍大俠的劍下 他的眼中射出驚奇之色,忖道。「看

還不將那混蛋圍住,別讓跑 紅,羞怒地道。「你還站在這裏做什麽, 神色,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脸上頓時一 那個老道從無塵道人眼中顯露出來的

誤會了,他:二 無塵道人苦笑道。「師父,你老人家

來做什麽? 他帶劍上武當,不是對本門有什麽企圖是 那個老道吼道。「什麽?我誤會了?

是參加比劍大會的!」 的誤會了,他是峨嵋龍大俠,這次來武當 人說道:「師父,你老人家真

不到會場去,來這兒作什麽?」 道「他是峨嵋派的銀衫劍客龍驤?他 那個老道哦了一聲,臉上浮起不信之

此的,他有事要求見玄玄師伯,有要事稟 無塵道人說道:「是徒兒帶龍大俠來

什麽で 那個老道問道。「那他又站在這兒作

已經被人暗害身死……」 無塵道人道。「啓稟師父,玄玄師伯

上 手裏握着的半截斷劍也握不住的而掉落地 那個老道臉色大變,似是遭受雷殛,

他震愕半晌,問道: 「什麽,你說玄

玄師兄遭人暗算已經

深,已經仙逝。」 無塵道人垂首道: 「他老人家中毒過

那個老道悲痛地說道:「是誰做出這 他

他頓足道:「你可曉得是死在誰手下

我看,他懷疑的望着龍驤。

爲了搜查那人,所以分道而行,想不到師 進入屋中,當時師伯已經被害身死,我們

過於魯莽……」 了個榜首,領道: 那個老道軍軍的嘆了口氣,對龍驤打 「龍大俠,請原涼貧道

神情 當他看到那老道痛苦地頓足時, 他的

來愈是動搖,他暗自搖頭忖道:「這玄機 本來我懷疑是他用金蜈蚣毒死玄玄道人的 ,但是看他的悲哀之態,却又不像是僞裝 人概便是武當五位長老中的玄機道人了 心中不禁泛起無限的疑問,暗忖道:「他 他看了許久,對於心中原先的想法愈

玄道人的嫌疑…… 道長若是大奸大滑之人,就必定有殺害玄

稽首道歉。」

錯誤,一時没有弄清楚對象,以致冒犯了

等殘酷之事?玄玄師兄一向與世無爭,

的

無塵道人說道:「徒兒與龍人俠一齊

鞘,冷冷的站在一傍觀看看那老道面上的龍驤在無塵道人出現之後,便插劍囘

正想到這裏,他已見到玄機道人向他

龍驤躬身道:「那裏,這都是在下的

微微的喘息起來 太鉅,是以說了這麽一長段的話,忍不住

那人的模樣如何?他的劍法是那一門派 龍驟略一沉吟,又問道:「請問道長

真正面貌如何,至於他的劍法: 睛,加上頭頂戴毡帽,貧道也看不到他的 懷住整個面孔,只露出兩隻烱烱有神的眼 他皺:皺眉,思索→一下,道:「貧 玄機道人說道: 「那人以青色的面巾

僅見……」 是那人所使的劍法之奇,却是貧道生平所 道這一生之中,雖然在江湖上的時間不長 但是對於各派的劍法多半都能知悉,但

龍驤又問道: 「那人使的劍法奇任何

法 劍法,如嶺南丹鳳劍法,陳家溝的太極劍 妙之處,那人的劍法全都是些普通可見的 的還是他竟然使出幾招本門的亂披風劍法 ,還有華山的寒梅劍法,最使貧道驚詫 玄機道人設道 「說是奇妙 也並無奇

有這等奇事。」 龍驤目中射出一股精光,道: 一、哦

神奇,使貧道一直難以應付,終於負傷落 通的,但是他往往在出招時劍鋒改變了一 是這一點,那人所使的劍招有些是極爲普 敗……」 角度或移動一下方位,便立即化腐朽為 玄機道人苦笑,說道:「奇怪的還不

林中是否有這麽一個人存在,他暗忖道 「各派的劍流傳出去,被外人學到也有可 龍驤聽他這麽一說,眞是弄不清楚武

的目光投注過來

龍驤,請問道長……」 他朝那兒抱了抱拳,道:「在下峨嵋

首, 那個高大的老道單掌一立,打了個稽 道:「貧道玄地。」

「這是玄海師弟」 他指着左側的另一個瘦高老道,發道

紅光的肥胖道人,又说道: 他介紹另一個灰眉垂頰,滿臉 「這是玄黄師

到自己被三個老道如此尊敬,心中很是高 興,因爲論輩份,那三個老道都較之龍驟 龍驤慌忙抱拳向他們一一還禮,他看 那兩個老道一齊朝龍驤稽首行禮。」

在武林中獲有極高的盛名所致。 都超過五十以上。 他們能對龍驤如此尊敬,當然是龍驤

要高上一輩,龍驤才二十多歲,他們每人

不便,尚壽少俠原諒……」 驟歸道山,以致緩了三天,致使少俠有所 「龍大俠,此次劍會,由於掌門師兄的 玄地道長介紹完他兩個師弟之後,道

想要客氣兩句,已見玄機道入走到玄地 龍驤見到玄地道人設些客套話,他正 凑首在他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 道

禮 玄地直人本來還想責怪玄機直人的失 可是他要說的話還没出口,已聽到了 不該當着龍驟在此,與他悄聲設話。

話可是當真。」 把抓住玄機道人的手臂,沉聲道:「你這 那個震撼的消息,頓時他的臉色大變,一

玄機道人皺了一下眉,道:「師兄

定在武林中享有盛名,他爲何又幪着面呢 能,但那人既融各派之長,滙爲一處,必

目的便是不讓人曉得他是何人…… 高手,他的運用各派的劍式,蒙着臉孔 竟然不知從何處學得一手峨嵋劍法,思緒 一轉,忖道:「莫非那人也是天心教中的 玄機道人見到龍驤默默無語,問道: 他想起了花蝴蝶郝泉冒充自己之時

短的兩三年,而且足跡也僅僅落在中原一 聽見過武林中有這麽一個劍道高手。」 帶,倒没有聽過武林中出現這麽一個劍道 「龍大俠這兩年都在江湖之上,不知是否 龍驤搖頭道:「在下行道江湖只有短

音,特徵總該……」 那人雖是以綠巾幪面,但是他的身材,口 他話聲一頓,反問道:「請問道長,

來,他是北方燕趙一帶的人……」 何方人士,不過從他那頎長魁梧的身材看 ,連一句話都没說,貧道自然不曉得他是 玄機道人說道:「那人自出劍到遁走

塵::」 並且好似經過長途跋踄,身上滿是灰土風 膚黝黑,雙眉極濃,年紀最少有四十歲 他忖思了一下,又說道:「那人的皮

了等於没說嗎?」 ,便能够找出那個人不成?他這不是說 龍驤暗自苦笑,忖道:「憑着這些描

到他的。」 我們三人何不去搜查一下,也許可以找得 那人若是還在山裏,此刻必定走不遠的, 無塵迫人在一傍,揷言道:「師父

他已經無暇向玄機道人道歉了 玄地道人也覺察出自己的失言,可是

黄、兩位師弟你們過來。」 他的目光四下一掃,道:「玄海,玄

變。 人設了些什麽話,以致使玄地師兄臉色大 玄海和玄黄兩個道人弄不清楚玄機道

地問道: 他們滿懷疑惑的過來,玄黃道長試探 「師兄,有什麽事嗎?」

兄的丹室裏再說。」 玄地道人點了點頭:「我們到玄玄師

中 何人進入。」 人一組,散將開來,以玄玄師兄的石屋爲 心,佈兩儀劍陣』把石屋守住,不許任 他話聲頓了頓,揚聲道: 「你們每兩

開去。 換形,人影一陣交錯,每兩人一組,散了 那些道人齊都大喝,劍尖高學,移位

道: 貧道尚有許多事情要向大俠請敬。」 「龍大俠,請隨貧道等到丹屋一行, 玄地道人沉着臉,朝龍驟打了稽首

定來得好……」 如先查清楚整個事情的眞相之後,再作决 得多,他知道此刻若要勞動那些道人搜索 道: ,將會因爲到得太晚,而徒勞無功,還不 的下了决定,心中不由暗暗欽敬,心中忖 **遵玄玄道長遭人暗害的死訊後,還能冷靜** 龍驤站立一旁,看到了玄地道人在聽 「這位玄地道長果然較之玄機要高明

「在下願聽道長吩咐。」 他聽得玄地道長招呼自己,抱拳道:

玄地道人長長的嘆了口氣,道:

此 貧道已經放出危急訊號,他們不久就全來 他……」他望了龍驤一眼,道:「何况 連貧道我都不是對手,你又如何能攔得住 玄機道入設道:「那人的劍法高強

經來了。 龍驤接着他的話說下去,道 「他們已

的步伐之聲 ,果然,他也發現十丈之內傳來一片沙沙 玄機道人話聲一頓,凝神諦聽了一下

竟然較之貧道都要勝上半籌,眞不曉得他 銀衫劍客爲中原四大劍手之首,他的功力 這般年紀,是如何練出來的?」 他心中一凜,忖道: 「難怪江湖上以

輕響,十幾個道人圍了上來。 他剛想到這裏,已聽得四下樹枝一陣

樣。」 由一個老道帶領着,一共有二十多人之衆 他們全都手持長劍,一副如臨大敵的模 那些道人分成三路而來,每一路,都

們來了。」 玄機道人迎了上去,道:「師兄

驟一眼問道:「師弟,有人侵入本山?」嚴,方方的臉,一片紫紅之色,他望了龍 那個老道指一指龍驤,問道:「這位 那第二路道人的領頭老道長得頗是威 玄機道人說道:「那人已逃走了。

杉劍客龍驤。」 玄機追人設道:「那位少俠是峨嵋銀

凝目注視龍驤。 他這話一出,場中的二十多個道人都

因爲武當派在上屆劍會贏得劍主一席

的俠駕,眞是……」 門不幸,連續發生這等慘事,還牽連大俠

難過之極。 設着,他不住的搖頭,顯見他的心中

幸,也是整個武林的不幸,道長不必見外 在下願竭盡一切所知,向道長提供現場 龍驤沉聲說道:「這不單是貴派之不

先向大俠致謝了。 玄地道長行了一禮,道: 「貧道在此

其妙! 的是什麽事情之外,其他的道 場中除了玄機和無塵兩人曉得他們設 人全都莫名

事情還影響到整個武林。 本門又發生了一件不幸之事,並且這件 是以,這片菜圃周圍的氣氛頓時嚴肅 不過,他們由玄機道人的語氣中聽出

的寒露。 起來,他們的心中都開始凝結起一層厚厚

玄地道長設完了話,招呼了一聲,說 「三位師兄,還有無塵,隨貧道這邊

向着石屋走去。 一行六人在玄地道長的領頭之下

長嚴肅陰沉的臉色之後, 不住想要出言詢問,可是他們看到玄地道 一路之上,玄海和玄黄兩人好幾次忍 齊都閉上了嘴,

撫面

,轉過身去放聲哭泣起來

前。 在沉默之中走完了這段路,便來到石屋之 那一段山坡小路極短, 他們一行六人

首道:「無塵,開門」 玄地道人站在門前,脚下頓了頓,側

這一屆劍會也就由武當主持。

認爲是數十年來第一奇才的避塵頂人參與 迢一屆劍會**,武特派推出被他們派中**

向避塵道人挑戰的權利。 出的劍手先行比試,其中獲勝之人才取得 這次比劍的程序是由其他四大劍派推

後一場比武中產生的,也就是說,避塵道 這劍主一席了。」 繼續保持劍主之位,否則,武當就要失去 人若能擊敗那取得挑戰權之人,武當將仍 本屆劍會的劍主 一席,也就是由這最

劍手之首。 名,早就被中原武林人士目爲中原的四大 由於龍驤在江湖上取得銀衫劍客的盛

個劍派推選出來參加劍會的 而其他的三個劍手 ,偏偏就是其他三

的勝算很大 老一輩的高手,還公認龍驤擊敗避塵道人 得向避應道人挑戰資格的人,並且有許多 因爲這個原因,龍驤是被認爲穩能取

劍主的希望最大。 這也就是說,龍驤替峨嵋派贏得本屆

能擊敗避塵道人,怎不使武當派的每一個 甚而超越老一輩的高手,而龍驤却被認爲 是武當數十年來唯一的奇才,劍法高絕 道人分外注意起來? 那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避塵道人已

龍驟昻然站立的那兒,承受着無數

那以機關控制的木門 無塵道人搶上一步, 走到門邊啓開了

緩地啓開,忍不住問道: 玄海道人見到那座十分笨重的木門緩 「師兄,是不是

師兄已經遭人暗算身死了。」 玄地道人同過頭來,沉聲道:「玄玄

息,却依然使他們震驚不已 疑,但是在玄地道人的口裏聽到了這個消 玄海和玄黄兩位道人雖設心中早有懷

一聽此言,幾乎驚呆了了 玄黄道人和玄玄道人平常較爲接近

他大吼一聲,向那洞開的石屋衝了進

去

弟 ,放冷靜點。 玄地道人一把將他拉住,喝道:

人,顫聲道:「師兄,是誰做出來的事? 玄黄道人兩眼流出淚來,望着玄地 道

是誰?」 ,貧道就算拚了這條老命也要將他找出 玄地道人沉肅地道: 「是誰做了此事 來

向蔚藍的穹蒼,龍驤站對在他的身後不遠 得的綫索推敲是誰下手行凶的…… ,不過此刻你我都需冷靜一點,才能憑所 ,很清楚的看到了他眼眶裏滾動的淚珠。 玄黄道人全身一震,退了一步,伸手 **設着,他的視綫從玄黄道人的臉上移**

感情之好…… 的樣子,便知他與死去的玄玄道長之間的 玄黄道長不愧是性情人,單看他這種激動 龍驤暗自嘆思了一下,忖道:「這位

他在忖思之際,玄地道人已大步走進

着進去。 石室之中,接着玄機,玄海扶着玄黄也跟

們此刻的悲痛心情。 塵道人於搶着入室而不悦,因爲他明白他 龍驤是最後一個進去的,他並沒爲無

楚。 明亮 的油燈點燃了,那一點豆大的火焰雖不很 等他進入室內時,玄地已將屋角掛着 ,却将這間斗大的石室照耀海清清楚

悲憤之極的神色。在那些道人眼裏,使得他們臉上都浮現起 倒臥在石几之旁,他臉上痛苦的神情落 玄玄道長還是睜大了血紅的眼睛,仰

道也禁不住渾身顫抖,紛紛落淚 顆晶瑩的淚珠自眼角流出,其他的三個老 龍驤的眼睛連眨都没有眨動一下,視 玄地消人搖了搖頭,闔上了雙眼,兩

他們的神情上看出一點端倪… 綫在那四個老道的臉上一一掃過, 慟,痛苦,憤恨之色,使人根本看不出有 那四個老道的神情毫無掩飾的露出悲 但是他注視了良久,却是失望了 想要從

個是謀殺他們師兄的兇手,只是他掩飾龍驟暗忖道:「這四個人裏面最少有 絲虛僞。

得很好而已 痛苦神情,却使人更爲感動。 也最注視他,但是他發覺玄機淚珠串串 當然,他對那玄機道人的懷疑心最大 雖没發出哭泣之聲,但那默然流淚

各位師弟暫時抑制傷心之淚。」 室門突然響起一聲沉喝:「無量壽佛 玄地道人的話聲剛完,玄黄道人已切

一倒底是什麽東

由於這陣顫抖

,使得原先已够精巧的

西?

無塵道人說道:

「是一隻金蜈蚣!」

我們看看了 大變,同聲驚呼道:「什麽?金蜈蚣?」 玄地道人說道:「無塵,你拿出來讓 此言一出,室内的四個老直齊都臉色

那個,那個包藏金蜈蚣的布包。 無塵道人看到他們的吃驚之態,疑惑 可是他不再多言,伸手自懷中掏出

然聲音在微微的顫抖,似乎受到很大的驚 在眼裏,他只見那玄地道人認話之時, 龍驤站在一旁,將他們的神態齊都望

使金蜈蚣之人?」 什麽會有這樣的神情?難道他們認識那行他忖道:「這眞是奇怪之事,他們為

觸到那隻金蜈蚣!」 他出聲叮囑道:「小心解開布包,別 一念未了,他已見到無塵取出布包

伏着。嗯!確實可以說是爬伏着。 ,一隻純金鑄造的蜈蚣,正栩栩如生的爬 人雙手捧着那個布包,在他敞開的手掌裏 了布包,現出裏面包藏的金蜈蚣!無塵道 無塵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小心的解開

節的身軀,百足划動着:: 如此精細,牠的唇吻噏張短鬚翹着,一節 為那隻金蜈蚣鑄造得是如此靈巧

得如此靈巧,彷彿是有生命的活物… 巧匠,不然不會將一隻純金的蜈蚣,打造 那鑄造這隻蜈蚣之人,必是天下第

之聲。

隻厚寬大的手掌竟然微微地在顫抖 龍驤見到無塵頂人捧着那個布包,兩

報仇 拚掉武當派百年的基業,齒道:「好毒辣的手段, 「好毒辣的手段,師兄,我們就算 也要替玄玄師兄

放過那暗下毒手之人,如果貧道有一點不 一貧項保證絕不

龍大俠最先看到現狀,你將經過情形向各 位師伯述設一次。」 盡力之處,也對不起玄玄師兄……」 他深吸口氣,問道:一無塵,是你與

跟龍大俠到屋外搜索?」 塵,你見到你玄玄師伯倒地死後,立即便 一遍。 他殺完了話,玄地道人已問道:「無

領龍驤到玄玄道人處的經過情形

,述親了

無塵道人聽得吩咐,於是大概地將帶

神震撼,悲慟無比,一見玄玄師伯倒在地 來,世指明師伯中的毒太深, 開的,為此升還貿然的向龍大俠攻擊,後上,立即撲山去,還是龍大俠將師侄我拉 出而害到了我…… 無塵直人说道:「當時師侄我因爲心 恐會藉體傳

毒?無塵,那是什麽毒?」 玄機道 人哦了聲道: 「天下有這等鉅

聽聽!一 清那人到底是誰,玄機師弟,你見過那人 已說道:「這個一時不急,現在貧道要弄 ,並且與他交過手,你把經過情形設出來 無塵待要伸手取出金蜈蚣,玄地道人

追情形向玄地道人述設了一次。 玄機道人於是將也遇見那樣面人的經

聽得玄機道人所報的話與剛才對自己報出 的經過一模一樣,並没有加減些什麽別的 龍驤很留神的諦聽着他們說話,他只

手掌。 讚嘆的話,突然見到那四個老直臉上浮起 的百足,正不自在地移動着,要爬下他的 人的手藝巧妙,他抬起頭來,正想要說句 金蜈蚣,彷彿被賦予活躍的生命,那密密 龍驤心中暗暗嘆息着那鑄造金蜈蚣之

凜: 蜈蚣的人是個厲害人物,否則不會如此驚 得 的怪異神態來。 這金蜈蚣的來歷,並且還深知持有這金 他心頭人震,暗忖道:「他們必是曉

的 浮起死白之色 敢情玄地等四個老道臉上全都是一樣

震懾而呆凝的特異神情 恐怖驚駭的神色, 他們張得老大爷 這使得他們顯現出一種 眼睛,從裏面泛射出

緊張,他起先也像着了魅樣的,目光被那無塵道人雙手捧着金蜈蚣,心情頗爲 隻純金蜈蚣所吸引住。 無塵道人雙手捧着金蜈蚣

醒過來 得那隻金蜈蚣的來歷,是以便很快地就清 好在他剛才會見遇一次,並且也不

圍的四位師長臉上浮現出中魔似的怪異神 他的神智一清醒,立即便發現站在周

態來 的四張臉孔,開口道: 龍驤適時的伸手攔阻無塵道人的駭叫 他渾身不由起了一陣顫悚,望着身旁 「師伯,你……」

求助地道:「龍大俠,他們……」 無塵
通人驚凜萬分的側目望着龍驤,

龍驤臉色沉重地道:「他們受到了極

没有嫌疑,又是誰謀害了玄玄道人?難道,並非編出個故事來欺騙了,但是,他若 可見得玄機道人是真的遇見了那個幪面人,絕不可能兩次都說得一點沒有差別,這 我早先的推測錯了嗎?」

完整不壞。 外人闖入 裏,路上佈有石陣,門上裝設機關,若是 也始終認定玄玄道人居住在這鬱雷谷 ,絕不可能連那些佈置機關還是

算? 功極高,又怎會在毫無反抗的情形下被暗

定他便是毒死玄玄道人的兇手 原先, 龍驤在見到玄機道 人之後,

慢動搖起來了 反而原先對玄機道人是兇手的意念,他慢久,不但没有增加玄機道人的嫌疑成份, 不但没有增加玄機道人的嫌疑成份,

天下那有如此一個怪人?」 丰,真的兇手便是那幪面怪人不成?但

異地道: 等博通各派劍術的高手?」 「貧重怎麽從未聽過武林中有這

是真的?」 「玄機師弟,你說你被龍大俠擊敗?那

玄機直人赧然道:「師弟我何必隱瞞

龍驤看到那三個老道困惑驚奇的表情 「玄機道長門與那蒙面怪人經

他心中疑惑也忖道:一一個人我謊話

而且,若是外人來此,玄玄道人的武

龍驤困惑地忖道:「玄機道人旣非兇

此事?」

連忙道:

經過也在旁冷眼觀察了如此之

他正在胡思亂想之時,玄地道人已訝

玄海道人接着也以不信的神態,問道

他們受到震駭,否則將導至他們血脈逆行 ,遭致暗傷 八的驚駭, 心中情緒激動,你絕不可再使

麽辦? 無塵道人悚然問道:「這……這該怎

如陷入夢魅之中, 龍驤目光一閃,見到那四個老道依然 對於自己的話,竟然聽

曉得這條小小的金蜈蚣會有如此大的魅力 而未聞。 竟使得這四個身爲武當長老之人,受到 他也不由得一陣駭然,忖道:

將無塵道人手裏金蜈蚣接了過來,以布巾 如此巨大的震撼……」 心緒電轉而過,他肅然的伸出手去

包好。

已「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就在他包好金蜈蚣的刹那,玄地道人

金蜈天尊,金蜈天尊…… 他全身起了一陣顫抖,喃喃地道:

從來都沒聽到過?」他心念一轉,連忙追 金蜈天尊?武林中會有這等人物,怎地我 龍驤聽得很清楚,他疑惑地忖道:

蜈出世,武林遭刦,貧道…… 的肌肉突然起了一陣痙攣,喃喃道: 玄地道人全身又是一陣顫抖,他臉上問道:「道長,金蜈天尊是什麽人?」

見龍驤,突然不再設話。 他那呆凝的眼珠緩緩抬了起來,一望

出世,武林會有浩刦,難道說那金蜈天尊 又追問一句,道:「道長,你殺這金蜈蚣 龍驤見到玄地道人閉口不言,緊跟着

玄地道人連忙搖手道:「不可說,不

手,在下已是佔盡優勢,何况在下還柄玉 過一場劇鬥,且在負傷的情形下與在下交 龍劍又是本門實物,所以:

真實功夫,在下較之玄機道長還是差得太 也話聲一停,肅然的道: 「其實若論

上的不懌之態才放鬆下來。 也這句話一說完,玄地等三個老道臉

的原因 有人見到本派受人侮辱,不惜以死相拚 江湖之中,對於門派之見最深,若是 這便是武林之中仇怨時起,殺戮不

果擊敗對方。 **帽派一個晚輩,與武當派的長老交手,** 龍驤深知這個道理,他明白自己以峨

就掛不住了。 榮之事,但是對於武當派中人來說,臉上 這種結果對於峨嵋來說,或許是件光

成仇結怨。 四位長老的不悦,可能導致武當峨嵋二派 若是龍驤解釋得不好,因而引起武當

接受,不由大爲放心 是以龍驤見到自己的解釋被三個老道

再出現在江湖上,否則,本派憑着這個綫 索,便可以查比他的來歷 然以布巾蒙面,但是他絕不可能一輩子不 玄地道人忖思了一下,道:「那人雖

什麽暗器? 你玄玄師伯死時手中握着一個暗器?那是 他沉吟一下,道: 「無塵, 你說發現

看法是一枚暗器, 暗器,但是龍大俠却說是一種人連忙應着說道:「據師伯的

了過來。 這時其他的三個老道相繼自入魅中醒

辨? 玄海道人先問道 「師兄,我們怎麽

玄地道人苦笑道:

「金蜈使者已經來

到,我們能怎麽辦?」 玄黄道人追問道 「師兄 ,你的意思

是一:

玄地道人喝止道: 「師弟

將要說的話又嚥了囘去。 玄黄道人望了站立一傍的龍驤一眼,

不得……」 者,原來貧道遇見的是金蜈使者,那就怪 這時,玄機道人喃喃地道:「金嶼使

囘經房再說。」 玄地道人沉聲道: 「玄機,有話我們

底是…… 態,忍不住問道: 無塵道人看到他那四個長輩的奇異神 「師伯,那金蜈使者倒

着一 這兒沒有你多言的餘地,你出去門外等 玄地道人臉孔一板,喝叱道:「無塵

屋外 躬身朝玄地道人行了一禮,然後類然走出 無塵道人受到喝叱,不再多言一句

處。 隱約推想出有關那金嶼天身的可怕之 龍驤從這四個老道之間的詭譎神態之

老,他們在見到這條金蜈後,如此地震驚 ,以至失態,可見那什麽金嶼天尊昔年一 大劍派之首,而玄地道人等是武當派的長 他默然忖思道:「武當派是武林中五

不一 有關於那金娛天尊昔年出現武林的經過情 定在武林中造下極大的聲威,不然,他的 會留下如此大的影響力,我一定要找出 枚金蜈信物出現在玄地等人的眼中

世

道?。」 「龍大俠,那枚金蜈,能否請你交給貧 他在忖思之際,已聽得玄地道人說道

貴派的,當然由貴派收存,不過,在下有 所不明,想要請問道長……」 道:「道長太過客氣,這金蜈本是留給 龍驤淡然一笑,將手中的布包遞過去 玄地道人接過了那個布包,苦笑道

成,龍大俠返回峨嵋之後,可以請教令尊信符的來歷,如果這次劍會能够圓滿的完 「請龍大俠原宥貧道無法向你詳述這金蜈 **令尊當會詳細告訴你。**」

三個老道巾像失了魂似的,板着臉孔木然龍驟看到玄地道人滿面憂色,其也的

蜈的震撼,而無法顧及到玄玄道人的死因 使得這四個老者的全部神智都受到金 龍驤曉得那是因爲金蜈信符的突然出

的好奇之心愈熾。 愈是這般神秘,這麽離奇,使得龍驤

就此放棄追問下去。 也雖是聽得玄地道長那麽說,却不願

滯住了

又起了一陣抽動,目光在一刹之間幾乎凝

出現,對於貴派會有一種什麽樣的結 「道長!」他繼續追問道: 「金蜈信

塵道長帶領在下求見諸位長老……」 後,在下又發現了一件事情,是以才請無 直 今日午時,方始趕上武當,在上山之

始,諸位道長都在會場,在下不願公然向 領在下趕來此處……」 諸位長老稟告此事,是以才由無塵道長帶 玄海玄機四個老道齊都凝神傾聽自己設話 ,於是繼續道:「因為那時此刻大會已開 龍驤的目光一掃,見到玄地、玄黄、

奸細,到底那兩人是誰?」 解釋了再三,還没設到關節上去,於是追 玄黄道人個性較爲急躁,他見到龍驤 一龍大俠,你設敞派潛有天心勢的

出來, 一眼,設道:「在下一定會将那兩人說 雌黄……」 「道長不需急躁!」龍驤望了玄黃道 只是希望諸位道長能相信在下並非

大俠只能指出那兩人是誰, 地道人說道: 以門規嚴懲。」 俠名在外, **人是誰,貧直一定找** 「龍大俠在江湖上行

便可以放心了,其實,就算那兩人不承認 龍驤頷首道:「道長這麽一說, 也可提出證據來。」

俠 我出來吧!」 玄機道人設道:「旣是如此,請龍

玄機道人一眼,隨即斂隱下去。 龍驤眼中閃出 一道精芒,深深地望了

南宮大俠,另一個是乙木道長!」 人一是在武昌接引在下的紫髯金劍南宮北 他的臉色突然嚴肅起來,道:

那四個老道齊都全身一震,爲這突然

人?」 果?貴派是否要繼續調查謀害玄玄道長之

這些都是敝派的私事,請大俠不必追問下 去,至於玄玄師兄……」 玄地直人臉色沉肅地道: 「龍大俠

湖上 起一絲悲痛之色,道:「如果敝派不在江 除名,當能……」 他俯首望了玄玄道人的屍體一眼,浮

痛苦地搖了搖,目光掃過其他三個道 他似是覺察自己說得太多了, 戛然住

陷入痛苦的深思裏 龍驤只見那三個老首齊都緊抿雙唇

很 的 派的共同安危,道長你何不傳書其他四派 大的傷害,此事有關於我們武林五大劍 話,好像那金娛信符出現,貴派將遭到 他的劍眉一皺, 問道: 「道長,聽你

萬望龍人俠保守這個秘密……」 須待我們磋商之後才曉得,但是在此之前 玄地道人搖頭道:「此事如何决定

派也將遭到不可抗禦的傷害。」 守這個秘密,那麽不但敝派遭刦加速,貴 他沉重地繼道:「如果龍大俠不能保

嚴重嗎?」 龍驤凜然道:「哦,事情眞有如此之

他锐到 這兒,話聲一頓,臉上的肌肉還輕,沒有經歷過當年的那一塲……」 玄地道入黯然道: 「龍大俠,你年事

道 等了好一會兒,他才吁了口氣,才說 「貧道不能再多說了 ,言盡及此,尚

他們相互望了 一眼,玄地道人問道

木道長却並非是…… 在下已可確定是天心勢之奸細無疑,而乙 玄地道長被龍驤故意賣弄玄虛弄得 龍驤笑了笑,道:「南宮北南宮大俠大俠,你眞能提出證據來?」

是指眼下在武當的乙木道人,乃天心教派 人喬裝以乙木道人的面目出現,他並非眞 乙木首長並非背叛貴派之人,在下之意, 情緒全被自己控制了,他笑了笑,道: 龍大俠此言如何說法? 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他詫異地問道:「 龍驤道長見到自己那一手已使他們的

道有點弄不清楚。」 玄地道人愕了愕道:「大俠之言,貧 正的乙木道長!」

山來?」 然後又以教內之人易容成乙木師弟模樣上 是不是指乙木師弟已被天心教擒去,他們 玄海道人問道:「龍大俠,你的意思

斷不 錯,正是這樣 龍驤點頭道:「玄海道長判

人皺眉說道: 「可是乙木師弟

謀已經敗露,不敢再在武當山繼續扮演乙 乙木道長旦經失蹤, 龍驤道:「在下方才聽得玄機道長設 這正表示他的陰

翠小樓……」 玄機道人設道:「乙木師兄的那座挹

爲! :「各位道長不必疑惑,因爲那是在下所 「那座竹樓已經塌倒了」,龍驤說道

秘……密」 望龍大俠能與敝派合作,答應保守這一項

在劍會未完之前,不向任何人远說此事, 不過……」 龍驤沉吟一下,道:「好,在下答應

吧了 室中的四個老道長都神色緊張,相互 一眼,追問道:「不過什麽?」

行? 不過想要知道,這場劍會,是否還照常學 龍驤淡然一笑,道:「没什麽,在下

當然如期舉行,絕不會就此中止。」 玄地道人吁了口氣,頷首道:「劍會

送你囘前山 大俠,現在請你囘精舍休息,貧道命無塵 他伸出單手來,打一稽首,道:「龍

長,且容在下再說幾句話。」 玄地道人搓了搓手,問道:「龍大俠 龍驤望了玄機道人一眼,問道: 「道

還有什麽問題麽?」

心 後,便一反方進屋時的從容之態,顯見他 心中慌亂,在爲着武當派未來的命運而担 龍驤看到玄地道人自見到金蜈信符之

秘帮派?」 曾聽過武林中將出現一個名喚天心教的神 龍驤暗自嘆息了一聲,道:「道長可

說過武林中有這麽個帮派! 題,他微微一愕,搖頭道:「貧道從未聽 玄地道人没想到龍驤會問出這麽個問

不 只見玄海、玄黄、玄機三人齊都搖頭 他轉過首 去,以目光詢問其他三個老

龍驤特別注意玄機道人的神色,可是

他於是將上得武當之後,被乙木道人

招去竹樓之事,詳細的說了出來。 玄地道人驚呼道:「哦,是金臂劍魔

木道人是衡山派的金臂劍魔任明傑所裝扮 ,玄地等四個老道齊都大驚失色。 當龍驤一設出現下留在武當山 上的乙

各大劍派的劍術有些不同,但是衡山派創任明傑的武功,雖設是別有蹊徑,與中原 較起來,又是相差一籌。 派太晚,與武當派已有百年已上的根基比 任明傑的武功,雖設是別有蹊徑, 龍驤不由得感到萬分奇怪, 暗想:那

得任明傑的名號之後,便大爲吃驚? 那麽,爲何武當派的四個老道在一聽

那 你曉得他們是天心教徒?一 人呆了半晌,問道:「龍大俠,你既然說 『天心教』神秘異常,他們又如何會讓 龍驤正在暗自忖想之際,見到玄地道

否向貧道等解釋這個問題?」 乙木師弟之名到武當山來?龍大俠,你能 之後,又怎會突然出現武林?並且還假冒 明傑已於二十年前便已喪生,他在二十年 話 ,又聽得玄機道人問道: 龍驤聽到他那咄咄逼人的口氣,劍眉 龍驤劍眉一皺,還未答覆玄地道人的 「金臂劍魔任

中没有的 人拉出來?」 人,在下旣要說謊,又爲什麽不把其他的組織?任明傑在武林中並非很是有名望之 你的話中之意,在下是在說謊了?武林 ,冷冷一笑 聽說『天心教』之名,便不該有那 , 反問道:「玄機道長,

在下是爲了整個武林的安危着想,這才將 他的目光四下一掃,話聲揚高道:

> 的任何表情都看不出。 除了看到對方臉上浮現的憂色之外 ,其他

過江湖中出現這一神秘帮派的?」 玄地道人問道:「龍大俠在何處聽我

路之上,便曾遇見過好幾次天心教徒的 「不單是聽說過一」龍驟道:「在下

若非是在下運氣好,恐怕早就到不了武當 參加這次劍會。」 他的嘴角浮起一 絲自嘲之色,道:

武林中有這一帮派出現?」 教如此厲害?怎麽貧道從來都没有聽說過 玄地道人哦了聲, 於問道: 「那天心

帮衆有些已滲入各大派之中……」 未公然出現江湖,不過他們的勢力極大 龍驤答道:「到目前爲止,天心教尚

在下還曉得潛伏在貴派的兩名天心教中帮 玄黃道人驚道:「有這等事?」 龍驟頷首道:「不但確有此事,並且

衆 問。」 「三位師弟請住口,容貧道向龍大俠請 玄地道人抬高了話聲,揮了揮手,道 陣哄然聲中,他們都想要出聲詢問 此言一出,室中的四個老道齊都大驚

派之帮衆,能否將他的姓名設出……」 道長處,本就是要向他稟告此事, 大俠,你所知道的有關那天心教潛伏在敝 他等到室内一靜, 龍驤道: 「當然可以, 凝肅地問道: 在下此來玄玄 却没想

到他,唉……」

道路之上,遭到天心教帮衆的攔截,所以他嘆息了一聲,解釋道:「在下由於

提出,那知道各位道長却不相信在下之言 我所遭遇的事、發現的危機,向各位道長 ,既是如此,在下告辭了。

拳, 龍驤設完了話,朝着四個老道抱了抱 便要離屋而去。

是你的長輩?你怎敢如此無禮?」 前,喝道:「龍驤,這屋裏的那一個人不 了話便要離去,他身形一動,攔在龍驤面 玄黄道人的個性急躁, 一見龍驤設完

罩 他發現到整個武林此時都被一層黑霧所籠 而中原的各大正派也都抱着閉關自守 龍驤此刻心中的悲憤眞是難以言喻

的宗旨, 教的魔掌裏,只有他能提起他們的驚覺。他深入地了解到武林中各派都陷入在天心 他連日以來,遇到那麽多的危難,使 根本不管別的門派安危如何。

謂是兄弟宗派,武當若是首先遭到天心教帽同爲五大劍派中兩個有名望的宗派,所出武當本身危難的原因--因爲武當與峨 的魔掌,峨嵋又何能避免? 這就是他爲什麽要向武當派的長老說

懷疑的態度對待他。 那知他傾出自己的熱情向武當長老提 却使他們全都不相信,並且抱着

這,叫他如何忍受得了?

是對各位道歉還是說些假話阿諛各位?」 沉聲道:「依道長之見,在下 玄黄道人手掌一揚,怒道: 龍驤一見到玄黃道人攔住自己去路 應該如 「你的胆

住胸前要穴。 ,忙不迭地退了兩步,然後迴掌於胸,護 他的話聲一歇,揚起的手掌没有放下 貧道……」

己身上 森寒冷冰的劍氣如同一枝冰冷的箭,往自 敢情在他說話之時,突然發覺到一股

股無形的冷厲的劍氣所籠罩,使他忍不住 可是當他退出五步之後,凝目望去 時之間,他感覺到自己全身都被那

氣的發展飲滅,一時,連話也說不出來。 年紀輕輕,便能憑藉心中的意志,控制劍 右手按在劍柄之上 却發現龍驤根本没有拔出長劍,而只是以 雙擱在胸前的手,不知放下好還是出手 他的臉色一變,心中大凛,沒想龍驤

連忙出聲喝止,道: 這樣對待龍大俠。」 玄地道人看到玄黄道人的尴尬之態 「玄黄師弟,不可以

瞪了龍驤一眼,跺了跺脚,轉身啓開木門 奔出石屋 他緩緩的走了 過去, 玄黄道 人狠狠的

我這師弟一向是個急躁性子, 玄地道人的灰白長眉動了動, ,他都没有法子改… 「龍大俠,請原諒他的貿然之學 要他改了 對龍驤

怪在下過於放肆,失禮之處,還請各位道 思起來,他抱了抱拳,說道:「不,這都 龍驤聽他這麽一說,反而感到不好意

派高手全都喪生谷裏,二十年來,沒有 是他一人,當年參與必死谷之事的所有各 知,任明傑確實已在二十年前喪生,不但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道:「據貧道所

> 不相信了。」 提起任明傑重現武林,便難怪使得貧道等

必死谷之事,是怎麽一囘事?能否請道長 龍驤問道:「請問道長,二十年前那

玄地道人長長嘆了口氣,說道:「龍

的事,心裏的感受便有所不同了,唉, 發生的恐怖之事,自然不會明瞭了, 大俠,你的年紀還輕,不曾經歷過當年所 刻囘想起來,也不禁使得貧道深深地顫悚 我們這些老一輩的,却是身歷那件恐怖 龍驤心頭一動,問道:「請問道長,

天尊有關?」 當年那件事,是否跟方才道長所提的金蜈

失無遺,各派也逐漸没落……」 於當年那一件事,各大門派的精英全都喪 事,便禁不住爲各派的將來前途感到担憂 是閃爍其詞地道:「貧道每一想起當年之 ,只是要向龍大俠說明一件事,那便是由 ,對於那一次大封難,貧道不願詳細提起 玄地道人没有直接囘答他的問話,備

禍還不曉得要延續多久才能停止……」 像往日那樣高派門人到江湖上丟行俠仗義 們各派都盡力於本門秘功的追研,而没有 片刻,吁了口氣,道:「這二十年來,我 ,以致使得武林中黑道羣魔迭起,當年之 他的目光凝聚在粗糙的石牆上,默然

思。 上一層輕霧般的難以使人了解他眞正的意 龍驤聽他說了半天的話,全都有如置

年金娛天尊擾亂武林的事說與在下 「道長能否將當

以免影響到你的情緒!」 道認爲當年的殘酷之事,不該讓你曉得,

細細的將當年之事對你說清楚,龍大俠, 貧道這個答覆,你覺得還滿意嗎? 論大俠你能否取劍主一席,貧道都會詳詳

關連,是以才請問道長… 中有如暗波激動, 曉得當年之事,不過在下覺得眼下 龍驤淡然一笑道:「在下

担憂……」 提起金臂劍魔的軍現江湖,使得貧道更加 這時,那站在一傍的玄機道八巳接下

龍驤冷笑一聲道:「玄機道長,

你?」 在說謊,而是說眼下在尚未見到任明傑之 玄機道人道:「貧道並没有設龍大俠

十年前的事情有所關連。 前,我們不能遽然便下斷語,而認爲與二

在下…

玄地道人說道:「等到劍會一 完,

玄地道人苦笑道:「龍大俠所推測的

劍魔任明傑,又如何能確定他已重現江湖 去道:「師兄,眼下我們還没看到那金臂

何不去把乙木道長找出來,便可以證明此 道長你

「龍大俠,眼下是劍會學行之時,貧

在下認爲這也許跟當年之事有所,被激動,隨時都會掀起一塲巨大 也没有急於 武林之

不錯,貧道也認爲當年之事没有完結,而 在繼續的延續下去,尤其是貧道在聽得你

不相信在下的話,還認爲在下是钦謊欺騙 你是

劍主之席呢,在下

,也發覺到自己是失言



遍尋不獲?貧道現在要到何處去找他?」 木師弟的竹樓傾塌,他本人也已經失踪, 就說錯了,剛才你不是聽到貧道說過,乙 :「這很清楚地顯示我們,乙

什麽要離開 這兒? 木道長已經被人所擒,眼下留在武當門的 個乙木道長乃是假冒之人,不然,他爲

的竹樓才會倒塌。 人擴走,就在經過一番反抗後,他所居住 龍驤冷笑道: 玄機道人說道: 「道長的意思是指在下 「這也可解釋成他被

對龍驤的話是默認了。 驤的詢問,但是他的神態却明顯地表示他 謀害了乙木道長?」 玄機道人默然無語,根本没有答覆龍

也都在沉默不語。 龍驤望了望其他兩個老道,見到他們 他的心中湧起強烈的反感,忖道:

武當已經完了,在這幾個糊塗的雜毛老道 領率之下,是無法重振昔日的雄風: …」

是驟然提高到前無古人的程度?既是如此 主擒住,若是傳出武林,在下的聲望豈不 能公然的在武當將貴派二十年前劍會的劍 道長太看軍我龍驤了,憑我一個晚輩,竟 在下又何必趕來武當參加劍會,爭什麽 他驀地長笑一聲,諷刺地道:「諸位

「龍大俠,請你不

十四〇未完〇



路 場 場 際 際 房 有 售